民國叢書

第三編

·85·

吴稚暉學術論著

吴稚暉學術論著續編

吴稚暉學術論著三編

吴稚暉著
梁冰絃編

吴稚暉著
梁冰絃編

吴稚暉著
梁冰絃編

上海書店

吴稚晖學術論著

吴稚暉著

梁冰絃編

吳稚暉學術論著

著作者：吳稚暉

編纂者：梁冰弦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二七年五月四版



每冊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五分

（折實售大洋一元）

出版合作社

上海江灣翔殷路

序一

吳先生生平所欲貢獻於人類的不止是學術文章，我們便也不許拾『富學術能文章』這些話頭來爲吳先生稱道。固然學術文章那足以盡吳先生之爲人呢？我們至少承認他老人家是一個時代的先驅者，是中國裏一個思想界的急先鋒，是二十世紀中國青年的導師，同時又是個革命的大師人道的護法尊者。然而他這人格，我們究竟從那裏認識呢？還是由他的思想而概見其人罷。思想根基於學術，表現於文章，那麼，我們要使現代的人們認識吳先生，還得介紹他的學術文章，所以有這輯印吳先生生平著述的工作。

我們幹這工作，爲的是要使人們由文章以見吳先生的思想，即以概見其人，故於他無量數的文章當中，先定了個輯錄的標準：凡所輯錄的都是他討究學術發揮思想的文字。

吳先生無時無地不努力求於人類有所貢獻，即無時無地不有文章，有些是爲一時一事而作的，已經發生過效力，連文章也隨時代遷流，比較的沒永久性，這些儘可容許我們的偷嬾，多多遺略去了。至於那些屬於討究學術，發揮思想的，雖極零碎的片段，合起來還足以見他的整個的統系的思想和全人格，這些我們却盡力所能及而搜求。——但以編者的鄙陋，無意的遺略知必不免，只好告罪於讀者而並求恕。

根據學術思想來解決實際問題，這才是學術思想的用處，本書所輯錄的吳先生文章，大半是這一類，讀者應該多麼愉快這却隨人的感覺了。實際問題原自有其類別，所彙錄的文章因亦各隨其類，惟以編者的拙劣，謬誤，亦必不免，還望讀者指正。

所輯錄的八九是吳先生二十年前的文章，一則可見吳先生確是個時代的先驅者，思想界的急先鋒；再則那時候先生的文章，在海外發表，國內流傳極有限，當時以至現在，曾得見的人極其少數，故有介紹的必要。

小子何敢爲吳先生書作序，序者，說明編輯意思而已。

臨了，祝吳先生永壽，再有無限的文章滿足我們的慾望！

一九二五，八，二五。

後學梁大弦

序二

搜集吳先生論文刊行專書的起意原在民國六年之春，那時所想采錄的却以介紹無政府主義者為限。記得在那時吳先生有致太平洋雜誌記者的一封信，主「以政學治非政學」之說大意謂一切科學的成立都是由漸而來，人類需要政治的政治成為專門學，人類隨進化而覺有改尋生活法則的新途徑時，遂應有超政治的專門學。現在非政治的理論，僅成其為一種主義，茍攻政治學的人們不絕努力，則亦將依時代的需求而成其為有組織的「非政治學」了。吳先生本最富於科學精神的，克魯泡特金一派的無政府主義，純以科學為出發點，故前此多家片段不全的理論，至克氏而成為統系的圓滿的學說，吳先生接受了他的學說，尤能接受他的科學精神，故而有使「非政治學」在學術界中占一位置的勇氣。我當時想編這本書，將以為此學入中國的先導。起意之後，連年雖在各地方屢與吳先生晉接桓盤，而他老誨人不倦的常態，懸鼓之口，竟日滔滔，從未提及此事，我又連年作無謂之忙，終以未得他老同意而止。

今春出版合作社成立，同人推主編輯事，即欲以此書為出版物之第一種，我這時的主意却稍變了。因為吳先生歐洲歸來以後，關於哲學科學的重大價值的論文甚多，我們如欲教大衆領受吳先生的思想，這些著作却

有編入的必要，遺書的範圍就得擴大了。經幾回的考慮，我才將編輯的主意決定：搜集文章以表現思想發表主張討論問題介紹學說者爲限，其他許多有時間性的一事的批評應酬的雜作概不欄入。這麼一來，這書便與有一篇收一篇務求全備的『……文錄』或『……文存』截然有別。主意定後，佩剛擬命名『吳稚暉的社會思想』；我覺得這也概括不了學術方面，於是卒改今名。

剛在開始編輯的時候，忽然聽說吳先生以賢勞奔走，足部受傷，趕忙去無錫候疾，並敍多年之別而有所請教，詎到錫時他老已告痊而又北去了。隨去信問候，並述告編書，請求教益。吳先生撝謙之餘，竟不以我之寡學短識就加信任。可是我雖竭其鈍腦以思考，不敢作有意的苟且，但編畢複閱，已覺不滿之處甚多。本想但任搜集鈔寫之勞，另待高明的來纂輯；再一想，三數人的商榷，終不如讓讀書界全體公同指摘糾彈，然後悉心修正，那不比較易臻完善嗎？我相信讀者同此重視吳先生思想文章之心，定然不吝賜教，那麼我來負了個荒謬之罪，蕪雜的出版界中終於得着一部有益的書；至於吳先生之所以爲吳先生，却絕不因此而增減毫末的。

綜吳先生生平，其思想行誼是一貫的；但他所努力，似乎可以畫分三個時期：一是自身實行排滿革命運動時期，二是自身實行社會革命運動時期，三是領導青年一面受他的人格感化，一面實地改造的時期。在第二期間，他把社會革命的理論，非政治的學說，盡量輸入，同時用以促進政治革命，所以他的政治革命黨——同盟會——生涯比較淡薄，而他的用力和效率却比較重大。他的革命方法第一注重提倡科學，矯正思想，讓人們自覺，

拿正義眞理去排斥一切非理的慣習和制度；第二注重敎育，尤其是科學敎育，爲的就是第一個目的。二十年前他的思想和理論，簡直被人們視作狂悖無倫的，近年來漸成爲常人所常有的思想和理論了。這幾年間，他所用力的，却全在於鞭策靑年，制止惰性，撲殺思想界的徽菌，監守歧途，警告着別走錯道，好像車馬喧闐的洋場馬路上的警察。

吳先生的全人格表現，第一是篤實：譬如吧，他的國學本來就出類拔粹的，因爲認定現在中國需要的是科學，因爲國學裏有不少的黴菌，他就明知國學另有相當的價値，也要視爲九代大仇，盡力排擊，好殺開一條大道讓科學奔前來；又如多少人明知中國文字不適用於開明進化時代，却因爲自己下過幾十年苦功，已爲自己特長，便掩住良心保持舊物，卽所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吳先生的中國文學程度，遠在那些兢兢自好的之上，却在二十年前主張廢除漢文，改用拚音新字。卽此兩端，其外行純由乎內心的篤實。第二是無欲：譬如吧，他是極主張物質文明的，他期許人羣生活上的幸福是要每人有一輛汽車的，但他自己準備被髮纓冠去救世的，還重穿的在西洋則終年一襲破舊呢衣，在中國則大雪天一件老羊皮灰布袍子；吃的常是三四個銅子的麵條或粉團兒便作一頓；住的在倫敦則貧民窟中一間灰敗斗室，在上海則閘北區一所單幢小房，在北京則幾元錢一月的窮學生公寓。在他一副腦根常常想到太陽系以外，一雙眼光從地球未凝結以前看到二十一世紀以後，所謂游心物表，這肉體苦樂當然無所容心，然一較那些叫做當世賢者的，以我們低而又低淺而又淺的眼光比看，便覺得高

不可攀了。往年吳先生有一封信給陳競存君，中有「我輩薄總統而不爲」的話，本來總統眞是狗屁，簡直不値得吳先生之一薄，他那話是因人而發的，然也恰見得像他的人格，剛在總統這類東西的反面。就是甚麼高風亮節這些話頭，用在他身上便見得淺薄無聊之至，要之雪似的精神，却是他的人格的表現。第三是利他：吳先生口頭從沒有悲天憫人的大話，而所貢獻於人羣的已無限大。別的用不着說，五年前，他的海外大學計畫成功，帶領一班學生出洋，在赴歐一月的海程中，一百多人屈在船頭的四等艙裏，他老在船面豎兩枝竹竿，支着一條氈子擋住太陽，下面一張籐桌子，便在波濤洶湧中終日治事，還要不絕地往來巡視那些暈船嘔吐的，送茶侍飯，甚而至每天要打掃那班孀兒撒滿地的瓜子皮果殼垃圾。有一天，一大堆人圍在一起看新出的告示，原來是吳先生寫的一張條子，上面說：「地上拾得一條臭髒的褲子，已代洗淨，是那一位的，請自領回。」今年中山先生在京出殯，有人見一頭臭汗捧着幾十斤印刷品沿途散佈的，那又是吳老先生。摩頂放踵，利天下則爲，說說罷了，吳先生却來得自然。人力車轎子，我也不大忍坐，至於兩個銅子兒的電車也戒免，大風雪中跑腿，那就非天生此老的鐵硬骨頭不辦了。四十歲才習ABCD，不久便能讀能譯，世人固少有這種天聰，實也並難有這種勤奮罷。

我們編印這書爲的是想使人們認識吳先生的人格思想，所以覺得有略爲述及的必要。

臨了，還有必須聲明的：吳先生二十年前所灌輸的社會主義，就各派中他是主張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本書中各論文所講的共產主義，絕不是後來蘇俄所望的共產主義。原來自馬克斯發表「共產宣言」以來，直至蘇

—俄仍襲用此名，而實際則—蘇俄方今所行的是集產主義，或者竟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爲表裏，却與共產主義大相逕庭的，讀者至要分別清楚。

——一九二五，十一，十二——　冰弦再識

眞革命黨者

無時不變　無時不樂

變者變人生之無道

樂者樂世道之常進

—[illegible]松晒先生語—

印度洋口占

吳先生詩不多見。民五夏，先生由英京歸，途次致旅歐同人書云：『長旅行！長旅行！自倫敦至好望角，一走便是二十三天，自徒班至此又是十九天，尙未抵新嘉坡也。後日可到，合船大喜。寄上六月二十九日在印度洋風浪中所作一詩，可以見此行船中狀況之一斑。至於世事，到新嘉坡後自知之已五十日無所聞見矣』。置此詩於本書編首，亦以見先生文學之一斑也。

——一九二五，九，十八，編者。——

涉海漫不似，凌空擬行陸：忽立山之顛，忽墜陵之谷。黑峯戴白莎，

萬舳縱遙目。寳無魚龍戲，亦絕鷹隼撲。驕陽自炙膚，風沫織疏箔。

浮雲積疊外，臍此一微粟。一粟含世界，世態無不足。頭尾平民居，

腰部居貴族。平民嚼酸鹽，貴族餘粱肉。一級開跳舞，二級弄絃索。
三級潔幃衾，四級委草蓐。草蓐何所有？蟲蟻走逐逐。隙隔納光氣，
光昏氣尤濁。浪高閉左隙，目眇悲將哭。壁燈閃鬼影，入夜强輟讀。
謔浪久寡味，喟唱不成曲。猝聞碎器聲，盆盎相擊搏。瘠僕揩眼起，
掐水聲闇闇。客睡苦未穩，兩足麻繩縛。獄吏未知狀，四等對走役。
料知客囊慳，絕望行鄙薄。窮思多設禁，怒目時相矚。奉以閻王號，
小鬼名餘僕。君子謔不虐，反嘲嫌太酷。嗟哉亦人子，同是陷黑獄！
半日滌穢廁，終夜臥壁角。笑顏媚羊尉，奮敬遇狗督。寡氣無所洩，
幸有客相屬。暫亦使顏色，兩月相持續。客亦無所吝，忍受贈少樂。
終古海內外，到處成一局！

——一九一六，五，二十。

黃花崗薤露歌

嗚呼大名爭自娛！他人頸血購得來。—

黃花落，黃花開；

花開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

嗚呼論功行賞客！不記昔人頭刀推。—

黃花落，黃花開；

花開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

吳稚暉學術論著

目次

■宗教與道德問題■

雜感

吳稚暉學術論著

與友人論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議書

宇宙觀及人生觀

因至善之點，無時可達，則苦樂常生差別。僕鈍根粗劣之人，論理止滯於業相。以爲居此人境，止有物質；並無物質以外之精神。精神不過從物質湊合而生也。用清水一百十一磅，膠質六十磅，蛋白質四磅三兩，纖維質四磅五兩，油質十二兩，會逢其適，湊合而成一百四十七磅之我。即以我之名義，盲從此物理世界之規則，隨便混鬧一陣。鬧到如何地步，即以我之清水油膠等質各自分離而後止。究竟苦樂是何一物？至善是何一點？眞相是何一相？我可不管。因用清水油膠等質團合之一物，從團合後之精神，發生思慮，必不能出於物理之外。勉強假定，竭力幻想，亦惟不脫於物理之業相，以成一時之歧謬而已。故佛氏皆以爲至高明，彼云「四大皆空」；既四大皆空，何來此「四大皆空」之名言，豈非自相歧謬乎？僕於佛學一竅不通，惟依物理世界之進化學理，深信古人斷不及今

人。二千年以前之印度野蠻人，決發不出什麽名理。（合觀我國所謂周秦諸子，歐洲希臘諸賢，以及紅海邊之諸教主，今彼所存遺說皆雜有不值一笑之談。佛亦不過古人中略智者之一，斷無獨在例外也。）不過周章幻妄，消閑之詞頭既多，一若玄深奧妙而已。曾記彼說，亦有不可思議之一言；然此言乃物理世界中人人所能見到。蓋思議乃物理世界中之名物，物理世界中人之能力，有所限制，則「不可」生焉。（此不可與不能略同。）故不可思議之一言隨便脫口可出。此言是否在佛氏為糟粕，僕不能知，若引入物理世界之學說中，實為緊要名詞。由物理世界中人為正當之判斷，止有兩言，可括一切：

一物理世界。

一不可思議。

物理世界，如何而有？不可思議；物理世界，何所底止？不可思議。其為狀如下圖：

不可思議
物理世界
不可思議

故如膚淺之俗說，倘有人謂必有造物者，以彼物理世界之思議，假定不可思議界之情狀，直可詬之曰：「說誑」。故宗教之徒，自然不值一錢也。倘又有人謂必無造物者，其為說誑亦同。因「能名言」之名言，至於不可思議而止，如何能於不可思議之中，直舉「無」字以斷之乎？故即若較深之哲理，有如佛氏以寂滅為宗旨，亦正犯「無」

字之毛病。一則以爲無於前；一則欲其無於後。不知卽或能如佛氏意中玄悟之滅寂及至覺其滅寂，苟有一覺存在，仍爲物理；此外尚有不可思議。

附案

普通心理，常好爲隨便對待之判斷。故如無政府黨反對祖國主義，卽有人誤會，以爲可以尊國而未嘗先計衆愛。此如孟軻氏號稱大賢，墨翟氏明明以兼愛爲標題，遂詬之曰：「無父。」若以兼愛之義，使孟氏先作一前題曰：「愛父愛他，名曰兼愛，是無父也。」上言愛父，下言無父，其爲不通，立時可顯。此皆隨便待對判斷之過也。於是言反對軍國主義，遂以爲可任他人斬殺；反對婚嫁主義，遂以爲可以任意奸騙。至若此類，不一而足。故僕今云斷定造物爲無，亦是說誑，必有人誤會其說；以爲如此，則足見宗教之言造物，亦已得半，卽不信之，姑可任之。且爲此調停之說者，向來有人。是則全與僕意違反。宗教妄言造物，說誑無疑。誑造之說，豈可讓之存立。或有人謂，然則攻宗教者，每言宗教之上帝爲無，豈非卽言造物爲無。曰：此乃否定宗教家之所有而已。無之云者：卽言彼之所有，實爲誑也，與斷言不可思議中若何「有」「無」之「無」自別。曰：如此，明知不可思議之中，不能斷言爲「無」，卽無異認之爲「有」。曰：不然，止認之爲不可思議，認之爲「有」，認之爲「無」，皆屬說誑，惟過宗教家妄造爲有，可隨卽斥之爲無，此等「無」字因「有」而起，乃爲妄造之「有」之取消物耳。

一某公嘗告於僕，彼謂：『彼近來時覺有他世界之影，閃爍於眼前。又以此世界之究竟，終無可把握；而世界中一切事業，亦竟不能以壽命極短之人類，猝定其價值。所恃以爲一時取舍之標準者，惟良心爲一線之光明而已。而吾人既在此物理世界中，又有無數不能自由之原因，則吾人所能循此一線光明以進步者，亦止能限於力所能達之一點。吾鄉有諺云：「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弟頗信以爲至言。苟非叛逆良心，以爲倒行逆施之事，則一切費吾精力者，無論爲言爲行，或何等之言行，殆皆爲世界進化總賬簿中所不可少，而吾已可告無罪。正如從前所言理髮之業，不必貴於脩脚者也。』僕於此書，久告某公，略有所懷疑，今當幷質我公。

* * * * * *

此書自『又以此世界之究竟』以下，僕一無所疑。彼所謂無可把握其究竟，不能猝定其價值，正即僕上文所指後於物理世界之不可思議也。所謂「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僕即竊取其意云「湊合成我混鬧一陣，鬧到如何地步，即待各物質分離而止。」僕所謂混鬧一陣，亦即竊取其良心爲標準之言，故曰盲從此物理世界之規則。物理世界之規則，即爲良心。良心即善。雖至善爲不可思議，然有比較，斯有物理。指其可思議者，名曰物理世界，即從比較不可思議而得。比較永在不可思議之間，故比較之起訖，即不可思議。由較善而更善，直至於不可思議，斯之爲進化。循物理世界之規則，混鬧一陣，切於人事而言，吾人應爲進化，不可爲退化。其所下斷語，似乎盲而悍矣。此其故，實由於雖欲不盲不悍，無如不可思議。故有人曰：善無定點，我之所爲，我以爲較善於人，如有物理上

之理由者，縱舉世非之，混闢可也。倘有人曰：善無定點，我之所爲，安知非善；如無物理上之理由，謬造不可思議之安證者，縱其詞甚支，斥之爲不規則可也。故若更有人曰：善惡本無定點，我卽爲惡，亦歸於不可思議。其人明知有惡，是其人信有物理世界之規則，不過甘心退化而已。是早經被斥於自己也。物理世界中，爲善爲惡，簡單如此；所以常覺其複雜者，或者强欲於不可思議界求出把握，定出價值，欲以淸水油膠等質料所混合之物，發出非淸水油膠等質料之效力而已。是猶欲以不發電之質料，求其發電也。

雖然，物理世界既居於不可思議之中，由比較而進化，時時兩頭膨脹；故後日物理世界之區域，必廣於今日，今日必廣於昔日。往往向日不可思議者，久久漸可思議。因此之故，所以人或誤認爲不可思議之界，亦且有時而窮。然未知此不過物理世界進化膨脹，所思議而新得其可者，皆循物理而擴充之耳。曾何足思議於始終之不可思議哉？

僕鈍根人，所懷疑於某公之說者，卽他世界之影一語。所謂他世界之影，在僕淺陋之觀念，大約不過仍用物理世界中淸水油膠等質所湊發之思力，竭力違反其秩序，强搆一至善之世界而已。或則爲極樂世界，或則爲滅絕世界。約而言之，則必擬議於苦樂之有無。無論或有或無。有無之所屬，既原於苦樂，有無之效果，又有其世界。世界必可思議，則不可思議，仍在其界外，卽可斷言其世界之決非爲至善。倘搆造他世界之影，仍不過爲較善之問題，一涉於比較，卽苦樂之乘除，無須臾之停息。無論超入於何種世界，終落於方苦方樂，方樂方苦之業境。苦樂之

境不滅，即利害緣之而起。既有利害，自當利已利人，無有偏缺，乃爲大利。若僅虛攡物理違反之世界，使吾一人獨得較樂衆生者不能擺脫物理，以相追從，斯已偏於利已。如云他世界之影既立，善下成果，即已超度衆生。衆生不度非我所知。然所超之境，不過較善，循乎物理，較善益善，所得之較，曾無少異。隨衆同樂，隨衆同苦，質聚則作，質散即休，其道較簡，其進彌坦。出世法之所希，在除煩惱；勞其神慮，虛攡一境，苦樂相隨，仍無停休，煩惱之外，更益思慮；所以言有他世界之影，幾無異言有較煩惱之門。僕之性根，過於凡鈍，繭絲自縛，必難超度。然終願公等有以點化此頑石也。

—一九零九，十二，十八。—

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小引

我做這篇文章，是拿著鄉下老頭兒靠在「柴積」上，晒「日黃」，說閑空的態度，來點化我，超度我，解釋我自己的一霎那的。我固然不配講什麼哲理，我老實也很謬妄的看不起那配式子，搬字眼，弄得自己也頭昏腦脹的哲學。他的結局，止把那麻醉性的囈語，你騙我，我謅你，又加上好名詞，叫他是超理智的玄談；你敬我，我敬你，叫做什麼佛學，什麼老學，什麼孔學，道學，什麼希臘派，什麼經院派，什麼經驗派，理性派，批判派等等，串多少把戲，掉多少鎗花。他的起初，也不過求個滿意的信仰。跟手變成了「學」。一變成了學，便必定容易忘了本宗，止在斷爛朝報中，將自己的式子同別人的式子鬥寶，將自己的字眼同別人的字眼炫博。學固然是學了。學者固然是學者了。問他為什麼串那許多把戲，掉那許多鎗花，也就不如靠在柴積上的日黃中，無責任的閑空白嚼了出來，倒乾脆一點了。所以有人對我說，德國人譏誚哲學家，常說「哲學是把做成系統（所謂式子）的話，去妄用他的名詞（所謂字眼）的。」這固然是言之太過，然形容哲學家鬧得人太兒不能叫人簡單了解，存心擺他學者的臭架子，也是有幾分實情的。

但是，從又一方面講來我的對於學者，頗能懂得應該要加個相當敬禮。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我知道『雖善無徵，無徵不信雖善不尊，不尊不信』學者要維持一點門面，不能鹵莽滅裂，在柴積上日黃中，把無責任的嚼蛆，亂噴出來，求一時的痛快，遺無窮的笑柄。學者非但不肯幹，也不應幹。故止好說了半句，留了半句，耐耐性性的經過幾百年幾千年，經過幾十個學者幾百個學者，才一點一點的愈加分明出來。於是有的東西，在從前，聖人也糊塗的，到如今，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也知覺了，還有連現在的聖人也懂不來的，自然現在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更夢也不曾做着，又止好讓學者擺起臭架子，烏煙瘴氣地去整理整理，整理了再千百年，再叫往後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看做平常。這種逃不過的麻煩，我也是懂的。然因為如此，我這篇文章也就有『予得已』的氣概，把『誼不容辭』的責任心，強迫着寫了出來了。

第一理由是簡單的：就是為那無責任的痛快嚼蛆，不免遺着無窮笑柄的閑談天，止有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也懂，不得難為情，可一說徑出的。

第二理由是繁複的：積了無窮學者，一個明白過一個，才在綿延的歷程中有個比較的明白。這也就是我肯崇拜學者的惟一緣故。故學者的後勝於前，並不是後人聰明才力一定過於前人，止是許多前人代他積了智識，他容易暴富。所以好像如梁卓如梁漱溟兩位先生在任何一方面，都超過我們的孔二先生。並且也是孔二先生在天之靈（聊爾云云）願意『他倆』勝過『他老』的呀。因

爲世上沒有一個父親不盼望兒子『跨竈』，沒有一個師父不願意徒弟『靑出於藍而勝於藍』。若偏是孔二先生妒忌有勝過他的兩個梁家小後生，那中國止好一代不如一代，這無異說中國人將由癡愚而禽獸禽獸而蛆蟲，止賸他巍巍然高坐大成殿上，他老也有什麼顯煥呢？他從一貫而大同，好像他的敎育立能化腐臭爲神奇。然敎了二千幾百年，止是愈敎愈劣，便是兩位梁先生數年前自稱一個觔斗已跳出十萬八千里者，現在承認還是在他手掌之中，這又無疑承認這位『走方郎中』止是說嘴賣假藥，並無起死囘生的本領，所以對他愈加佩服，無異把他的敎育招牌投入毛廁，撕破他的假面。兩位梁先生自己個人的謙光，自是美德。最好笑的，衆口一詞，物質文明掀起了此番大戰。此番大戰乃是空前的大戰，（好笑）又是最後的大戰。（更好笑）所以有個甚滑稽的羅素，信口胡扯，一面發發自己的牢騷，一面拍拍我們的馬屁，口氣之中，似乎要決意舍了他歐洲的物質文明，來尋我們『中國的精神文明』。（羅素是滑稽已極的滑稽他，胸中是雪亮的。然歐洲像他那樣口氣的傻子，實也不止一人，無非止是臭肉麻的牢騷。）於是吹入我們素有誇大狂，喜歡擺空架子，而又久失體面的朋友們耳朶裏來了，這種恭維，無異雪中送炭，自然不知不覺，感動入骨，相信入骨，也把自己催眠起來。縱使兩位梁先生的文化學院曲阜大學，在理都是可有，而且應有，但似乎太早了一點。恰恰好像幫助萬惡的舊習慣，戰勝新生命，替孔二先生的大喫牛肉，加寫了一張保單，卻恰

恰把他老人家子孫的飯碗，無意中可以一齊敲破。因此我這篇文章的直觀信仰，也或者間接的對於最近中國思潮，獻着一點號泣而諫的愨誠。

新信仰

大家都說，『凡人不會無信仰，』這是對的。有人說，『人人有個信仰，便是人人有個宗教，信仰便是宗教』這是不對。這是名詞上向來太籠統的謬誤。古代把一切哲學，倫理學，教育學，美學等皆混合於宗教，現在他們一一脫離了宗教，宗教自己獨立起來，宗教亦沒有話說。宗教的範圍，就自然的縮小。但現在還不曾立一個信仰學，把宗教附屬在他底下。畢竟仍讓宗教一名詞代表了一切信仰，反把種種非宗教的信仰隸屬在宗教學，惹得多數學問家而非宗教家的，常說宗教可以不信，宗教學殊有研究之價值。其實彼所謂宗教學，即指信仰學的全部。故宗教一名詞，最好嚴格的限制了以神為對象。這又是宗教家求仁得仁，最所贊同。本來若將許多無神的信仰，羼入宗教學，雖是學問家所許，必非宗教家所樂。所以真要清楚，頂好是立一信仰學的名詞，把宗教學管領了起來，其式如左：

信仰學
- 宗教的信仰（宗教學）……甲
- 非宗教的信仰……乙

如此，信仰學是學問家所當研究。彼所管領的宗教學，宗教家固在必應研究之列，即非宗教家，爲其有人類進化史上相當價值，亦極可研究。

閑話少說，我所謂『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不過說這個宇宙觀及人生觀，並非哲學家的宇宙觀人生觀，乃是柴積上日黃中鄉下老頭兒信仰中的宇宙觀人生觀。這個信仰是一個新信仰，非同『虔城隍拜土地』宗教式的舊信仰。然未下這解釋時，我又怕把還新信仰三字標了出來，避開哲學範圍，終竟被講信仰學的先生們拉進宗教區域，那未免驢頭不對馬嘴了，故表明幾句。

宇宙觀

舉現象世界，精神世界，萬有世界，（有）沒有世界，（無）適用時間空間的，不適用時間空間的，順理成章的，往來矛盾的，能直覺的，不能直覺的，合成一個東西，强加名言，或名曰本體，又曰一切根源。照我合成的成分而

說，既應統括萬有及沒有……則又有所謂「一個」所謂「本體」所謂「根源」下這樣的具體名詞，自然於理論爲極不可通。然我拿玄談家滑稽的老把戲來做回答，可說照我上面的界說，理論自身，配算什麽一個東西；既明白的指出包括「往來矛盾」，便也何妨有所謂「本體」等等不合理論的矛盾。若遷就理論，做一個老實的回答，就是由我執筆而寫，我即萬有的一分子。寫了要諸君賜看，諸君又不過是萬有的一分子。我能寫，你能看，便非用個名詞不可。到了我們超入沒有，我們自然用不着名詞，我也用不着寫，也沒有諸君要看，更定然沒有這篇文章。自然而然，便沒有這種「一個」呀，「本體」呀，「根源」呀等的名詞了。現在姑且用了他們，好在柴積上日黃中嚼着白蛆。

如是，放之則彌六合，變爲萬有，是這一個；卷之則退藏於密，變爲沒有，也是這一個。（凡此文偶引成語，皆取其恰合下筆時之論調而已，非有心表示同意。因我此文止表示個人信仰，非所以言學。不敢誣古人拉偶象在柴積下紮綵。）陳老古董所謂萬物有生，原質是風水地火，或金木水火土，是這一個。新西洋景所謂綿延創化，是片斷而非整個，止有眞時，並無空間，也是這一個。所以不消說得，煤油大王家的哲學主義名叫實驗，吳稚暉拚命做這文章鼓吹物質，是這一個，就是那低眉菩薩的涅槃悲觀，少年的虛無，也是這一個。我不管什麽叫做無極太極道妙眞如，又不管一元多元玄元竅子，我止曉得逼住了，我最後定說到「一個」。

先要插說緊要而又不相干的幾句。我這篇文章也可以如丁在君先生的說法，（丁先生玄學與

科學一文見努力週報）的確是玄學鬼附在我身上說的。然而我敢說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他是受過科學神的洗禮的。這種玄學鬼一定到世界末日，可以存在，不受孔德排斥的。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沒有附在張君勱先生身上的那種「無賴」。他不敢說到「初無論理學之公例以限制之，無所謂定義，無所謂方法。」他止想要求科學神占領的區域，把丁先生所謂可知道的，占領了去。可知道區域裏假設儘科學神用論理去假設着。把那丁先生所謂不可知的區域，賸下了，讓給玄學鬼占領了。不可知區域裏的假設，責成玄學鬼也帶着論理色采去假設着。雖這種帶些論理色采的玄學鬼，必定被那「大搖大擺」的鬼同胞，笑着矛盾，笑着淺薄，但因為他能竭力要想幫科學神的忙，所以開這個玄謊，也便定可免得丁先生的一「打。」

第一便要在這插說中交代明白，凡說到是「信仰」上的「一個，」容易有「無賴」的玄學鬼來贈送徽號，叫他做上帝，叫他做神。可以混同夾賬，拉扯着三百年前的笛卡兒先生們，說道你所說的一個，便是無所不在的神，無所不在的上帝。那我要恭恭敬敬立起來，唱着喏，搖頭道，這未免太褻瀆了。我說的一個，我自己固然就是他；便是毛厠裏的石頭也是他。說我便是上帝，便是神，已滑稽得可以了。并且說毛厠裏的石頭，亦是上帝，亦是神，不嫌太難堪嗎？所以縱使我請我的玄學鬼「無賴」一下，讓一千步一萬步，承認有個上帝，有個神。上帝神非即我，非即毛厠裏的石頭。不過有個我便有

個上帝神來鑑臨了我；褻瀆點又說，有塊毛廁裏的石頭，便又有個上帝神去鑑臨了他；那就上帝神也已降尊得極咯。充其量上帝神止是那『一個』裏面的貴族。我與毛廁裏的石頭是，『一個』裏面的落難者淪於卑賤的罷了。上帝神之與我，之與毛廁裏的石頭，還是同屈於一個之下。上帝神決非便是那最後的一個。如此，既然上帝神不過一個的一分子，則我與毛廁裏的石頭，也忝爲一個的一分子，肯承認上帝神獨爲貴族嗎？我們自己肯永屈卑賤嗎？這便定有問題發生的呀。這種憑空的推戴同一分子，來做我們的上帝神，止有讓宗教家去賤賣。在我同毛廁裏的石頭皆受過科學神洗禮的玄學鬼到底不肯太『無賴』，全把論理抹煞。所以在論理上還是不肯讓步，完全否認着有什麼上帝，有什麼神。

或則另有豪混着說道，上帝神是有超絕性的，超出於你所謂『一個』的。哈哈，這是『大搖大擺』的『無賴』玄學鬼常作口頭禪，用來把人催眠的。可惜那無賴玄學鬼的伎倆，弄不出什麼神通，能跳出『一個』的圈子之外。『一個』是包括了『沒有世界』，換言之，便是已經包括了超絕。區區止有一點超絕性的上帝神，眞正要叫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了。故爾那種駭得煞人的顯赫的名詞，上帝呀，神呀，還是取銷了好。否則惟有我與稚暉畢竟還笑笑罷了。深恐毛廁裏的石頭，塊塊都出來爭稱上帝，爭稱神，那就上帝神的尊嚴，終要掃地的呀！

把以上得罪上帝神的插說，完全交代明白，意思就是說：我以後說下去，倘然有些離奇得太好笑的名目，假設出來，決非大講神話。止是要說得淺薄容易聽懂，好讓環着柴積在日黃中的聽衆，聽了像煞有价事罷了。

那我便劈頭的假設着，我所謂一個，是「一個活物。從他「一個」，變成現象世界，精神世界，萬有世界，沒有世界，無論適用時間空間的，不適用時間空間的，順理成章的，往來矛盾的，能直覺的，不能直覺的，恆河沙數的形形色色，有有無無，自然也通是活物。

又應急要的插說幾句：有人問，笑話了！別底先不要問，請問既說沒有，叫做「無，」如何還去裝上「物，」更說「活」呢？我就笑答道，因爲「無」也是「一個」的一分子，「一個」是活物，所以他也應是活物。你不曾看見我寫了一撇三畫四豎四點，如此的不憚煩，我才能說你才能懂；我才能肯定他「物」的「活」的，你才能否定他不該「物」的「活」的。這簡直還可以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嗎？你若再說他是超絕，他是不可思議、對咯，更圓滿了！但是你更瘋了，筆費却更多了。剛剛更替我證明白應該注意了。注意所能及，很淺近的便是包括在「一個」裏了。一個是活物，他就確確實實，也是活物了。

又自從一個變成了萬有世界，及沒有世界，照論理是但有萬有世界及沒有世界，更無一個存在。必要有到絕對，無所謂萬有，更以外無「無，」止有一個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硬不軟不白不黑：

：：的東西，才復返於一個，否則無到絕對，我且擱筆，你亦莫問，也便復返於一個。除此兩途之外，一個乃無從存在，你倘然要看看那一個是什麼東西，就拿我看看；或者就拿面鏡子，拿你自己看看；或者就拿毛廁裏的石頭看看。說得闊大點，更用着千里鏡顯微鏡等，拿世界萬有看看。你若看得厭煩了，更閉了眼睛，拿浩浩蕩蕩杳杳冥冥，所謂道妙，所謂眞如，所謂玄元，所謂靈子，許多帶麻醉性，超絕及不可思議，算他『無』的，拿來想想。皆足以見一個的一斑。我目前却要大聲而疾呼曰，整個的『一個』已是瓜分了。你莫認他存在！你不要當他老祖宗看待！又引起了一大錯誤，以爲可以代用上帝神，遇有疑難，又向『一個』去磕頭求拜，你要完全明白一個就是我，我就是你，就是毛廁裏的石頭，就是你所可愛的清風明月，及一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就是你所可惜的塵垢秕糠，及一切蛇狼虎豹政客丘八！

言歸正傳，有人問，你所謂『一個』是活物，乃正經講話呢，還是滑稽一下，開開玩笑？我三薰三沐的再拜而答，說我是正經講話。他說，我想你是也想『大搖大擺』，不惜『無賴』，儘着附在你身上的玄學鬼，盡量的說笑罷了。我說，我的玄學鬼最不高明，他是最低頭服小，那裏敢大搖大擺；他是最拜倒科學神的腳下，總要附會論理，豈敢無賴呢？他說，那麼你所得『一個』是活物的結論，有論理嗎？我對曰：有有！我的那位玄學鬼，論理學是一定不精明。但他講起話來，至少也總喜歡用着老古董的三段論法，才肯出口的。他說，凡活物才能產生活物，換過來

說，亦就可說活物乃產生自活物。吳稚暉是活物，推原他的產生，可以直追到「一個」，所以知道那「一個」亦是活物。他說你先想想看你的前提到底靠得住靠不住？若說凡活物才能產生活物，無異就是說活物必定產生活物，那麼從「一個」產生出來的毛廁裏石頭，也是活物，豈非大笑話呢？我說毛廁裏的石頭自然也是活物。我同你去科學廟裏遊逛遊逛。你先跑到博物學殿上，自然止看見動植物標做活物，金石標做礦物。你若轉到化學宮裏，便差不多看見金石都活了起來。你又走向物理學的寶塔上面去，看見了萬有引力菩薩，及相對性大神，你才把萬有沒有，一齊都活了起來，自然直活到「一個」身上去了。

我今且再把那毛廁裏的石頭先活了起來，自然見得我們那位玄學鬼，還是懂些邏輯的呢，還是一味無賴的？凡活物的界說，拿最淺薄的話來講，就是說：

(一)是這樣東西要有質地；

(二)是他能感覺。

人是活物，有十四種原質，一隻蒼蠅有若干原質，一棵玫瑰樹有若干原質，這都不能去驕傲毛廁裏的石頭，因為那石頭也有若干原質，立於相等的地位。所以質地是擱過了，不必討論。人有感覺，蒼蠅有感覺，玫瑰樹有感覺，是大家承認的了。請問毛廁裏的石頭，他的感覺何在呢？是如何狀況的呢？我說：要我的玄學鬼回答這問題，他先要問人與蒼蠅與玫瑰樹，他們的感覺是同等的呢，還是差等的？我所問的同等差等，不是問程度有什麼高下，

乃是問狀況有什麽異同。我不相信程度的高下，止相信狀況的異同。譬如我們『人是萬物之靈』，不是天天有這種聲浪進耳朵又不是吾人一開口便居之不疑的嗎？如何證明白他是萬物之靈呢？便是感覺最高等。此卽執程度之說。及問嗅覺及得狗嗎，視覺及得貓嗎，聽覺及得鼠嗎？便又遁而之他。謂人則不但於外有感覺而且於內有理智，故結爲思想形成計畫因此高出於庶物。然問彼何以拙劣野人，對織物不及蠶之一繭，對建物不及蜂之一房？便又恍惚周章遁而之他。謂物之本能，實勝於人，但因是便無創作。人之所以由粗至精，多勞思慮，全欲玉成其創作之偉大。哈哈，『偉大否乎』，那場官司太大不是插說幾句可以了事，也不是本問題所急要。在本問題，又最好是相對的含糊承認着，可以與吳稚暉主旨的提倡物質文明少點歧誤。就是人爲萬物之靈，吳稚暉是個人，恭維他爲萬物之靈，固然一定可以甜蜜的承受。便是在多盡點義務上着想，也儘可替諸位貴『人』，相對容認了。有如陶斯道先生要拿人爲萬物之靈做他的安生立命的藥方，我何忍笑他老人家癡愚呢？我要極罵惡人，我也止好脫口而出，說道你還像個人嗎，如是而已。我良心自懺，也止有在被窩中細想，恐怕我若如是如是，人便不當我是人，覺得不像個人，不當是人，終於不好卽隱隱不肯失了萬物之靈的地位，所以這句話，做個盡義務時候督促物質比上帝利害，但是宇宙除『一個』外無絕對性的東西，止有相對性的罷了。從又一方面說，若把這句人爲萬物之靈，享受權利，頓時可覺人的猖惡，雖還忍說，誰還忍想。梁漱溟先生最佩服孔子的地方，便是直覺之『仁』。仁是一定要解做無私心合天理。宰我不仁，那是要在他父母新死，食稻衣錦。這種食稻衣錦，便是任着私

心內最要不得的忍心，是最傷天理。所以孔子也沒有法子，止好冷峭的問他道於汝安乎。宰我乃說安。所以孔子轉沈靜了，止能說汝安則爲之。此如從前我在巴黎力駁無政府主義，他現在幼稚的信條，便叫做『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譬之於物理學，孔老先生的『施之已而勿願，亦勿施於人』，耶老先生的『愛人如己』便是牛頓的萬有引力說。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便是恩斯坦的相對原理。我當時老實不客氣，竟說我將不盡所能，止取所需，我不願燒飯，我止願吃飯，你奈我何。李石曾先生心平氣和的對我說道，『你吃就是啦。』而且他背後並不曾再說『吳稚暉之不仁也，』我明天便掛了無政府黨的口頭招牌。梁先生慧眼看孔子，而且在覺海茫茫之中，摑握住了直覺，替孔子的仁下了的解，我不能不相對承認。但是孔二先生同梁二先生，及我吳大先生，各換了萬物之靈的資格，倘或不遭親喪，則製錦之蠶，結稻之禾，一若天理之天；皆爲我輩而生。推至牛羊雞豕，無不由於天心之仁愛，以彼等見惠；故我等報天，亦牛一羊一豕一，制爲『齊之以禮』之禮。我輩竟也老實不客氣，割不方正不食，餒不食，敗不食，要生烹活割的才好。從而食不厭其精，膾不厭其細。並且我們是無私心而合天理的君子，値不得將或有不美之名，加在自己身上；讓一個稍下等的萬物之靈，所謂廚子，讓他代擔了責任，所以我輩儘可『遠庖廚』。照這種的做品，眞正叫做汝安則爲之，我們的額上有泚了。這個問題，我們在人生觀裏還要詳細討論的。這裏譬說幾句，未免太長了。也不過要顯出人有理性，超過禽獸的止有本能，是自己吹着能了。人的無私心而合天理，自矜爲最高的道德，亦不過爾爾。如是那所謂萬物之靈的徽號，到底爲萬物各推代表，公舉的呢，還是我

們人自己賣弄着的嗎，就也不免莞爾的呀。我說這一大篇，無非表明我所謂萬物的感覺，是差等的，不是同等的。差等乃是狀況的異同，不是程度的高下，人有人的感覺，蒼蠅有蒼蠅的感覺，玫瑰樹有玫瑰樹的感覺；感覺的狀況，各各不同，各有特殊發達的條件。甲之所有，可爲乙之所無，丙之所適，非卽丁之所需。如玫瑰樹挾其所有之感覺，因人與蒼蠅所無，稱玫瑰樹爲完全；或蒼蠅取其適用之感覺，笑人與玫瑰樹不知所需，稱蒼蠅爲高等，皆定然爲自吹而已矣。自吹原亦相對的可以容許。故分感覺之高下，而有進化之一說，亦人生觀內假設所難免。惟就宇宙觀推論而至於『一個』爲活物，則不容有此差別。

講到這裏，第一層可先用不値錢的玄學理想，近乎游戲的，說道毛廁裏的石頭亦有感覺。蒼蠅的感覺，非卽人的感覺，他們感覺的狀況，頗極差等。玫瑰樹的感覺，非卽蒼蠅的感覺，他們的感覺，又極差等。如是焉能禁我來瞎說，毛廁裏石頭的感覺，非卽玫瑰樹的感覺，他們感覺的狀況，也極差等。若欲强分高下，則石頭有其寂然不動的感覺，眞所謂無私心而合天理，所以貞固永壽。一塊毛廁裏的石頭，可以閱幾十代人而依然如故，見數百兆蒼蠅存滅，看千萬棵玫瑰樹忽而芬芳，忽而萎枯。彼如曰毛廁裏的石頭爲萬物之靈，理由亦未嘗不充足。彼另有彼之可感，與彼之可覺，人與蒼蠅及玫瑰樹之感覺，皆非彼所需，故亦非彼所有，如是而已。然這種蹈空的掉鎗花，我們中國古代的玄學鬼常用『孰爲正色，孰爲正味』等的論調，鬧得甚囂塵上。自然受過科學洗禮的玄學鬼，不肯就把這種空言，來作惟一的搪塞。所以說到第二層，他就要戴上科學面具，正正經經，板起了面孔，來斷定毛廁

裏的石頭亦有感覺。他不是說能夠按着分類，代毛廁裏的石頭，做出一部石頭心理學。他簡單的止要問我們人類的感覺，是否科學家承認爲完全出於神經系？神經系的腦質纖維等等，是否由血液營養，才能做工？倘然我們好幾天不裝煤（不食）血液枯竭，神經系失其營養，亦即失其感覺，是否爲必信之果？『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這是無論何人承認的呀。那麼我們萬物之靈的人，吃飽着煖了，神經系才能作用與奮。一位才子，遇了一位佳人，才臭肉麻的直覺不識羞的吐露出來，所謂天上人間，獨一無二，全爲愛情衝動，始有此親和力。但是，你不見毛廁裏的石頭麽，一旦爲化學家檢入玻璃瓶，用火酒的食料供給着，他就排斥一部分，故伴一部分去尋着新的她，發起大大的愛情。他的衝動的愛情，何嘗少異於才子佳人？而且他的衝動，能受理性的節制，可結合的結合，不可結合的完全不結合。他的意志的堅强，幾遠過於人。這樣的顯然明瞭，還說毛廁裏的石頭是沒有感覺的東西嗎？他：

（一）是有質地，

（二）是有感覺，

非活物而何？

好了！把毛廁裏的石頭活了起來，我的宇宙觀便有着落了。有人說，石頭有感覺，理論上固然可通，但博物學家終嫌感覺的名詞止限於動植物，若幷礦物而賦予之，分類時便諸多淆亂。你的意思無非說石頭有質有力，力

的表顯於化合的親和，無異感覺。我說對了！我本來止承認萬物有質有力，言質則力便存在，言力則質便存在；無無質之力，亦無無力之質。質力者一物而異名。假設我們的萬有，方其爲『一個』之時，就其體而言曰質，就其能而言曰力，加以容易明白的名稱，則曰活物。及此一個活物變而爲萬有，大之如星日，質力並存；小之如電子，質力俱完。故若欲將感覺的名詞，專屬於動植物，亦無不可。惟我還須作一甚可駭怪之詞，我以爲動植物且本無感覺，皆止有其質力交推，有其幅射反應，如是而已。譬之於人，其質構而爲如是之神經系，即其力生如是之反應。所謂情感，思想，意志等等，就種種反應而強爲之名，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靈魂，質直言之曰感覺，其實統不過質力之相應。蒼蠅之神經系有如彼之質，生如彼之力，亦即有如彼之反應，成爲蒼蠅之感覺，蒼蠅之心理，蒼蠅之靈魂。玫瑰樹神經之質大異，力之反應亦大異，遂爲玫瑰樹之感覺，玫瑰樹之心理，玫瑰樹之靈魂。毛廁裏的石頭，神經系之組織，絕非吾人所能識別。則其質之構成，我等不能言，而其力之反應，我等亦不能言，遂爲石頭之感覺，石頭之心理，石頭之靈魂。其實毛廁裏的石頭呀，玫瑰樹呀，蒼蠅呀，人呀，何嘗有什麼感覺，什麼心理，什麼靈魂，止質與力之構造及反應，各各不同罷了。所以我的萬有有生論，本來止取乎兩言曰：

萬有皆活，有質有力，幷『無』亦活，有質有力。

感覺一名詞，便讓生物學家叫動植物去專有了，亦儘可不爭。然設或借給毛廁裏的石頭用用，也毫不足奇。就給我們大家的『老本身』所謂『一個』者，有時亦感覺着，乃更平淡無奇呀。

寫到這裏，我本可以將我的宇宙觀正文，總括了簡單的說一說。但我不管先將靈魂，明白的斥除，定然留着小小理際。我剛要插說一番，忽然小病了十幾天。這幾十天內，剛剛張君勱先生也調動了科學兵，保護了他的玄學鬼，與丁先生在晨報副鐫及時事新報學燈上開起火來。梁卓如先生還替他們制定了『論戰公法』，預備雙方都有附加軍隊延長戰期。但我看了張先生的反攻隊，所謂上篇中篇，那是他們學者搬他們學者的貨色。此是擺着行頭做戲，沒有眞打仗。想來就是他們眞打起來，設或添了無數的好角兒進去，也離不了玄學科學；搬弄許多名詞，點點鬼，引引斷爛朝報，做個秀才造反罷了。本來沒有我們柴積上日黃中的事。可是我現在要同靈魂算賬，倒可以借他來插說一說。

張先生的一篇清華講演的人生觀，我本不會有機會拜識。現在晨報也把他披露起來了。他反攻丁先生的下篇也發表完了。及讀了他的人生觀，我方才微微覺着張丁之戰，便延長了一百年也不會得到究竟。因爲張先生豈但不無賴，而且不單是個玄學鬼，簡直是一位科學大神。所差的，他小心謹愼，不敢排斥空中樓閣的上帝，他意中定然有個『靈魂』。我想丁先生的意中，靈魂是不存在的。然而他也定然想不着專門與張先生的靈魂奮鬪。

我這篇文章的動機，雖已醞釀了五年，最簡單的幾句話，也曾看見了什麼朋友，都扯着閒談。本來

以爲寫也好，不寫也好。自從有什麼新文化運動，中國人談宇宙觀人生觀的日多。（文學家的照例可以信口開河，不能與之計較者除外。）接着有什麼東方文明，西方文明，物質文明，於是談着宇宙觀人生觀的更多。雖然學問是愈鬧愈進步，可是頭腦却愈鬧愈昏憒。我做這篇文章之先，意中有四位先生，認他們是最近時代中國思潮的代表者。一是胡適之先生，我批評他是一個中國學者而有西洋思想。於我的新信仰，雖無具體的相同，却也不會尋出他的異點來，丁在君先生怒打玄學鬼，也定是同胡先生攜手着奮鬥的。二是朱謙之先生，我批評他是一個印度學者而有西洋思想，他的論調，叫人完全可以否認，也叫人完全可以承認。三是梁漱溟先生，我批評他是一個印度學者而有三分西洋思想，七分中國思想。四是那位老將梁卓如先生，我批評他是一個西洋學者而有中國思想。張先生的人生觀，就不免受了二位梁先生的暗示，否則張先生亦是一個學者裏的暴徒，不應轉手結論到如此，雖然他亦有苦衷，一則在清華學校的講堂上，那裏可以否認上帝同靈魂！二則他以爲對將赴美國的學生說話，這是一服清涼散，不曉得恰恰掉在二位梁先生的文中。二位梁先生的人生觀，不免大大的太可憐了。所以我在我這篇文章的開頭，已把二位梁先生的大名標舉了出來，隱隱也見得我的下半篇要做的人生觀，也自有目標。二位梁先生的上帝觀念，靈魂觀念，究到什麼程度，若用名詞去討論，定要遭他們好笑。惟摘住了張先生所引英人鼎鼎大名歐立克的「精神原

素」我想張先生滿意了；二位梁先生也無不首肯，這就是一個變相名詞的靈魂罷了。張先生引歐氏之語曰，『第三曰精神原素之作用，此爲一種深遠能力非常人所能察知。』這正用得着丁先生所謂無賴玄學鬼的拳談。他不過有了一張社會哲學家的牌子，否則什麼『深遠能力非常人所能察知』的語氣，何異南池子口頭文王八卦攤上的話。高等一點看，也不過福音堂裏外國先生的講道理一樣呀！我輩固是常人，歐先生難道便是天人，既不會察知，如何老了面皮，竟『大搖大擺』把『精神原素』一個名詞寫了來。但是我們要原諒歐先生。他是一個紳士。在歐洲社會裏不信上帝，無異在我們社會裏不信有天。我們說到道學先生對了屋漏，在那裏寅畏什麼人都悚然起敬。他們若舉念動足，說有上帝鑒視了他，也庶幾像一個穿燕尾服的人物。這正可以如陶淵明所謂『不求甚解』的呀。因爲反正終是解不透澈；不如不解，落得保存著身分，否則成了無法無天的『狂徒』，便不能在中國紳士隊裏厮混。做了不信神的『惡漢』，也便不能在西洋上等社會裏存身。因爲認有上帝，就不能不連帶認有靈魂。認有靈魂，更不能不說『人爲萬物之靈』。橫了此等魔障，於是進化墻亦可以言有所謂向上，可惜不免上其所謂上。創造墻亦可以有所謂超人，可惜不免超其所謂超。而張先生等的人生觀，一若含無窮悲憫，本着歐先生的精神原素作用，起而救世；果適類於抱薪救火乎？張先生等未計其責任也。其實精神元素自身沒有着落，止是一種紳士應酬上帝，有麻醉性的

議言，豈但歐氏獨爲之；近代破天荒之哲人，若裴根，笛卡兒，斯賓挪薩，康德等力可以推倒上帝，其地位非特不敢斥言，並止可顯然反與拉攏。惟孔德，達爾文，赫胥黎，海格爾等現於聲色矣，終未忍大決裂。尼采是絕等聰明人，然其意正欲利用上帝。柏格森的胸中最是雪亮，然不能無所委蛇。故尼采主張創造是出於權力意志，這是千對萬對。然而又有什麼『由我們內部深處流出，決不是機械論所謂的，力支配我們肉體的團結』 機械的力，止要支配得出你的權力意志，亦何嫌何疑，必要尋個『內部深處』？『內部深處』，便是幾相的精神原素。柏格森主張『宇宙是一個大生命，永遠的流動。生之衝動，故……』那更千對萬對。然又有什麼『向上的本能的過程中—爲植物動物下向的解體的過程中—爲礦物』。又云『人類不是大自然的完全點，乃是大自然活動的頂點。』這個頂點，又就是人爲萬物之靈。尼柏兩位實在都是委蛇了上帝，所以有一些不澈底。尼氏的超人，徒然做了强權者的護法。柏氏的哲理，也就做着玄學鬼的有滋味材料，沒有影響於人生觀。介紹到了中國，却被深通『鬼神情狀』的易學名家，發明了他的『生生爲易』，以爲孔二先生實是二千五百年以前的柏格森。柏格森反做了孔二先生人生觀的經紀人。其實用着尼柏二位洋先生的幾句話，也就夠開除了上帝的名額，放逐了精神原素的靈魂。一樣還是可以向上，可以超人，並且在責任上講，也可以權吹着人爲萬物之蠢。（前已說過，後當再說。）我們止要說『宇宙是一個大生命，』他的質，同時含有力。在

適用別的名詞時，亦可稱其力曰權力。由於權力，乃生意志。其意是欲『永遠的流動』及至流動而爲人，分得機械式之生命，(質與力)本乎生命之權力，首造意志。從而接觸外物，則造感覺。迎拒感覺，則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誤，乃造思想而爲理智。經理智再三審查，使特種情感，恰像自然的常如適當，或更反糾理智之蔽，是造直覺。有些因爲其適於心體，而且無需審檢，故留遺而爲本能。如是每一作用，皆於神經系，增造機械。遂造成三斤二兩的腦髓，(這是戲語成趣，因吾鄉俗說『頭大九斤半』腦髓宿居三分之一，故云然。) 又接上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亦戲語，五千零四十八，亦吾鄉極言數多之市語。) 中惟直覺經理智審查情感而生，約略如胡適之先生所謂『直覺是根据於經驗的暗示，從活經驗裏湧出來的，』甚爲張先生所不服。張先生看直覺與意志同，以爲皆出於先天。雖然我們這種瞎嚼蛆，終之要被什麼心理學家等笑到前仰後合，然一根鯁已刺在喉嚨口，也不能不隨便一吐。譬如孟老爹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羞惡確是直覺之一。然天津祝壽的或對靳雲鵬說，我來替你老太太做個媒能，靳先生一定紅漲於臉，勃然大怒。然若對『勞愛喬治』說之，彼亦止笑謝曰，伊想無此興會了，伊想無此興會了。則此羞惡之直覺，實會賦自環境，並不出於天然。丁，張兩先生皆以電話室作譬，互相詰難。其實電話室亦聊用取譬云爾，何足深詰？三斤二兩腦髓，及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彼構造的繁複，豈人力一時所能殫究？一原子大小，假如截頭髮絲一段而爲立方，足可容原

子四百兆。每一電子游離於原子『核心』之旁者，其小又止得原子十萬分之一，照這樣說來，一粒原子，他自己帶動了核心及電子，已經如太陽帶了行星衛星，自成一系。把這種兆兆兆兆的原子，構成這三斤二兩的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的腦筋，他的機關複雜，還有什麼粗重的電話室可以擬議？他那發動出來的能力，什麼高等意志，極等理智，超等直覺，上等情感，頭等感覺，優等本能，皆有何難？那裏用得着什麼精神原素，所謂靈魂者，來做隔靴搔癢的幫助？

所以他腐爛了，或割除了，亦便冥然罔覺。一位個人的宇宙，便算終了。幾千幾百個蛆蟲的宇宙，從而開始。那裏有許多閒空的堆房，去存貯許多『得意精蟲』（人）的靈魂。（一次性交，解放着二百兆條精蟲，止有一條得意着做個萬物之靈，不知一百九十九兆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條失意精蟲的靈魂，又堆放何處，一笑。）

我排斥靈魂，却止舉張君勱先生引着歐立克先生的『精神原素』，說破他是個變形妖怪，不曾來得及引着杜里舒先生簇新的豆人兒叫做『隱得來希』，這不是我的遺漏。因爲上帝那位『大搖大擺』的『無賴』，久矣無處逃生。雖然他搖身一變的方法，自然比孫悟空還多，但他變化到靈魂，打算屈居傀儡，可以襯託大王，已想出一個極苦惱的苦肉計，以便推附在人身上，用三位一體的故智，糊裏糊塗，作個同命相憐的奮鬭。且利用吾人自大好吹的弱點，比人於禽獸，已佛然大怒；何況

比之於無情頑鈍之機械，自然堅決的不屑。見着爗火灼天，像煞有价事的動作，似乎竟有點私塿不如，故又氣又恭，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辨一個完全沒有關係，才保固了『人生觀』的尊嚴。不料上帝在大羅天上，拍手笑樂、贊同他的尊嚴，水漲船高，我才牢居着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但幾人並忘了機械是積着幾百年人智，用頑鐵造成的·你是積了幾百兆年，用兆兆擔的蛋白質壘培起來，進化得來的，不必瞎吹；你栽培自己，與你栽培你的機器，化的時間經費，那就巧歷也不能開清賬的比較了。當然千年狐貍（人身）決不必降等與藥糊三脚貓比例可以不必着急。）人身要與機械論出身的貴賤，最便當自然是多個靈魂；同少個靈魂，有如掛了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去立在施衣棉傑隊裏，不必自讀脚色手本、便迥然不同。因此靈魂又搖身屢變，多方撐持他的架子。變到精神原素，已戴上科學面具，況且精神原素；便是精神元素。老實不客氣，也不配何人去問他來歷；這種大搖大擺的無賴，如何輕易便混同夾賬；放他過去。至於『隱得來希』名目的混成；縱然還遜我們蘇州的『像煞有价事』一籌，然他的面目，突然之間；似乎還比精神原素來得特別。但是這把戲，不是滑頭演出來的·是一個老實的吃香腸的老先生演出來的。所以手勢不大靈便，一方面把這隻猴子着起紗帽圓領；像煞一位官人，一方面又自己把尾巴拖到檯面前，因此也可以不用理會着的了。因爲杜先生是一個博聞强記，色色懂得的學者，他最富的特長是分類。他不是賣膏藥的江湖，口齒不老。

他是極能耐的天橋衣攤學徒，假如說『馬褂一件咯，止賣一元錢，領子值三毛，鈕子五吊錢，裏子值四毛，送了一個面』這便是他的演講。所以他一方面說『隱得來希』同物質『爭持』成立個二元論，一方面又說『隱德來希之意欲，即要機體構成。』隱德來希是『初式』構的，『心是初式的』。呀呀！隱得來希既被機體構出來的；還要同爸爸（物質）爭個二元，眞俊小子。

好了！現在眞要將我的宇宙觀的緊要話頭，交代明白便將這篇文章的宇宙觀從而結束而這篇文章的人生觀可以在下期太平洋雜誌上開始。

在無始之始，有一個混沌得着實可笑，不能拿言語來形容的怪物，住在無何有之鄉，自己對自己說道悶死了！我也這樣的聽不到，看不見，聞不出，摸不着，長日如此，成年如此，永遠如此，豈不悶死人嗎？（請恕我這幾句腐淺陳腐的帽子，而且是柴積上撒着謊，但加這幾句想當然的話，非但說下去才不突兀；庶幾叫他是主要的天機一且洩露，才徹頭徹尾，亦無不可。）說時遲，那時快，自己不知不覺便破裂了。這個破裂，也可叫做適如其意志，所謂求仁而得仁。頃刻變起了大千宇宙，換言之，便是說兆兆兆兆的我。他那變的方法，也很簡單。無非拿具有質力的若干『不可思議』量，合成某某子。某某子合若干某某子，成爲電子。電子合若干電子；成爲原子。原子合若干原子，成爲星辰日月，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魚鱉。你喜歡叫他是綿延創化也好，你滑稽些稱他是心境所幻也很。總之他是至今沒有變好；幷且似乎還沒有一樣東西，値得他懈意，留了永久不變。這是我的宇宙觀。

自從我們不安本分，不甘願做那聽不到，看不見，聞不出，摸不着的一個悶死怪物，變了這大千宇宙，我們的目的何在呢？我是不敢替我們自己吹一句牛皮的，却逼住我不得不說他是要向

眞美善！

但是儘管你一樣一樣認着『眞』，要做到好看叫做『美』，做到不錯叫做『善』，畢竟叫做終不合意。所以秒秒分分，時時刻刻，把舊的變去了，從新換着，新的正如下棋一般，下成了，又投子在盒中，揩着棋盤又下，這種『無意識』的輕舉妄動，變到如此『一塌糊塗』，收拾不來。（我是戲語）於是衆兄弟們，自然而然要鬧出三種意見。

（甲）

他說很有趣的呀！我們本來嫌悶死，才來這樣變換。換不好他麽，我抵死也不相信。就是換不到頂好，當換一個較好，也就很夠消遣了。

（乙）

他說算了罷！多大的失望。要這樣的麻煩死了我。還不如悶死了我，什麽能叫做較好，值得我來忙！便做到了頂好，那時節一動都不好動了。五光十色，都像嵌在玻璃球裏一樣，不依舊悶死麽。有勇氣，

何嘗不可連那聽不到，看不見，聞不出，摸不着的一個境界，索性也犧牲了！

他說，不要太高興，亦不要太煩惱，我來折中，我來折中。什麼叫做眞美善，與其畢竟達不到，不如說苟眞矣，『苟美矣』苟善矣，我說達到便算達到，豈不停當？他又搖頭吟哦曰『他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想來終不如，驀地回頭挑擔漢，……』

（丙）

這三種人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謂三條路，他把三條路做了西洋，印度，中國的三代表，胡適之先生雖嫌他包含過多，然也可以攏統的代表一代表。固然要仔細的分別，不但一民族之大決不會共走一條路；就是一個人在一世之中，或一日之間，也不是止走一條路。那三條路是容易隨着環境時時變換走的。可是環境的力量能成功一個總算賬，却竟有一大民族，共上了一條路，中國向來走的是兩路，所以孔二先生以前的民族心裏，會造成孔二先生的學說。孔二先生又能隔了二千五百年用間接直接的方法，來逼住了梁卓如梁漱溟張君勱章行嚴諸位聰明絕頂的先生，逃他的圈套。雖一路有什麼莊周墨翟胡適之丁文江任鴻雋等許多異端，全不濟事。我們在柴積上日黃中攪擾着，那更不相干了。不過我們自己把小鑼鏜鏜的敲着，唱個道情兒罷了。你老有什麼人生觀？朋友呀！下文再詳細說罷。

人生觀

什麼叫做人？先要恭敬的又好像滑稽的對答道：人便是宇宙萬有中叫做動物的動物。人又便是動物萬類中叫做哺乳動物的哺乳動物。人又便是哺乳動物許多種類中後面兩脚直立，前面兩脚脫除跑路義務，改名爲手，能作諸多運用的動物。這是就外表上說着。人的腦袋，其大九斤半，有三斤二兩的腦髓。人又有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把什麼哺乳動物腦袋的『大』，量來同那動物自已腦髓的『多』，量作個比例，所得的額量都比人少。什麼哺乳動物的腦筋，也沒有人的五千零四十八根那麼樣多。（我的三斤二兩腦髓哪，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哪，在上半篇宇宙觀裏已經加過注，止是用游戲的俗談，作一個約略而乾脆的報告。一筆確數的淸賬，自然要問博物學家。我們在柴積上日黃中談閑天，止要大段不荒唐也就罷了。）還有許多生理上的組織，比較着什麼哺乳動物，都有細微差別。但供着我們緊要的談話，就是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也就夠分別這個是『人動物』。這是就內容上說着。概括起來說，人便是外面止賸兩隻脚，却得到了兩隻手，內面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比較占有多額神經系質的動物。

什麼叫做生？生就是無論你說上帝造成的傀儡罷，『隱得來希』串出的戲法罷，與如幻起的妄想罷，直覺悟着的變動罷，綿延不斷的罷，片段分割的罷，或承認我吳稚暉所謂『漆黑一團』（另注下方）破裂了，變起大千

宇宙，至今沒有變好中的一變罷，終之我們講話，止好大胆的把綿延的，分割着，說道，這便是兆兆兆兆刹那中，那位或眞或幻或變的趙老爺，或錢太太或孫少爺，或李小姐從出了娘胎，到進着棺木，從喫起三朝湯麵，到造了百歲牌坊他或她，用着手用着筋腦把『叫好』的戲，或把『叫倒好』的戲，演着的一刹那，便叫做生。於是我又敢通着文總括一句說道生者演之謂也，如是云爾。生的時節就是鑼鼓登場，清歌妙舞，使槍弄棒的時節。未出娘胎，是在後臺，已進棺木是回老家。當着他或她，或是未生，或是已經失了生，就叫做擇吉開場，暫時停演。

『漆黑一團的宇宙觀』是北京晨報替我起的標題。這漆黑一團的名詞，才叫乾脆。因為我要把無始之始，非有非非有，聽不到看不見，聞不出，摸不着，混沌得着實可笑，不能拿言語形容的怪物，所謂整個兒的『一個』簡括地而又活潑地的說出，甚不容易。若止說『一個』，或變稱『一團』便囫圇呆板，終不痛快。又或者開口閉口，動輒稱做『本體』，或言『太極』，那是在柴積上日黃中，談閑天，却扮出玄學先生的面孔，冒着講學的招牌了。犯不着如此迂腐。所以我們信口開河，自由說笑的談話，甯可犯了漆黑兩字稍落着邊際的毛病，叫做『漆黑一團』，便活躍着，說也得神，聽也爽朗。但聽的人若竟把漆黑兩字，眞當着石炭，當着木炭，當着烟煤，當着墨汁看待，那就糟了。止希望當做『非有非非有』的代名詞，才剛剛恰好。

宇宙有四謎：一是叫做怎樣起頭。二是叫做怎樣完結。三是叫做大到怎樣。四是叫做小到怎樣。這

四個謎我們常說絕對不可知。現在敢說惟有那整個兒的「一個」，乃是絕對。此外更無絕對。有「有」又有「無」，有始又有終，有大又有小，都是相對。知道絕對是「一個」，便是已知一切。無所謂更有什麼謎，更有什麼絕對不可知。始終大小，止要拿中國老玄學鬼的滑頭套話，他們有他們用套話的目的，我們有我們借套話的理由，恭恭敬敬的說着，就什麼道妙，一齊拆穿。更有什麼謎，更有什麼絕對不可知。假如：

有始是有，無始是無，有無相對，同出於絕對的一個；乃就說個「無始之始」，始也已經知道。

有終是有，無終是無，有無相對，同出於絕對的一個；乃就說個「無終之終」，終也已經知道。

有大是有，無外是無，有無相對，同出於絕對的一個；乃就說個「無外之大」，大也已經知道。

有小是有，無內是無，有無相對，同出於絕對的一個；乃就說個「無內之小」，小也已經知道。

從「無始之始」，到「無終之終」，這條時間線，就是宇宙萬有唱戲的季候。「人生」也在中間占有演唱的鐘點。從「無內之小」到「無外之大」，這個空間場，就是宇宙萬有唱戲的檯盤。「人生」也在裏頭占有舞蹈的角隅。

無始之始，我們已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漆黑一團」去說明了。那無終之終又如何呢？現在可用四個譬況，表明三種結果。我在宇宙觀的結末說是我們宇宙萬有的衆兄弟們，雖然都是那漆黑一團所謂整個兒「一

個」的分裂的變相。然而既分裂了，便自然的各有個性。有的是『常常高興者』，他願意儘變不歇便是梁漱溟先生所謂向前要求的。這是甲。有的是『死不高興者』，他到底不願再變便是梁先生所謂向後要求的。這是乙。有的是『也能高興而到底退縮者』，他很盼望不必儘變便是梁先生所謂持中的。這是丙。我所謂三個結果，就是因爲甲乙丙三種的個性。何以三個結果却用得着四個譬況，他的理由如左：

第一個譬況是『下棋』，得到向前要求的結果，所謂進步，屬甲。甲以爲眞美善是有的，是無窮的。變起來終能較眞又眞，較美又美，較善又善。向前不歇的變下去。很好頑。從當初漆黑一團，變到現在的局面，雖極不滿意，却正好再變。這種變個不歇，並非多事。這是下棋人常有的傾向。下得最好，也不恤隨手亂却檢子入盒，從新再下。這個精神，應用到人生，即所謂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又所謂已陳芻狗，不必再登。無所謂聖賢王侯，到頭皆空，定要不勝其戚戚。

第二個譬況是情願『漆黑一團』，得到向後要求的結果，所謂滅絕，（好聽點叫做涅槃）屬乙。乙以爲眞美善是沒有的，是幻執的。變起來止有苦趣。若妄執了再變下去，叫衆生愈加的沉淪在苦海，不如反到漆黑一團，雖然說不到眞美善，也就看不見僞醜惡。倘嫌漆黑一團的氣悶，不如努力把漆黑一團都滅絕了，成個正覺。這個精神，應用到人生，便是自殺便是滅種，所謂求仁得仁。

第三個譬況是『活動影戲』，得到持中的結果，所謂命定，屬丙。丙以爲眞美善是有的，是固定的。

宇宙的變遷，止是順着定數的變遷。活動影戲乃是這個意向的惟一說明。從前惟袁子才子不語上，曾經有這種類似的譬況。數年前傅佩青先生在倫敦對我說，英國亦有人相信這個道理。他們相信宇宙好像活動影戲，就是以為宇宙萬有，乃是一次鑄造停當，好像是活動影戲的膠帶一般。這個膠帶是很長，膠帶在那裏轉着，就是宇宙的萬象換着。周而復始，已過去者，從新再現；止是時間長得不可思議罷了。有如現在有個中華民國十二年，又有個北京石達子廟，又有個吳稚暉在這年在這廟裏寫一篇「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從前也是如此，已有過了兆兆兆兆次。以後依舊如此，還要有兆兆兆兆次。這算做滑稽，然不能不說他有些理致。（但恐那條膠帶若也一樣要磨損，便恐走樣，倒是一個問題。一笑。）這個精神，應用於人生，便是樂天知命，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吾與汝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一類的哲人高士詩翁，都隱隱消息在這個玄中。

第四個譬況是「玻璃花球」，也得到持中的結果，所謂停滯，也屬丙。這又有丙A及丙B。丙A是一個「便宜玻璃花球」，丙A以為眞美善是有的，是要就現實而容易取得的。不變固不可，太變亦不是。（錢玄同先生常笑這類先生終帶些從前某冬烘不撤薑食的八股調，所謂神明不可不通，神明亦不可太通。）這種精神，應用於人生，就是把石器時代的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看做文明不夠。把物質世界的飛機潛艇汽船火車，又看做文明太過。惟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或扶犂荷鋤，戴耕隴

畝。芒鞋竹杖，相伴風月，或至奢泰，即罏香鼎茗，犢車魚艇、得此至於宇宙末日，亦可算得至樂，算得清福。這是要把苟完苟美的現實狀況，定爲宇宙悠久的標準。把這個現實狀況嵌在玻璃，固定不變，他也不問這個玻璃花球、到底工料如何，所以止好喚做便宜玻璃花球。

丙B是一個『精緻玻璃花球』丙B以爲眞美善是有的，是要想法而趕緊結賬的。隨宜泛變是紆曲了前途，不如直接的開起一筆淸賬來，一變就變到頂點，一勞可以永逸。這種精神，應用到人生，就是崇棟傑閣，玉階瑤柱，名曰天國。奇花美草，靑獅白象，名曰仙境。入其中可以永樂，居其間可以長生。或信仰而得救，或薰修而飛昇。終之失了變動的意志，止有息肩的愁望。果然如願以償，亦永遠的嵌在一個精緻玻璃花球之中，長此不變，幾與漆黑一團的毫不變動者無異。若說天國仙境亦尙有不斷的進步，乃便顯得天國仙境仍非頂點。所謂一勞永逸者何在呢?

於是可見宇宙本身的所以要變動，所以要綿延，便應有高興的義務。不如取甲的向前要求，下着棋，不斷的進步爲好。乙的向後要求，反到漆黑一團，也太負氣。至於學丙的持中，弄到做成活動影戲，做成玻璃花球，皆固定了，停滯了，變成死板板的，也就無味極了。

現在閒話插了許多，又要言歸正傳。所謂人生，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輪到『宇宙大劇場』的第億垓八京六兆五萬七千幕，正在那裏出臺演唱。請作如是觀，便叫做人生觀。這個大劇場，是我們自己建築的。只一齣

兩手動物的文明新劇，是我們自己編演的。並不是敷衍什麽後臺老板貪圖趁幾個工錢，乃是替自己盡着義務。倘若不賣力不叫人「叫好」，反叫人「叫倒好」，也不過反對了自己的初願。因爲照這麽隨隨便便的敷衍，或者簡直跟跟蹌蹌的鬧笑話，不如早還守着漆黑的一團。何必輕易的變動，無聊的綿延，擔任演那兆兆兆兆幕更提出新花樣，編這一幕的兩手動物呢？幷且看客亦就是自己的衆兄弟們，他們也正自粉墨了登場，演得好不好，都沒有什麽外行可欺。用得着自己騙自己麽？幷且賣錢的戲，止要幾個臺柱子，便敷衍過去。其餘跑龍套的也便點綴點綴，止算做沒有罷了。這唱的是義務戲，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誰便無端的自己扮做跑龍套的，辛苦的出檯，止算做沒有呢？幷且眞的戲唱不來，下場了不再上場，就完了。這是叫做物質不滅，連帶着變動，連帶着綿延，永遠下了場馬上又要登臺的呀。儘管輪到你唱，止是隨隨便便的敷衍，跟跟蹌蹌的鬧笑話，叫人搜你的根脚，說道，這到底是漆黑一團的子孫，終是那漆黑一團的性氣，不丟人麽？

我反復的先講這幾十句的老先生常談，爲的是什麽呢？爲的是我說『人生』便是『兩手動物唱戲』，生怕有些道學先生同高明哲人聽了，犯了他們的尊嚴，失了他們的高尚，嫌我游戲得大利害，未免不敬重人生。所以我在滑稽裏頭表示出我的敬重人生，還要比他們迂腐，而且正正經經的板着一回面孔的分辨，照我的敬重人生，還比較透澈。我却並不以爲止有兩手動物的新劇，該當唱得認眞。便是什麽木石戲，鹿豕戲，都該一樣的認眞。我與讀者先生們，都不是個木石，都不是個鹿豕，止是個兩隻手的人，所以我們商量着這幕戲，我們應當也唱

得精彩如是的罷了。

兩手動物戲的劇評，雖多到不可究詰。我儘管把什麼諸子評論，哲學史，儒學案，名人傳記等，摘抄起幾萬紙來，登到太平洋雜誌第一千期也登不完，還一定是掛一漏萬。所以我索性不嫌疏漏，止把三句話表明頭等名角的態度。縱然粗看這三句話好像拉雜，細講下去，也頗可以算做概括。三句話是凡是兩手動物戲裏的頭等名角，應當

有清風明月的嗜好，

有神工鬼斧的創作，

有覆天載地的仁愛。

現在這三句話，好像隨便在琉璃廠書畫鋪裏，把亂七八糟掛着的對子，抄上三句便算。但是第一句是詩翁相對贊成，第二句是美術家相對贊成，第三句是宋學先生相對贊成。自從物質文明破了產，現在我們中國新文化造出來的，便是詩翁，美術家，宋學先生最多。皆是精神文明的產物。因此我不能不先尊重這種新人格，爲相對的承認。但既然承認了之後，不能不把這三句江湖尺牘，再解剖了，剝了他們的皮，赤裸裸使他們的真相，用粗俗話交代明白。換三句粗俗話是怎麼樣呢？便是

喫飯，

生小孩，

招呼朋友。

這三句話未免太粗俗了。況且這三句粗俗話，同前面三句的江湖尺牘調，又有什麽密切的關係呢？且慢且慢，這是到了我這篇文字的中心點了。我這篇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也可以說就爲這三句粗俗話，與那三句江湖尺牘調的關係，所以做的。我自然把那關係在下面分段的詳細說明。但我現在却先要插說幾句閒話。我說，喫飯生小孩，根本上便叫做飲食男女，再包括緊一點，也可以叫做食色，從前也有人大胆的說道食色性也。仔細一點的，分別着叫他這是慾性。招呼朋友用什麽手續呢？最周到是要惻隱，辭讓，是非，羞惡，完全了，招呼才算盡心。這惻隱等四項，還標明便是仁義禮智四根大柱子。人有這四端，便像人有兩腿兩手的四體一樣。這是人皆有之的良心。亦即是人性本善的善性。與喫飯生小孩的慾性，分別着這個叫做理性。或者承認慾性是性，理性也是性，不過彼此加個形容詞是要的。這就是主張性是善惡混的。或者承認理性才是性，慾性是情，這就是主張性是純粹善的。或者承認慾性眞是性，善都是人爲的僞做作。這就是主張性是純粹惡的。道學先生各自善其所謂善，惡其所謂惡，牢把善惡二字膠黏在胸中，所以性善性惡的官司，打到現在也不會判決。但是無論那一種的道學先生，都是右理抑情，乃是不約而同。到了文學家美術家哲學家的眼光裏，大都右情抑理，以爲情即是性，理智的確起於後天。故文學家美術家隱隱承認飲食男女含有至情，即是至性，如此，那講性惡的道學先生着個惡字，便

多事了。哲學家則謂惻隱辭讓是非羞惡，都是直覺的情，倚了理智便僞。如此，那是講性善的道學先生以爲四端出於理性，且認是非爲智，也錯誤了。然而倘感情則精神文明將普及，倚理智則物質文明將侈張，現在文學家，美術家，哲學家，與科學家又正是各進訴狀，纏訟不休。恐怕這種精神物質的官司，也與性善性惡的交涉，到世界末日，不會結案。我們是一來沒有那種學問，二來是沒有那種工夫，能把古今中外的案卷都吊齊了，做個大裁判。我們隨便在此略略的提及，簡直狂妄點，要想把他們的頑意兒，加個總批駁，算他們都是夢中的說夢。一方面老實說話，我們說的話，材料還是他們的。不過覺得他們朝三暮四的說着，說得不痛快。我們改個朝四暮三的說品，似乎稱了我們自已的心，像煞新鮮點罷了。

我們怎樣說呢？我說：(一)我們的老祖爺爺，那位漆黑一團先生，搖身一變，今天變明天變；變變這樣，變那樣。變的日子已經沒有法子數得清。變的東西亦是沒有法子數得完。內中有個我。我將占着號稱的一百年。那兆兆兆的一百年裏有一個一百年，不能沒有個我。非但是理論，竟成了事實。然我沒有飯喫，七天便死了，如何支持到一百年？所以趕緊給我飯喫。如此，各位聽清楚，喫飯便是存在一百年的我。(二)據說猴子變了人，已有三百萬年。我若向上些，竟說人變超人，就在明年，自然是說得最體面。可惜說不響嘴，怕要打嘴巴，不如索性把細點，說是人的變超人，還有三百萬年。於是六百萬年便是人世界。那兆兆兆兆的六百萬年裏有一個六百萬年，不能沒有人。非但是理論，也成了事實。人是怎樣有呢？最便當，就是請人來自己創造。甲人創造乙人，乙人創造丙人，平均三十年

創出一個。從甲人創造到我，已有三百萬年，我便是第三十萬次的一個那三十萬次的老人都已盡造創造義務，叫做生小孩。（或從國家起義，名曰造百姓，一笑。）從我創造到超人，還有三十萬次。我是前三十萬次生出來的一個小孩。我又是後三十萬次，應該生小孩的一個人。如此，各位再聽清楚，生小孩便是存在六百萬年的人。（三）在一百年裏，宇宙也不是專門止要一個我。在六百萬年裏，宇宙又不是專門止要我來生小孩，或止要我生的小孩來生小孩。同一百年裏，應要數不清的我，又要更數不清的『非人的』我。同六百萬年裏，數不清的我，都要生小孩。數不清的『非人的』我也都要生小孩。倘若我竟不講理性，簡直止好有我，止好讓我生小孩，那就盤天際地，一物無有，止有『我他』與『我伊』及所生的小孩存在，無異反到漆黑一團，還那裏有什麼宇宙。如此，各位格外聽清楚，招呼朋友便是存在老祖爺爺——漆黑一團先生所愛變的宇宙。換言之，就是存在萬有。

如此，食的性，色的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性，並沒有什麼善惡，無非漆黑一團先生變動綿延，要扮演萬有的作用能了。

如此，清風明月賞玩之情，裸體美人創作之情，本着良知直覺，以無抵抗為大同起點之情，並不是什麼神秘的精神生活，也無非漆黑一團先生變動綿延，要扮演萬有的作用罷了。

好了！我們柴積上日黃中的稱說道妙，也止可至此而止。我們急急乎要把三句粗俗話，同三句江湖尺牘調的關係，所謂我這篇文章的中心點者，來暢說一番。要頭緒清爽一點，可以竟把他分做三節。並且不客氣，不管他

通不通，做出三個題目叫做

(甲)淸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

(乙)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

(丙)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

(甲)淸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

喫飯這件事有時被人看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們也不必諱言，竟把喫飯列做人生觀的重要成分。有時又被人看做最鄙陋的一件事，到彼時我們也實在難爲情，竟把喫飯要算入人生觀的高尚問題討論。

例如東京大地震有鉅萬災民沒有飯喫。世界各國都趕快送飯過去。那種風義，全世界什麼人都感動。這是證明喫飯確是人生觀裏的重要成分。

例如中華民國的八百羅漢，境況爲難的，實在也居大半。不靠南北奔馳，捧住那隻飯碗，簡直便有許多人將憔悴失業，弄得室人交謫，有無窮的苦趣。與東京災民不相上下。而且東京災民是等災象過了，有從新復業，自行尋飯的希望。那些寄生蟲的羅漢，幷另尋正當新飯碗的勇氣，完全被那雞肋式的議席，銷沉到零度以下。因爲沒有什麽事業，再比這種可貧可富，可賤可貴的勾當，逍遙而容易。所以止剩了一個患得患失，不肯另圖別業，老實說那種高等流氓，貪喫懶做，也少有人請敎。故彼等的實在可以算做終身落難的災民。縱使大還費呀，出席費呀，

儘他受用，原有些可惡。至於僅僅發一點北京的打折歲費，受一點上海的客中津貼，存在他的裝飯臭皮囊，或憐恤他的妻子，也正與賑濟東京災民一樣。卽使讓一步兩步說，也不好算有十分差別。然而大家對他那種喫飯，竟有種說不出話不出的鄙惡，全世界無論什麽人，沒有一個不搖頭。這又證明喫飯很辱沒了人生觀。

又例如黎菩薩前年有句話，叫做「有飯大家喫」。在狗爭骨頭同軍閥喫人的狀況中，得到這句很像體面的談話，一時也確實感動着人心。又證明吃飯問題，雖夠不上說是人生觀裏的重要問題，畢竟還算得上一個問題。

又例如自從了菩薩的暗示，不但佔據地盤的，像竊高位的，公然自訴他的爲着飯碗，有所不得已。餘如紳士專爲子弟謀差缺，學生專爲父母求文憑，更看做依了菩薩法旨，十分正當。現在也不必憑着理論，來討論我們的滿意不滿意，但憑事實來看大家的贊成不贊成。那可說贊成的居少數，都以爲被喫飯害了。又證明喫飯問題，近乎在人生觀裏是應屏斥的問題。

這樣的忽是忽非，原悉數不能盡。引着兩個比較，也夠可把一切概括。儘管有如創辦實業，叫多數人有飯喫，自是好事。然結局自己面團團作富家翁，便不大高明。又有如勤儉成家，叫子孫有飯喫，也不算大差。然結局造成許多無所事事的少爺，就畢竟錯誤。諸如此類，曾可讓大家空閑了，自已推想，不必我來多占太平洋雜誌的篇幅。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歸到實際，喫飯是完全是人生觀裏的重要成分。喫飯本身，一毫不鄙陋，一毫無罪惡。

惟喫飯有個標準，我却沒有新鮮批評，止有老生常談。就是：

(一)是喫飯要用自己的勞力換得才是。(到了大同世界，「各取所需」，也要將「各盡所能」做交換。不過人人道德高尙，去了算賬式的交換形迹而已。)

(二)是我的喫飯，若把阻礙別人的喫飯得來，就不對了。(現在的羅漢與菩薩，叫人民愈窮，資本家叫別人歇業，少爺叫供養他的增多勞苦，皆阻礙人家喫飯。)

(三)是化了勞力，喫不到飯，還是不願意奪別人的飯來喫，也便算做難能可貴。

(四)是能夠想出許多飯來給人喫，自然最好。但反過來奪了許多人的飯給我親愛的去不勞而喫，那就更不對。

第一條喫飯要用自己勞力換來，其原理是：宇宙萬有，都從漆黑一團變出。維持各個體的存在，原無從再到宇宙以外去想法。止是采用此有供給彼有。但其原則，應希望取於無用，以供有用。雖取於異類，亦難免因不能盡知，誤取有用者自給。然實出一時所不知，自可相恕。至對同類，既深信自己爲有用，即應推知同類皆爲有用，不當互相供給。所以同類相殘，什麼東西都不肯幹。勞力即爲生命的一部分。喫飯不用自己勞力，一定犧牲別人的勞力，供養自己，即犯第二條的阻礙別人喫飯。間接消耗人家一部分的生命，無異同類相殘。故第一條便是救濟第二條。但是儘管遵着軌道而行，仍不免於失敗，亦是宇宙變動中所不可避免的實事。因爲萬有雖然自由出發，各

自進行，並不受有劃一強制之命令。所共同遵守之大法，惟不許有意為無故的相斫罷了。（以其願變萬有，不願吞併為漆黑一團而知之）然惟其甚自由，故無意中之互相阻礙極多。宇宙永無至極的眞美善，亦就因為如此。所以個體盡了勞力，竟換不到喫飯，或喫亦不能飽，乃是道理上的尋常之事。到此勞力既盡，喫飯艱難之際，若定要強喫，亦必生有阻礙別人喫飯的影響。因此那第二條用第一條救濟了不夠，應當再用第三條救濟。說到第三條救濟法，喫飯問題逐忽變為清風明月問題了。

喫飯罷，食罷，原不過維持個體存在的代名詞。個體存在的需要，類乎飯的很多。譬如飽喫白米飯，固然肥頭胖耳。但飽看明月，飽領清風，亦神清氣爽。白米飯同清風明月，在生命上同一重要。因此把維持個體存在的需要列舉出來，當說營養需飲食，呼吸需空氣，肌膚軀體需光熱，需衣，需住，目需色，耳需聲，鼻需嗅，心腦需愉快。（憂憤則頃刻可以隕命，終夜可以頓老。）概括說之，可曰生活問題。弔詭其詞，不妨就說喫飯。僥倖止有衣食住，都要化勞力的高價，方能備物。至於半分鐘不可斷的空氣，一半天不可少的陽光，江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都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沒有玉米饃饃那麼矜貴，沒有高粱桿子的土屋那麼難得。於是悲憫的哲人，高尚的節士，曉得喫飯常有緩急。勞力有效，自然被袗衣，鼓琴，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固有」之可也。倘勞力失效，則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可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亦可也。飲水，曲肱枕之，亦可也。即井上有李，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亦無不可也。而且餓死勿做賊，儘將出於自然也。而又在平日，一味把取不盡，用不竭，頂

便宜的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貯做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時的代用娛樂品。還把所謂盡善盡美的道德，體樂怡悅心腦，連肉味竟可以不知。索性朝晨聞了道，就不喫晚飯，死了也不妨。把牠包括說起來，便是凡人不可無高尙的存在，便叫做應有清風明月的嗜好。他的意思，就是嗇於口腹而豐於耳目，一樣也可以得到生命的舒適。我雖忘不了喫飯，却也極崇拜清風明月，故願意兩全了，成功一個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其實說來說去，無非要當着化了勞力喫不到飯的時節，能做到還是不願意奪別人的飯來喫，圓滿了第三條，去幫着第一條救濟第二條，使第二條我的喫飯，不阻礙別人的喫飯，可以實行就是了。

但是這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旣爲消極道德的極軌，爲至難能的『持中』主義，斷無不表一百二十分的相對同情。可惜若把這個主義勉强一般人民，便是衣食未足，叫人知榮辱；便是救死不贍，叫人治禮義。便是不等富之，即便教之。春秋責備賢者，或者可以有效。撥亂世而反之正，亦或因有一二模範人物，隻手可以擎天。然結果止小部分自盡其心，爲天地留正氣而已，無補於生民之塗炭者其常。所以大布之衣，大布之冠，又必務材訓農通商惠工，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方足以致小康，開太平。因爲消極之道德，乃個人之道德，非公共之道德。若因自己要持中，便納履踵決，出金石的歌聲，坐嘯於清風明月之中。其君子居於陋巷，致其小人皆羣陷豕牢。若還說君子愛人以德，贈之以困窮，無異贈之以高貴，也就滑稽太厲害了！當初膝黑一團，蠢動而爲萬有，綿延而互無窮，時時傾向於眞美善，難道整備如此的苟延殘喘，敷衍這持中的麼？所以反對物質文明，幾無異自己萎縮其精神，還有

什麼精神文明可言。故分析人生觀之成分，淸風明月一問題，喫飯又一問題，二者不可偏廢。况其人非卽黃州太守，誰能輕易到江上去領略淸風到山間去玩賞明月？淸風吹向無褐之夫，明月照進空釜之室，悽慘則有之，而高曠何在呢？彼物質文明進步之邦，從工廠出門，卽入廣大花草的公園中披拂淸風；執壺漿行市，卽在坦平列樹的大道上仰看明月。其君子避囂於江上與山間，其小人行歌於公園與大道，以視曳破膠皮車於泥塗中，喫窩窩頭於敗廁邊，我等爲我同胞之設備，果盡心焉否耶？高談個人私德，拒人於千里之外，絕不顧全體公德，至此而知能享不取值之淸風明月，直卽自然界之扒手而已！（望之也重，故責之亦周，幸勿以爲忤也。）故喫飯的正軌，應該歸結到第四條，所謂能夠想出許多飯來喫，那方才使得衣食住路與淸風明月等價，雖不能說到不盡不竭，亦足以多取多用。喫飯問題，便解決起來容易多了。要想出許多飯來喫，不仰仗物質文明的科學，更有什麼方法呢？

况且因喫飯之故，對於人與人之同類，卽不必用科學去進取，但使人人能淡泊消極，亦確可敷衍解決。至對着供給我們喫飯材料的異類而言，却又有大關係發生。上面不是說宇宙萬有各自維持存在，止是采用此有，供給彼有麽？不又說但應取於無用，以供有用麽？爲呼吸，肌膚，耳目計，取於空氣，取於光熱，取於淸風明月，都是不盡不竭的東西，別人用不了，就算無用亦可。取那種無用的空氣光熱淸風明月，來供我有用的人，自然恰好。至於爲着口腹，以供營養，便不能不取牛羊雞豚稻粱菜蔬。難道他們都是活着無用，惟我活着有用，所以取彼無用，供我有用麽？眞是因其異類而多所不知，不免很錯誤了。故從淺顯的看着，似乎宇宙止是一個相斫的世界，什麼競爭

互助、全說不上。所以佛做太子時，在郊外看耕田，見犂鋤把泥土翻了過來，蚯蚓甲蟲使一齊顯露。隨即鴉鳶三五的下來，把他們啄食了。太子感傷這種相殺，決意出家，把宇宙使他涅槃，仍反做漆黑一團，免得常演綿延的慘劇。然太子時代，科學還說不上，還止見其一，未見其二。若在現在批評，更覺得相殺的程度還高。譬如一鳶啄食三五甲蟲，或飯莊佳客點食清炒蝦仁，這都是一個殺多個。也塵土飛揚，肺癆病蟲數萬入口，或飲水不潔，虎列拉菌成隊下腸，或三數過年或三數小時，一個龐大個體就此涅槃，這叫做多個殺一個。拿着此有來供彼有，是無從另到宇宙外想法的緣故。倘不高興的向後要求派有如佛者，他不願意看這相斫世界，原也大有理由。但他要涅槃涅槃不了，徒然造成許多待布施的乞丐，簡直無意中阻礙同類喫飯，好像是變相的同類相殘，也是他初意所不及料。然就着他的實行消極，有兩條辦法，雖助不了涅槃多少，却幫了我們高興進行的，也開着一些法門。我們不甘願漆黑一團，儘着高興地進行。所有維持萬有的存在，無非便在萬有中，拿着此有供給彼有，這是無可諱言。但於無法中想出一條方法，叫做取着無用，以供有用。什麼叫做有用無用，沒有確實的標準好定，定了也沒法強制的執行，也是無可諱言。因爲若是標準容易定出，或執行可以強制，豈非絕對的眞美善便眞正可以湧現麽？絕對的眞美善與眞正的涅槃一樣，那裏有這麽一回事呢？所以確實的標準，也是永遠沒有。惟較有理由的標準，乃是隨時可定，隨時可改，終有一個盡着心的較好又較好可言。這便是誠能動物，爲了「美善」竭力傾向於「眞」，止管據其所知盡心罷了。因此据我們，（是指柴積上日黃中的我們。）盡心的立起幾個無用標準，便是：

(一)是依我們現在的智識，沒法想得出他與我們有同樣的作用，及同樣的感覺，便權且妄認他爲無用。

(二)是尚未成熟，暫時分辨不出他同成熟的一樣，也便權且妄認他爲無用。

(三)是在這一物的自己，亦不知彼所願棄的成分，到底還是有用或沒用，也便權且妄認他爲無用。

(四)是這物已經公認爲無用，不管他到底確實否，也權且妄認爲無用。

第一條的例，如金石及草木：金石是至今教人看做專爲動植物的補充品。妄斷做無用，雖有吳稚暉代毛廁裏石頭辨護，說他在理化試驗室裏，也會鬧戀愛自由，到底吳稚暉在另一問題上，又持之不堅。至於草木，從前綠滿窗前草不除的道學先生，也已經能夠贊他生機拌溢。所以吳稚暉在天文會講膝黑一團的宇宙觀，也慮及和尚留朋友喫素飯田裏的青菜，必總見了同留着後拔的青菜泣別。南先生在晨報上做食菓小說，也說菓魂掉淚不答。但我現在閉着眼忍心害理的瞎說，也就可以抄老文章，說「誕降嘉種」，青菜同菓子的作用，止是天爺爺仁愛我們，專爲我們而生。況且他們的泣別與掉淚，秋波生在何處，我們尚未發見。所以爲我們喫飯要緊，權且妄認他們爲無用，暫時我們也不會敗訴。這就是我佛慈悲主張素食的一個辦法，他把他作爲正覺未圓滿時的暫局，我們也可把他化作爲五光十色進行中的改良過程。但和尚到底不及博士，就是科學博士要想在金石中取

出蛋白質，乃博士使將來能實行古代風流天子辟穀餌金石的仙方，可以免流靑菜紅棗的幾缸眼淚。和尙畢竟還要齩着菜根，如此要想從佛學進一步，不就是科學麽？

第二條的，例如精蟲及子卵：死的孕蛋同精蟲，有顯微鏡片子及書本的插圖可看。活的雞殺着兔子之類，也能看到。我却同許多朋友看見了人的活精蟲。當着他們出了陽性的機體，約有半分鐘，便將針頭撥一滴在玻璃片，止用一百倍的顯微鏡看着，早看見這針頭大的一滴原精，顯現了帶尾的蝌蚪蟲，不下二三百尾。在透明的玻璃世界內，彼此南行北行東行西行，比北京前門大街在熱鬧時的過客，還要繁忙。不過精巢裏尙無科學工藝，還沒有一個「不可徒行」的大夫在內，膠皮車汽車是都不曾備。可憐忙了三分鐘，玻璃世界大約酸化了，起了超過東京地震的大災，把二三百枚的曳尾客都變成一榻糊塗，一齊超入涅槃。剩着黏滴滴的鼻涕一團。這就是全部的精蟲宇宙史。所以叫精蟲是無用，老僧搖頭不敢答。但是一英方寸肺癆病的痰，可含癆病蟲二百兆尾，精蟲比癆病蟲大上多少倍，我因不是性交博士，沒有查考。但曾在五百倍的顯微鏡裏看同樣一滴的肺癆病蟲，也有二三百尾光景。（這是我的姨甥馬光斗君吐出的血痰，他不到一年便死在比利時了。）一個很聰明的少年，因不相信食物潔淨等等，便做了多個喫一個的一個。姑且瞎說算精蟲大上癆病蟲五倍。如此每與「老妻敦倫」一次，洩漏半茶杯的原精，夠算五英方寸，也是二百兆尾。倘個個精蟲都要出世，止要某三爺同某三太太兩回團圓，就可以把全國四百兆百姓流放南北兩極，盡叫他的少爺來補充。那就總統選舉票投四百兆張，也不必運動，全

體通過了。可惜据說某三太太的孕蛋，每回止有一個，至多兩個或三個。所以某三爺每次化用的精蟲，倒有一百九十九兆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七枚，化給寃大頭身上了。不說笑話，這化給寃大頭上的一百九十九兆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七枚的精蟲，簡直可以算是無用廢物呀。倘然抽足了鴉片，又要應酬三妻四妾，又要胡同裏去偸偸摸摸，傷害了恆河沙數的未來小百姓，還有什麼李闖張獻忠比得上他的兇惡呢？然我們那位漆黑一團的老祖爺爺，恐怕後面吳稚暉要做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沒有資料，竟不肯把性慾絕了。今且按下不表。再說有人說過，一對蒼蠅倘然孳生三禮拜，一無夭折，全地球便止能位置蒼蠅，更無別的飛潛動植的飯碗可剩，又如播穀一升，得稻三擔，倘三擔盡要入地傳種，也不上數年，地球上止能插稻，更不能並容種稻人插足。到了這裏，我們便由不得冒冒失失，暫時要自稱得着一個結論，就是漆黑一團先生真是周到，一是對於宇宙萬有中的每一個，有預備着恆河沙數倍的候補當選者，做個綿延（傳種）的計畫，機會較多（他竟化幾百萬元去買十萬張一元一張的彩票，把頭票一齊買了，便什麼彩都能得到。可惜一張偏為人買去，偏偏失却頭彩，所以也還有不斷的滅種）不怕諸有的不綿延。二是把這用不了的，便充別一個的存在資糧。三是本來不過預備着原知道恆河沙數要遇着天然陶汰，於是宇宙萬有，各自有得剛剛恰好，便叫至真極美最善，漆黑一團先生就要改名精緻玻璃花球了。可惜也做不到，所以誰應若干，還是辛苦的在那裏分配。自以為分配常有進步，因此吹做進化。或笑着止有綿延，故定要改稱積量。閒文我們不管。我們此處止把他所謂候補還不到的，所謂本來充資糧的，所謂曉得

要陶汰的舉這些的精蟲子蛋，皆權且妄認爲無用。因此大米飯三碗一餐，沒人非議。紅棗兒十枚一呑，止算小事。幷且鷄蛋到眼就是和尙也許流涎。所謂『混沌乾坤一氣包，也無皮骨也無毛，老僧送爾西天去，請你喉嚨裏邊跑。』到底比便壺裏像燉猪蹄罪惡輕些，歐陽竟無先生也必定點頭允許，稱是『方便法門。』但是除了少數的賀蘭進明（？）一流的齷齪怪物，有什麼嗜精癖之外，精蟲就不得充數雜糧。然而在從前南京考舉子的時代，有首傳誦的打油詩，叫做『何物秦淮有妓樓，試院通廩增附監貢，尿屎血膿蟲；』然則狠籍秦淮河邊的精蟲，天然認爲無用，自有攙糞夫同尿屎一齊收拾去充做肥料，間接使他化身在穀子棗子裏，供我們大嚼。而且每次性發，製造了二百兆，就是止許有一條放他跑進孕蛋，果眞是一條一條無限制的叫他成人有用，人數必然太多，也沒有許多白米紅棗鮮蛋能供他受用。因此老僧雖偶爾思凡，也要强制了入定，竟叫他在卵巢裏暫增二百兆口頭，刻復滅絕在卵巢裏，這又是我佛慈悲，主張絕慾的辦法。他是用他實行涅槃，我們也可以借他限制過庶。我們倘然凡心未淨，偶爾放二百兆大國民逃出卵巢，他裏頭的最大多數，自然是自討苦喫，徒然去逐隊膿血，浮沈在秦淮河邊。就使有一二强梁頭目，公然闖進孕蛋，而花旗國又來了一位女菩薩，叫做珊格夫人，竟能用挾手連孕蛋拖進醋浸棉花裏，結果他的歷史，決不放他成功有用。但這位女菩薩雖學過些科學，還不算甚精。手術偶爾不良，仔細弄點悲劇出來。如此，要想絕慾絕得道地，避孕避得穩當，能夠不好好的去請教科學麼？（科學家在傳染病不曾成功時，想出打針的預防法，也就是替代微生物避孕。並不是一味相斫。科學功用之大如此。）

第三條的例，如牛乳羊毛：奶媽賣人乳，與膠皮車夫賣腿力，差不多一樣。人乳消耗，有肥肉湯可以充補。腿力消耗，有窩窩頭可以充補。因此料想大武太太供給我們些兒牛乳，也可以用乾草充補。在母牛自己看來，簡直可以算做無用落得供我們的有用。我們兩個月不剪髮，自然嫌他太長。三十二枚銅子的剪髮費要省也不能。剪下的髮，再也沒有人用手巾包了回去。經憑那整容匠積多了，若干銅子一斤，賣給莊戶去充肥料。這正像綿羊因為禦冬之計，長了一身長毛。一交夏令，正沒有方法脫却那重裘。我們却替他一齊剪了，令他一身輕快，免得學狗子的伸舌取涼。我們那航來的嗶嘰大氅，從此得到。果否牛乳羊毛，自身亦有生命，那就敬謝不敏，不敢置答。幸虧目下也無人詰問。拔一毛而利天下，楊朱弗為。那是古代剪刀難得，改剪為拔，自然劇痛。若早說剪一毛而利天下，楊朱定也欣然。照此種的不必難為牛羊，我們居然飲牛乳，穿嗶嘰，飽享文明之福。兩利為利，什麼更有圓滿於此呢？惟狐貉之厚以居，割不方正不食，就慘厲厲的不堪設想了。便是食夫稻，我們在上面講過，算是廢物利用。至於衣夫錦，那就糟糕。一衣之錦，其來路至少要幾千條活蛹，宛轉在沸湯裏，剝盡繭絲而死。所以佛祖爺也不贊成。孔聖人衣錦尚絅，裼裘而行。然而他的八寶莊嚴，也還免不了繡緞寶披，蓋在象背，增出大羅天上威儀。即我亦贊成到無政府時代，應該街上皆鋪紅緞毯子。而且我們不喜歡油盞，愛在電燈光下，討論玄學，則電線的絕緣又不能無絲。消極辦法，惟有共換布衣，改點油燈，強火車倒開到宋朝。倘要積極進行，周程張朱的格物，他們都不是尋一物來格，叫做格不到區區之蠶。這件小事，竟也同蠶在湯裏，叫做殭了。幸虧二十世紀的科學家，他把藥水瓶橫和豎和，

倒在破繭爛衣之中，居然在法蘭西的里昂城裏，纏得上好的細絲。於是有了辦法，蠶在作繭以後，聽憑他在繭裏成蛾。他咬破繭頭飛去。我們拾他的破繭抽得好絲。電線，緞毯，緞披合着最美之錦，可以無一不備。雖現在一面棄水已經在那裏救世，一面仍舊整千萬擔的活繭，在那裏湯煮火炙。這止是我們還怕麻煩，貪圖省事，不顧傷天害理罷了。却已不是我們沒有辦法。有了辦法，自然將來蠶國裏的浩刧，可以避免。將來恆河沙數的蠶公公，蠶婆婆，都應到科學廟裏去磕頭謝神。我想我們暫時承認牛乳羊毛破繭，於牛於羊於蠶，爲最是無用，他的不關痛癢，幾同金石一般。但做起我們衣食的供給來，又最是得力。我們倘要不看見相斫世界，我們如何不在科學上努力，把研究科學，看做宇宙間第一義務呢？

第四條的，例如死體遺蛻：這個但拿我們人來一說，不必多贅。人死七日不殮，便蛆出於戶。足見第一把我們的廢物，光可做蛆的美餐，眞是惠而不費。照例不給爲蛆糧，亦可得油若干，提鹽若干，骨灰充肥料若干，我亦何爲而不許？而且縱使竟費材木並災土石，建築了山陵，亦不過早晚之間，畢竟是蟲蟻之點心。倘投牒閻羅王，訟將來的蟲蟻爲相斫，閻羅王必擲狀地下，命牛頭馬面扶出。所以這個死體遺蛻，當然確可承認爲無用之物。但此種品物，什八九皆有礙衞生，不合我們供給。除是科學家能消毒利用，則鉅額之廢物甚可惜矣。所以也是念念不忘了科學。

至此而我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略已說明。我們再來談生小孩，造百姓。

（乙）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

把生小孩子着個神工鬼斧四字這個題目，就使不算七扯八扭，無理得可笑；便被冬烘先生看做生小孩是名詞，加上神工鬼斧的形容詞，也就無顯得可以。他定然大喫一驚，預料這神工鬼斧般生出來的小孩，決非區區徐樹錚或吳佩孚，也不像止是楚霸王同拿破崙。至少定是托塔天王，或是齊天大聖。這眞被他猜得糟了。然冬烘先生的天人化，猶可說也；最怕是被新文化少年去看做神秘化，以爲生小孩確有神工鬼斧的奇妙，那就更糟。還就不可不在未入正文之先，百忙中插說幾句。

生小孩的一件事，決逃不上什麼神工鬼斧。生小孩是止是宇宙變動的綿延。狹言之，又止是宇宙萬有各個自己的綿延。例如人爸爸人媽媽生個人小孩，便是人在六百萬年中綿延六十萬次，如是而已。宇宙萬有各個的綿延，並不用絕對相同的一種方式。假如下生動物，陰陽便寄於一體，並不需有「他」又有「伊」。我想陰陽具有一體，難免容易糾縕，容易醕化。銷耗過頻，母體亦就容易涅槃。我們爲愼重生命起見，漸漸各自把陰陽兩性，隨宜排除，減殺其醕化。或偏排陰性者，至於陰性由不發達而淪滅；偏排陽性者，陽性亦積久漸失。於是甲則偏存陰性，乙則偏存陽性，及糾縕洋溢，有需於醕化，必得兩物相遇，方可實行。其實恰可救濟早衰，得生命之向上。此當爲動物進化的最近一階級。質言之，恰如照相照影藥水，甲貯一瓶，乙貯一瓶，可經久不敗，臨時配合，功用以顯，而轉

瞬亦遂變性，以至於無用。設平時亦甲乙共和一瓶，便無法持久。所以「他」也者，不過甲瓶貯精蟲者也。「伊」也者，不過乙瓶貯孕蛋者也。他伊交接也者，不過精蟲想合着孕蛋綿延一小宇宙者也。故生小孩也者，並不需有神工鬼斧，絕無奇妙可言者也。其以奇妙稱者，有最爲臭肉麻之綺語，若曰「夫婦之愛，乃不可思議特別之愛，是眞愛之至也」，是眞醜之至矣。（一笑）其實止因精蟲起了絪縕，要尋找孕蛋來醋化。孕蛋也起了絪縕，要尋找精蟲來醋化。一如飢之擇食，寒之擇衣，皆一種需要時的反應作用。與久病後思父母昔年之保抱，困迫時思良友充分之救濟，其因所衝動而起所反應，完全無不同。此時愛情對此，暫亦加重於床頭人者，因其時精蟲孕蛋皆不起作用，而痛癢及危急，非卿卿我我所能體貼入微及有力援手之故也。然疾痛困迫其暫，富則想易妻，飽暖即想淫慾其常。兩性常易絪縕，又爲人類所特別，於是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似乎兩性之愛，一若甚深不可思議，決非他愛所能並矣。豈知全是生理作用，並無絲毫微妙。倘於此有人，以爲「男女出於性慾，可以相對承認。因老爺上胡同裏走走，姨太太向遊藝園淌淌，原說不上愛。至於高尚之夫婦，同死之情人，亦謂止有性慾，未免侮辱人生。」我則對曰，堅決的說到男女之愛，純粹止有性慾，可不問其爲胡同裏之老爺，爲遊藝園之姨太太，爲高尚之夫婦，爲同死之情人。高尚之夫婦，乃是用他愛來制限性慾之愛，故得高尚。高尚其因，而夫婦其果。否則赤裸裸一對狗男女而已。決非夫婦其因，高尚其果也。同死之情人，乃性慾橫決，被抑而發狂，所以同死。是性慾之愛，不肯受一毫制限之結果。所謂一對癡男女而已。我之如是批評，未含一毫稱揚或侮辱，乃恰如其同死之目的而

止。但上文置答兩事，皆引而未申，易起隨便之反對。故止能多費筆墨，再分條詳細一說，以饗吾之所見。

一就高尚之夫婦言，世間性慾甚淡之高尙夫婦，愛情甚濃郁者，多至不可勝計，此事實之不可誣也。吾應曰唯。但此我要插了不倫不類的議論，才能講到本題。

當膝黑一團之際，自然先有意志，才起變動。如此無外之大，無內之小的宇宙，包羅無量數之萬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若說何不設一預定之計畫而動，我可以說至今也不會計畫得好，何論當初。自然先是瞎撞，膽大妄爲，全要仗着情感，故意志立而情感隨生，必爲原始時候的眞相。任情而行，遭過阻礙，遂由思維而生理智。由理智再增意志，從而再增情感，從而再增理智，如環無端，變動而已，綿延不可劃分。起二百兆條精蟲，去撞一孕蛋，讓僅一孕蛋去撞二百兆條內，到底能滿意否的一條精蟲，其瞎撞之程度，自然過高，而情感之盛，自然可驚。一撞不已，盲目再撞，亦自然不肯自己限制。膝黑一團的能變爲萬有，且永遠綿延，永遠瞎撞，全同精蟲孕蛋的性格一樣。

但情感由你去盛，而製造精蟲孕蛋的原料，却自有限制。製造原料不足時，精蟲孕蛋爲暫停絪縕。停止絪縕，或發生絪縕，其時間的久暫，及間歇的疏密，大約都看原料供給的來源，及消化時消耗的狀況，爲各物之不同。所以他種動物皆每年止有一定的絪縕期，惟人則常年隨時能起絪縕。故我上文說，兩性常易絪縕，又爲人類所特別。推原所以致此之故，照我瞎說，一定他的重要原因，其一必爲

原料的供給較豐；其二必爲醕化的消耗較當。（恰恰合度，不浪費也。）又推原消耗較當的一端而言，必是由於人的神經系發達，理智較爲細密之故。疏漏點說，在單純男女的情感中，又加多了節適生命的理智。因節適則供給富，故絪縕可頻。因絪縕頻，將消耗多，故節適更密。因需要而循環促進，爲宇宙惟一方法。

由此轉入夫婦正文，不難說明其高尚。高尚者，一是他們的精蟲孕蛋，不肯盲目多撞而無限制也。二是因性慾節嗇，而以夫婦名義之道義，以準乎朋友之聲氣與術方，相與補充也。二者加入男女，遂得夫婦之眞。現在男女未到廢婚姻程度，故需夫婦之名，需其名而又行其眞，恰合時宜，斯推爲高尚矣。究復有性慾媒介其間，因節嗇而不即不離，自然趣味更永。粗率認爲夫婦之愛，特別微妙，乃不加深察的錯誤罷了。我爲什麼要揭去微妙等籠統名詞呢？因爲籠統說個微妙，等到夾入性慾，往往特有籠統之微妙，不復能制限極熾之情感，便要弄出甚大的錯誤。赤裸裸止剩着男女，不成其爲夫婦。失夫婦之眞，在少數亦或恰能超入無政府世界，其多數定不免於胡同式的對待。

Love 一詞，畢竟帶有義務性質一半。單用『愛』字移譯，原已適當。惟華字獨用，往往含義兩歧。愛國愛人一愛也，愛嫖愛賭又一愛。所以必幫貼一字，意義才能比較固定。現在往往幫上一『戀』字。戀乃未免多帶着權利性質。愛上加戀，恰恰好像固定在愛嫖愛賭方面。戀與慕正同。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雖定妻之

名義，不過作一己慕到之少艾觀）這兩個慕，即戀愛之確解。赤裸裸止是男女，未盡合於夫婦之眞正。孟子於此有做詞，以下文慕君與熱中連說，可以見之。惟對了父母能用權利之熾情，移作義務之永愛，過頭一點，因爲尙孝，故慕父母可以遷就贊同。換句話說，孔夫子贊成好德如好色，其意亦相似。非慕少艾之慕，因慕父母而妥當，亦非好色之好，因好德而高明也。故名 love 爲戀愛，用之於情人較當，用之於老婆則較失當。還是用「情愛」移譯，目前常說的夫婦當以戀愛結合，不如改做夫婦當以情愛結合，毛病較少一點。試粗直的把兩語各做一問答，便可分出差別。如甲方曰我不愛你了，你另走道路，能夠契約是以戀愛結合，乙方止可問曰，你竟不戀我了麼，自然應曰我不戀你了。乃理直氣壯，叫做失戀便算。倘契約以情愛結合，乙方可問曰你竟無情於我麼，就不好應曰我無情於你了。因無情不大理直氣壯，不能以無情便算。雖毫釐之差，而有千里之別。夫婦果以單純的戀愛結合，恐去高尙尙遠。

若全世界之男，及全世界之女，皆用情愛，男女本可雜交，用不着夫婦名義。夫婦者，爲男女尙落戀愛時代，故不得已殘存。今反說夫婦當以戀愛結合，剩着赤裸裸的男女，僅有胡同式之交關，豈不大誤？情愛者，用理智限制情感。大同之世，乃一雜交之世。挾貴挾富，固無其事。即挾賢挾美，亦在所陋。性交之事，直與兩個朋友會談相等。因需要談話，便聚而談話，談竟各散。不因有談話之遇合，遂衣食居處，子女，互相牽累。於是不正之性交需要，亦無從彼此相强。今夫婦因性交而有衣食居處，子女等之

共同。牽係多端，性交復多起於需要之不正，乃僅以戀愛，輕易結合，輕易解約，眞所謂談何容易。

廢婚姻，男女雜交，乃人類必有之一境。然必在子女公共養育，私產廢止之時。又有一大難事，非科學更向上，不能解決。即雜交以後，如何而血統不亂，可使人類更爲優種是也。同姓爲婚，其生不繁，即前乎今日一萬年之野蠻，亦已知之。因血屬相交，所以子女往往盲目殘缺，乃科學所證明。人類的最高道德，即在改良進種。由人而變超人，其機鍵在此。血屬之分辨，用人類之標誌，不如用天然之生理。必待科學一步一步的增進，辨明人類內部有如何的差異，即顯現於外部爲狀貌之如何分別。男女彼此一望，便知有如今日之辨別諸姑伯姊，血屬相同，或肺癆痳瘋，不可嚮邇。皆不待詰誡，自不起性慾。并精細的辨知甲乙交合，雖配偶適宜，然無良於種，而有損於身，皆自惕然冰冷，不待另加檢制。如是則雜交自行。雜交既行；無家室之私，則節孕益周，過庶之患，亦由此而救。世乃可以大同。大同之效，惟課之於科學而能實現。

二就同死之情人言；精蟲孕蛋，因絪縕而欲醕化，以圖廝併，冀造其小宇宙，常常至爲熱烈。故無論夫婦情人，凡爲性慾之情感所用，即有摶起兩塊泥，造成一個我，造成一個你，再把并合了，再造一個我，再造一個你，你中便有我，我中便有你之概。故當佳晨月夕，感事傷往，往往相互擁摟，恐百年終有差池離散之苦。欲如泥之摶而爲一，又不可得，故覺同衾復得同穴，差可相代。不如早遂同穴之願，庶幾訴合無間，可以早些成就。所以無端涕泗交頤，

願即相抱倏逝，一若至快。這種不識羞的肉麻醜態，雖彼此相笑，然閨房之內有甚於畫眉時，誰亦不免。因此神工鬼斧的大文豪，亦逐借此「至情」造其至文。有人譏議，必吐之爲傖矣。其實我來拆破板壁說亮話，無非精蟲孕蛋欲斷併混合之度至強，因此感得他們貯藏的兩個瓶子，亦想斷併混合，如是而已。夫婦則同穴之希望大，故能忍而有待，不以自殺急進。情人則有種種阻難，離散在不可把握之間，於是斷然同死，了此不可說之苦趣，逐其說不盡之感戀，也不問到底有他們所想的一回事麽？他們也不願問。吾故以不狂爲狂，正正經經謚之曰癡男女。

終之男女罷，夫婦罷，情人罷，雜交罷，都是生小孩惹出來的枝葉。因生小孩而有精蟲孕蛋。因精蟲孕蛋而有強烈的絪緼情感。因強烈的絪緼情感而有奇妙微妙等之批評。因奇妙微妙等之批評而有戀愛男女，高尚夫婦，同死情人，科學雜交等之主張。於是神工鬼斧的文學藝術，及諸多美術品之創作，不但新式文學美術家之解剖，兩性實爲骨幹。即老頑固亦言詩首關雎，易紀乾坤，看得精蟲孕蛋，終是不可思議之大神。實在我來澆上冷水一杓，生小孩的本身，止是一件應當科學化的小事情。原先我們那位漆黑一團老祖爺倘進過了一個甲種科學學校，然後再造宇宙，也便不至於分配萬有，如此雜亂。預備補充，如此過剩。豈有造一個小孩，要耗費二百兆精蟲。造了一次造成，或造了數十百次儘造不成。浪費也未免太多。并且反引他呀伊呀，芬芳穠郁，甜蜜得要死。迷離惝恍，神奇得要死。生離死別，辛酸得要死。神工鬼斧的創作，描摩得要死。這漆黑的老頭兒，眞是惡作劇。照我辦法，若早有科學的精密計算，絪緼也不必如許之類。絪緼出來的精蟲少爺，孕蛋姑娘，也不必如許之多。 把他們分裝在

「他」的瓶及「伊」的瓶，自是好法。但亦當用錢先生所謂的不撒糞食八股調，訓之曰「你們戀愛，不可不戀愛，亦不可太戀愛」。而且生小孩也不是個個負有義務，如此不必節孕，也就分配恰好，不愁過庶。這就叫做科學的戀愛豈知道種科學戀愛不但梁卓如先生早就嘲笑并且冰冰冷的，簡直精蟲也睡覺孕蛋也負氣，不客氣拒絕做工。各位試想北大第三院開救國會，忽有一位少年對衆用光亮的小刀一閃，指頭割破，寫起救國兩字，旁觀皆咋舌擊掌。明晨報紙大書特書。區區半小杯血，就沒有第二個人再肯犧牲。一次性交的原精過於半小杯，消耗過於熱血。倘無盲目的過剩精蟲，大家各要尋着孕蛋爭一碗飯之故，熱烈驅他下水，誰肯化半杯原精替國家造百姓麼？儘管報紙一樣大書，也不勸了。所以袁子才晚年得子，阿遲有些老而無子的健羨着，寫信請求方法。他回信說，「你們學狗」。（在他的尺牘中）亦竭力形容性交之先，若先在祖宗神主前點起香蠟，請祖宗幫同請祈閻王，俾今夜鄭重敦倫，必一索得男。於是上床，道娘子，卑人無禮了，院君答道，相公請便，這種科學式的有條有理，卑劣的精蟲孕蛋會興奮嗎？於是知道「你們學狗」四字，眞是才子神工鬼斧，鏤心嘔血想出來的神秘浪漫派的寫實作品，眞不愧是前清一個文豪。自從蔡子民先生欲以美學代宗教，國人得了這個暗示，年來文學的創作品，藝術的創作品，都用神工鬼斧的手段，叫空氣中，造成激烈的高尚感情，使枯寂無味貧弱的中國，有活潑生氣，得引出無上眞愛，瀰滿全球，可造永遠和平。偉哉今日神工鬼斧的創作，仁哉今日神工鬼斧的創作，高明哉今日神工鬼斧的創作！而兩性骨幹的原則，洋溢於新文學之篇章，及新藝術之出品。就是國故先生，亦東南學府，京津文壇，

弦誦關雎，闡揚乾坤，協助進行。懿歟休哉，新詩賦，洋八股，軼明清而駕唐宋矣。惟愛情之定則，戀愛之原理，不能不使乘神工鬼斧之潮流，倒灌逆捲而來，終奪美感之席，盛開醜化之門。學狗之徒又復公然打油詩，爲評花文章，助麻將烏煙，在胡同公園作一般之普及。新文化歟，舊國粹歟，老江湖歟，膠黏在一片。還我戊戌前「說空話」之舊物，乃現象所不能諱也。此坐先以生小孩爲神秘，搖身一變而爲愛情。搖身再變而爲美學兩性化。搖身再變而爲神工鬼斧之創作，使精蟲孕蛋居改造世界之中心。然創造宇宙的原始，亦不過拿神工鬼斧做一過程。意志生情感，情感起理智，理智定意志，循環爲聯合，不曾有中心。生小孩之精蟲孕蛋相盲撞，自是情感之表現。但分貯兩瓶等之作用，又理智之表現。故不必但有愛情之戀愛，儘可倘有科學之戀愛。且神工鬼斧之手段，合以生小孩之始願，我們漆黑老祖已以神工鬼斧造成星辰日月飛禽動植的奇觀了。我們亦何不可以神工鬼斧，造成銑質鑑，以太線，開火星航路，結月球探隊，幫他老人家，生些機械性的小孩，助着萬有的熱鬧呢？你若說地球有時而毀滅，即造成了火星航路，必有如橫濱爲斷港。即結成了月球探隊，必有如東京爲絕地。我應曰，此言是也。然你的令郎幾十年後反正要入木，你現在造之之勇，何爲竟興奮如此乎？萬物方成方毀，如芻狗然，陳即撤去，下棋式之宇宙觀，生小孩式之人生觀，方覺意味無窮。此即我的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是也。

歐陽竟無先生作生公之說法，說到宇宙及人生之幻，尚要拿夢來譬況。殊不知科學家並不必做夢，已斷定無物常存，無物實有，然他呀，的確執了一個物質。我亦不必做夢，可堅言無物常存，無物實

有，然我呀，也的確執了一個漆黑一團。歐陽先生辛苦的做着夢，才勸人知道一切皆妄。萬不可執，然他呀，也竟的確執了一個眞如，又添上一個正覺。大家所爭，止在半斤之與八兩。王恩洋先生六根未淨，婆心甚熾，忽妄執了一個現在時世衰敗，要把眞如正覺來救濟。我雖一面有倆大惑不解，蓋因眞如正覺，乃教人涅槃。衰敗比着隆盛去涅槃較近，正是漸入佳境，何以反要救濟？又佛法無邊，何以但救衰敗，不救隆盛？將救衰敗之世，使進於隆盛乎？何以佛之出世，能助人入世？此皆愚惑不解者也。然王先生竟開方便之門，暫認衰世非妄，如此，正可予我方便，進與一商。充認衰世之本意，實卽承認萬有雖妄，止有物質，止有漆黑一團。止有眞如正覺，然當前衰世，姑可並予妄在，捨身入夢，救使隆盛。然後再把隆盛之世涅槃，使歸正覺。正與我說現在佛法廢話，姑可暫予妄在。執鞭做夢，救使入世，使主張科學，燒却亡國滅種之佛經，造成物質文明。然後再把物質文明毀滅，共返正覺式的漆黑一團。彼我固同一主張。若笑造物質文明是妄，則造隆盛之世同妄。又是半斤八兩之爭。我嘗結以諧語，使彼此同發一笑。吾十四歲時在蘇州玄妙觀聽「小熱昏」唱曉話，他說，「先生喫飯像眞珠，喫子下來就變屎，胡勿喫子屎？」這小熱昏都比我們澈底。飯便是隆盛之世及物質文明，屎才是正覺及漆黑一團。我們若愛正覺及漆黑一團，正應喫屎。喫飯乃是喫妄。但小熱昏自己也止是嚼蛆罷了，也不肯喫屎。小熱昏罷，吳稚暉罷，王先生罷，歐陽先生罷，皆止管吃飯。有時還偶爾要上禪悅齋呀，六味齋呀，吃

至好之飯因此看來，我們本此精神，止管造隆盛之世，止管造物質文明，也不算太戀。物質文明的破產，還是遠哩，好比現在正是燒飯出恭還要到夜分哪。（這一段很像着謗佛，因為在「生小孩人生觀」的文章後，微微觸犯着不肯生小孩的出家人，也是順了口收不住，得罪的很。）

上面兩個人生觀，都是所謂人欲橫流的人生觀。豈知說穿了，也不見得同道德有多少的衝突。現在且把天理流行的人生觀叫做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着再在太平洋雜誌下一期上拉雜來說說，安慰了別人的精神文明，貢獻了理想的物質文明，於是便把一個新信仰，從而結束，再會再會。

（丙）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

這個柴積上日黃中的信口胡扯，居然延長了一年。從中華民國十二年在北京日黃中講動了頭，夏日炎炎便輟講，秋風凜凜又輟講，直到民國十三年開始又坐在上海的日黃中瞎謅起來。且莫講什麼叫做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我們來把去年十二月胡適之先生在商科大學演講的「哲學與人生」開頭有幾句話，先引了出來，做一個小開篇。因為他那幾句話，恰與我這篇東西裏的這個「丙」段大有關係。他說：

「吳某人就在太平洋雜誌上發表一篇他的一個宇宙觀，其中下了一個人生的定義。他說，人是哺乳動物中的有二手二足用腦的動物。人生即是這種動物所演的戲劇。這種動物在演時就有人

生，停演時就沒人生，所謂人生觀，就是演時對於所演之態度。譬如有的喜唱大面，有的喜唱花面，有的喜唱老生，有的喜唱小生，有的喜搖旗吶喊，凡此種種，兩脚兩手在演戲的態度，就是人生觀。」

他帶引帶補的，把我的意思說明了，他又說：

「不過單是登台演劇，紅進綠出，有何意義。想到這層，就發生哲學的問題了。」

他這種提醒，一面使人注意他要講的哲學；一面還叫人把我在太平洋四卷三號說過人是演劇的動物後，附帶着一段也要參考那一段，雖然已經寫在本文的前面，但與這「丙」段有尤密切的關係，故把他複引在下面：

「所謂人生，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輪到宇宙大劇場的第億垓八京六兆五萬七千幕，正在那裏出台演唱。請作如是觀，便叫做人生觀。這個大劇場是我們自己建築的。只一齣兩手動物的文明新劇，是我們自己編演的。並不是敷衍什麼後台老板，貪圖趁幾個工錢。乃是替自己盡着義務，倘若不賣力，（今按，便是胡先生所謂單是紅進綠出）不叫人叫好，反叫人叫倒好，也不過反對了自己的初願。因爲照這麼隨隨便便的敷衍，或者簡直跟跟蹌蹌的鬧笑話，不如早還守着漆黑的一團；何必輕易變動，無聊的綿延，担任演那兆兆兆兆幕，更提出新花樣，編這一幕的兩手動物呢？（今按，這就是胡先生所謂有何意義）幷且看客亦就是自己的衆兄弟們，他們也正自粉墨了登場，演得好不好，都沒有什麼外行可欺。用得着自己騙自己麼？幷且賣錢的戲，止要幾個台柱子，便敷衍過去。

其餘跑龍套的，也便點綴點綴，止算做沒有罷了。這唱的是義務戲，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誰便無端的自己扮做跑龍套的，辛苦的出台，止算做沒有呢？并且眞的戲唱不來，下場了不再上場，就完了，這是叫做物質不滅，連帶着變動，連帶着綿延，永遠下了場，馬上又要登台的呀。」

這些話，我就是盼望既有了人生，便要講些哲學，把演唱的脚本，要做得好好的，然後不枉一登場。反正哲學是有胡先生同諸位大哲學家向我們慢慢講。我們且把我們三齣小戲，問一問撤了爛污沒有？第一齣吃飯戲唱到了淸風明月。第二齣生小孩子戲，使出了神工鬼斧。這兩幕，還算鬼混得有勁。現在要看招呼朋友，如何叫他覆天載地？

慢來，又要打斷話頭，請問什麼叫做招呼朋友？孟夫子所謂『宮室之美，』便是你的吃飯之一端。所謂『妻妾之奉，』便是你的生小孩子的全部。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現在一班軍閥猪仔政客學蠹電報同宣言上，所謂身死而不受者，到了關頭，便居然『爲之』了。你請他們跑進淸風明月，不要在那裏亂使着神工鬼斧，那也有理。然招呼朋友，難道又是孟老爹說的『所識窮乏者得我』麼？我笑道，一定不是，一定不是。我所謂吃飯，便不一定是宮室之美。所謂生小孩，更不是妻之奉，何況妾之奉。那我所謂招呼朋友，自然一定不是所識窮乏者得我，況且吃飯同生小孩，是人欲橫流的人生觀，還不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去專有。那豈有招呼朋友，是天理流行的人生觀，可把所識窮乏者得我去冒充呢？我們既經講到這個旁文，還索性讓我來多說幾句不相干話，然後再入正文。我

說，普通人的見解，以爲世人的作惡，弄得人不成人，國不成國，社會不成社會，都是歆羨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的人太多，至於所識窮乏者得我，止是一點小毛病，幷且以爲未必人人把所識窮乏者得我，看做同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一樣。哈哈，用我個人的觀察，這幾幾乎是一個普通謬誤。孟老爹自是一個有經驗的聰明朋友，他把所識窮乏者得我，列在第三項，安知不是有注重在結末一項的意味呢？我到了民國元年，住在北京有大半年，集了許多感觸，方悟得世上作惡的人，頗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可以相對不受的；獨有所識窮乏者得我，竟少有幾個人不嗜之如命。弄到人不像人，國不像國，社會不像社會，幾幾乎全是這所識窮乏者得我在那裏作怪。內中的一大半，不消說是借這所識窮乏者得我，來廣植黨羽，做一個獵取宮室更美妻妾廣奉的手段。然而也竟有一小半，純粹爲着所識窮乏者得我，從而犧牲，從而倒亂，從而出身犯難，從而亡國喪家。這種膚廓的讕言，止要每個人閉了眼睛，把世人同自己一一細想，便好像繪在面前。倘這種毛病，人人能改去三分，便天下自然太平。用不着什麼精神生活，孔顏樂趣，將高價的人參去滋補，然後強盜軍閥飯桶官僚猪仔議員的世界，才會改善。所以那所識窮乏者得我，眞是招呼朋友招出來的禍害。可見天理流行，不是絕無毛病；正與人欲橫流，也不見得絕無是處一樣。情感是終要把理智洗鍊過了，才許他自由的呀。

寫到這裏，我的朋友陸煒士先生來說，「論語上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眞是愈讀愈有意味，恰可以當得你的招呼朋友的人生觀，也幾幾乎是覆天載地哩呀。」我想，能够如此，還有什麼話說呢？但是我在柴積

上日貢中說的招呼朋友的朋友，乃是合着人類非人類，統統在內。單就人類講，旣有年紀大似我的老者，又有年相若的朋友，又有比我年輕的少者，換言之，就說是包括了全人類。所謂安呀，信呀，懷呀，便是招呼的各種方法。招呼全人類的朋友都有方法招呼他，不能不說孔老先生的周到。然我講招呼朋友，到底就如法泡製麽，那就要說，孔爺爺是聖人，我們是鄉下老，如法泡製，「則吾豈敢？」還有他對了少者，板起面孔，用個懷字，那種當仁不讓也是聖人時代給聖人的權利，我們怎敢僭享，（懷字若用撫育來解說，原也可省却批評。可惜兩部皇帝的官書一是何先生說「懷歸也」，邢先生又說「少者歸己，施之以恩惠也」，一是朱先生說「少者懷之以恩」，便加了不少色采，應當斟酌。）在我們的希望，止是老者招呼之，朋友招呼之，少者招呼之。對於「是人類」，合着全體總要想法招呼之；對於非人頭統了一切，又要想法招呼之。招呼得周到不周到，十分難說；招呼得盡心不盡心，一定要問。那就天也在我們招呼之列，地也在我們招呼之列，便叫做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覆天載地四個字，是科學的，是樸質的寫實，並不是玄學的，是海闊天空的吹牛。不是像什麽「精神生活孔顏樂趣」一類的麻醉性詞頭，可以騙得自己來心安理得，也騙得人家去靈機活動，止是糊塗結賬。

我以外便是朋友，朋友乃是非我的別號。我的招呼我，大部分已經把吃飯生小孩，所謂食色之性者，剗剗把自己招呼了。然招呼自己任着食色的慾性，讓感情率領了，一味的混鬧，還恐給食積傷害了，給色情夭折了，也要請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理性，做一個理智的算帳工夫，把我滿招呼才是。何况非我？「非我」的食色，我都容

易地痛癢不相關；而且容易地爲着我的吃飯，把非我餓了；爲着我的生小孩，把非我滅了。因此只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理情，即是招呼非我的惟一工具。

有人說，哈哈，你上了當了。你說只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理性，即是招呼朋友的惟一工具，却被反對科學的玄學鬼，擒住你的破綻了。既這種孟老爹發明的四端，可作招呼朋友的惟一工具，你說四端是理性，他們却是玄學鬼素稱玄學是沒有論理可言的。「理性」也罷，「天理流行」也罷，凡詞頭較麻醉，可以裝點他們門面的，他們終可以姑且相對含糊承認。—但他們是有自由意志的。—到了他們要發籠統脾氣時候，他們定說「理」是錯了。雖頗有他們的徒子法孫，隨便講說也可「發展理智，征服物質」等的話頭，還是他們的外道工夫，還未超到老大哥時代的攀談。他們正正經經承認四端，止是直覺—良知—非量—良心。—是靈機活動。惟辭讓是非，稍含理智成分，也是要委蛇他們的先聖，開一方便法門。你今承認四端，便無異承認他們的直覺—良知—非量—良心—且承認他們的靈機活動。便無異承認招呼朋友要覆天載地，止有自由意志，並無科學理智可用。豈不是你竟上了大當？

我說，我是願受科學洗禮的玄學鬼，不是那「大搖大擺」反對論理的「無賴玄學鬼」。除了那靈機活潑，無異「隱得來希」叫人莫名其妙外，我知道自由意志相對說起來，是可以承認的。但「無賴玄學鬼」的自動意志，還受着直覺—良知—非量—良心—一物化名千百個的大神支配着，靈機才會活動，那就絕對的自由，他

們也承認沒有的呀。如今且把直覺—良知—非量—良心—四個化名，隨便單提一個來問問他的價值；再講我用孟老爹四端是什麽意思；他們用他去自由，又是什麽解說；一個不相同的焦點，便顯出來了。

什麽叫做直覺？若回答道，『這便是靈機直接使人覺着不由我自己心理作主；換言之便是說上帝所命。』果眞這種無賴，我就莫贊一詞，拱拱手說道，你到福音堂傳教去罷。

什麽叫做良知？若回答道，『這便是不由經驗推想，或遺傳而知；是停停當當由天之所賦，自然而知；換言之，便是說閻王給他帶出娘胎的。』果眞如此無賴，我又莫贊一詞，拱拱手說道，你上兩廡喫牛腿去罷。

什麽叫做非量？若回答道，『這便是梁漱溟先生說錯的。梁說，另外有一種作用，就是附於感覺之受想二心所。受想二心所是能得到一種不甚清楚而且說不出來的意味的。如此，從第一次所得黑的意味，積至許多次，經比量智之綜合作用，貫穿起來同時卽從白黃紅綠……種種意味，簡別清楚；如是比量得施其簡綜的作用，然後才有抽象的意義出來。受想二心所對於意味的認識，就是直覺。換言之，這眞是梁先生說了胡適之先生的話，可戲名之曰「胡說」。豈有積至許多次，簡綜過了，抽象的意義才出；然後直覺先生才跑到受想二心所去認識那意義，才圓滿了直覺功德，乃是梁先生已經量了出來，還可以算非量麽？非量者止是說非人能量。庶幾觀音菩薩領了玉皇大帝的鈞旨，可以代量，然而天機不能洩漏。』果眞如此無賴，我又莫贊一詞，拱拱手說道，你到南京問歐陽竟無先生去罷。（因爲梁先生本說他的話是『對於唯識家的脩訂』。似乎又見什麽報上，歐陽先生的高

徒說「梁先生是不懂唯識」我們更是外道，所以玄學鬼若不滿意於梁先生的脩訂，便覺非問歐陽先生不可。）

什麼叫做良心？若回答道，「這不必換言不換言就是天老爺給你的好東西。有一張報紙說笑話，一個小孩跟着父親到一座銅像前去閑逛。小孩問銅像是什麼？父親說是偉人。小孩道是什麼做的？父親道是銅做的。小孩道中間有心肝麼？父親道沒有。小孩道偉人都是沒有心肝的麼？你懂得小孩的話，你便曉得良心之所以爲良心」果眞如此，無賴我又莫贊一詞，拱拱手說道，你進同善社讀太上感應篇去罷。

假如不是在福音堂傳教，不必到兩廡吃牛腿，慢點去南京請教歐陽先生的人死觀，（梁漱溟先生贊印度滅絕的一條路，是人之極軌。我說滅絕是人死觀，用不着在人生觀裏討論。梁先生所以也暫且不講，先大講孔聖人的半生半死觀。惟歐陽先生還講他的滅絕法，所以他是人死觀講人生觀的，且可以慢上南京去。）又不肯死心搨地讀太上感應篇，竟要把人生觀一板再板和着我們柴積上日黃中的輿詩云子曰的大講起來；那就決不可用隱德來希的靈機活動，囫把人一股腦兒套將進去，就算功德圓滿。如此，梁漱溟先生的「積至許多次簡綜了，抽象的意義出來，對於意味的認識，就是直覺」正就是胡適之先生的「直覺是根據於經驗的暗示，從活經驗裏湧現出來的，」一般的說法。這種「胡說，」若容我瞞了心理學的科學家，加幾句柴積上日黃中漆黑一團的外行話，於是直覺罷，良知罷，非量罷，良心罷，都明明是理智支配的東西，並不是什麼靈機活動，麻醉得了不得的神物。

讓在下在柴積上日黃中，先從閑話講到正文。我的宇宙觀裏，已經說過幾句大胆廢話，現在再把他述出來：

「宇宙是一個大生命。他的質，同時含有力；在適用別的名詞時，亦可稱其力曰權力；由於權力，乃生意志；其意是欲永遠的流動，及至流動而為人，分得機械式之生命；（質與力）本乎生命之權力，首造意志；從而按觸外物，則造感覺，迎拒感覺，則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誤，乃造思想而為理智；經理智再三審查，使特種情感，恰像自然的常如適當，或更反糾理智之蔽，是造直覺；有些因其適於心體，而凡無需審檢，故留遺而為本能。（本能到不適當時，要審檢改造）如是每一作用，皆於神經系增造機械，造成三斤二兩腦髓，又接上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那種說得像煞有价事，已經說過，「必定要被什麼心理學家都笑到前仰後合」然我們柴積上日黃中，止要把我們的見解達了出來，成了我們的理論，不叫科學家罵是無賴玄學鬼，也就算了。現在且講下去：譬如我們要出台唱戲，我們若不是在後台習練了好久，然後出台，那無人不曉得要鬧笑話。若習練得極熟，及到出台，居然演手堵脚，使槍弄棒，好像行所無事，出於本能，才像個局面。豈有宇宙間的萬物，在宇宙大劇場裏演戲，能夠不如此，就好登台麼？因此，鳥能飛，獸能走，鵲能築巢，蜂能製房，小孩能吃奶，皆積了恆河沙數代的習練遺傳，方挾此本能，使登台後，不為人罵為怪鳥殺人。即就吾人而言，能看能聽能跑能坐，所具本能，不可殫數。這就是本能者，所以適其登台。在台上又各自運用情感理智，天天改良，使彩聲日高，一代一代積下去，再成新本能，叫宇宙大劇場兆兆兆兆幕後，脚色愈好。這是淼黑一團老祖爺爺傾向真美善的原則。這種積成新本能，天天練習的把戲，便是今日所爭的美

學玄學科學。（其詳另見下文。）可見本能乃是從漆黑一團先生，變爲萬有後，慢慢習練而來，並非有什麼隱德來希的上帝，派閻羅王設立了『本能製造廠』，把整個築巢的本能，添進鵲的靈魂裏，把整個製房的本能，添進蜂的靈魂裏，把整個喫奶的本能，添進小孩的靈魂裏，他們才有本能。本能止是各個角兒要登台便利，不能不慢慢經了恆河沙數代造成。目前的本能，也並不算滿足，還日日在那裏變動演進。不過顯著的新變化，現在吾人考驗得出的，還居少數罷了。科學愈進步，自然就說得出的變化愈多了呀。

如此說來，把本能作個小引，拿來比例直覺：本能便是情感要登台，經理智習練成的動作，作爲不能候登台後再整備的應用品。直覺便是情感要盲進。經理智在恆河沙數時代，及恆河沙數環境，細細審查過，遺傳了，經驗了，留爲情感一發，不及思索時的救急扶持品。所以新理智計慮未周到時，而恆河沙數時代，及恆河沙數環境遺傳下來，經驗成功的直覺，其中含有舊理智，經彼當先審查時，比較的計慮周到，故有時直覺並能糾新理智之失。

好了！說到這裏，就叫我覆天載地招呼朋友的人生觀所以也用孟老爹的四端，得到了焦點；而且把四端算做靈機活動的玄學鬼，他拚命闢除理智，以人生爲不容科學解決，也就顯出了誤點了。那是這麼一回事：因爲直覺並能糾新理智之失，故古往今來把直覺算靈機的玄學鬼，就誤把直覺放到理智之上，（那裏知道牠不過是理智精細的產物。）以爲理智是不能批評直覺。豈知直覺固然一定是一種救急實藥，却並非萬應靈丹。牠也要靠着情感理智，更迭作用，做一個恆河沙數不斷的演進。沒有理智常川的助他演進，那直覺就可以顯出無辦法，

無意味開起直覺的破產。那就『良心靠不住，良知包辦不來』的怪聲，反聒耳的來了。現在我們且把玄學鬼最看做武器的惻隱羞惡兩直覺，作一具體的討論。

先講惻隱：玄學鬼常喜歡引證的名言，最普徧而崇信的，就是孟老爹的『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實這個惻隱之心，不算十分難見。然而却勞着孟先生丟了身分，說着許多廢話。他接下去說道，『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他所說的非，至今還是非。就是今日禍國的軍閥，受賄的猪仔，殺人的土匪，見有孺子將入於井，起着惻隱之心，亦可『非所以』及『非惡』，同出於自然。如此孟先生那種廢話，何以脫口而出呢？這要在無心流露中，研究其背影。就是當時社會，惟到生死關頭，刺激較强，才把惻隱之心自然流出。至於小小同情，（同情就是惻隱之別名。）便自然流出的較少。甚而至於都要有『所以』，有所『惡』。才强迫而出。語云千百年猶一旦暮，何況我們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民族，自然孟先生時代的世界，還做成今日的世界。那我就要將我們『靈機活動』的人類，同『算賬生活』的人類，作一個同情心的比較。我們且把孺子入井，刺激較强，而且較希罕的同情心，放開另講。先講刺激較弱，其實較常用的同情心。假如有一個騎自由車的，在通衢中跌倒，皮是擦破了，泥是沾滿了，他自身的痛苦懊惱也不算少了。然而若在靈機活動的人類中，演此把戲，第一旁觀的人物，可以十有七八，先引起靈機活動的忍俊不禁。第二是可以沒有一個去扶起他的身體與車子。第三那就更沒有人給他貼上象皮膏，刷去他的泥把。倘這種把戲，演在算賬生活

的人類裏，我不敢說忍俊不禁的沒有一人；但縐眉或震駭出於自然者居多數。急去扶持扶其人，起其車的，也不問身分高低，惟以距離遠近，急遽徐爲之者，終有二三人。指點藥鋪，或代去購求象皮膏者，亦如素識之供奔走也。今我不敢謂絕無要譽絕無惡聲；（孟子注，惡有不仁之聲，）然大都習慣了，遺傳了，出於直覺之同情者爲多數。今則海通以來，親見過算賬生活社會者，亦有少數出而扶助矣，然可以說要譽惡聲，在所不免。孟先生時代亦必有此例外，要好也大都納交要譽惡聲才一爲之，所以孟先生脫口而出。然此等小小同情如何可以不經理智討論，把他養到自然，成了新直覺叫直覺進化呢？又有關係較大者，當去年我在北京石搭子廟『睡昏』的時節，有一天，有兩個清華學校的學生，騎了自由車，從西長安街轉入南長街。恰巧有輛汽車，是從南長街轉向西長安街。若按照行車規則，都從左邊行着，是本來沒有問題，可惜那汽車夫貪圖靠右轉灣，可以抄近幾步，於是兩輛自由車北去，一輛汽車南行，走在一條線上。僥天之幸，兩個孺子，不曾入井，止把自由車一齊擦倒，兩位少年跌了些蘇木水起來。當地恰有巡警，就把汽車扣住。你說坐在汽車裏一位靈機活動的兩手兩脚先生，如何使用他的直覺呢？他就板着面孔，呼叱巡警道，『我是陸軍次長金永炎，你敢誤我的要公麽？』巡警一鬆手，汽車一溜烟的向西長安街去了。於是可憐的兩個少年，止好巡警替他雇了兩輛膠皮人力車，送進醫院。這段新聞，是載在北京晨報，後來見晨報告白，兩位少年還就是梁任公先生的文郎。現在要講同情，我不是要說癡愚的話，希望叫金次長償梁少爺的命。終之出了蘇木水，送到醫院，去愈快愈好，是稍有同情心的人無不贊成的。那麽，我們警廳窮乏，不會十

字街頭處處有載傷人的汽車停着，於是當梁少爺等苦流蘇木水的時節，惟一減少他們苦痛的，便是金次長那輛汽車有此能力。金先生却不要納交於梁任公，也不願要譽於吳稚暉，也不惡晨報之聲，竟不肯表此同情，叫直覺放些光彩。靈機活動的人類，如是如是。我們又要說到算賬生活的人類。不多幾時，北京京報又載了一段新聞。有一天，瑞典國公使館的祕書，從崇文門外坐了汽車入城，却將一輛載煤的大車撞翻。煤車夫跌倒在地，也出起蘇木水來。那個瑞典秘書立卽停車，跳下來叫車夫同巡警，把煤車夫扛上自己車子，開往醫院。醫生接了去療治，那位祕書便留下住址，仍坐了汽車，自去幹自己的事。雖說這種洋大人，在中國地面上是少數；然他們在自己國裏，却習慣了有此直覺。這就是瑞典祕書的祖宗，已算了幾十代賬；陸軍次長的祖宗，止把孺子入井算做靈機活動，沒有算賬到少爺翻車上去；所以直覺便有程度差等的分別。

現在再來講孺子入井：孟先生在「說明語」的入字上，加了一個「副語」的將字，這個惻隱功課，便十分輕鬆。所以我說軍閥猪仔土匪皆能自然交卷。倘然我來替他換個副語，把將字改爲巳字，成爲「今人乍見孺子已入於井」，那就問題大了。那種難題，我們便不必向軍閥猪仔土匪去開頑笑，向他們討答案。我們幷且也不必去窮問孟先生自己。我們可以現成的請頂天立地的玄學鬼孔二先生出來。一天宰我說了一句癡愚的話，說道，「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從之是入井救去。當時他的孔老師者惻隱之心更發達點，入井原也是一件相對可能的小事。他儘可說道，「仁者其將然乎？其從之也，宜先投之以救命圈，復繫己於起重鈎，有關聯梯，

亦可徒下從之宜不待些須也。故君子將行仁術，宜講科學；升降可習也，器物必豫也。』有何矜張，必將直覺一脚踢翻，直拒之曰，『何爲其然也？』從而詆訿拒人支離爲之詞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照何邢兩先生替他下的解注，眞糟得一塌糊塗。他們說，『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唯可欺之使往視，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去看看，還是張開了眼睛上當騙去的，眞叫做什麽話。幸虧朱先生還有點腦筋，替他改着說道，『逝謂使之往救。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仁者從井，是理之所無、宰我妄說，君子不受他的罔。但人家掉在井裏要死要活，他不講救人辦法，從井怎樣下去；先一味救了自己不仁再說；還把往救，自稱君子。些人的焦頭爛額，亦已現面盎背。理之所有，理之所無，要同直覺相打，配享大成殿的大儒，也就顧不得隱德來希的靈機趨向理智菩薩皈依。然而一個惻隱之心，到底還是毫無辦法。若平日早動天君，曉得世上有井有人，終有一日，人可入井。人之入井，是一件大不忍之事，『君子』必有豫備。『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也是聖門常說的口禪。何以起重鈎，幽聯梯，救命圈，不在井旁隨手現成安放，倘早有此種施設，宰我也就用不着設出那種癡愚的提議；也就不叫孔老師那種狼狽。所以直覺還是要經過理智不斷的幫助，叫他進而愈進。不可算做神物，做起難題來，弄得驚惶失措。

這個惻隱，還有一段變爲承謬的名言。就是我們無政府主義家老將克魯伯金，也於反對理智作用太過，犯了籠統的毛病。他有一段話說道，『比方一個小孩，掉下河裏；有三人立在河岸，這三個人，第一個宗教家道德家，

第二個是樂利派，第三個是清白的平民。譬如第一個首先對自己說，以爲救那個小孩，今世或來世終有幸福的報應，於是去救他。但是他這樣做，純是一個計算家，再也沒有了。至於那樂利派呢，比方他這樣想，人生快樂有高尙和卑下之不同，救那個小孩，將給以高尙的快樂，那末任我跳下河裏罷。但是假使有人是照樣想，他也不過一個計算家，社會能夠進步，也不十分依靠他。這裏還有第三個人，也不計算那麼多，他看見小孩的生命危在頃刻，他就如同一隻好狗一般，跳向河裏，救回那個小孩。而當那做母親的謝他，他答道，爲什麼，我是不能不這樣做的。這是眞正的道德。」但克老先生說話，雖然說得好聽，他却忘了一個緊要問題；便是小孩是在河裏了；立在河岸的三個人，一個宗敎家道德家，一個樂利派，一個清白平民，是否同狗一樣的跳下河去，有把握救回小孩，能同去見他的母親麼？倘三人皆有把握，那道德家樂利派還要計較，自然可以說更惡。然而這個清白平民，也不過自己確有入水能力，行一個惻隱之心，不費之惠，便誇說自己「眞道德」，恐怕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罷。至於入水能力，止有清白平民所具，那兩個飯桶，雖想來世報應，或想高尙快樂，本止能望洋興歎；而清白平民原是貢無旁逮，又何足賣弄他的自然呢？設或入水能力，三個人中，惟清白平民缺乏，那兩人遲遲計較，自尤可惡；清白平民好像好狗救主，奮不顧身，自更可敬；然這件事情的結果，還是敎士救了小孩，享他的報應；樂利家救了清白平民，樂他的高尙；清白平民還止做了宰我口中的仁人。舍身爲人，自是另一美德，我們下文要講。我們現在所要講的，那兩個飯桶，一得來世報應，一得高尙快樂，無非平日早有預備。凫水術常常講講，就河水中輕輕便便。否則河水裏本止

一小孩，忽爾又添起一個淸白平民，既害了宗教家爲小孩袈裟濕脫，又累了樂利派爲淸白平民，皮鞋着潮，那種滑稽的把戲，『社會的進步恐也不十分依靠他。』淸白平民無所爲而爲，所欲至者，止見『小孩生命危在頃刻，不能不這樣做』就是全那惻隱之心。既是惻隱之心，亦仗能力補救才有意義；於是平日又不能不運些理智，到處設起鐵欄鐵柱磁磚白石，溫涼水常便的游泳池來，自然大家看做家常便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淸白平民，皆是鳧水高手；河中拯一小孩，與街中扶一騎自由車跌倒的相等。固然不要別人的母親來謝，也沒有毋親去謝他，社會豈不更自然呢？所以設了許多難題，不叫科學神去輕便解決，偏要玄學鬼豎起淸白平民招牌，硬請宗教家樂利派出醜，這不免又是一種未擴充的惻隱之心罷。（我們古人也有『恥獨爲君子』者，就是要擴充惻隱之心，所以激起了羞惡之心。）

於是我們再來講羞惡之心：羞惡之心，較銳利於惻隱之心。所以孔聖常說『小人，』孟老亦言『禽獸，』吳稚暉亦破口而稱『軍閥猪仔土匪，』調笑而引『無賴玄學鬼，』人家亦以『漆黑一團兩手兩脚動物反唇相譏，』無非要激起着羞惡之心使人反省。但反省的工具，便是『是非』問題。於是激起羞惡，雖較銳利，然而要想解決他，却靠了理智更多。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籌備得更勞。

什麽要解決羞惡，靠了理智更多？

什麽要解決羞惡，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籌備得更勞？

要入這兩層的正文以前，却不能不先提許多閑話，解說了許多誤會，才說到這兩層時，容易表明我個人貢獻的意思。

（一）我是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什麼眞如正覺，也不過用幾個物質的痲醉性名詞，叫人昏昏盹盹，悠悠洋洋，得個說不出話不出的精神快樂罷了。其餘什麼清風明月，高山流水。說得像煞有价事，也無非借那取不盡，用不竭，又好又廉，夠懶惰，趁現成，拿來安慰自己的精神罷了。甚至於反證着，棄去美衣佳味，甘心飼虎嘗穢，也借着外物，做個痛苦的乾脆了當能了。其餘淺近的什麼窗前草不除的理學，熙熙皥皥的農村，更是無辦法而各盡天年的持中罷了。鬧來鬧去，自己是「有」，還是借些「有」，恐弄明白了是痛苦，所以拿牠含混了算精玄。你騙我，我騙你，送完了「有生」便算，眞是草草人生。他要多這一輪迴，到底爲什麼？故我以爲與其這樣的不死不活，莫若止走兩條路：一是積極進行，連天地都改造一番，便是向前的人生觀。一是消極辦法，把什麼都涅槃了，便是向後的人死觀。那種持中態度，還老着面皮，說是爲生活而生活，眞是「現世報」——「活現世」。漆黑一團，所沒奈何他的落脚子孫。

（二）我是堅信宇宙都是暫局。然兆兆兆兆境，沒有一境，不該隨境努力。兆兆兆兆時，沒有一時，不該隨時改進。（此言「凡」生觀。反此，能到無境無時，便是「凡」死觀。惟有不生不死，終古如此，

便是苟延殘喘。）地球是三百兆年的暫局。人類是六兆年的暫局。皆要從地生觀人生觀，再到地死觀人死觀。不過地球未死以前，我相信人類以後，還要有超人類。人類未死以前，我相信孔子以後，還要有超孔子。石器以後曾有今日的物質文明；今日的物質文明以後，還要有駭得煞張君勱章行嚴各位先生的超等物質文明。物質文明非但現在說不到破產，就是再幾兆年，還是進行。惟先着地球而變成殞石，或隨着地球而化爲星氣，皆我所承認。

（三）本此原則，批評書契後數千年中的人類，數千年的短時間，不似一個旦暮。所以若說也有少數古人勝過今人，我可以相對承認。但從大部分着想，就是孔二先生，說不定及不來梁任公梁大先生，梁漱溟梁二先生，（我在此文篇首已經說過。）至於一般普通人，可堅決的斷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後人。

（四）我所謂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不是單就善的一方面說。是說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惡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知識之能力，可使善亦進惡亦進。俗語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未免憤激太甚。若道高一尺，魔亦高一尺，或有時道高一尺，魔高二尺；也有一時道高二尺，魔高一尺；皆可信爲實在。此即宇宙傾向眞美善，永向之，亦永不得達之之原則。人每忽於此理，所以生出許多厭倦，弄成許多倒走。我在民五的中華新報，最近的東方雜誌上，（東方雜誌民十三

正月特刊題爲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兩文寫得甚長，今姑不贅瀆。

（綜以上四條，有兩個基本觀念：一是人類物質文明的進化，還有三兆年。二是人類古今不同，心理亦變遷甚多。梁漱溟先生爲生活而生活，不管這許多。所以他有他的基本觀念：一是人類永遠就是這麼一個人類。二是物質文明是有限，今日西洋的物質文明已達極度，再進便離破產不遠。（這是他上別人的當。所以他以爲他有許多證据，何不條駁，豈知他所引的證据，如有條駁價值，乃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後天翻地覆。他若引了，難道對面人也有駁正的義務麼？）到了西洋今日物質文明的程度，自然而然，便改向持中一路。孔子是持中太早，所以走不到西洋文明的路上，持中便失敗。現在中國應當一面全盤的迎受西洋文明，一面持中。過了一個時候，那種西洋文明及支那持中又厭倦了，便實行印度的向後要求。（不言而喻，便是滅度。或者也就是他的世界混沌觀念。從此四大皆空，永永眞如。）他常怪人沒有看懂他的書，便下批評。即我亦有這個感覺。人家沒有看懂我的書，也便下批評。所以我發了心願，把他的大著，連看六遍，抄摘也有四五十紙，看是一定不能算看懂，却悟了各個人的基本觀念出來。說句笑話，他是住在孔聖人世界，我是住在孫悟空世界。他是規規矩矩的世界，我是古古怪怪的世界。說句僭妄話，他是住在哥伯尼以前的世界，一個玻璃殼的天，掛些日月星辰的燈彩，罩在地皮上，玻璃

上面，佛坐第一位，玉皇大帝第二位，孔聖耶賢，各有班序，才靈學怪，魑魅迴輪；有朝一日，眞如放光，四大永空。（梁先生的智識，雖遠超於此，然而他的概念，似乎仍在這玄中。）我却自信住在哥伯尼以後的世界，既不曾有天，何來天理；亦不曾有地，何來地位；（入爲萬物之靈等。）不過無量數變動，及無量數假設；假設成理，謂出自然，名曰天理，亦名詞而已，本無乎不可；假設有我，謂靈萬物，靈之而已，相對亦足容許；本來無有，如何有空；本來無空，如何非有；文明文明，演進別名，何產可破。兩方觀念，既如是不同，所以我若駁他的，還是惹他一笑。正如人的駁我，也惹我一笑。我爲此文主旨，前面亦略已說過，今再縷述一二。第一，在三四年內，看見厭世自殺之人太多。我終怪他們把生活看得太認眞。第二，一方又見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的自了派，年來亦不少。我又嫌他們把生活看得太不認眞。第三，經歐洲大戰，物質文明破產之聲，可笑幾與唐煥章八月十五後天翻地覆一樣。然而羣衆心理，有口雜分，我想是他們生活的根本觀念錯了。第四，是前面說過，覺着年來梁卓如梁漱溟朱謙之三位先生的著作，（朱先生的思想今又改變）都有點害國病式的成分在內。其禍根還是適之先生引鬼上門。所以我決意挾了予不得已的氣概，要想做這篇拉拉雜雜的文章，向他們哭一場；明知螳臂當車，徒引一笑，也是我盡我心能了。動筆中間，又遇着丁張開戰，章老將歸農，就幷爲一談，更弄得千頭萬緒，無從下筆，僅僅寫三

四萬字，延長了一年。我明知生在此種社會眞是不幸，止好把我自己要說的，盡量說完了便算。苟其人猶有上帝靈魂隱得來希靈機活動者，根本觀念不同，止好任他們去自殺罷。』

（五）我信物質文明愈進步，品物愈備，人類的合一，愈有傾向；複雜之疑難，亦愈易解決。故黃帝以前，止會長各據部落；榛莽穢阻，交通不出數十百里。從城郭，宮室，衣裳，車馬，舟揖，耒耜，杵臼，弧矢，物質文明大進，始有國的意味。不多幾時，夏禹便操其樏檋畚鍤，治工程於數千里之間。至於商周，禮樂冠裳，文明大備，於是部落皆成都邑，併合所謂『萬國』者，成立數十大邦。經春秋戰國，才智輩出，桔槔而汲，削鳶而飛，驅璧策肥，裹糧行縢，周流歷聘者，交通大繁，自然趨於秦漢之統一。由是而五百六十尺之巨舟，期年可以畢事，鄭元和遂抵好望角；麥智尼哥侖布，亦尋出新世界，環游地球。華特的蒸汽機一動，火輪船火車推進，黃髮碧睛之動物，遂如水四溢。交民巷，海大道，靜安寺，九龍灣，便尖塔高矗，一萬年也不再行矣。故物質文明之於一民族之禍福，我不敢知。惟四千年前舞干羽兩階，七旬方格之有苗，今因高隱湖南貴州山間之農村，世界人類學小冊中，幾漏載其名。所以物質文明幇人類統一地球，從而共產，從而大同，是我所堅信。果爲何等人類，我聳肩而不敢答。好在今之玄學家，彼時亦成鬼久矣，彼亦可不負責也。因而在這一段文章裏頭，始可列爲懸案，存而不論。我們再講物質文明幇助人類在地球上大同之進行。前年美總統有選舉之說，無線德律風，預備臨時添置二百萬具。

那就人民普偏監察，運用愈周，共和可以愈真。如德國之工業教育，雖全廠工程師戰死，工頭能代行職務。工頭又死，工人亦能勉强開工。於是勞工大學等之設備，成爲理論，工人智識愈高，合作工廠，將代用資本工廠。業組之社會主義，可不煩流血而成。鐵柱日鑄萬枝，水泥日出萬桶，試驗儀器，充積廠屋，精鐵油木之棹椅，滿貯倉庫。三十里而峨煥完備之大學，已在面前；二十里而崇閎富麗之書庫，博覽室，又堪駐足。一動車而千畝雲堆，一開機而萬卷雪壘。人皆爲適量之節育，亦各操兩小時之工，如此而共產，庶幾名實兩符。你想，倘要如此『睡昏』的做夢，縛了理智之脚，要想請直覺先生去苦滴滴的進行，他高興麼？回頭過去，向後要求走最高等之一路，是其結果矣。然而地球上自有人類，用不着玄學鬼子孫承乏支那。猶之乎江南自有『吾兄』太伯之吾弟稚暉，能長子孫，用不着斷髮文身的荊蠻哥哥，舍却湖南山中農村之樂，來實無錫版圖也。

至於梅蘭芳舞衫上之電燈，『小白臉』面上之雪花膏，尖頭政客絨墊下之汽車，公以爲物質文明，即指此乎？然而畸形的結果之來，現象自當承認其如此。故昨夜與吾友陳仲英丁芸軒兩先生行過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之間，丁先生喟然嘆曰，『文明乎，抑外國貨之販賣場耶？』既傷消極之無從，復苦積極之難說。此正與玄學先生大做好夢，毅然消極，以爲『人且破產，我行坦途，庶幾挽此狂瀾？』若能得你家第十老祖朱先生所說扶了東邊西又倒，還是罷了。可惜東

邊既不曾扶好，新新公司又將開幕。而西邊却同善社，道德社，大同教，吳響光，小糊塗，金剛眼，皆猖獗得遠超過於戊戌以前。你要得孔顏樂趣，他的壇上，便孔子神位，顏子神位，早供上座。你要致王陽明良知，他乩盤裏便王文成的靜坐法，王心齋的泰州躬耕詩，早登在卍字雜誌，他乩你們的面皮，從老先生的梁任公，梁漱溟，張君勱，乩到小先生的謝贊堯，謝國馨。使我們切齒痛恨，以爲弄到蛇鼠黃狼，一齊顯靈，廿四夜灶君皇帝的上天，耀武揚威，農民的辛苦米粒，都裝入妖巫道姑袋裏；皆是東西文化哲學，歐游心影錄，清華學校的人生觀演說稿，間接直接鼓吹出來。這眞是冤哉枉也。也正同梅蘭芳小白臉尖頭政客乩我們的面皮一樣。從激昂的陳獨秀，李守常，胡適之，錢玄同，吳稚暉等，乩到中正的任鴻雋，朱經農，唐鉞先生等爲止。使你們切齒痛恨，以爲半洋半相的男女桃紅柳綠的創作，無恥苟偷的豬仔，皆是我們鼓吹出來，弄得民窮財盡，子不孝父，弟不友兄，學生不敬老師，眞是三綱淪五常滅。這也有些苦哉冤也。若兩面相恕，正可以說大家都無法於道高之一尺，及魔高之一丈。平心而論，那種孔顏樂趣，體驗良知工夫，若在十八世紀以前，靜穆世界，用直覺來壓住了理智，不任多事，大家恰中過度，實是快樂。現在若個人不負什麼社會責任，偶有少數，抽出自己身體，與高隱一般，亦未嘗不足以安心定命。所以上舉的姓名，除兩位謝先生我未識荆外，其餘三位，都曾承過顏色。除任公先生人人曉得，不必再加

批評，至於君勱先生漱溟先生兩人的人格，實可欽佩。講起孔顏樂趣來，吾尤服膺漱溟先生。我雖止與同座一次，借游一次，然四面八方打聽，他的內行敦篤則聞而知之；他的氣度溫純，則見而知之。然在我們逼住不能不做樂利派的眼光看去，梁先生終不免做了十七世紀的一個廢物。我可以自己權且承認，我或者是言僞而辯，他却也免不了學非而博，正是一對少正卯。我至今代他終想不通的，請條舉於下：（第一）持中一路，是要得到西洋今日的文明，才走上去不失敗，這是梁先生自己說的。如此，中國不曾有今日西洋的文明，差不多同孔子時代一樣。有今日西洋文明的止是西洋。那麼，梁先生的東西文化哲學裏的中國化，為什麼不去專給杜威羅素等受用，却給中國的梁漱溟謝國磐等先受用，難道不嫌早麼？（第二）孔子當時早走了持中的第二路，所以走不上第一路。西洋不曾早走第二路，所以就在第一路上全跑過了。這又是梁先生自己的意思。而且梁先生的意思，沒有在第二路全跑過斷不可走第三路，所以印度態度，現在要絕對排斥。絕對排斥印度態度的緣故，無非為要迎受孔子的持中。那麼，要全盤迎受西洋的第一路，如何便用不着迎受第二路，絕對排斥第三路的比例呢？這是梁先生自己也要搔搔頭笑起來的呀。（他或者恃有「根本改過」一語，請看第三條。）（第三）姑且讓一步講，什麼持中了能否向前麼，什麼兩條路可以同時並走麼，皆不必深究。梁先生的路是「整齊

得狠好玩」的。一是三條路皆是世界化，世界人類皆當依次走到。二是先到第一條，然後再走第二路。然後再走第三路。第三路是功德圓滿最高的一條路。三是果然把第一路走完，自然轉到第二路。（不言而喻，若把第二路走完，自然轉到第三路。）照這樣說來，非但中國要絕對排斥印度化，印度便更要絕對排斥自己的第三路；且一定還要相對的排斥中國的第二路。因為他第一先要全盤迎受西洋化，若也學中國跨了一二兩條路，走在他於中國化完全不習，定然與中國人不能得同樣之效果，而有難洗之弊害。梁先生，你想，印度人要全盤棄了他自己態度，學過西洋，再學中國，然後再把自己態度拿出，印度人不是顛倒麼？若說也可以同中國一樣，把西洋化全盤承受，根本改過，就可以「西」「中」混合而進。在印度亦可把西洋中國兩化，全盤承受，根本改過，也可「西」「中」「印」混合而進。照此比例，西洋中國何不援照印度法，大家「西」「中」「印」混合而進，令全世界早達最高貴的第三路，豈不於人類進化有大益？何以西洋中國反絕對的要排斥印度化呢？（第四）梁先生個人，止把一個孔子來安心定命，排斥了西洋化，居然也其樂洋洋。（難道梁先生已將西洋化的第一路走完了麼，想決無此滑稽。）就證明個人的安心定命，可以躐等。如此，何以梁先生對於個人，不力求上達？既悉印度化的精微，仍下喬入谷，吃酒肉而樂妻孥，術支離自解。故西洋化人視你為仇敵，賊淺薄矣；而印度化人

斥你為叛徒，先生將何說之解？先生將曰，吾爲孔子，即將爲喬答摩之預備。然先生不曾成達爾文，如何能做孔子？（此夫子自道。）殆以東西文化哲學上抄幾條西洋化如何堅卓，當全盤承受，即算已成達爾文，所以儘管自然轉入第二路，去做孔子？然則先生描寫孔顏樂處固加倍精細於描寫西洋化諸條，是先生又成就了孔子矣，如何不急急進而與喬答摩合體乎？終之，梁先生說得整齊好玩太高與了一點，便矛盾百出。所以全書儘管天花亂墜，引證得翔實，在矛盾中，不免都成了童騃廢話了。一個人決不能包辦一切。梁先生既願吃酒肉，樂妻孥，服膺孔子，在我，謬妄則拍手贊嘆為進化。全書中描寫孔顏樂處，定比康有爲陳煥章不同。可與梁先生的人格，同一佩服。何以欲解其叛佛之迹，陽極尊之，而陰置之死地？（絕對排斥）又惡守舊之名，名則全盤向前，（第一路）實則盡之半途。（持中）梁先生之心或無是，而迹實如是，效又如是。梁先生答胡先生言陳仲甫先生在前錄中說『梁漱溟君勸被適之教訓一頓開口不得，』我不覺得我反對他們的運動，我不覺得我是他們的敵人，我是沒有敵人的。梁先生說他沒有敵人，在他個人人格上何消說得，沒有敵人。我信胡陳諸位敬佩梁先生，也是過於別的朋友。但梁先生書中，却不免夾了『敵言』，所以別人也用着『敵駁』，這正所謂大家當仁不讓，言敵而已，非人敵也。梁先生說，『我不覺得反對他們的運動』，只真是梁先生苦不自覺，所以別人也

不能已於言。梁先生以為西洋化要全盤承受，如是優禮西洋化，宜得崇拜，何反來咨嗟？然此等滑稽，不嫌儗不於倫，（實在儗不於倫，惟類例却如一。）有一現成的比例可說。若曰，梁先生東西文化哲學中的全盤承受西洋化，恰與曹錕完全宣布中華民國憲法，無心而相同。梁先生是拿西洋化開頑笑，曹錕是拿憲法開頑笑。我可信先生之志則非是，而先生之實乃有然。道德之價值，空言無益，乃在事實，故孔子罕言仁。倘滿口致良知，天花亂墜，求其隱，付諸一嘆，則聖言無光。梁先生所言孔顏樂趣，彌覺亹亹者，非他人不能言，乃有人格照映之故。而其『西洋化全盤承受』一人乃置之一笑，即梁先生其實藐視之，而且不屑過問之反響也。倘用意若曰，事必分功，賢者識其大者，吾任持中之道；不賢識其小，讓無聊人去承受西洋化。誰則堪此蹂躪，報之曰毫髮宜矣。有如王陽明，亦其人格事功，兩相輝耀，而後言益見重。否則曾國藩之道學語，周孔教亦言之矣，有價值耶？今之士夫，不以梁先生之模範紹介於人，却欲以梁先生之美詞宣揚於世，豈愛軍閥政客，及洋八股學生，發電投稿，倘無料耶？今有人焉，內行一準於孔子，或陽明，然而口不一言。口所言者，聲光化電，兩利公理，豈足與第一路內人抗手。如是，在鄉而一鄉化，在國而一國化，東西文化哲學中之西化全受中化持中，一定成功。張君勱先生自治學院中，亦人才輩出矣。否則彼此皆以學案語錄相欺，麻雀之聲，達於戶外，西洋之學，斷爛朝報，最好結果，多幾個教士

式的廢物；否則簡直再燒教堂，重起義和團。梁先生乎，你以爲西洋不持中乎？你上了自己的當了，請觀下文。

（六）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結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雖生才不過，我亦可以相對承認。然一民族全體總和的道德，合千百年而衡評誰貿分兩較高，便是此民族內的分子大半較良；誰實較低，即此民族內的分子大半較劣。什麽『持中』『前進』不過各民族的哲人構成道德的方術，標一最概略的總目。而其千百細則，如何配造適宜，纖悉有效，則良劣分焉。自春秋戰國以來有文化者四族：一白種亞利安族，即所謂希臘羅馬，至於英美德法，西洋化之民族也。二白種閃彌罕彌兩族，即春秋前之埃及巴比倫，中古以來爲希伯來下至亞剌伯之民族也。三黃白合種，印度民族。四黃種，中國。宗教皆創自亞剌伯民族，印度亦受其影響，故一爲神秘，一爲虛玄，簡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所以什麽佛，什麽祆神上帝，好像皆是西遊記封神傳中人物。其實他的聖賢皆懶惰躐蹋，專說玄妙空話。所以他的總和，道德最劣。最相宜的，請他講人死觀。凡懶惰躐蹋人接近之。我料三千年後他們必定止賸少數在山谷中苟延殘喘。（內惟猶太少數流徙者，併入歐族。）中國在古代，最特色處，實是一老實農民。沒有多大空想，能建宗教。止祈禱疾病等，向最古傳下來的木石蛇鼠獻些虔誠，至今如此。即什麽宗教侵入，皆以此等形式待遇。他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勞。惟出了幾個孔丘孟軻等，始放大

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强成功一個邦國局面。若照他們多數大老官的意思，還是要剖斗折衡，相與目逆，把他們的多收十斛麥合舖鼓腹，算爲最好。於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視父老昆季，也用樂天知命等委蛇。晉唐以前，乃是一個鄉老（老莊等）局董，（堯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會。晉唐以來「唐僧」同「孫悟空」帶來了紅頭阿三的空氣，徽州朱朝奉就唔采他們的空話，改造了局董的規條。（六朝人止去配合鄉老的閑談，所以止是柴積上日黃中的話頭。到配了規條，便有了威權。）所以現在讀起十三經來，雖孔聖人孟賢人直接唔對，還是溫溫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語錄學案一看，便頓時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儘管那種良知先生，已是粗枝大葉，然還弄得小後生看花是天理，折花是人欲，板殭了半邊。然而只種民族的眞相，還是止曉得擎了飯碗，歇工時講講閑話，完工後破被裏一攢；一覺黃粱，揩揩眼眦再做工。怕做工的小半，便躲躲開去雞偷狗竊。有福的跟着鄉老，在柴積上日黃中講講玄學，賞玩賞玩淸風明月。雖局董也有什麼洒掃應對禮樂射御許多空章程，貼着他們止是着衣也不曾着好，喫飯也不像吃飯，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淚亂迸，指甲內的泥汚積壘。所以他們的總和，道德叫做低淺。止有他們客住一種矮人性情脾氣，雖也大略相同，惟勤快得多，淸潔則居世界之上。所以拿他的總和看起來，他家雖有名的聖賢極少，却一定無名的局董倒是振作。因爲他的老大哥（支那）的性質，穢的程度，固然沒有超

過印度亞剌伯人懶的程度，却差不多相同。懶則必說大話，又必向內山安閑處亂攢。深恐他們久而久之，也要卜宅湖南貴州山中。現在要講一個算賬民族什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吃飯睡覺無一不較上三族的人較有作法，較有熱心。橫豎我在下文此處彼處把重要的還要說着，今且不必細表。講他的總和，道德叫做較高明。請凡到過他們家裏，有如張君勱章行嚴梁任公諸位先生，摸了良知，不必偏激，講與梁漱溟先生聽聽。我們自已顧些面皮，然後批評人家。我們持中持的什麼？他們算賬，算的什麼？至於拿善進惡亦進的原則來說，他們算賬的惡人，一定有中國沒有看見的。幷且也是中國維新黨，正如法泡製的。然他們多數算賬的好人，也有合了兩個孔子，都抵不過一個的。難道我們可以盲了目，止當不看見，瞎吹我們的持中，勝過他們的算賬麼？居鄉人與八不服善人人知爲惡德，難道可以倚仗了「稱拘」，媚世不服善到如此？所以『他們物質文明破產，他們道德擱淺在第一路』，据了幾個發牢騷人的激言，嚼間蛆人的自誇；或在外國四馬路，被野雞拉了去，就下斷語，說外國上海全城女人皆不着袴子，就引來算金科玉律，著起不朽著作；若曰『你看不懂我的書，你駁你駁，你也不敢駁』，眞立直了做夢。這一番的西化破產謠言，（西化革新入於尤高尚的一境則有之，如帝國主義完全掃地，社會主義將代共和，皆在實現及醞釀中。）却引起了一個新問題。梁先生書中，已把往事詳述。說我們對於西化，初但注意極可笑的物質，後乃得到了賽先生台先生，就得了歸宿，

所以斷定他尙擱淺於第一路。因爲賽先生是智識；台先生雖是道德，止是公德。我們這農民民族，對於他四圍的鄉鄰，如西域東夷，在私德素算我們是講究，故以私德自豪。及這個綠眼睛的動物東來，觀其舉止，接其言動，着實有些吃驚。然不肯降服，便不與講「行」而與講「心」。故稱我曰詩中稱人曰算賬。又把人倫理方面之篤厚者抹煞之，把他與我們抵觸者詬病之。不幸就是詬病的一部分，算起賬來，又算他不過。雖良知之少年，亦將男女戀愛看做最神聖。居然把什麼王陽明要大哭三日的有島武郎與波多野夫人，昂昂然與文天祥史可法同傳。還說是殺身成仁的良知。這正證明良知破產，算賬奏凱。於是純正如梁漱溟先生等，與算賬更勢不兩立。其實洋鬼子並未物質文明破產，道德也並不算賬。少年眼光銳利，稱他爲殺身成仁之天理流行；確是天理流行。破產算賬的謠言，價值還低過於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後天翻地覆，簡直同三十年前政事一樣。有一御史上條陳，言與洋人打仗，止要各肩黃豆一袋，或挑水擔一副。洋人趕來，委豆於地，橫擔於途，洋人一跌倒，脚直而不能起，預備繩索捆綁是了。脚直是前三十年御史的話；西化破產，洋聖人算賬，這是今日出洋博士大學敎授的話。民族如此低劣，眞要氣破肚皮。若我也怕罵「洋子洋孫」，不揭此黑幕，我眞對不過孔仲尼王陽明。并且我順便要向陳仲甫胡適之諸位先生商量，這是梁漱溟先生提醒的功德。我們中國已迎受到兩位先生，——賽先生台先生——迎之固極是矣。但現在淸淸楚楚，還少私德的迎受。（止零星

的揀些較可作惡，或勝奇，或細小者，偸偸摸摸，大家拉點扯點，未曾正式的鼓樂迎娶。）這是什麽東西呢？就是可以迎他來做我們孔聖人續絃的周婆的，叫做穆勒兒（Moral）姑娘的便是。請她來主中饋，亦且無妨牝雞司晨。才把我們那位灰慫頭的局董，不要老是曲肱飲水。振作點，一面本要天理流行，浴乎沂邊之游泳池，（巴黎森河邊便有，）風乎舞雩之列樹下。一面不妨狐貉之厚以居，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申申如，天天如，像個在文明人境。脩羊革貢，陳於客座。烏獸草木采作標本。老農老圃，再不許罵爲小人。周冕殷輅，一定要隨時打樣。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獨子其子，不獨親其親，決不可仵梁世兄恐怕抵觸持中，亂說淺薄。（明知借他招牌假託，說得對，亦何妨說不曾若自其口出。）於是穆太太對一班徒子法孫，溫溫和和的，常川欵導。使得他們出門與父親親嘴。（孺慕）上車替娘舅提包。（服勞）飯是攤着桌毯吃，還是一粒飯粒不掉；痰是隱在手巾睡，莫說骯髒痰盂宜設；指甲修得爍光，鬚根刮得皓白。（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別人作事，莫好像餓煞仙鶴，延頸而旁觀；千人一室，勿好像閑空瘟三，張目而互看。（施諸己而勿願，亦勿施於人。）小節說不共盡；大義更要效慕。朋友託孤，可千萬家財，代管二十年，增產兩三倍，積起賬簿數箱，一一編號而交付。海輪觸冰，頃刻要沉，送婦孺穩上端艇，二千人作樂唱歌，談笑而共逝。（舍己爲人。）算賬的穆太太，斷斷不弱於持中的老『夫子』也。所以迎受了

穆姑娘治內，

賽先生請他興學理財，

台先生請他經國惠民，

如此，庶幾全盤承受。如此，專心在第一路上，向前進，開步走，是爲正理。何可折回半途，（持中）哭哭啼啼，向老道的孔穌爺爺討索冷飯剩羹；逼得他曲肱飲水；沒了法，還止好溜回桃源洞裏，直達貴州苗山深處，耕田鑿井，强度鼻涕眼淚之歲月乎？

（七）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學解說。但欲解說一切之「可」，永遠不「能」。能解一切之可，無異說能知無始之始，能知無終之終，能知無外之大，能知無內之小，還自然不能。惟能雖不能，而可則自可，向可中求增其能。是之爲學。不問其可，自信別有所能，是爲美學態度。不信其可而願姑試其能，是爲玄學態度。心知其可，不肯自限其能，是爲科學態度。

以美學玄學科學三態度包括一切之學，我在民八投文新青年言之。當時美學稱文學，玄學稱哲學。後數月，不記那位先生，又於北京大學日刊言之。彼美學作宗教，玄學亦作哲學。玄學與哲學，本爲一家。惟哲學之名，古曾包括科學。在此三分別上，不如作玄學爲便。第一類則無確當概括之名詞。名之曰情學，則較合。然因情學二字太生疏，故姑以美學文學宗教等代之。文學不能包美學；美學則能包

文學。惟仍不能包宗教，宗教自然愈不能包美學文學。惟此第一類，實包有宗教在內，所以若稱情學較合。今用美學代表之請讀者勿泚其疏漏，且於三者，皆可別立便利之名稱，下文當隨宜稱之。便利之名稱如左：

第一類美學文學宗教，可便稱之曰情感學。

第二類玄學哲學，可便稱之曰情理學。

第三類科學，可便稱之曰理智學。

古稱哲學為智學，即與科學未分家時，哲學實自以為彼是理智學，與宗教美學等的感情學為對待者也。惟稱科學為理智學，止方便稱之而已，實未極貼切。科學固純然為理智之事，然彼僅接受理智成熟之一部分；而未成熟之一部分，仍隸屬哲學兼賅情理的理字中。(又以上三分別，謂可賅括一切之學，僅就性質言之。世間儘有雜有三類或兩類之性質，別有面目而自成其所謂學者。賅而屬之則可，畫而隸之則不可。故學術家目錄家等之分類法，自又各有其自己之門類。言非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當。)

美學玄學科學三者之於人類之學，猶輕養二氣之於水，缺一而不可，惟各有其成分。成分將如何，則謹謝不敏曰，止信「可」知，尚未「能」知。現在謬妄武斷，則美學科學各四成，玄學則二，似狀態正

當，而不顯其畸形。在今日西歐北美之態度，美學四，玄學一、四，科學四、六；所以科學家似乎奪了玄學鬼的飯碗，稍呈不安之象；而科學破產之詛咒亦來。以言中國，不就成熟方面言，但就形式方面言之，文學六，玄學三、九，（若就成熟方面言，難道今日中國文學哲學家有如許之多，必引世界匿笑。）科學○、一；所以玄學鬼拿了別人醫治「武士道」家的方子，來醫治新生孩子，不給牛乳奶粉他吃，倒要灌巴豆大黃，便叫科學孩子不嘗三七二十一，舉起小手，戟指毒罵曰，你這玄學鬼，你在歐洲飯也沒有討處了，你還到這裏來大搖大擺。科學小廟裏的香火老老，亦起而應和曰，這個臭瀐三，拿我們先施公司玩具部買的機關槍來，打到他七零八落。這玄學鬼還是捋捋鬍子，笑而不動，微答曰，小孩兒！老頭兒！不要鬧，你們太粗太粗；（指物質文明）自有精精精。（指靈機活動，隱得來希，天理流行。）這就是此次科玄之戰的小影。所以我已總批評一句曰，「混鬧一場」。至於對各人崇論閎議而言，很給我們許多片段精微之智識，雙方皆極美富；惟戰爭卻各不曾針鋒相對。而微言多中，卻推任叔永先生。彼溫和而舉科學家名人人格，多數無不偉大，卽隱勸君勱先生勿偏信峻肅的理學中，包辦君子。恐結果則迂遠固陋，其報。我於此就本地風光而言，張先生雖自信年來人格之愈高，得力於內外名儒。然丁先生固粗頭亂服之科學家，「反對朱陸」，排斥玄學者，何以彼之可敬愛，卽張先生所大首肯，並與張先生同。倘議會中盡如丁在君，也決不鬧五千元之把戲；不必盡如張君

勵章行嚴梁漱溟也。足見人格用『心』造，乃印度之苦行家，黑暗時代之經院教士，今天主教之基督派如故——宋明之道學試驗而效實平常之一方法。孔墨老莊，釋迦，希臘羣哲，皆不如是之刻狹。至顏習齋等躬行君子，不好窮究『造意』後，至於近世，若曾滌生之類，皆世稱君子人，都已變易宋明刻狹之氣度，仍歸於和易。吾上文所謂如入深深黑暗之廣大教堂中，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實因長袍端垂，明晃晃的金十字隱懸胸前，凝然不動，駭得三歲小孩，苦面不敢哭，閻王殿上，殊非人境。故有人疵議柏格森的直覺，便是良知，說他不是，自然不可；然我想『謳謳巴浆時髦女人』，亦是丁先生的戲言；至於柏格森止是談學，並非談道，則不可不分別。若援彼為西洋王陽明，充作偶像，大建道學廟，則斷斷不可鬧此滑稽劇。有如佛者，教人出世之道，徽州朱朝奉等倒暗把他來裝點入世之道，弄得局董的規條上，生出戰慄的威權，真弄了一齣悲劇。你看南宋以後，社會多少乾枯。縱老韃子（元）小和尚（明太祖）同他們夾二先生了一陣，空氣裏稍有一點生趣。不料他又要噓冷氣；幸虧所謂王陽明顧憲成之類，也是粗粗粗；就被顧炎武等跑到前面去了。所以新韃子的世界，便五光十色，大放光明。我們的經院黑暗時代，最冷酷的是南宋；文藝復興是清朝。我在民八新青年所作一文，即言東海西海，心理並同，空氣不必用舟車交通而能同。西之希臘小亞細亞，像春秋；雅典像戰國；羅馬像漢魏；中古黑暗時代像宋元；文藝復興像清朝。時域的短長，雖略有參差，而大致符合。故今

日社會尙有一種怪粼羣謂我們還要從文藝復興入手。又是騎馬尋馬，倒開火車的大謬誤。我們今日文學美術，自然也當整理改造，正是接迹了，令他光大的時代；與歐洲今日去整理改造那三百年前復興之草創物，其事正同。不必我來盲目瞎說，可用事實證明。今之所謂國學，在顧黃聾遠接漢唐，推倒宋元之空疏黑暗，乃爲復興。於是戴錢接顧黃，段阮接戴錢，經洪楊小頓挫，俞樾張之洞黃元同王先謙等又接段阮；接俞張等者，如劉師培章炳麟等，竟跑進民國，或尙生存。何時黑暗；而當復興？卽文學美術，但就中國言，淸朝至今，亦復興了漢唐之盛，遠過南宋元明。何時黑暗，而當復興？難道把戊戌以後十餘年之一短時，給梁啓超的西學書目表，打倒了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又經陳頌平與吳稚暉，私把線裝書投入毛廁，便算黑暗麼？然而其時恰又製造了中國斐根狄卡兒斯密亞丹等，如丁文江張嘉森章士釗等一羣怪物出來。乃是文藝復興後的新氣象，何能算黑暗？文藝不會黑暗，復興二字，眞算無的放矢，洩氣下向之談。只稱文藝復興，科學破產的不根讕言，也竟會同洋鬼子腿直，及八月十五以後天翻地覆的笑痛肚皮話，一同在文人學士口中嚼蛆，這民六至民十三的七八年，眞叫黑暗。（空辜負了五四運動）所以偉人一齊破產，名流異常出醜，豬仔土匪竟滔天撒糞。得罪得罪，我們也太露形，整整衣衲，再向下講。

正正經經公平判斷，美學文學宗敎等情感學是父親；玄學哲學的情理學是母親；科學是他們的少

爺。情感學照性質言，是一個癡愚盲目的女性；爲什麼反叫他是父親呢？因爲在功用上講，乾乾不息，冒險猛進，胡說八道，大胆亂講，簡直熱烈的像投標一個孕蛋，有不恤糟塌二百兆精蟲的氣概，只非父而何？倘那種巢居穴處的野蠻，沒有一種老奸奇滑，而又想入非非，披了頭髮，蔽了樹葉的野蠻聖人，替他們想出蛇虎有鬼管，風雷有神司，皆可得祭拜而爲保障，就如何能入山林，不懼不若，能房曠野，自信無恙？所以宗教實是愚人不必講理，容易說懂的慰樂妙品。就是到了眞聖人時代，雖一面說未知生焉知死，一面還是祭神如神在，迅雷風烈必變。用意自然亦是無惡，不過欲借屋漏寅畏，自雇巡警跟隨。縱到了科學出世，還是靈機活動，隱得來希，滿口抵賴，上帝或無，天理終有；一心糊塗鬍解，情願曖昧不明。就其善意而說，終爲容易將愚人檢攝。因此，不但固狹的理學家，口不言宗教，實迷信寅畏上帝，即明通的哲人，早已不信上帝，倘堅稱宗教可以與宇宙同盡，其實彼所指之同盡物，乃爲宗教家久假不歸的『信仰心』而已。信仰心自然與宇宙同盡。即我自己安慰，亦假設了一個漆黑一團，才算自有着落，而謂我與萬有皆其變形物，暫時有我，即當台唱戲。此戲乃爲自唱，無爛汚可撒。并且厭世亦是無用，還要登台，暫時萬有，即從前之我，亦即將來之我。如此明白曉暢，何用在我書房之中，必雇巡警監我。而且巡警何在，已徹底徧搜而不存在，何能自愚。倘要代用上帝，請一博愛先生，即彼在我心腔，亦在萬有心腔，無毛孔而不存在者，做個畏友，是我心悅誠服，決不敢否認者。其人如

作惡，卽不明以上之理，似別無他故。倘謂究不如上帝之易解，則請問持漆黑一團之理者，止我一人；信上帝者，兆兆兆兆之多，何以上帝亦未全能，古今中外之教士，非教士作惡者如恆河沙數？倘加一極不敢當之恭維語，獎我曰子之理想，固亦是一義，然不可以遍喻人人。我則對曰，承先生懸贊。我想子之曉然無上帝，固百倍於我。子所不願明白闡說，爲安普衆。其實先生殊誤。先生平日篤信宗教之難滅，不但取其功用，並且震其勢力。以爲如許愚人，卽口枯舌乾，至高則靑年會，絕低則拜蛇，明通則大博士，癡愚則「小糊塗」，無一肯容納子說，可見宗教之不可少。我則曰到焦點矣。如其然者，安慰愚人，自大有人在。我等止當尊重彼方亦一是非，敬愛之如常；不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足矣。此所謂時代尙未至，不可操切。如拜蛇時代，漫慢望他爲未知生，焉知死時代；又慢慢望他爲隱德來希時代；更望他爲雖無上帝，宗教……時代。從一個殺人而祭時代，漸進漸進，竟使如我無神之徒，也容許在光天化日下做雜誌文稿，就皆由有人努力復努力之故。如我無神者，今歐洲社會黨，至少有五百萬人。無神之人，更強以宗教安慰之乎，抑聽其一無安慰乎？則可見別尋一極有趣味之慰安物於信仰中，乃開明人識學者之責。身既不列教籍，而又剛治哲理，如何還把信仰賤賣於宗教，作錦上添花，而不向雪中送炭？信仰之原則，在能貼然安慰，而又饒有趣味。故蔡子民先生欲以美學代宗教，亦是一法。然僅僅美學，情感慰矣，而理智闖入時，倘或未有所對付。倘對付以隱德來希，此卽三杯『臭麥

燒』把自己灑醉。萬一中夜酒醒，布衾如鐵，奈冷何如？故欲以美學代宗教，必更助以有着落之無終始，無外內，神通廣大之後盾。非我漆黑一團之老祖爺爺而何？如其有人生觀者，如下棋然，創造出無窮極，無比擬的玻璃花球，丟去一個，還續一個，還續一個出來。如其有人死觀者，還到漆黑一團，也剛剛恰好。惟不要不死不活。即表面以隱德來希，靈機活動，天理流行自慰，甚而至委心美學，口雖言『就生活而生活』，實則自傷其爲待決之囚，聊以忘憂，則殊可痛也矣。否則本不曾生，又何用殺而曰『我於生活，認眞我曾要想自殺』；阿彌陀佛！愚癡哉隱德來希，可憐哉靈機活動，苦惱哉天理流行！

然宗教實爲未進化之信仰學。無論殺牲拜蛇，敬鬼神而遠之，或隱德來希及天理流行，其爲思想家則同。故哲學是其所戀愛，至結爲夫婦。（下文再詳。）美學則彼（宗教）爲發明家。至今滿城高塔，遠山紅屋，廣殿風琴，古寺清鐘，什麼『佛洛命斯』，什麼天台雁蕩，圖畫家音樂家等認有豐富材料者，還是他的殭屍或變形。文學則彼爲創造家。神話苗歌，洋溢於獸蹄鳥迹之世，於是雅頌作而風謠繼起。道德經繫辭傳皆未作也。鄂漠之詩，亦前於小亞細亞七賢之名理者六七百年。然美學文學自身；彼等自有其理想中之熱情，不必上帝能創造萬物，彼亦自翻別有萬狀萬境，在其胸中及手底。於是世間尚未有此人物，無端而描出此人物，寫出此人物。世間未有此境界，無端而造出此境界，指出此境界。而又自認爲非眞，却莫不賞其神奇。自認爲非眞，所以自然與宗教分家；莫不賞其神奇，哲學

的伊，亦就愛好之，既委身於宗教後，又再醮於美學，（文學本爲美學之一體。）以誕育其甯馨。美學文學將隨信仰學與宇宙同盡，爲吾之所堅信。美學文學且與信仰一表一裏，一動一靜，所以安定信仰，神化信仰，吾又堅信。惟彼等實一味熱情，不恤精蟲二百兆，尋一孕蛋，未免糟塌太甚。所以不可使之孤陽獨盛，變爲虛華世界。質言之，美學文學家成分是十成之四，決不可過。

情理學照性質言，既能多情，又能中理，似是男性。今謂之爲母，亦於功用上言之。坤順發育，庶物咸備，皆以爲基礎。彼能耐心與其前夫「宗教」同處甚久。指摘其迷謬，將護其信仰，至於不可忍，方告離異。然情分甚重，與之爲朋友，以迄於最近。用其斷離時所撥「信仰」之財產，培植理智。且不斷情欲，再醮於美學。彈琴哦詩，居室極樂。遂就人境而盡人力，結科學之珠胎。風火地水，點線面體，談天博物，燒丹鍊汞，初止閔傳哲學太太多才多藝而已；而太太亦不敢驚世駭俗，常口說隱德來希天理流行，冀勿傷前夫之友誼。然自「後夫」爲「前夫」幽禁許久，遭一黑暗；及至天上人間，重尋得美學郎君，遂於悲喜交集中，把科學小官官產出。這位小官官一出世，便專與母親之前夫爲難。其父固不直於宗教阿兄，亦不知所助於科學愛兒。惟仍陶彼情，適彼性，表示中立。惟其母哲學太太左右爲難，有時「玄學」心腸太軟，還是隱德來希，天理流行，一派敷衍話，阻止寶寶少爺的趁兕。有時「愛智」本性發作，又幫助那小後生發明一科。一科復一科，始而止把玄學鬼笑爲物質文明者，量着秤着拆

穿西洋鏡。近來漸漸把玄學鬼矜爲精神文明者，也有許多量着秤着，要想把西洋鏡拆穿。簡直有好些，差不多拆穿，或竟已拆穿。於是玄學鬼心裏着慌，嘴裏還是『大搖大擺』說，有隱德來希的法寶在，把人生觀九端合理稍錯綜者，駭禁少爺的朋友，說是萬萬拆不穿。豈知隱德來希的九端，有什麼神奇，短時拆不穿，長時還要拆穿。至於漆黑一團，他拆是願意人家去拆，拆又一定可以拆穿。無如他是無始爲始，無終爲終，無外爲大，無內爲小，拆了九端，又有九端；又有九兆九兆兆，數下去，又是無數爲數，拆穿的工程實在浩大。宇宙一日不完結，恐科學小官人雖强，功課終不能畢業。但是拆到那裏是那裏，便是哲學母親遺傳給他的性質。他不能叫可穿者變爲能穿，穿得不多者變爲漸多，也對不過他的母親。便是母親還讓『玄學丫頭』鼓唇弄舌，不請愛智老夫子竭力幫甯馨孩兒的忙，張君勱先生果是個『哲學家的』賢母，也就出爾反爾，大大的說不過去。人生觀有九端，尙非科學所能解決，正是玄學鬼要大顯神通，指示科學來解決他才對。反幫那假爺宗教，請個隱得來希來威嚇科學，眞叫做『無賴』。如此，科學者，讓美學使人間有情，讓哲學使情能合理，彼即由合理合理得到眞正合理之一部分。美學隨宇宙而做工不完，哲學隨宇宙而做工不完，科學區域，亦即隨宇宙而日擴日大，永永不完。物質文明之眞正合理者，固是他管轄。精神文明之眞正合理者，亦是他管轄。如有挾人死觀之人，與其詛咒科學破產，毋甯希望世界末日。我所謂許多閑話，竟寫了萬有三千字，姑止於

此，再講正文內直覺中的羞惡。

什麽要解決羞惡，靠了理智更多？我國習慣，采作羞惡之對象者，最不堪的是男盜女娼。二者又以女娼爲更醜。故下作人之洩忿，每以辱人之母，使對方內愧，以驗其強弱；若屈服者便爲無恥。因此，我已在總論之末，設有游戲譬喩，以明直覺非由天賦。若曰，『天津祝壽的或對靳雲鵬，說我來替你老太太做個媒罷，靳先生必紅漲於臉，勃然大怒。然若對勞愛喬治說之，彼亦止笑謝曰，伊想無此興會了。則此羞惡之直覺實曾賦自環境，並不出於天然。』這就中外之環境言之；即就一國男女之環境言之，亦證明羞惡實有異同。倘壽八秩之八十壽翁，就壽筵而語其子曰，尊大人矍鑠如此，實還可續娶一新太夫人，必舉相笑樂了，無一人愧恥。足見女子之不可醮，醮則其子將爲小龜奴，全由程朱老夫子等造成此直覺。直覺爲理智之產物，曉然甚明。今就此至大之羞惡，再引事實，把他申論。范書列女傳，『陰瑜妻，荀爽之女，名采。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瑜卒。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刀，扶抱載之。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采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若請程朱老夫子的八股家，看了這條新聞，那荀爽什麽還是八龍中的無雙，簡直是一個毫無廉恥的拆梢流氓。他還是老了面皮，對策起來，有『夫婦人倫之始』等的大言不慚；這隻『老忘八』，真正可羞。然而范蔚宗不過表了荀采一個同情心；把荀慈明的羞惡之心，完全不問。荀老先生也止是僞

羞傷悲，懊惱懊惱，一若他那託病謳囘，抱上禮車，許多卑鄙凶惡手段，於他的羞惡之心，皆由投胎時閻王並不曾給他，故他還做他的名士。好了，第二條故事出在一千七百年以後。「有位松江的周女士，曾經在上海務本女學校讀書，狠是端正。後到一個學校裏去教書，因與校長互相愜意，就正式結了婚。不過止有媒妁之言，不曾有父母之命。（好像母仍還是有的。）她那父親周舉人，也故作歡悅之色，挈女同舟而歸。舟至中途，突然將其女推墜水中。水急夜深，遂與荀采同命。一個做了縊死鬼，一個做了落水鬼。」周舉人因爲其女做出「不端」之事，辱了他的門楣，就把投胎時閻王叫牛頭馬面納在他腦門裏的一個羞惡之心，順了天理大用特用。又過了十五年，「湖南有位做脩身教科書的謝先生，教出了一位賢郎，又得了天理流行家梁漱溟先生的指導，就服膺了陽明之學。凡是脩內行的古德，無一不書列座右。日本有位有島武郎，是個有妻之夫，又有位波多野夫人，是個有夫之妻，兩人生了最熱烈的戀愛，相約自殺。謝世兄就在戀愛史上下了一筆特筆，稱他們倆是有殺身成仁的直覺。」這第三條新聞一出，不但荀名士周舉人的羞惡之心發生了問題，連陰荀采周女士的同情之心，也發生了問題。終之，我們理智家是容易解決，曰：這是時代問題罷了。若在直覺賦自先天家，便十分狼狽了。我想必定有極精微的答案給我的，那精微處可預料還是請理智先生解圍。所以理智審查了情感，預貯些直覺在腦子裏，做個應急時的寶丹，是我們人動物的（或不止人動物）一種能耐。然而環境的變動，靜隱舒緩，一代一代，止把老方子使用，好像只是一個上帝欽定的御方，不是父子傳下，乃是開天闢地時造下，也就說得去。若環境變動劇烈，止十五年，便棄

不對症。一定發見或是前的直覺（周舉人的），或是後的直覺（謝世兄的），終有一個假冒仙傳。若要說彼此被環境改動，那就要問誰是改方先生呢？方才曉得那改方先生，便是姓理名智。於是理智在劇烈變動的環境中，便門診出治，應酬一個不了。這就是解決羞惡，靠了理智更多之一說。

什麼要解決羞惡，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籌備得更勞？女娼講過了，這條問題，便可借男盜來引條書本輕便的作答。胡適之先生說，「譬如我們睡到夜半醒來，聽見賊來偷東西，我們就將他捉住，送縣究辦。假如我們沒有哲性，就這麼了事。再想不到人為什麼要作賊等的問題。或者那賊竟苦苦哀求起來，說他所以作賊的緣故，因為母老妻貧子女待哺，無處謀生，迫於不得已而為之。假如沒哲性的人，對於這種顧求，也不見有甚良心上的反動。至於富有哲性的人，就要問了：為什麼不得已而為之？天下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有多少？為什麼社會沒有給他工做？為什麼子女這樣多？為什麼要老病死？這種偷竊的行為，是由於社會的驅策；還是由於個人的墮落？為什麼不給窮人偷？為什麼他沒有我有他沒有我有，是否應該？拿這種問題，逐一推思下去，就成為哲學」他所謂哲學，便是要向着理智，把直覺細細拷問，引出一個較靠得住，又較靠得住的好直覺出來。不要執着『餓死不做賊，你這個東西，無恥已極，打勸罷，』便算完了良心。我把胡先生的話，作個小引，再引聖賢的書本。孟阿爹說，『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凶歲子弟多暴，暴是搶東西也包括在內，實做其男盜了。他說非天降才爾殊，就說是人性本善。人性本善，據且也可說便是孫黑一剛先生傾向眞差善可

無問題。就是胡先生的使人對賊窮想；也是權請這個本善之性在那裏作用。但孟先生所謂天之降才，大約說天降以羞惡之才，皆能以暴爲非，不過被凶年餓得肚子要穿，所以痛苦陷溺其心，遂安羞而爲暴。這就是主觀的以直覺納入天降，自謂不爲暴，於心無愧，全是直覺所賜。甯死勿暴，即致了良知。這套工夫，自了讀用他成仁，原也可取；而且彼以爲人人能如此，即眞美善完全可達，也算有一點兒理想。今日天理流行的再造家，便抱此種宏願。但於客觀上，終欠些圓滿。且於「招呼朋友」的責任上，亦欠些斟酌。不若多用些胡先生客觀的理智算賬工夫，尤較穩辟入裏。凶歲爲暴，若止是陷溺其心，便是「母老妻貧子女待哺，無處謀生，迫於不得已而爲之。」胡先生又下斷語說，「沒哲性的人，對於這種顧求，也不見有甚良心上的反動。」孟阿爹便被胡老板一猜就着。胡先生所說「非天降才爾殊」，竟是說天是待你不薄，你耐不得餓死，自作自受，但是說到天降，那賊的「不得已」及凶歲子弟的「陷溺」，亦是天降。天還並降他那種東西，使天也早自破產。況且在說這話的孟老爹，天非但降他一個羞惡爲暴之才，幷且還降他羞成凶歲之才。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不是尚論古人，也載在七篇之內的麼？爲什麼水發成災，莊稼欠收，成了凶歲，以禹稷與顏回同道者，竟不負陷溺子弟之心的責任呢？這就是胡先生請有哲性人，要問「爲什麼社會沒有給他工做」等的問題。又天下成了凶歲，何處爲暴，暴的是誰？便又是胡先生要問「爲什麼我有他沒有」的許多話。幸而那種凶歲子弟，生在戰國之世，他們沒有被理智致壞，止好低頭承認陷溺其心，就認明爲暴是直覺的羞惡所不許。若他們生在今日，給了他

一點『哲性』他就要還問文王視民如傷，一夫不獲是余之辜；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諸孔子，孔子傳諸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現在忽又有了天理流行隱德來希靈機活動。乃竟使物質文明破產，釀成凶歲老實不客氣，我等不爲暴，卽放棄人權，才是可恥。你們把火車倒開，將令永永生活於凶歲之中，倒來以暴罵暴，眞是不知羞惡。是陷溺其心。天理流行諸公切勿疑吳稚暉將借此卽加暴於諸公。我旣無此身手，諸公亦無此資格。不過類似此種話頭固洋溢於『西化全盤承受』的盤裏，決非我所揑造。吳稚暉特借以證明天之降才，不是如爾簡單。爲暴不卽由陷溺。在客觀中儘可有此理論。倘要解決一般人之羞惡，恐凶歲富歲，不能任天降就算。那就必定要費却許多理智，籌備一個發昏十一章才天理會流行，靈機會活動，隱得來希會土造。（不用船來）這就是解決羞惡，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籌備得更勞之一說。

現在四端之直覺，已把兩端粗粗說明；證明非先天的胎生之物。還有兩端，他自已的面孔，使不像天生，可以省却糾纏。況且直覺也非止四端，不過說招呼朋友的工具，直覺也是一項。這項裏的四端，隱德來希靈機活動家，看是天理流行。招呼朋友一事，可讓吹做天理流行；故順口標明天理流行家江河不廢的四端，我也看做是招呼朋友的惟一工具。惟一是鄭而重之之詞，不必定是記實。若說上了玄學鬼的當，與他們合夥用了直覺那上面寫了兩萬字，終算說明了，不是一樣東西，不過名目相同。他們是用的天生的，我是用的人造的，有水晶玻璃之別。他們的是古董，我的是商品。

還有在直覺上，有些小小餘波。索性費幾行，把他帶說了，然後結出我的如何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便將人生觀收束了，就算完卷。有人說「欣賞美術文學的熱情，也是天生的直覺。」是否直覺且不必辯說。終之不是天生，更較惻隱羞惡等顯然易見。今舉一端略論，卽謂「金字塔之流連，人有同情。」姑且權認「開魯」之屠夫也與「近東古史家」有同樣感覺。然還是含有時代性。再六千年後，倘上海製造局之烟通，倘歸然聳峙於黃浦江邊公園古物保存區內，而流連欣賞之人，當與金字塔邊等數。所以以此例推，無一欣賞不含有條件而成。終沒有那種「天」辛苦的替他「降」着的呀。

好了，眞好了！我們來歸結到招呼朋友，如何覆天載地罷。我不必用天理人欲，虛空鑿說，妄吹我能招呼朋友，且大吹而至覆天載地，但以我之理論，及我之事實說明，那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即顯出了了不得的自然，了不得的平常。正該賞彼一匾額曰「天理流行；」又當兩邊加注曰，「只此一家，不許假冒。」你想，我們不曾占有「漆黑一團，」改其牌號曰「人一團。」僅在創造衝動中，以兆兆兆兆造萬有，以兆兆兆兆之一造人，足見吾人愛好有天地萬有，以天地萬有作伴，始顧盼有情，俯仰自憙，足見吾人愛好以天地萬有爲朋友。我又不曾占其造人之料，止造一個我，止在衝動造人的中間，以兆兆之料，造兆兆之他，以兆兆之料之一造我。足見我之愛好在我之外有兆兆之他。我非人境不樂居，我又常向人多處去湊熱鬧，足見我之愛好以兆兆之他爲朋友。此事實之天然爲我證明者也。然交涉而以兆兆計數，不能把如是簡單的事實，便算我心泰然，可以「就生活而生活，」盲目的

以爲順了天理，便會流行。而於又一方面之事實，謬妄的占有衝動熾張時，常有有我無人、有人無宇宙的氣概。若宇宙止需「人一圈」，或則止需「一圈我」也者。是直有返於漆黑一團之趨勢。或則忿疾其如此，又起了謬妄的創造衝動欲想法毀我，毀人，幷毀宇宙，別創一眞如。其實即竟返於漆黑一團。所以就人生觀的範圍而言，招呼朋友，而求覆天載地，當分四層討論，理論亦就與事實相符，證明我們新信仰之非妄。四層則：

第一層，人生觀不是人死觀；

第二層，人生觀不止我生觀；

第三層，人生觀共同他生觀；

第四層，人生觀才有宇宙觀。

曷言乎人生觀不是人死觀？蓋言人生觀者，言生非言死。「涅槃」「自殺」等之毀滅，反乎人生觀。「就生活而生活」，「順天理」而待盡，表面雖敷衍，實則徒存軀殼，亦反乎人生觀。我之「大我」，決意不怵於漆黑一團，始由「一團生」，散而爲「萬生」；因而有人生；因而有「我生」。人生乃宇宙前進之一幕；我生即人生幕裏之一角。宇宙大劇場之兆兆兆兆幕中，萬萬不能缺一我。故一當善其相當形體之我；二當善其相當時間之我，俾我得演唱精彩之戲。於相當之食，相當之色，足以維持我生者，皆斟酌盡善，可取即取，就我爲謙詞，名曰人欲橫流亦宜。就招呼朋友爲徵實，即我亦在覆載之內，並有一份之食色，以善我生。看花而覺其好，固是天理。好之並欣欣之，果

用理智，衡以世法，非偷非濫，吾齋有瓶，瓶當有花，亦竟折之；折亦天理。若就招呼而起義，並可正色曰，不折此花無以樂吾生，卽歉於招呼之量。蟻穴可以崩山，招呼「朋友中之一我」爲不周，將結果可以天不成覆，地不成載，宇宙不能前進。以我爲朋友而招呼，其自重如此者，所以重人生觀也。（但我此說，與近日有持楊朱爲我之說者不同。彼意中之「我」，既無此條之橫而進觀下文，我於「我」之界說，亦不甚於此條之「小我」。）

曷言乎人生觀不止我生觀；蓋言人生觀之名詞，乃加於全體生存之人，非止加於我一個之生人。我不曾占有造人之料，止造一我；以兆兆之料，造兆兆之他，以兆兆之料之一造我；在事實，當矣。因而宇宙大劇場兆兆兆兆幕中，遂出現一幕精彩的人生劇。然僅僅非人境不樂居，又常向人多處湊熱鬧，愛好兆兆之他爲朋友，彼此「就生活而生活」，彼此「順天理」而待盡，似彼此皆止爲我，未曾彼此負招呼之責。並且未曾招呼人生，而至覆天載地，則人生一劇之能否精彩，亦必發生問題。於是取我之食色，皆當斟酌盡善，卽恐妨礙他人之食色，歉於招呼之義。此招呼之小焉者也。於是盡量的改進天然，俾人生益益五光十色，卽招呼兆兆人生，至於覆天載地。設或人生非特不能覆天載地，而且招呼不了，必捐吾一生，始得光大全人生，拯救全人生者，亦儘可以殺身。殺身無所謂成仁。正同牛羊之殺，全我人生，同一取於此有以供彼有。惟牛羊則被吾人妄託親疏而强劫，大有待於討論。我則自度需要而捐之，不出於盲目，蓋嘗於宇宙前進之理，了不同於涅槃及自殺。招呼朋友而至於捐我生者，又所以重人生觀也。

曷言乎人生觀共同他生觀？蓋言人生之一劇，將以他生爲燈彩與布景，演之遂更精彩。今則妄託親疏，犧牛爲太牢之饌，烹蠶製美錦之衣，僅僅取彼之生，以供吾生；猶曰『就生活而生活』『順天理』而待蠶，烏乎其可！痛苦相同之朋友，倘不設法招呼，將使列疏遠而宰殺終古；則更疏遠之茫然之天，及塊然之地，更何暇問其覆載？以親疏爲不得已時之方便，已覺抱歉；况自居萬物之靈，竟以親疏爲終古天賦之權，其荒唐爲何如？四時之序，功成者退，萬物過庶，可以節育。此吾人將行於己，亦可同樣紹介於朋友。即是人口將按可居之地域，分配適宜，以節育抑制其繁殖；此法亦可紹介於他生物爲之。吾人將於適當時期，望有超人接演第二幕，有如今之人類，可許積漸消滅；此法又可紹介於他生物知之。區區人類衣食問題，如吾前章所云，當暫取於有若人所暴殄之精蟲，則有穀實雞子之類；又有若人所無用之頭髮指甲，則有羊毛繭衣之類；又責難於科學，至取材於金石。終之竭吾人類招呼他生物之能力，冀日泯其親疏，斯之爲正當。否則倘異日超人者見疏吾人，與今日吾人之見疏牛羊相等，烹人以充超人之食，彼尙曰知有親疏，乃良知中天理之流行，滑稽將何如？所以招呼朋友，决不可遺他生物者，仍所以重人生觀也。

曷言乎人生觀才有宇宙觀？蓋言生而至於有人，宇宙之戲幕，自更精彩。至此而挾極度之創造衝動，及最高之克己義務，始可自責曰，人者庶幾忝爲萬物之靈。（若享權利時，自以人爲萬物之靈，乃絕大錯誤。）凡覆天載地之大責任，爲宇宙間萬有之朋友所不能招呼者，壹由吾人招呼之。如此，豈是『就生活而生活』『順天理』而

待盡，可以勝彼鄰鉅？是故人也者，吹個大法螺，即代表漆黑一團，而使處辨宇宙。又以處辨得極精彩的宇宙之一段，雙手交出，更以處辨宇宙之責任，付諸超人者也。招呼朋友，實際亦知未能及於宇宙之些須；特有「科學萬能」在，區區覆天載地，正可當仁不讓。責雖吾人如此，眞所以重人生觀也。

悠悠宇宙，將無窮極，願吾朋友，勿草草人生。此柴積上日黃中最誠懇之忠告也。

—一九二四年。—

□教育問題□

箴洋八股化之理學

最近張丁科學之爭，雖大家引出了許多學理，沾溉我們淺學不少。然主旨所在，大家拋却，惟鬥些學問的法寶，縱然工力悉敵，不免混鬧一陣。實在的主旨，張先生是說科學是成就了物質文明，物質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戰，是禍世殃民的東西。他的人生觀是用不着物質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粱幹子的土房，拉拉洋車，讓多數青年懂些宋明理學也就够了。於是丁先生發了氣，要矯正他這種人生觀，却氣極了，嫚罵了玄學鬼一場，官司就打到別處去了。後來他終究對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簡單說了出來，他說：『林先生若承認歐戰不一定是科學促成，我的目的達了。』（大意如此）張先生在省憲同志會演說，說政府是暫時存在的東西，我吃驚不小，威廉第二的綠氣砲，竟引出了本來慈悲而且科學化的張先生，轉變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做我們的同志，我還有何說呢？但是我愛美詞，我尤愛真理。無政府時代雖我們不及親見，我想必定是一個瑤池樂園，決不是高粱幹子土屋，還有拉洋車人的人境。我們人類自已不要毛皮，自己不要爪牙，四個足跑路很穩當，自己冒險，叫兩條後腿獨任了跑路，把兩條前腿轉變成了兩隻手，便已心懷不良，有要鬧出物質文明的整備。張先生應該在此

時早早反對那兩隻毒手，才算眞有見地。什麼放他在抱犢谷用高粱幹子，會造起土房，他定要不安本分出個孫美瑤同臨城的火車戰爭了。張先生若說他長了手，也便就會讀程氏遺書及朱子全書，精神亦高出於猴子。這我本絕對的承認。然卽此便可見他長了手，他才有讀程朱理學的結果，最初便是物質進步，然後精神進步。就讓一步來講，他精神進步，有將讀程朱理學之傾向，他自然便長了手，馬上叫物質也跟着進步。精神物質是雙方並進，互相促成，什麼戰爭不戰爭，竟會歸咎到物質呢？西方物質進步，故精神亦隨了進步。若理想的無戰爭，必要經由社會主義，及張先生的理想無政府主義，才可達到。程朱的理學，他做夢也說不上。沒有哥白尼把一個物質的太陽放在中心，張先生理想的無政府名詞，在宋明理學書上尋得出麼？所以張先生的人生觀，現在我的見解，與丁先生又是不同。他並不是撞見了玄學鬼，他乃不曾請教玄學鬼。他的人生觀，是誤在他的宇宙觀。這說來話長，我已在太平洋雜誌上投一文，帶着批評了，現在也可以不必辭說。我現在要老實請敎張先生的，我有三個武斷：

（一）張先生厭惡的物質文明，大約卽指種種的所謂奇技淫巧。我說他現在所謂奇技淫巧者，過了數百年，還止同今日高粱幹子的土房一樣。張先生若活到彼時，定還要氣得腹大如牛，亦且瞪目不曉得如何反對。

（二）從今日而到理想的無政府，至少還有比歐戰大的三十六回，同歐戰一樣的七十二次。這是我的最乾脆最讓步的批評。

（三）小學强迫雖未普行於全世界，理論則已普遍。中學强迫，在三十年後，世界上必有一區首先行之。大學强迫在世界完全實行克己點說三千年，放個大砲說三百年後。到大學强迫的時節，街上的洋車夫，灶下的老媽子，都具有張君勱先生的智識，你想他還會做洋車夫麽？還會做老媽子麽？他們還肯戰爭麽？他們還會當什麽飛機汽車，算得上物質文明麽？

本此三武斷，可以復下一結論曰：惟物質文明進步到不可思議，設備强迫全世界人的大學輕而易舉，世界方能至於無戰爭。

如謂此次歐戰，如何促成；曰：是乃張先生反對物質文明所促成。有人曰，德國物質文明忽進步不已，製造了東西太多，思往外販賣。英國物質文明也進步不已，製造了東西太多，也思往外販賣。因而攘奪販賣場，就弄到戰爭。這戰爭不是明明物質文明所促成？我說這是事實，我所承認。然若世界上都同美國一樣，他們到那裏去尋販賣場？還不是大家收了野心，互相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每天發明點奇技淫巧，以相娛樂麽？惟其印度有位張先生讀太谷兒的好詩，反對物質文明；南洋羣島有位張先生學巫來由長老的靜坐，反對物質文明；中國又的確有位張先生，在灰堆裏拾着一個程夫子的玩物喪志，好像熱狂的拜倒，又反對物質文明。然而從寸布一針都要叫柏林或倫敦供給。從前老頑固洋烟是要吸的，洋錢是要拿的，洋學是反對的。現在張先生是理學名儒，洋烟洋錢是不要了。然而火車是要坐的，不肯坐騾車的；輪船是要坐的，不肯坐釣船的；推而至於風扇也要裝的，電燈也要點

的；於是柏林要攪張先生做主顧，倫敦也要拿張先生算買客，綠氣砲便發動了。若歸獄於火車輪船風扇電燈洋布洋針，他們老實板起了面孔回報道你既要用我們你何不學美國將我們自造？若歸獄於張先生的反對物質文明，又要需用他張先生何說之辭？張先生恕罪，張先生爲我們所敬畏之友，且實在是個物質文明提倡者。他是傷心着綠氣砲臨時瘋顚。凡冒犯個人之處，乃是戲言。至世界有不進步之民族，惹起物質文明進步人之野心，理是眞理。歐戰之損失；是余中國人之罪也夫。是余中國人之罪也夫。於物質文明何與？這種話頭是三十年前郭嵩仙爲了劉錫鴻說的；二十年前梁卓如爲了張之洞說的，不料到了今天還要陳腐腐臭的叫吳稚暉爲了梁啓超張嘉森說，眞算倒楣。

（附註）何以牽雜了得罪梁先生呢？因爲張先生的玄學鬼，首先是託梁先生的歐游心影錄帶回的。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適之的惡當，公然把他長與學舍以前夾在書包裏的一篇書目答問摘要，從西山送到淸華園，又災梨禍棗費了許多報紙雜記的紙張傳錄了，眞可發一笑。

二十年前張之洞王先謙李文田之徒，重張顧王戴段的妖燄，（此一時彼一時，其詞若有憾，其實尚可相對許之）暗把曾國藩的製造局主義夭折了，產出了邋醜的西化國粹，如王仁俊一班妖怪的西學古微等。幸虧有康祖詒要長過素王，才生出一點革命精神。他的徒弟梁啓超時務報出現，眞

像哥白尼的太陽中天，方才百妖皆息，當時的西學書目表，雖部陋得可笑，然在精神上批評，要算光焰萬丈，較之今日的書目，儘管面目方雅，可惜禍世殃民，眞有一是福音一多鬼趣之別。他受了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影響，忽發整理國故的興會，先做什麼清代學術概論，什麼中國歷史研究法，都還要得；後來許多學術講演，大半是妖言惑衆，什麼先秦政治思想，等正與西學古微等一鼻孔出氣。所以他要造文化學院，隱隱說他若死了，國故便沒有人整理。我一見便願他早點死了。照他那樣的整理起來，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

我不是敢罵梁先生，我是誠心的勸諫。凡事失諸毫厘，差以千里。不是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便是好的，梁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便是謬的。現今有許多古學整理的著作，我都拜倒，然而或是考訂的，或是質疑的，或是最錄的，價值都大。惟有借了酒盃，澆着塊壘，眞叫做下作。

胡先生的大綱，雖有一部分澆塊壘的話頭，雖用意是要革命也很是危險，容易發生流弊。果然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學及梁啓超的學術講演。胡先生所發生的一點革命效果，不够他們消滅。他們的謬誤，乃是完全擺出西學古微的面孔，什麼都是我們古代有的，什麼我們還要好過別人的。一若進化學理眞是狗屁。惟有二千年前天地生才，精華爲之殫竭。無論億萬斯年止要把什麼都交給周秦間幾個死鬼，豁他們永遠包辦，便萬無一失了。你想他如此的向字紙簏裏掏甘蔗渣出來咀嚼，

開了曲阜大學，文化學院，遍贈青年，豈不禍世殃民呢？這是梁先生走去那條路上，走得太遠了，所以陷入迷魂陣。

我有一天跑到胡先生的書房裏，四壁架滿了線裝書，桌上也堆得東一堆西一壘。他隨手把面前的一堆移過，他說你看了是不樂意的我說這些給你，看我是熱烈贊同。的但是我二十年前同陳頌平先生相約不看中國書，直到五四運動之後，我遇見康白情傅斯年諸位先生，我才悟他們都是飽看書史，力以不空疎爲尙。他們不是鬧什麼新文化，簡直是復古。我想時機到了，古學有整理之必要，所以要請章太炎去里昂講經。去年將國內國外的空氣細細一檢驗，我的思想，上了大當，覺得妖霧空，竟縮回到時務報出世以前。影響在政界，把什麼最熱烈的革命黨，都化爲最腐臭的官僚，簡單歸騰罪，可以說是四六電報打出來的。

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爲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爲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爲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他丟在毛厠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鎗打來，我也用機關鎗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

什麼叫做國故？與我們現今的世界有什麼相關？他不過是世界一種古董，應保存的罷了。埃及巴

比命的文字，希臘羅馬的學術，因明惟識的佛經，周秦漢魏的漢學，是世界上人公共有維護之責的東西，是各國最高學院應該抽幾個古董高等學者出來作不斷的整理。這如何還可以化青年腦力，作爲現世界的教育品呢？亞里斯多德之古籍，經流血而擲諸校門以外。希臘拉丁之文，至今逐漸强迫最古董之學院廢除。此種彰明皎著的大改革，是世界共認爲天經地義的了。梁先生還要開一筆古董賬，使中學畢業的學生，挾之而渡重洋，豈非大逆不道？胡適之是拿六經二史做了招牌，實在是要騙他們讀七俠五義。梁先生上了他的當，竟老實的傻氣出來，把青年推在灰字簏裏，梁先生自己睡了思想，也算得上一個宋伯罷？

章太炎的考據，定也不算丟醜。他那章氏叢書裏幾種小品，可以充得傳作。但他要把那灰字簏的東西，對青年做一個新系統的傳達，他就糟了。去年在江蘇省教育會的講演，我在倫敦看民國日報覺悟所載，我替他短氣。乃現在還被什麼書坊刻了出來，眞是他老年的汚點。梁先生必定也替他難過。人已對照，便能覺悟那種灰色的書目，是一種於人大不利，於學無所明的東西了。

從前張小浦說得好：「倘眞正是國粹，何必急急去保？二千年以來，定孔孟爲一尊，斥老墨爲異端，排除無所不至，然而老墨之書至今光炫長新。」所以在三十年內姑且儲着梁先生等幾個少數學者，抱殘守缺，已經足夠，不必立什麼文化學院，貽害多數青年；更不必叫出洋學生帶了許多線裝書

—厭洋八股化之理學—

出去，成一個廢物而歸。充其量都成了胡適之胡先驌諸位先生，也不過做一個洋八股的創造人而已。少數的胡適之胡先驌原是要的，不幸梁先生要大批的造，不幸又有最高等的學者張君勱先生出來做護法，使他繁殖。因此，同張先生反抗，並詞連了梁先生。

—一九二四年。—

敬答胡曄先生

頃承時事新報轉到胡曄先生一函，渠因讀了我的箴洋八股一文，生出八個疑點，要我致答。雖問題中很多我所回報不來的，但借着瞎說幾句，引起別人的高論也好。先將胡先生原文錄前後，逐一答之。

問一：曰今日視為奇技淫巧者，在進化之將來不足奇矣。然則人類將來一切器用，是否歸於劃一，永絕奇巧？

答：刳木為舟，取於封豕稱此刳木者曰聖人，獎其技之奇也。乃從而有帆船，又從而有輪船，極巧之淫矣。桔槔引水，思之曰有機心，惜其技之奇也。乃從而有水車有風車，更從有打水機，極巧之淫矣。若欲歸於劃一，永絕奇巧，將劃一於遠古之「舟車無所乘之」機心不可長之乎？抑劃一於刳木桔槔乎？或竟不嫌奢泰，劃一於帆船風車乎？或竟忍痛劃一於輪船及打水機乎？胡先生下文又知有超大學教育之發現，則輪船打水機之後，又必另有「不足奇」之奇技淫巧，迫使放寬劃一之範圍矣。永絕之手段，果將在何時下之為最宜，此我當先反問者也。

如不永絕奇巧，是否人類人人平均享受。毀製造輪船及打水機之機器，則所操斧斤刀鋸，造帆船風車之艱苦，與造輪船及打水機等。毀製造帆船風車之斧斤刀鋸，則所操粗鑿鈍斧，造刨木桔槔之艱苦，與造帆船風車等。刳木坐兩人，輪船能坐數千人。桔槔止溉五畝，打水機能溉數萬畝，欲平均享受刳木桔槔時易乎？輪船打水機時

易乎？吾意奇巧愈增，平均之機會亦多。十八世紀有蒸汽機，因而十九世紀有無政府主義之名詞。十九世紀末年有摩託，因而二十世紀初年有共產國之實現。（俄國僞共產國也，眞共產國將湧現於將來，馬格斯之故鄉）如不能平均享受，是否適合人類需要。奇巧之適合需要便是促進平均享受。美國之狗，還比中國農夫得人格之保障。如胡生先願受文士詩人之美詞騙人，以爲中國農夫之樂，遠過美國工人。則二十年前設無奇技淫巧之洋鬼子來教我們掛起這僞共和招牌，敝省蘇州玄妙觀裏每年十二月催租委員所演之兩部肉鼓吹，每日一二百人血肉橫飛，才得中國農夫之眞相矣。就是掛了僞共和招牌，因少了一點奇技淫巧，所以尊處西單牌樓前才膠皮車夫滿街，丘八先生孝敬他們的拳頭，恐怕美國工人未知其味。

問二曰歐洲今次大戰，殺人還不算利害。若進化之將來，必十百倍於今之歐戰，以至殺至無政府之成立，世界便太平。我不知此時世界還有動物否？

答：此次歐戰之所以稱大，世人心理，止因一是戰具中的奇技淫巧較多，「湯克」綠氣砲，都好像封神傳西游記裏所用。又因二是打壞的奇技淫巧如名城大建築等毀了不少。又因三是能做奇技淫巧的「闊人」死得不少。因此大其所謂大，居然大了。然一共止死了七百萬人，傷了二千多萬。比到我們洪秀全曾國藩時代，七省一百四十兆人死了十分之四（少說點）也過了五千萬人了！再比到李闖張獻忠時代，湖北四川供張大爺一人夷戮者便是三千萬！所以黃巢殺人八百萬，項羽一夕坑二十萬，白起一夕坑四十萬，皆渺乎其小矣。這因爲所用的

籐牌描子，並無奇技淫巧可稱，所死的人俱沒有洋大人身分，所以小其所謂小，居然小了。我是崇拜奇技淫巧的一人，止知他們仗着奇技淫巧，把戰是吹得大了，把人是死得少了。所以我堅言這次歐戰減着利害，並言奇技淫巧增加。後面還有三十六次得更大之戰，七十二次得並大之戰，方到無政府。但每次「大」字的名號愈吹得響，而死傷人數必愈減。石子互擲時代，死數多於弓箭時代。弓箭時代之死數，多於鳥槍之時代。毛瑟槍時代死數減少，機關槍時代愈少。湯克時代更少。這是有歷史可憑。所以有位明友說：『你看螺蟻徒足相搏，頃刻伏尸滿衢。』所以未必奇技淫巧，適與殺人為正比例。說不定恰為反比例。但我是述事實，決非我之主張。如此主張與不主張，全與事實不相干。主張永絕奇技淫巧，奇技淫巧之日進。惟混沌才能止之。歐戰之利害，否認之者僅有寥寥數人。試問一切軍閥，皆相駭以為至利害者也。簡直我之以為不利害。胡先生尚不過疑之在吳佩孚等竟可執而囚之。然歐戰之前，之內亂人猶有所憚；歐戰以後，各省相斫日甚一日。可見未嘗因人人說利害而阻止其分毫。如謂人而劣敗者，應就天演淘汰，則他等動物，幷不見優勝於人類。即當先人類之劣敗者而滅絕。自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至於今日，蛇龍虎豹之數，已減至無可減。牛羊犬馬，止因有所利用，始保殘喘。劣敗之難逃淘汰，事實照然，不用細說：

問三曰進化之將來，必人人是大學畢業生，受大學教育。我以為今日文明，才以大學教育為止說，又安知異日人類智識慾之擴大，不有超大學教育之發現乎？

答：這是胡先生目光如炬，所以一語便破的。大學畢業生，不必遠至將來，在今日即有識者所譏笑。中國的奇技淫巧，倘在虛無縹渺間，便是什麽一二外洋人歸來的博士碩士，正是銀樣蠟槍頭，所受區區大學教育，全不濟事。各國的學問家早已有許多超了大學。進化之將來，必有許多超了今日的已超大學者。我所謂强迫大學教育便可無政府，乃言有如今日未受教育之苦人，異日可無一人。人人所受最淺之教育，已能如今日大學教育。今設一喻，東孫先生受過大學教育者也，胡先生定然或者有超過大學之智識，我則勉强算受過普通教育。然我們張胡吳立一個三合會，其會章所約，想不過勿嫖勿賭勿妒忌等等而已。倘加入老洋人與孫美瑤，必加不可殺人，不可放火之條文矣。何以我等張胡吳三合會章內可以不加殺人放火者？無非我等自吹，以爲受過相當之教育。若有言及殺人放火，未免大失自己之體面。故我謬以爲將來世界，倘人人受有今日之大學教育，則異日人類之組織，必不容我們今日替他們代擬。

問：四日雖有進化到不可思議，人類才能無戰爭。我不知到無戰爭之地，是進化或是退化？

答：奇技淫巧愈增進，備戰的損失既太大，而且交通便利，語言文字之隔閡亦減，便將地球縮成中國。吳越秦楚，今暫時雖猶有南北界限，然有如前數年之宇內一家，非盡無望。加之以文明自熹之體面愈寶愛，我們理想的不動干戈，定可做到。其時或另有不滿人意之條件，直認人類爲退化，亦何嘗不可有。特指無戰爭之一端爲退化，則斷不能言也。

問：五曰世人既利用物質文明，同時又要反對物質文明，自相矛盾。我以爲此種矛盾心理，是否迫於利用物質文明者，來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者之麵包所發生？

答：凡反對物質文明者，惟一理由正就是因爲利用物質文明者，來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者之麵包。所以古代的老子，便是一個古代的代表；現代的託爾斯泰，便是現代的一個代表。這種人的確有他的悲天憫人的大慈悲。所以反對物質文明，到了至偉大的佛，連恨極了弱肉強食，把世界都要叫他涅槃，叫他停停當當沒有一切，也就沒有苦樂。這種大志願，若果然做得到，我也就一百二十分贊成；若止是同自殺人的一種理想，徒然製造了無數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占着佳山水的和尙，表面反對掠奪麵包，實際隱隱偷竊人的麵包。那我也就付諸一笑了。我最悲傷古今中外的黨人，無論革命黨罷，社會黨罷，無政府黨罷，終是先挂了反對物質文明的招牌。因爲他的反對的目的物，大都便是享用物質文明者。看見米從席包裏出來，便以爲米從席包所生。惡米，幷惡席包。恨享用物質文明者，並反對物質文明，所謂遷怒是也。但此種人雖口頭恨物質文明，亦果有惡衣惡食者；然大都全不解家人生產，狂嫖濫賭，自稱解悶；其實卽暗中享用物質文明，掠奪人的麵包。尤其可笑，彼之慷慨激昂，倚以自豪者，自以爲能用手槍炸彈；所恃者無非物質文明之利器。自相矛盾，不以爲怪。迨一旦得志，彼之毫不懂製造物質文明，而醉心物質文明，過於向之所謂闊人。所以昔日革命乞丐，今日皆變爲豪華政客，連中國都要送掉，通是這班反對物質文明的東西。幷且他稱取幾句社會主義等等，享着物質文明，還是反對物質文明，倡張爲幻，不可究

詰，其上焉者，如老子託爾斯泰等，雖反對非然物質文明，其實他還是享受許多相當的物質文明，並不是吃麵包的人止有麵包。於是一班高人詩翁，小康之士，窗明几淨，竹屋紙窗，自以爲高尚，全不知因他的小舒服，致世界大多數更無跳出麵包的機會。實際又無異有製麵包的才具，不肯替人製麵包，所以不能把世界涅槃。物質文明他自已飛也似的跑進去。反對者徒然後於時，害了多少人麵包不周全。等世人共用帆船風車了，才起而用刳木桔橰。等世人共用輪船打水機了，才起而用帆船風車；這叫做什麼一種謬誤觀念呢？桔橰是老子決不肯用者也，託爾斯太居然肯用風車矣。老子是則託爾斯太爲非；託爾斯太是，則老子爲非。說穿了，豈不大可笑。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個人之生活，減少些物質文明，陪人吃麵包一下，乃是情理所當。若要叫世界陪着我們麵包，不把物質的文明飛進，乃是渾張。試觀蒼蠅之一翼，其花紋之細，上面綴毛之整齊，決非今日奇技淫巧者所能製造。足見一蒼蠅之天然製造，已製造到如彼之精。我等人類什麼機器，都粗到不堪言狀。我們若不與日俱進，也有何面目，自已算做人類。故物質文明之增進不已，方合人類原則。至於享用物質文明者掠奪他人之麵包，自古而然。享舊物質文明者之掠奪人隱而不顯，故掠奪雖較甚，人却忘之。享新物質文明者之掠奪，容易看出，對面的工人，亦比舊日對面的農人，智慧較深，容易覺察。於是資本家興，而社會主義亦起。我今用不着好像爲資本家辯護，今日工人之生活，實較農奴爲優勝，亦事實之不可諱者。即使承認資本家之掠奪更大，然因爲資本家出而侈張，居然促進了平等主義之要求，其聲愈高而益高。止要物質文明更進，處置分配更易，教育愈能提高及普及，資本家終不能成

立。如此，物質文明之進步，與人類平等爲正比例。事實昭然。努力反對資本主義可矣，豈可因噎廢食，幷促進人類平等之物質文明而反對之？（因噎廢食，乃老生常談，然便是今日因資本家掠奪人麵包，幷物質文明而反對的正解。）農亦工也，農乃間接供給物質文明原料之工，工則直接增進物質文明實現之人，商則將物質文明交易分配，爲中間媒介者也。資本家商也，非工也。故將夢齡先生渴想中國變成工業社會，其入手使商發達，自然大企業次第實現。此資本主義世界之進路如此也。吾雖不必反對因果，其大資本家次第實現，中國的物質文明，決然增進，工人亦不必定較農奴爲苦。然分配已有社會主義；大資本家亦止作一過渡。曇花一現，終將爲工人推倒。但依我的鄙見，終是科學工藝的教育爲要。若理想的大多數工人皆有高等技術，則大工廠可用合作辦成，不必費大資本家之心。即使嫌這種高等教育之普及，恐在數百年後，最救急的辦法，乃以社會主義之分配，打倒資本商人之媒介。然無論如何，也要科學工藝的教育稍爲發達，才能安然通過此俄國僞共產政府蔑視工藝教育，已受有阻力者也。列甯把共產政府建設，首先革除自然是商。我是不主張今日中國便可無商。然商爲社會主義直接惟一仇敵，則彰明較著。故大同之世，即是另有正當分配，用不着商，一句話便完了。商者本因分配沒有辦法，生此一種中間媒介物之寄生虫也。故俄政府之斷絕商人，便是共產主義之實行。可惜那班共產黨平日做乞丐時，乃恨極享有物質文明者，故反對物質文明，是彼做黨人時的習慣。因此自建政府，即有許多可笑的物質文明劃一，永絕奇技的幻想，從而遷怒工業教育家，亦與智識階級同等定罪，皆看作工人之敵。豈知俄羅斯的物質文明本較

之歐西各國，還在水平線之下。而養生送死，給求養欲，儘管作理想的劃一，自己造製，毫無力量可供給自己。於是減低其主義，遂要求與各國通商，列甯乃大坍其台。便是根本的謬誤。不明白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即至於江亢虎先生的平安社會主義，惟一反對者，無非是資本家之商，決不可并增進人類幸福之工而反對之也。然徒有反對商之主義，而無增進工之預備，主義亦安能達到。所以增進物質文明，注重科學工藝教育，人類的能力愈擴大愈普及，什麼主義，都能達到。彼今日享有物質文明，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的麵包，乃事實也。然早有正當抵抗，何必因噎廢食乎，何必因噎廢食乎。）

從而言及今日又有一不可不辨的謬論，卽章行嚴先生的農村立國是也。中國今日之農，亦與凡百庶政相同，停頓極矣，不可不積極改良，此吾十二分贊同者也。我們貧弱已極之國，資本難籌，先從農村改良入手，使人人能多收十斛麥，民間窮狀，一時改變，農產之收入，又效易而額巨，此吾又十二分相信者也。吾民國九年從歐洲歸，途中購伊大利埃及印度緬甸等之指南觀之，甚駭西人闢地，首重水利農田。所以十一年又歸國，在香港讀新聞報，章先生倡相率歸田，共治農村之論，余大韙之。嗣後在北京相遇，却未暇談及。乃知屢在報上看見近論章先生乃是反對物質文明，要用農村立國。張君勱先生是擡着玄學鬼，章先生簡直是擡着一個社會主義的討飯鬼。章先生的理由，因爲中國向來以農立國，然請問世界何國不以農立國？什麼叫做農？無論五穀罷，森林罷，畜牧罷，園藝罷，凡寸土尺地，無不修治者，試問算得農算不得農呢？如此，美以大農聞，不必論；法以小農著，又不必論；德之農

夢神乎其神的進步，又不必論；日之農國匪夷所思的改良，又不必論。章先生必曰英則工商國也，其農將不足與中國抗。此章先生所謂白晝見鬼者也。章先生居英國有年，入其閭，行其野，曾有寸土尺地不治，如中國之到處棄地乎？彼特不甚植穀，因植亦不足供食用。而且因牛羊匹馬之多，非草地不能供也。畋獵蔬果之奉，非森林園藝之多，不能備也。若其盡地方，固十百倍於中國。於是攘奪屬地，有如中國之大。請問坎乃大、澳洲之農，何如美國與日本。則章先生將瞠目不能對矣。然則世界何處覓得非農國，能讓中國獨以農國著名乎？中國的貨惡其棄於地，觸目皆傷心之境，有何面目，能自詭為農國，特農工商自為比較，工商乃醜至無可言，農則較可解嘲而已。所以章先生有修治農村之議，乃中國之福音。然果其農村與欲發達，亦必由工商左右其起。至於立國，如無物質文明之工，請問何處桃源，但有狹口能通人。凡碧眼的漁郎便來問津，章先生知之甚詳者也。今日中國尚能孤立於世界之外乎？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鼓腹而遊，章先生乃欲為人類立社會主義標準，其夢洵美矣，惜乎輪船火車挾槍炮以俱來，能揭竿而禦乎？抑咒足作馬，撒米成兵耶？章先生乃大政論家，其言忽童騃如此，然是可怪！章七生為吾摯友，吾甚敬畏之。年來受世界惡潮之反動，想亦氣悶，中即詭言之耳。然近又有郭秉文先生，亦為同樣之論調。郭先生個人獨嗜農學，吾敬之重之；其推行農學教育不遺餘力，吾更敬之重之；彼亦云中國之首先應整頓者為農業，吾亦一百二分贊之。但彼謂中國永久安於農國已可，不必作工商之好夢。也敬奉他一個反抗曰：『郭先生你老人家忘了時代了』。

問六曰世界的戰禍由於弱民族爲導火線。是世界弱民族消滅淨盡，祇餘幾個强民族，就能互相維持和平。据爲公理，我民族是否應在消滅之列？

答：戰禍由弱民族爲導火線，乃是我反駁物質文明促起大戰爭的一論據。並非戰禍發生的惟一原因；止爲促起戰禍衆因中的壹因。胡先生若問據爲公理，我民族是否應在消滅之列，則有世間俗情，可作比例。常聞老母罵不肖之子，若曰：『你早點死了罷，不要害什麼人。』照老母之意，我們這種無恥的民族，應在消滅之列。然爲不肖子着想，似乎振作起來，就物質文明，先求衣食足，從而知榮辱。再插入彼此不戰爭的强國中尤好。

問七曰人家以機關鎗打來，我不能不以機關槍還打。要把中國站住，現在國故是不濟事的東西。我以爲抵敵的傢伙，機關槍亦未必濟事，縱不要機關槍，未必就無別的東西可以抵敵。

答：物質文明增進，則人類交通愈接近，一切高等教育的設備愈周到，人人受有所謂大學教育。世界自然至於大同，無所謂敵，自亦無所謂機關槍。若既有敵矣，敵既用機關槍發射矣，還有什麼可以抵敵。若說另有機關炮，自然更好，若執孝經以臨陣，國故之效用，不言而知其大小。然則胡先生所謂未必就無別的東西可以抵敵，不知究竟是什麼東西？若說是機關槍的變相，不過尤猛於機關槍，則亦物質文明所發生之一物而已。機關槍本一代名詞耳，儘管可換胡先生的東西。倘若別的東西，並非物質文明，止是精神文明，如公理之類，公理固大同惟一的要物，然敵既當前，公理恐是廢物。胡先生承認中央公園的牌坊，所謂公理戰勝，有這麼一回事麼？協約之勝德，仍

勝以美國之機關槍耳。公理並不曾戰勝也。否則請問誰是有公理者，英耶法耶？吾人將掩鼻而聽之矣。

問：八日革命精神，究竟是什麼精神？是否人類萬能，有創造宇宙的精神？

答：革命精神，是一種弱者也張羅了機關鎗，打倒强者機關鎗的精神，沒有法想的時候，便用長鎗短刀，也去與機關鎗强者拚命的精神。宇宙是人類與他物之總和，人類不自創造，便宇宙也不算完成。宇宙無止境，人類的創造，亦無止境。但僅据兩手兩脚的人類說，人類止宇宙現象，三百兆年以後，且無地球，安有人類。然人類的物質，仍在宇宙中爲創造新宇宙之一，乃永遠不息。

瞎說瞎說，罪過罪過！

——一九二四年。——

——敬答胡璉先生——

機器促進大同說

仗著先代的遺產，或倚靠壟斷的資本，號稱富人。犧牲了無量數的同胞，使他們少衣缺食，暴露奔走，方供給得幾個人能夠衣是必需溫厚，食是必需鮮潔，居是必需軒敞，乘是必需飛速。惟其這樣：所以凡是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都被有道的朋友，看做可以傷氣；看做可以痛心。而對了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各樣東西的器具，—尤其好像多餘，不該有在世上。古代若周朝的老聃，近世若俄國的託爾斯泰，一班主持消極道德的賢哲，他們論調偏激起來，似乎必要剖了斗，折了衡，毀壞的機器，世界才會正當。

我亦以為耕着田而食，鑿着井而飲，天地可算廬舍，鹿豕可算朋友。羲皇以前的人世，未嘗沒有至樂；但是人類的祖先，僅僅塊然的一條小獸，演到成了猴子，尚不知道耕，亦不知道鑿，廬舍的思想也沒有，朋友的往來也極少。自從變了野人，慢慢的將演成羲皇。食就忽然要耕了，飲就忽然要鑿了，廬舍沒有廬舍的思想有了：朋友不多，朋友的往來多了。這也算得會多事了。為怎麽要這樣忙法？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然而若照在下信口開河，鹵莽滅裂的回答起來，如果我們單從人類抽象的着想，把他要耕，要鑿，要廬舍，要

朋友的慾望擴充着講解，他實在是一種不怕煩惱的動物。定要仗着勞動，而且定要仗着工具，替代他的勞動。不耕，做到耕；不鑿，做到鑿；沒有廬舍，做成廬舍；沒有朋友，結起朋友。而且衣是必定要做到最溫厚，食是必定要做到最鮮潔，居處是必定要做到最軒敞，往來是必定要做到最飛速。而且希望製造那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種種東西的工具，必定要做到最精良，愈可以替代他的勞動。由替代一分，至於替代得十分，替代到人類不要勞動，止讓工具勞動，乃爲愈滿足。列位如不信，試就他的耕着看：最初是用一枝樹幹，叫做耒耜，後來他用鐵犂了。又就他的鑿着看：最初是用一片火石，胃稱斧頭，後來他用鐵鍬了。這就是叫老聃與託爾斯泰兩位先生去耕鑿，雖決不願上美國去購辦田機器，也必定采用鐵犂，鐵鍬；決不再用木耒石斧的。由此看來，仗着最精良的機器，替代勞動，把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製造得完備，叫人類統統享受，是人類所希望。有道的朋友忿激了，要人人返到耕田鑿井的地位，不替窮人去爭富人的享用；却拉富人去嘗窮人的滋味。這未免是癩狗下水，拉繁貓也下水，變成吃砒霜藥老虎的局面了。若問享用是什麼東西，難道桎梏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裏的人物，必定是快活過耕田鑿井的麼？這我可回答的，一定未必。然我又有疑問，難道耕田鑿井的，一定快活過於蠕動喙息的麼？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就是答不上來。

所以世間夢想大同世界的，就有兩種：一種是愛好天然，讓他一團茅草亂蓬蓬，使山川草木，疏落有致；在清風明月之下，結起茅屋，耕田鑿井，做着羲皇之夢。這種空氣，自然清高的境界，在下也十分贊成。然而到了狂風苦

雨，連綿旬月。我廬，我田，我井，漂蕩無存；否則蓬蓬亂草之中，蚊蝇跳蚤，叫苦逆天，毒蛇猛獸，驚心動魄，就不免有些躊躇了。所以在周朝井田闤闠，已經修治的世界，在俄國城郭宮室，尤較美備的人境，偶然有我們幾位別致朋友，快活著村莊生活，自然好像羲皇已經接近，浮生大是可樂。若眞正是羲皇以前那種耕田鑿井的大同世界，恐怕只是片面的。

又有一種是重視物質文明。以爲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勞動，都歸機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極少。每人每日，止要作工兩小時，便已各盡所能。於是在每天餘下的二十二小時內，睡覺八小時，快樂六小時，用心思去讀書發明八小時。在這二十二小時睡覺，快樂，使用心思之中，凡有對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條件的享用東西，應有盡有，任人各取所需。到那時候，人人高尚純潔，優美。屋舍皆精緻幽雅，道路盡是寬廣九出，繁植花木，珍禽奇獸，豢養相當之地。合全世界無一荒穢頹敗之區，幾如一大園林。彼時人類的形體，頭大如五石瓠，因用腦極多之故。支體皆纖細柔妙，因行遠升高入地，皆有現成機器，遍設於道路；所需手足勞動甚少之故。這並不是烏託邦的理想，凡有今時機器較精良之國，差不多有幾分已經實現，這明明白白是機器的効力。

可惜機器的力量，畢竟單薄。那單薄機器的力量，又被所謂富人占了。仍役許多人工勞動，幫助那單薄機器，專門爲少數人覓得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的享用。於是一若機器無與於人類全體幸福。但是這少數人占據機器，又是別一問題。多數對於少數爲正當之革命，推翻其占據之組織，凡我們有道朋友的書報中，已此處彼處，講

個不盡。在下現在也無須羼雜。別請我現在所要說的，是那占據機器的富人，固是我勞動人的魔鬼。若機器自身，畢竟是我們人類減少勞動的天使。我們人類有發明機器的能力，自然有那一日，我們不用勞動，但請機器勞動。故我勞動家，一方面對於占據機器的富人，爲繼續正當之反抗；一方面又須幫助機器改良機器改良發達，至於不需人工之時，即使彼時對於富人占據之革命，未能完全奏功，而工人既無工可食，切膚之災愈甚，其革命必非常劇烈。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機器公有之日子，即在最後一天。否則有如今日機器力量單薄，需我們勞動之處還多，則雖反抗時起，止要加幾個工錢，便安然無事。甚而至於仇視機器，一若我們一種人類，應該勞動如牛馬，止需多給草料，便已滿足也者。這種直覺的狀態，未免太可憐了！況且惟其止有勞動的精力，沒有機器的智識，一到抵抗之時，但能毀器加值，便結不起勞動組合，也仗機器爲吾工人作勞動替代。得公平的衣食了。

故總括一句，便是說機器是替代人類勞動。機器到力量充分，可代人工之時，乃爲全般人類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享用的東西，綽綽有餘。斷沒有人類尙需用着手足勞動，博些草具，苟延性命也。

—一九一八，七，二十。—

青年與工具

坐吾於一室之中，悠然四顧。惟吾此身與相對之一貓，及窗前之樹爲天然品。餘則上椽下席，筆硯几案，衣飾襪履，藉貓之褥，支樹之橛，皆非天然所能有，概稱之曰人爲品。蓋莫不一一皆造自人也。苟其無人，則此椽，此席，此筆硯，此几案，此衣飾襪履與夫此褥此橛，皆無從出現。貓則藉草，樹則枕石，皆在山川雲物邐迤迴環之中，生活於天造之草昧而已。縱亦有獸窟之穴，鳥築之巢，蜂成之窠，蟻聚之垤，稍與天造爭別異之觀，亦止點綴於天然品之間，非能相對爲物，有兩大之勢。有如今日人爲品之登塔於高峯，建市於平原，連檣於巨川，罫軌於大陸。一若山川雲物，必待城郭舟車共組而爲世界也。然則吾人言人事所以表異於天然之界者，惟此世界相待以爲組織成分之人爲品而已。

吾決非崇拜物質文明之一人。惟認物質文明，爲精神文明所由寄之而發揮，則堅信無疑。幸福者，果何物乎？幕吾以天，席吾以地，纏篠葉於吾身，坐山石之上，歌聲出金石，固何歉乎？精神完固之我，而不認爲有一種高尙之幸福。但此種幸福，皆在物質備具，充養吾之精神，已使演進而有餘，而後偶任吾個體之返本自適。遂有若天地甚寬，其樂反未央耳。若眞在篠葉纏身之世，共幕於天，共席於地之同胞，皆苦篠葉之不供，吾纏吾身，懷寶卽罪。殺身

之慘，可以區區章身之籐葉，安在而能如戒約完具。盜賊屏遠之人境，有晏然之山石可坐，即非出於人與人之相害，以籐葉自纏，苟焉生活之人功，豈能使蛇龍兕虎，斂迹深林，而多乾淨可坐之山石。而且歌則有思，哭則有懷，縱原人亦自有嗚嗚之天趣，然安在所謂聲出金石者，而望簡冊不富，縹緗不具之人類，足生吾人代爲設想之繁感。是則吾人理想中高尙之幸福，一若全發揮於精神者，亦幾幾乎實由物質文明伸縮之區域，爲其發揮弛張之區域耳。且認識幸福於自身，由慊然不敢備物之天德，覺與物質文明之進退無關。倘推擧吾爲幸福之製造家，則吾將造蛇龍兕虎交相騰躍之山石，而坐吾同胞於其上，爲甚職乎？抑將張羅設阱，驅蛇龍兕虎而遠行，潔災害不生之山石以坐之乎？循此以推，將使終年露坐於山石之上，與嚴霜畏日爭烈於朝暮乎？抑將敎之編茅伐竹，蔽山石之半，俾可朝坐而暮息，晴出而雨休乎？一一備物無休，而物質文明，遂與人類幸福，相驅而並進。於是幸福中不能不含有巨大成分之物質文明。吾視整然吾椽，潔然吾席，對精良之筆硯，澀堅適之几案，衣飾襪履，莫不周體。慵貓藉於褥，瘦樹扶於檻。吾草此文於其中，方風雨之瀟瀟，而吾晏如。鄰之人力車夫家，大風吹折其樹枝，破椽瓦而去，雨水漬床前，坐三足椅上，扶破桌，身着單衣，颯颯寒戰，膟金不換於盌底，執大蒜頭筆伸表心紙作書乞貸鄉人。彼此之情狀，製造幸福家，厚吾抑厚彼？若謂所予之幸福，果分厚薄，無非備物以貽吾兩人者，周與不周耳。是則物質之文明，決未可於人類之幸福，有所蔑視。

物質文明者何？人爲品而已。人爲品者何？手製品而已。故夫手也者：一切人爲品之產母也。生類萬物之造作，

其工具以角，以口，以足。角與口足之外，更無別種之工具。人之初祖，立其兩後足，使能支持其全體，乃以兩前足轉變爲手。自有手而生類最良之工具，因以出世。何也？惟手之爲工具，能產生他工具。若角，若口，若足，皆不能攀枝而爲杖，拾石而成斧。此產生最初簡單之他工具。手能鑽燧或引日以取火。若角，若口，若足，又不能。火之利用溥，仗且條焉爲矛，斧且條焉有刃。由乎產生之簡單他工具，又產生較繁複之他工具。於是網罟，耒耜，弓矢，舟車，以漸而備。自書契以來，經六千年之演進，於百年前十八世紀之末，尤繁複之工具，所謂蒸汽機者產生焉。蒸汽機既產生，不惟蒸汽機自身爲工具，千萬倍於手之作用也。即有所謂機轉之刨床者焉，他鑽所不能刨者，刨床能之。又有所謂機轉之鑽臺焉，他鑽所不能鑽者，鑽臺能之。又有所謂機轉之鋸座焉，他鋸所不能鋸者，鋸座能之。不惟能刨，能鑽，能鋸，擴張無限之力量而已；而且由刨床，鑽臺鋸座之所刨，且鑽且鋸者，能得千分萬分之一精密，決非手之所能爲功也。此類之刨床，之鑽臺之鋸座，儘有號爲機轉，不過有機焉可手搖足踏，非必盡轉以汽機。惟此床此臺此座，能具精密之機件，可手搖足踏，而功用繁富。其所具之機件，固必造自汽機。所以自汽機之產生，汽機自身，固突然而爲古來未有之工具。由彼產生之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亦皆爲古來未有之工具。蓋由此等工具，皆能產生若斧，若鑿，若樞，若括，無數能力皆備之工具，以佐吾手之不能也。

吾今卑之無甚高論。以今東方不能備物之民，與西方備物甚富之民較，固無異由人力車夫家之短垣，以窺吾室。備物周與不周而已。其備物不周之故，推想於物之所以備，即工具短缺是矣。工具短缺之情狀，普通皆有覺

悟，如所謂主張推廣機器製造也。所謂傳布實業主義也。所謂注重科學教育也。無非間接直接，亦望增多其工具。雖然，如不能成眞正工具之嗜好，普及於靑年間，則所謂機器製造，所謂實業主義，所謂科學教育皆如隔雲霧而談天際也。古之靑年負笈於外，略具自治之能力者，其笈中必有小翦，有縫針，有修脚刀，或有鐵鎚。今之靑年，則有進於上數者之外，又有裁紙削筆之刀，有開瓶之鑽，有起釘之鑿，甚而至於有剸孔之螺鑽。此人人認爲與時辰表，寒暑計，畫圖規尺，爲靑年之所必備。嗟呼，此眞中國之靑年，欲知他國靑年之生活，正在夢中。

西國鄙諺，即眼前品物而比較文明野蠻者，以吾所聞凡三：一曰國之文野，可以肥皂店多寡分之；二曰國之文野，可以硫酸製造所多寡分之；三曰國之文野，可以工具發售處多寡分之。三者各有其持論之目的。吾以爲工具發售處，尤爲其母親。肥皂之廠，硫酸之器，皆從極便利極精密之工具，得保有廉價，保有良果，始能日以發達。正如甲生攜有小翦縫針，方不至足穿裂縫之襪，据曳垂落之鈕，如乙丙各生之去家方遠，常露其窘態也。吾國昔年，除張小全王麻子之外，曾否有正式之工具店？大匠之所具，百工之所爲備，或專有一匠，爲特別行業，鎔造於隘巷，或就普通鍛鐵所，由求者口講手畫以指製所可適市而求者，不出乎小翦縫針，修脚刀，鐵鎚而已。間或有裁紙之刀，所謂開瓶之鑽，起釘之鑿，剸孔之螺鑽，必於洋貨鋪。求他物於洋貨鋪，吾所不忍提議。惟就洋貨鋪而得工具，能得其製造之母親，得之而久之，可以不復更得。此正所謂借矛攻盾者也。然中國之洋貨鋪，能求得機轉之刨床否？能求得機轉之鑽臺否？能求得機轉之鋸座否？吾恐吾靑年，既未見其製，或且未聞其名。有之，在上海開市，方用於

廣東甯波之工匠者，確有無論何種青年，當備於其家中自修之室。而乃概駭之爲機器，不曰工人所用，卽曰機匠所需，與社會普通青年無關。有所關涉亦工科之青年而已。嗟呼，此眞中國之青年，欲知他國青年之生活，正在夢中！

幸而世界事業演進之發達，循自然而推暨。年來工具之輸入，有所謂五金店者，月推而日盛。苟其吾之青年，能聯合全國青年開一歡迎五金店之大會，而中國青年之生活必開一新紀元。其故無他，吾所謂機轉之刨床者，五金店間可以求之。所謂機轉之鑽臺機轉之鋸座，五金店且盡可以求之。節縮青年製裘觀劇會食種種銷耗無益之資，先求刨床，求鑽臺，求鋸座，置於家中自修室中。開其手匣，有小翦，縫針，修脚刀，鐵鎚，裁紙削筆之刀，開瓶之鑽，起釘之鑿，剜孔之螺鑽，無不畢備。捫其衣袋，時辰表，寒暑針，畫圖尺規亦無不具。於是燒蒸水之玻璃瓶，蓄電氣之積累機，與所謂普通斧鑿若框若括之支架，相位置於刨床鑽臺鋸座之間。復有六經三史，圖譜哲像，互相點綴。此等青年，方爲文明之青年。此正如古人驕養青年，其父兄誇能永給子孫之轎馬，無所用其手足，遂任天生之工具萎縮而不用。今共知以轎馬廢其手足緩急之苦累無窮，所以今日無論家富轎馬者，亦主張有相當運動發展其天所賦予之工具。推而進之今日開明人類，知欲充吾天然之工具，至於相當者，不必發高論，而普通之所謂機械品，宜人人附於天然工具之一手，皆求而有之，而後充一普通人之能力乃完。故吾不望青年爲偉人，遂望青年爲普通人。當求刨床，求鑽臺，求鋸座。

吾路据英國之青年爲報告。其十二三以下之青年，其自修室中大都有玩具 Toy 所謂刨床，鑽臺，鋸座，皆刻以木或製以馬口鐵，運動之以火酒，此意焉而已。而尋常之鋸，鑽，刨，鑿皆由歲時卽求備於鄰近之五金店。十三四至二十以外之青年，逐有模型 Model，模型之爲物，則影響大矣。鼓吹此等模型之報邑有十數。交換此等模型之古物店，市有百數。製造此等模型之工廠，資本達數十百萬者，亦以十百數。此等模型之能力，所謂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能連結於五六匹馬力十數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動。而廣東甯波工匠得之能設機器巨肆於虹口洋涇浜之間，皆常出現於彼中青年家屋內自修之室也。卽借此刨床，鑽臺鋸座之能力，自製一半匹馬力至兩三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自牽其刨床鑽臺鋸座，不僅僅倚恃於手足，亦每日下午放假以後，聚議於公園球架之旁，至尋常也。所以去吾鄰居之半里，有中校焉。爲生徒者七百，其中三百人家中皆有可用機力牽引之刨床，有正式製造小物之能力。自軍火立部以來，所謂愛國之青年，皆思出少力以助公家。於是於星六及星日，此三百青年者，各領鎗子二百兩日中就其自修室之刨床而竟工焉。蓋一中校游戲工具之所助，乃週助六萬「必馬」以青年不幸而造殺人之具，此別一問題，自當特別研究。至就作工之本題能力而言，吾青年僅藏小剪，縫針，鐵鎚，而罷者，方如具有工具之人類，與止有若角若口若足者相比例矣。然而英之社會，自戰事發生以來，猶痛詆其青年，以爲工具之教育，遠不如日耳曼。日耳曼卽一車夫之家，皆有一工場（Work Shop 惟用 Work Shop 表意乃顯。譯曰工場，嫌太廣，曰工作所，又嫌太狹。所謂 Work Shop 卽種種工具，如牽機之汽機，油機，馬達，作工之

刨床，鑽臺，鋸座等，無不格外具備。工作可以完善。）工場何物？我之青年必對曰：在裴信昌及製造局。豈曾夢見自修室中有之乎？

故吾決非崇拜物質文明者也。如稍有一毫不能打破備物以為幸福之理論，諸吾青年視其手又視文明之工具。決非工科青年方當注重於工具者也。

——一九一六，十，一。——

再論工具

余居英時，重感歐洲人職工思想之發達。前日爲青年與工具文一首，略罄積想，隨便塡塗，得就商榷於我國高尙之青年，不勝欣幸。今果承陳先生蓬心，急表同意。且欲提議要求商廠製造，廉價出售，廣惠青年。聞之更爲氣壯。陳先生欲詳叩刨床，鑽臺，鋸座等之形製。愚當時隨便擧此三品。因此三品，爲機械工作最有能力之器具。且皆爲東方人看作工廠機件，不以爲青年家庭玩弄之物。故特擧例於文中，將藉以見西國青年之自修室，往往備有工廠器械。其實青年所玩弄，與眞正工廠之所具備者，固尙有間也。（若上海小工作店所用者，往往不及西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之所用也）。推而至於極盛，而德國則尋常車夫家皆有「工場」Work Shop「工場」之意，則裝備更完，非如英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中之尙多苟簡。故吾前文曾言戰事發生以後，英人尙有自識其國之荒陋者，無論得稱爲「工場」，固以刨床，鑽臺鋸座等爲其間主要之品物。然其適於手頭，日日不可離之小件，以對木工金工，如老虎鉗，如手鑽，如手鉗，如刨，如鑿，如種種量尺等，應備之品物尙多。即尋常西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中，備如刨床等者，皆在成童以後。（自亦有少數偏嗜文學等而不備者）。若手鑽，手鉗等等，則在兒童時代，早已爭購。父兄親友，亦以此爲玩具中之適用贈品。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傷心於我國幼稚之狀態，及寒儉之生活。計其

初步，且可喜五金店之逐年興盛。姑先吝購手鑽，手鑿等之小件，無端而斷木斬金，結成嗜好。且惹起工匠之興味，附加於我國紳士子弟之習慣中，稱詩述禮，與修凳鋸桌，備於一人之身，自結青年之善果。苟其有力者，竟問鼎於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自愈償私願。惟吾前文之所舉例，固未有以為一切奢望，皆可包括於刨床，鑽臺，鋸座之三者，即青年自修室中工具之能事已完。彼三物者，不倫不類，僅舉其要，以實文料而已。惟彼三物，如姑以萬能之廣義評判，暫相假借，亦實無愧。所以陳先生既就三者而欲先以形製說明，懇謹當略答一二。惟圖形則不及製板，姑缺之，實為憾事。

刨床者，西名 Lathe 舊時有名刮鐵床者，有名旋床者，大約以旋床之名為最適。前文倉卒名之為刨床，偶偏相於刮使外光之功用，因其未有定名，行文時隨便塡舉一名。後頗以為不安。因如刨木刮去平面皮層功用之具，實另有刨床專器。西名 Planing Machine 前文意不謂彼，故今當改名旋床。中國旋床之製，則有旋木之車床，旋製桌凳圓足之類，想亦有之甚古。西方今日之刮鐵旋床，為工具之大王者，其機件自然還繁細，其原理則同。此器大至巨廠，小至青年自修室，凡欲以機器產生機器，皆有不可須臾離之狀。況且面目屢變，其構造之原理，終不出於一旋床。旋床之功能，能刮，能鑽，能鑿，能刨，能鋸。即前文所舉三物，而鑽臺，鋸座，亦可以旋床為代用。上海大小工作之刮鐵店，所在皆有。其中皆有一二旋床。旋床之品質，似甚多出於中國之仿造，或竟有即為商務印書館所造者，亦未可定。其上所含機件，粗細至不同。中國價值，余未深悉。若西方青年玩弄之旋床，其粗者約價三四十元，精

者百元，亦有價至二三百元者。

鑽臺西名 Drilling Machine。今凡上海工作之刮鐵店，吾之所見大小皆有一具。即南京路之銅器店等亦有之。鑽用輪機，在寸厚之鐵板開一徑寸巨孔。一二十分時，即可完事。其小者購自五金店，約十元以內。西方青年之精良自修室，則有備三四十元一具者。聰巧子弟，貧不能得旋床，即以鑽臺轉變代用，頗能適合數事。

鋸床者西名 Saw Bench。用機械動作者，大都為圓鋸，此則特別工作所急要。尋常青年之自修室，備有手鋸外，每借旋床代用。即上海工作店備此物者亦少。其價最簡單者止五六元。

前文所舉三品，固不過略更舉例，以實文料。非有以為必備之品，審量次第，而特別敘列也。今欲購求工具於上海，除旋床必特別訂購外，餘則頗可隨便得之於較大之五金店。陳先生之意，欲商務印書館之周先生厚坤等者，自行製造，以適於我國青年之要求。鄙意十分贊同。不惟可以利不外溢，且此等青年工具之玩弄習慣，所以造成者，西國全賴有此種專門書報，與供給此種品物之專門製造所，兩相促進也。周先生必有興會以答我儕之言望，或者彼正從事着手之矣。亦未可知也。余則一物不知，僅有一種強烈之感想，無可切實提倡，甚憾事也。

——一九一六，十一，一。——


再論工具

論工黨不興由於工學不盛

自分工之學說大明於斯密亞丹以來，而資本勢力亦卽因之以鴟張。蓋欲善分工之能事，則必由於資本之集中，幾乎在學理上爲無可如何之趨勢。且集中資力以之製造人生所必需，亦新世界共同生活所應有之組織。然則製造大工場，本人類進化中不可少之產物矣。

顧當敎育能力薄弱之世，道德之理性，不足勝欲望之獸性，大資本之事業，適足以爲野心家壟斷一切，蹂躪人類之資藉。此又資本家世界所不可諱之事實也。

觀於歐美二洲，方寸之地，皆爲大地主所營業，一廛之屋，尺布之巾，皆爲大公司所營製，尋常人民，無非田之佃，市之傭而已。總而言之：皆謂之工而已矣。

夫以工自食，固亦吾人仰不媿天，俯不怍人之良好職業。然而在大資本世界，彼資本家必計之工，減工値而輕其成本，不問他人有八口之待養；加工力而減其數額，不顧他人有一夫之不獲者；固又趨勢然矣。

故野蠻國僅以怠惰而失工，而文明國幷勤苦而亦失工。野蠻國人所謂誅茅結廬，釣水而樵山，捆屨而織席，貧怠惰人而以勤動得食者，在文明國皆不可能也。其佃人苦力，爲田主廠東出節省之計畫而屛除者，止能仰覦

雲日，待盡其生命，寸草不能拔於野以爲炊，一物不能成於巧以爲市，以贍其須臾之生也。所以野蠻國之工人，可以貶值加工，媚悅於資本家，傾軋其同類，而使或則食粟於工，或則食貧於野，各行其所是；在文明國則不能。傾一人於工外，無異擠之而入於死路。未幾即向之擠人者，倘爲人所擠，亦即入於死路而無幸。此工黨所以發生，而羣以公平之理與資本家相持，以互愛之道與其同類之工人相恤，庶不致釀成資本家之專制，作賤人類之勤苦生活而無餘。此正與政治上人民與政府爭其公平，以保有其人權相同。

吾東方本享有野蠻幸福，無所謂工人與資本家也。無如西勢東漸，文明潮流相逼而浸淫，外國之資本家與內國之資本家，如春筍之暴生，已密接於海內海外。我工人若仍以野蠻智識，欲常媚悅傾軋中求生活，數年之後，其不至多所自殺者幾希矣！

其惟一預備救濟之方，如政治而有政黨，則工人必有工黨。然我國政黨之終不能盛，即現所有者，亦以不良見譏。其理由所在，識者皆歸咎於教育。一言工黨，則尤可浩嘆。我工人之蚩蚩，完全醉生夢死於媚悅傾軋之中，未嘗知有所謂工黨。即或有之，其暫時之不良，亦可推見。其理由所在，豈不仍在於教育。但所謂國民工人者，皆出學齡之外，與學校教育無關。故以之爲國民而教之者，必恃有一種通俗國民教育；以之爲工人而教育之者，必恃一種工人補習教育。

今與我工人而言工人，所謂工人補習教育者，書報與設夜校，爲歐美各國所通行之法。故近來工廠中，每設

煤補習夜校，而工人住宿區域內，亦必由工人自設書報閱覽部等等。凡此皆所以增進工人敎育，以求結合良工黨，而後工人得爭存於資本世界。

今吾國之工黨，固寂寂無聞也，悉由於吾國之工學，我工人曾不措諸意。然則我工人將何以生活於此資本勢力所成之文明潮流乎？

〔一九一八，三，二十。〕

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篇上）

吾向者以爲工人之受困，其故由於工黨之不興；工黨之不興，其故由於工學之不盛。顧工學於我今日之中國人，豈易言乎？世界趨勢傾向於科學，工藝者，已垂兩世紀。日本後進國，猶及於五十年內急起直追，略備其組織。至於我國依然沉沉長夜！學校則缺少科學工藝之學校，書籍則缺少科學工藝之書籍，器具則缺少科學工藝之器具。爲少數學齡青年，勉立科學工藝之淺科於校內者，尚設備不完；而供多數年長工人，能爲科學工藝之補習於校外者，自闃寂無聞。青年之有力者，尚能求學於他國，工人則無此希望。然則我中國今日工人與工學遂決無相聯屬之一日乎？吾意殊不以爲然。

試問十八十九兩世紀，爲科學工藝上之大發明，闢今日之新天地者，爲誰某誰某。大概言之，且半不屬於學校之學子，幾皆屬於科學之工人。新世界之最重要者，莫如汽機，至今雖有摩託，爲之變相，然畢竟尚可謂今日之世界，爲汽機世界，發明汽機者，爲華特氏，即稱具工店之學徒也。今日恃交通利器，挈萬國而接近之，縮地球而狹小之者，即輪船火車兩物也。創造輪船中之一人，有辛明登，乃接銲管之鍛工；創造火車惟一之一人，爲司梯芬孫，乃抽水機上燒煤人之助手。今日衣被世界，利賴於羣生者，其首要則爲棉布業，首先創爲紡紗機器者，爲亞德額，

則雜受匠也。諸若此例；不勝悉數。彼等遭逢當日之世界，其不幸幾過於我等。所謂學校內科學工藝之淺科，自皆不完備者也，學校外科學工藝之補習，自亦絕無其機關；加之當日各國之荒陋，皆相等，絕無出國求學之可言；不必言廉價，即高價亦無舶來之書籍，器具，可供玩索。如是，而彼等當日皆能研精工學，且為工學上萬古不廢之大發明，則何哉？無非其人之志行不薄弱，能就天地自然之現象為師資，能集古今不完之品物為變通，隨在致力，則其精神猶固，心力銳利，能通所不可通，成所不易成。較之學校講師注入之功能，且已遠勝，自更非淺薄補習之智識所可同日而語矣。

其為術奈何？所謂天地之現象，古今之品物者，將何取材？則質而論之，亦淺易甚矣。汽之為物，足以掀飯冒脫壺蓋，灶婢之所知；迨有人焉，試量其確然之能力，知方寸之水，將化汽千有六百倍，於是鍋汽之容積與力量，可得而定。大熱之火，足以爍石流金，又野蠻所及覺。自有人焉歷試五金，各予以百二十或千八百等之鎔度，於是軸必為鋼，箭又宜銅，皆得其正確。凡此皆現象之所明示，特有心人能耐煩而分別之，遂化腐臭為神奇耳。至於以尋常日用品物，應用於科學工藝之中者，幾無不備有，覩於學術上之名詞，即可知其大略。如釜者，煮食者也，乃汽機煮汽，亦名釜；燈者，照夜者也，乃化學燒具，亦名燈；輪者，載車所以行道，乃並不行道而飛輪，亦名輪；鏡者，磨金所以鑑物，乃並不鑑物而透光，亦名鏡。故今日神妙繁複之機件，或實有古時便溺糞除之家具，變形而為其重要之部分，此諸言之，可謂無論何等體大之發明，不過有待手善於利用廢物者，覆手成之耳。今日之工店學徒，鉛管鍛工，燒

助手．彼等手握機翦之薙髮匠，用於火車，役於輪船，或在紡紗廠執業者，日見汽機，視若無覩，饑苦備嘗，終爲工店學徒而已；鉛管鍛工，燒煤助手而已，薙髮匠而已！視彼等當日汽機大車輪船紡紗之廠，一無所有，僅執半似家具之機械，而集合其有若齒輪者焉，有若彈簧者焉，又有若螺絲者焉；設議於私鑄之盜，鎚鐵之匠，竟爲大發明以開工學之光路者，其人之賢否爲奚若？彼亦工人，我亦工人，吾將何以自處？

故今日工人而願研求工學，惟患志行薄弱耳。否則雖既不得與聞學校內之淺科，又且不得致身學校外之補習，亦何嘗不能有以自奮？今日我工人所在之地，雖落寞如內國，亦已不若華特氏等當日止有半似家具之機械，所遇者止私鑄之盜，鎚鐵之匠者矣。其况竟居海外，則所見所聞，與夫所可求而得者，皆華特氏等所遠不如者耶！吾姑不爲悉數，備爲利用俱樂部之娛樂品，俟下篇詳之。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篇下）

今日普通所謂俱樂部之娛樂品者，無非臺球也，網球也，鋼琴也，伐胡林也，胡琴也，琵琶也，圍棋也；象棋也，終日繁忙之餘得片時之娛樂藉是數者用以柔身體養性情，助談笑，誠爲不可缺。我工人與操執各業之人同此身體，同此性情同此談笑則此爲彼俱樂部之設備，亦若是而已矣。

雖然，娛樂之於人固種種不同；徒以積非成是習焉不察之故，遂與俱樂部之娛樂品，共限於以上撣球等之數者。豈知在昔支那歷史，實有身爲帝王，而好木工，終日引繩批墨，操斧運斤，以國事見報，即揮而去之。者木工之於國事，此之是非，乃爲別一問題，今可不問。我等所以引說之者，爲此木工。自有人以爲其中亦有可樂嗜之，且與玉盃，象箸，酣歌，恆舞同一顚倒。如欲奪其木工，轉而娛之以臺球鋼琴之屬，所不適也。木工之可樂，乃至如此，還問木工於我工人，則一揮汗操勞，强博衣食之事，已固厭苦之，人亦矜憫之，何娛樂之有與？

我工人食藜藿之食，强迫而作工，粗劣不變之工作，終歲不輟其勤動；以較夫彼人，持粱齒肥，以木工爲娛樂品，作輟隨其意，技巧盡其能者，同一木工，而寡味與多趣，既萬萬不同，自苦樂亦遂萬萬不同。相提並論，斷乎不可。雖然，以昔日帝王所好之木工，與我工人實地勞動之木工，兩相比較，固自不倫。至於我工人，既由工作之暇，得放

假而赴俱樂部，俱樂部中之工人，雖頭銜止是一品大百姓，而其自由適志，究亦何讓於帝王。假若於俱樂部而更操木工，作輟自亦隨其意，技巧亦可竝其能。昔日帝王於此得少佳趣者，其佳趣將亦予我工人，含有佳趣之木工，而勤動其手足，又止與擊球之出力，彈棋之運思者，需同等之勞力。是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固可摹仿昔日帝王之娛樂品，於臺球鋼琴等等之外，增添木工矣。且可去其臺球鋼琴等等，而代以木工矣。並如臺球之外，又兼鋼琴，推木工而廣之，且可兼金工，鑽工，化學工，工藝之屬，擇工人向日所操勞而厭苦者，翻轉變之，爲俱樂部之娛樂品。是工人且將百帝王之足樂矣。故卑之無甚高論，切要而質言之，姑爲擬一理想之工人俱樂部。其爲設施如左：

假有三間兩廂之樓房，爲俱樂部之全部，則下層中室爲書報閱覽室，而兼招待來賓；其上平列書架者四，兩架分儲有用冊報，及近人名著，與夫地理，歷史，輿圖，遊記等等；其又兩架，則購理化，博物，工藝與夫農產，商業之書報，爲種種工作娛樂之參考。如是此閱覽室之裝備，約銀圓四百。

下層左室爲木工室，置削刨之木馬於室之中央，又置雕鏤刻斲等所徙倚之堅木巨桌於兩旁，其上則分懸三數架鑽鑿，刨鋸斧之屬，粗備此室之前廂，附屬於木工室，約銀圓三百。

下層右室，爲金工室，其前廂亦附屬焉。購置車床二架，而輪轉之鋸，與夫機動之鑽，亦各數事。凡應用於金類之鑿鑽錘等事，亦如木工工具之粗備。此金工室之裝備費，約銀圓一千，最爲巨款也。

此下層三間屋後，必得附屬之平室，其右與金工室相對者，置一五匹馬力之汽油摩託發動機於其中。如與

市上電燈相接者，可省此機，但置一發動摩託，以便牽行金工室之車床等等，如不與市電相接，既備五匹馬力之發動機，除牽行車床等外，又可兼備檳乃木一具，發生電力，供全俱樂部二十四盞電燈之用。而實驗機械電工之娛樂，即可於此室行之。此室之裝備，約銀圓五百。對於中間書報閱覽室居中之餘房，可為翻沙室。其左對於木工室者，熾小冶金爐二三於其中，兩室之裝備完具，冶金翻沙之工具略完者，約需銀圓三百。

樓之上層，其中爲標本與模型陳列室，惟少半購置；其大半則由會員自製，且爲娛樂工作中之成績品也。裝備此室約銀圓二百。

樓上之左室與廂房，爲化學實驗室。廂房或兼作照相工作房，備具化學試驗器具，及照相工作器具。約需千圓以外。然其間一部分可用會員私有之個人娛樂品充之。（如照相鏡等）所以公備器具之款，亦預算千元而已足。

樓上左室爲物理學試驗室，其裝備約銀圓五百。其廂房則樓上休憩室與會計室在焉。

如此，俱樂部不在市而在郊，有廣園繞之者，則花圃園蔬之工作，爲一部分會員嗜此者可實行矣。

總計此俱樂部之設備，不及四千元。苟以有餘不盡之零星小款并計，籌有五千元，斷無不成立。

粗觀以上之所舉，則有若小工場者焉；又有若補習實業學校者焉；初無所可樂，道處以帝王娛樂木工之精神，則日入之後，若工告畢，手持煙斗，三兩赴會，電燈明耀，談笑互協，見精良之工具，羅列於全部，或則談刻木鬭筍

之巧，或則講金屬性質之殊，或則自炫一新式之玩具，或則仿製一滑稽之奇器，按籍而信口模擬，逞才而壓伏羣翟，運斤爍炭，削鐵磨銅，調藥腐片，因不必剋期而成器，計日而量功，則忘機之娛樂，雖操作甚苦，而自津津有味。將與擊球之奔堂流汗，圍棋之焦勞苦思，同一樂此不疲矣。

然則如非積非成是，習焉不察之故，何至俱樂部之娛樂品，僅僅限於臺球等等乎？固不惟木工金工等之工具可轉變爲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卽以此等娛樂品應用於種種之俱樂部，亦何嘗不適當乎？以工作爲人類娛樂之品，庶幾知坐食之恥，而成人人作工之俗矣。以此而求成一最新式之社會，庶乎其近。不惟由此而成俗，可以促進支那之實業，以富强其國而已也。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創辦農學校議

……弟對於留法儉學會之預備學校，有應當分別之觀念：（一）完全之預備學校，即我等理想之上海法文學校也；（二）便宜之預備學校，即弟此信所欲言者也。今言於下：

民國三年春，弟來法看農校於蒙城，即有大觀念生出，曾略露其意於學風雜誌之遊記中，又曾與先生等劇談，以爲農校者，實不必僅視爲教育之機關，亦不可徒視爲改良農學之機關；即一鄉設此機關，爲高曾祖考兄弟子孫曾玄親戚鄉里世世談講農事之聚會所，而先知以告後生之談話場也。學校個個皆可作如是觀念，然於農事，弟覺尤合。

今日在中國鼓吹農業，爲最較容易之事：（一）中國素重農；（二）農校程度可高可低；（三）農校可藉學生耕作，補助飯食等等；（四）今之過渡時代，農校可收年長而學稍淺者，否則小學年齡不能容之也，中學校程度不能容之也；（五）過渡時代小學興起甚要，然師範太少，立苟且之師範校，則破壞師範之組織，不如暗寄於農校；法國本有以農工商師範各科設於一預備學校中者，名目不衝突而實際得之；（六）農校之學生，與鄉里農人親切不隔，可常常以新學理指導其迷誤；（七）農校則例當有小小理化試驗等事，中學校所試驗皆講普通原理，而農校

則直接應用於眼前品物，學生習之較有味，旁示於鄉里，亦較易明也；（八）農校即可附設農會，及一切鄉間聚會等事，就從前社廟而改作之，仍與鄉人以公共聚會所之觀念；（九）農事到底亦因此而稍稍改良。

然僅僅限於農事，其轉移之迹尚鮮。最好莫如加增外國文字：（一）無論農校之程度如何，必且至少比之中學校，中學而習外國文，乃爲當然；（二）近時科學，起於西方，故授農工理化，必教授外國文，乃增生徒之興趣，此固略含矜重外文之習氣，然於理言之，亦當稍識外國文，始便於看告白購藥品等等，故農校附以外國文亦爲當然；（三）法國有數十便宜學校（每年食宿學費共計二百元）爲他國所無，介貧生而就法國農校，此爲力最上較易之事，赴法之農生，必源源而出，即可爲國內農校之教員；（四）而務重英文，便於交涉之故，中國固小農之國也，將來之農學，法派必爲中堅，（法爲小農之國）今習法派之農學與法文，接聯者多，故農校自應習法文。

惟欲遍設農校，已爲理想之問題，其事難矣。復欲每一農校，皆習法文，此必成理想中之理想。雖然，天下事皆在人爲，若稍有艱難，即存爲理想，則我等之事，何一非理想，皆可付之一笑，輟而勿爲也。而先生等，愚公移山，鍥而不舍者，未嘗無萬一之効。此所以高明之士，亦頗不以爲謬妄也。天下事無論如何，皆非一蹴而幾，此又定理。弟所謂遍設農校，充其極望，原未嘗不求一言方舉，即各處爭立，而爲數至於千百。然切實自信，却止望吾言既出，或各處「有心人」稍稍相應。其數明知全法尚止有農校數十，我國之程度，能爲數則相等，爲程度則遠下，已按新稱喜。如是，今且望有心人先爲之倡立一二以試之，斯又未爲離奇之事也……

——一九一四，九，一。——

海外中國大學末議

□理由□

海外中國大學者，將中國大學暫設於海外，卽何處擬設大學，倉卒欲籌備完全而環境與教團，兩缺其適當者，乃暫時借海外適當之處開辦；視之如與在國中同。迨至開辦若干年，籌備略齊整，教團亦組織粗完，遂并可遷之教具，及已成之校風，完全遷移於自國應設之地點。

卽不必每設一大學皆照此法縮至極度而言，似亦當有一二處，毅然作一試驗。或亦可爲千百應舉新事業中之一事。此末議者，卽雜取其優點缺點等，討論之而比較之，以供當事者采擇焉：

（一）改良學生環境　養成完美教團

吾人受教育之際，得校內之課程，若並得社會環境之補助，則其效果，必不相同。此時中國，卽有此能力，得建完美之大學；倘無此改造社會之速度，並予學生以完美之環境。如社會凶暴惰惰穢惡等之現象，觸目皆是，加之以下等游戲之場，親朋淫博之習，皆令今日內國之大學生，平添一層防制之辛苦。此環境在消極方面之未適當

者也。又如上海北京廣州之通都，欲求一有益書報，已如鳳毛麟角。若高等之科學儀器，製造工具舖，無論在鐘表呢羽山珍海味之大市上不能尋得一家。更何論博物院科學會新品工廠等之文明人搭乎？此環境在積極方面之未適當者也。

假如易上海北京廣州，而爲巴黎，其環境之相差爲何如？即或消極方面，巴黎亦有中國相同之劣點。然即或任其自然，不加補救，而所得非凶暴非惰懈非穢惡之教訓，已足補償其所失而有餘。何況所有巴黎劣點，若亦有近年來蔡孑民先生長北京大學後，其學生自治之清議，日益有力之效果，則防制之辛苦，巴黎自減於北京。此所以竟在巴黎設立中國大學，較今日留學生之各個散處，單獨活動，甚不相同。此事後當別爲專條論之。

(二) 於精神教育中並可注重物質教育

今日中國大學，能竭力以高精神教育之程度，則能力漸足。若欲並高物質教育之程度，恐無可爲諱，幾乎萬分竭蹶。精神教育，必以物質之能力相調劑，而後社會足與世界均和。此無可蔑視者也。物質教育之教師，不免借才異地，即在今日之日本大學，尙不能免，何況中國？中國近來頗有淘汰外國教習者，此另一義。因以高價所延之洋教習，其能力不如留學生，自不如辭去爲得。若留學生竟能滿副理想之大學教授，恐尙極少數。此又無可爲諱者也。以區區四五百元之月金，渡重洋而來教者，必爲下材。曾一度遊歷西洋者，無不知之。然四五百元月金，在巴

黎當地延聘，俾即教授於巴黎中國大學，幾不難得彼中大學教授，論鐘點而兼任。

如此，在內國大學，因洋教員之有名無實，則不敢請而留學生之上等有能力者，又不可多得。物質教育之受損，以較海外中國大學，至少終當減色數成。

況就作用言，為目前社會國家救急之需要，物質教育，終當有一部分之大學，特別注重，方足適應現狀。所以試設一巴黎中國大學，肩此注重物質之任務，亦極相宜。並且迎受巴黎環境中之精神，而於精神教育方面，亦不至比今日北京上海廣州有損色也。

（三）他人慈善的已建許多大學於海外，吾國吾乃為利益的，豈反不可建大學於海外他國？

立大學於海外，求諸先例，因恆所知太少，可云此為創格。然比例設想，亦極尋常。其一，語其近似者，則有上海日本同文學院。其目的因欲詳察中國內情，故有此特別組織。然吾則挾有改良環境，增進教材，期俟組織稍完，遷建內國之目的，亦何嘗不可仿辦。其二，有可對照比較者，如香港之有英國式大學，上海約翰之漸改為國式大學等，皆撥鉅款，或過於我等今日所提議之中國大學也。彼等建設大學，其目的為慈善的，用以教育他國人民。我國若有慈善之力量，足見即建一中國大學於巴黎，教授法人，亦不過如近日北政府捐助於國際聯盟比大學漢文科等，且無所謂怪特。何況今所議建之巴黎中國大學，其目的止是利益的，止以教育自國人民，豈反有不可之理。

此所以議雖近創，實則甚平常也。

既籠統而言海外中國大學，篇中又時時指定巴黎中國大學者，鄙意擬設之海外大學，最急爲兩處：一法國，一美國。皆以其國體相同，物質而外，精神亦調和也。有美國則英國可省。且巴黎與歐洲各國，接近在片壤之中，英德伊比等，皆巴黎中國大學學生所能常往遊歷之地。不注意日本者，日本近在咫尺，已留者太多，留學之勢，已成弩末，無從別立一校，自爲風氣。且帝國教育之暗潮，亦有與現象衝突之處。所以先注意於巴黎者：歐洲學子，遠不及赴美之盛，欲使歐美潮流，平均輸灌，故先及巴黎。倘能美國海外中國大學，同時並建，亦未嘗不馨香禱祝之也。

(四) 英法文兼重正可圓滿學術與辦事兩方面

有人云：驟建中國大學於巴黎，目前必發生一甚困難之事。因中國學校，向來注重英文，不惟驟然欲招向習法文：可入本科之學生，必寥寥無幾。即招預科之學生，亦爲少數，必至所設預科：程度甚低，開辦本科，曠日持久。

對曰：此事正即吾所最爲注重之處。否則顢頇了事，如今日留學法文國及留學英文國之學生，各執其所習慣；不惟將來國中學派必生小小衝突，而且即就應用上論(應用雖非大學所注意，然在現狀中實可算一條件)。東方英文之勢力，雖日本久傾德系，亦不能減少英文流通之全量，故若僅習法文，辦事於東方，必有一部分之扞格。不知此校即爲溝通，且兼習英法兩文之利益。在歐洲時利用英法兩語，由調查而得之進步，亦有影響也。

兼習兩種外國文，當日日本高等學校，即以爲欲入大學條件之一。而歐洲大學，必兼習一二種外國文，亦有慣例。即今日中國學生留學英美國，兼習法文；留學法比國，兼習英文者本亦不算少數。故在巴黎中國大學，以法文爲主要語，以英文爲必修科。（苟有少數有高等德俄文，即可減輕其英語科。）決非夷中國爲瑞士，必人熟數國語文之意也。又既習一種歐文，更複習一種歐文，事半功倍，早有定論。固非如以漢文學者，複習一種歐文之難。

因此巴黎中國大學既建，一面固可在內國鼓吹法文之加增，一面徑可所招新生，全錄高等英文及普通學科已合本科或預科高班之格者。（如有高等法文之生，自然更應取錄，使之補習英文；正如使英文生補習法文同一條件。）英文程度既臻高等，加敎法文一年，即本科學課，全以法文敎授，亦無難通解。況巴黎中國大學之主旨，所以設立於巴黎，其一半之用意，爲學生得較良之環境；又一半之用意，使敎團就近取法，較便得完美其組織。並非因法國已有之大學，不足爲我學生留學，必疊床架屋，徒設此不稂不莠之中國大學，用以替代留學。（此義後當專論）故此大學之組織，當視之無異在中國。所有敎師，惟高等特別學科，方延外國講師而敎授，仍悉聘留學生，或相宜之學科，竟以國語講授，如此，即以敎授而論，倉卒之間，不難盡得之於法比留學生。本需兼延英美留學生。故當第一年開辦伊始，而本科初班，即全招英文高等學生，亦不必一年中全供預備本科課程，自可用特別法講授，故至多於第一年損耗半年時間，餘年之本科學生，皆取自預科，即免此損耗。總而言之：即算高等英文學生，已合本科資格者，學之於本國，可減一年日力；學之於巴黎，即增多時間一年。然就此一年間，多習一種法文多

增一年預備，在利益上并計，還是得算也。

巴黎中國大學學生，因有英文爲必修科之故，於是在授課之中，得參考英文書。在畢業之後，得調查或研究於英美。在歸國之後，辦事得在英語流通處，並無扞格。其能力豈不大加。如此，建設中國大學於巴黎，目前與將來，均無困難。止增優勝。又西南外交本來最好兼備英法兩文，此雖於大學不成問題，然恰爲迷津之適當。

（五）派遣留學與自設大學於海外兩不相同兩宜並行

有人云：與其以我國留學生作教授者之能力，使之在巴黎與彼中大學教授比力，不免絕臏之可笑；而巴黎中國大學亦即以程度幼稚之狀態，貽笑於外人。何如直接爽快增派留學生，同一耗費，豈不收效良多。

應之曰：然。留學生之大學教授，不免絕臏，當有其事。巴黎中國大學之狀態，必較諸彼中大學始終幼稚，亦我所承認。增派留學生尤我所企禱。（過去時代中國當道太早計，因日本留學歐美學生，止有五十餘額。所以截止各省自由派遣留學，而減縮其額數，自以爲取法日本。不料日本於歐戰後，頗有覺悟。陶孟和先生赴美時，即聞其當道預備三千萬元之經費，欲派歐美留學生六百人。日本尚如此，中國可知。故張之洞端方雖皆可議，惟其能作留學生之販子，高出於今日督軍招兵爲盜，固萬萬也。）然客之所言，亦未免太直截，此中曲折，正當反覆詳究，方知顯然各別。

（一）留學與自設大學，當分途並進，此爲定論。故巴黎留學，爲留學方面之事；巴黎中國大學，爲自設大學之事。二者絕非同物。自設大學，設之於廣州，與先設之於巴黎，然後遷回廣州。若經費利益全不相謀，方可以廣州折倒巴黎，此爲一條線上之比較。若以留學巴黎，折倒巴黎中國大學，此不在一條線上，止是普通謬誤。巴黎廣州間經費利益之比較，當專論或分論於下文。

（二）留學生止有此數，在北京上海廣州所能延得者，其人肯往巴黎，終不至反爲劣品；此等敢上巴黎之留學生，在北京上海廣州能延充爲教授，當衆口一詞，不算對不起北京上海廣州之大學。何也？因非延請外人欲請留學生，止有其人也。然則其人在巴黎絕腦，在廣州即遊刃有餘乎？其理不可通也。是除卻用隱眠之法，遮掩其絕腦之醜，不能再有別種結論。故留學生之教授，在巴黎絕腦，在廣州亦絕腦，巴黎中國大學，並非作爲留學生作教授者之出醜懲戒場，正即欲兼爲我國大學教授之改良所。留學生教授，即我國尤可造就之一種。正因其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淺嘗於外國，虛氣熏天，歸而流傳其謬種。故設巴黎中國大學之苦心，亦正欲得有志之留學生，不自畫於故步者，共上巴黎，相與完美一大學之教圃。故彼之絕腦，大學同人且共保持之，使預碎補丸。如是巴黎即較易尋。或補丸所不及助，即代覓外人之助力。如是巴黎即較易覓。如是若干年，遷回廣州，廣州大學即得較良好之教圃。

（三）巴黎中國大學程度，即至若干年遷回之時，亦必幼稚於巴黎法國大學。此何待言。但人長年，決不責勝

衣童子之學步。此法國方面無所謂取笑。淮南雞犬，亦不作上仙之夢，而國人自亦相諒。故程度之幼稚，我可無辨。惟或有人倘謂學生何罪，使之遠居巴黎；不令入法國大學，而令入中國大學，受此幼稚之結果？此有可解釋者，不惟於本節一條之討論不可遺忘。蓋此等學生，本欲留之於廣州者，今已載之於巴黎，使得較良於廣州之環境，較良於廣州之學課，不算辜負其人否。則我亦可反詰之曰：汝何癡愚不欲在巴黎授課；儻至在廣州授課，反得隱眼法之教授？彼將何詞。

就使與留學比較，即不必比較荒唐之徒，以留學爲門面者，（留學局面，無論如何選擇，十人中必有二三荒唐鬼。巴黎中國大學，有管理規則，有自治清議，荒唐之徒，比較可少）直比較於好學孜孜之留學生，若本科前半截之學程，巴黎中國大學，或以本國教授之講解近情，及外國講師之補助，可望不損色於法國大學。（言留學所得之效果，非言法國大學之本身）惟在結末高深之處，其結果姑認不相及。然充其量，必欲泯此缺憾，可令巴黎中國大學之畢業生，研究高深學程於英法大學一兩年，補償最優留學生同等之學力，亦非所難。由巴黎中國大學切實爲之擇校研究，經費與條件皆可適當。故更觀下文巴黎中國大學畢業後補習之資費，與普通留學經費之比較，而兩者厘然各別，各有所當之理由，更豁如矣。

（四）故若謂設一巴黎中國大學，即可替代留學，此太早計。又謂增添留學，可替代巴黎中國大學，亦屬腐論。數百學生，能使同時授課於巴黎中國大學，却不當同使留學於巴黎。巴黎中國大學所不能代留學之利益者，因

種種特別之學科，不能盡在巴黎，乃分散存在於各地。我國缺乏之學術太多，欲種種有人研究，必使分散各地而留學。所以留學之局面雖有巴黎中國大學，仍宜擴充，不應收縮。惟散居各地之留學與聚居一校之學生，其費用大不相同。聚居一校之學生，可由教團切實料理，使之節省畫一。若散居之學生，處辦較難。故政府所定歐美留學之經費，不管學校地點，畫一錢數，固足詬病。然其不得已之處，亦可原諒。即因散居各地，縱派有監督，彼衆我寡，無法代為經理。照目前留學初費而言，亦有少數欲為高等之研究，實有不敷。然未嘗不更有一部分，就其實在，有可酌減。惟必酌而後減，誰則能之？故若照舊留學，止能因循於畫一錢數之制。如是，則一留學之費，可供數巴黎中國大學學生。觀下文經費實數之比較，當益見二者之不同。且留學之不易處辦如此者，正因止有官場傳舍之監督及胡亂兼理之外交官，所以毫無頭緒。倘眞有巴黎中國大學出現，有教團之代為研究，有巴黎中國大學學生之輿論，而酌加者自可酌加，則高等學術之人才當增；酌減者竟可酌減，尊重公費之風氣亦開。留學卻以秩序愈完而增盛。此所以海外中國大學並可有益於留學。惟非替代留學，而留學亦不能替代其事。

（六） 海外大學所發生之附帶利益

且建設中國大學於巴黎，其主旨固為學生改良授課時之環境，為教團完美其組織，然後遷回中國作一較良之大學。然當此社會混亂國家危急之秋，在此巴黎中國大學，又有種種附帶之作用，亦可分條論之：

(一)假如此大學，亦有如北京大學最近之現象。於許多新事業中，即出版品一項—如日刊週刊月刊—新舊雜出不窮。巴黎中國大學居歐洲，言論當尤較發舒，觀察當尤較眞切。將於中日一切情形，早愈有所宜傳過於今日少數學生曾之困苦告語也。而且有此屬於耳目之建物，日與彼都人士相接觸，罕知有中國，罕知中國之消息。此中傳之較眞，何至如此次巴黎和會，華事爲彼中多數所不知，任日本之强梁，其人淡焉漠焉，無所容心乎。

(二)又假如以北京大學「五四運動」之精神，在巴黎爲相當之講演，不又愈於少數國人僅在一二要處行動，致彼中社會全無感覺乎？此雖特別條件不望其熱度之常烈，然相當爲自國之表示，亦必欲有一顯著之團體，而後引人鄭重。故即不必輕示聲色，而知中國有此大學，大學中有此數百人，亦無形中不使人漠視。即新聞訪員，亦必常有蹤迹，欲向此間得可靠之消息矣。

(三)然以上僅臨時發生之事項。吾意亦不願此等作用，常常苦累我學界。但即以文明事業而言，吾人以個人或一小組合，與彼中學術界作小小之接觸，或有之矣；未嘗用一高等大團體，常與彼中學術界爲不斷之接觸也。今既有此大學，則彼中杜威其人，可常常邀請演講。巴黎中國大學運動隊，亦可與法國某大學爲比賽運動；甚而比賽至於倫敦柏林。即吾國學說無重大之價值，但如中國哲學歷史等等，亦何嘗不可往彼中講演，聊放厥詞。因欲適應於高等智識，吾人自更搜羅材料，爲特別之研究，必有許多新著相引而產生。並且我國教授易其在北京上海廣州之塵俗酬應，而爲巴黎「學會會報」之生活，包圍於博士著作者發明家之空氣中，安見吾人無科

學上之小小供獻，能報告於彼中實驗室乎？凡此皆恃有大學之文明大團，而後能增此因緣。

（四）現在內國寥寥數大學，幾皆孤立，不獲與世界大學共聯聲氣。此無可爲諱，半因幼稚之故。程度固無一蹴可幾之希望，故即最近之將來，仍無緣與世界大學交通。今自國設一大學於海外，亦聊可作世外之交往。內國文化之演進，由各大學報告於巴黎；海外學術之變動，由巴黎傳於各校。此雖彼此幼稚，無多特別之利益，然甘苦共語，頗有緩急之可商。至於一切調查器物書報等等，有此固定之大組織，而書記職員皆備，可代國人廣任急要。較之今日只有使館之高不可攀，學生會之散而無紀，稍不同矣。

（五）因有講義書報之刷印，必宜由大學特備機關。然但需在開辦時提款三萬，備足中國銅模字粒；更招排手數人，附屬在一巴黎印局，即一切無異上海。（從前中國印字局只有數千元字粒，且缺排手，故動多不應。）印刷既便，著作翻譯等事，自維起於全校師弟之間。即大學創一日刊，並載全歐學界消息，如此則人多手多，眞有歐洲幾成消息，得流輸於內國；並有重要譯述，能歸餉於母國矣。

（六）地位不同，感知與觀察皆異。所以留學生雖日居彼中之學校，親受其敎育，然恐辦學及敎授上之曲折，鮮有入細注意。所以巴黎中國大學之中國敎授，雖實際上亦不過同一旅居海外，觀察學術。但因地位之不同，及職責之所迫，於辦學及敎授方面之觀察，必大異其趣。即巴黎中國大學之學生，因見校師竭蹶之研究，及師弟推誠之推論，而學生注意之點，亦與尋常留學生不同。倘更加以特別期望，凡本校高等畢業生，助使轉學歐洲各大

學，加以深造者，並使爲將來母校敎授之預備，即內國各大學之敎授，此校亦可邦助養成。所以巴黎建中國大學，優勝於僅僅派遣留學，又別有在。

（七）至於巴黎中國大學既建，所期之校風，爲平民的，爲勤儉的，爲勞工神聖的，爲清潔無偷的。自不待言。即在經費上欲使不與廣州有多大之懸殊，亦必務求節省之法。故所有自販食用必需之物於中國設立消費社。學生款項設立校內銀行。寄宿舍實行嚴潔的自治契約。所有今日北京大學及其他北京高等師範淸華學校等已行之良組織，固全然采用，即尚待改良增添者，亦博訪舉行。蓋以此事爲吾人辨學力之第一大試驗。大學之成敗，幾全繫於是。此自需用全力經畫，用不斷之長力照顧。倘果能副於預望，能得理想之效果，則不惟大學以內，得以鞏固。即大學以外，所有留學儉學等組織，亦必大受影響，多所改良。而所以先立中國大學於巴黎者，亦即欲以試驗及格之校風歸還於廣州也。

（七） 留學生之缺憾待此大學而泯

又有一餘事，即內國篤舊之士，詬病留學界，不外數端：一曰增添西洋嗜好；二曰忘却內國情形；三曰拋荒國粹。今一二兩端，巴黎中國大學既有不斷之交通，與合格之管理，自比留學界改良者無論矣。而且所以該大學期在必延蔡孑民胡適之諸先生之倫之黃面孔者爲敎授，不全託於外人，用意固在期有中國學者興味，以成中國

大學之特點。並非專注意於篤舊家之所謂國粹。然篤舊家國粹之希望，亦能曲副。蓋此校學生有若北京大學屏倚維許之倫者，將來必有人在。然則留學界之缺憾；巴黎中國大學實可爲之全泯。卽巴黎中國大學學生可保無荒唐鬼也，可保不至洋氣冲天也，可保不爲沒字碑也。因此巴黎中國大學，復開海外求學之新紀元者也。

豫算

（八）

今欲估量巴黎中國大學，教員額數，學生人數，費用約數等；先當取內國大學專門學現狀，列表以見其凡。今按去冬專門學校會議時，教育部所刊列者，錄要如左：

校名	教員	職員	學生	經費
北京大學	一四九	四四	一六九五	五六〇、〇〇〇
北洋大學	二〇	六	四四一	二二〇、〇〇〇
山西大學	三八	一七	六七五	九〇、〇〇〇
南洋公學	四一	二五	一六七	一五六、四六〇

唐山路礦學校	一一	七	一七四	一一〇、二一六
北京工業學校	三九	一八	二四二	一二六、三六〇

右表惟南洋公學學生未計豫科，應酌加豫科學生二百以三六七計算，每一教員配合學生之數如左：

北京大學	一一
北洋大學	二三
山西大學	一八
南洋公學	九
路礦學校	一六
北京工業	六五

再以學生配合經費，每一學生應合若干銀元，列之如左：

北京大學	三三〇
北洋大學	五〇〇
山西大學	一三三
南洋公學	四二五

路礦學校　六三三

北京工業學校　五二二

就右之所計，酌量以定。假如巴黎中國大學學生人數，姑擬如左：

學生　七百人（此就山西大學之數而定，因西南大學之希望，雖不能驟如北京大學之恢張，亦必對於北洋大學南洋公學等有所不滿意。故酌中而照山西大學之數定之。）

教員亦酌中而以十八學生配一教員。

教員　四十員

經費用於海外，自應照唐山路礦學校最高之額定之。

經費　四十五萬元（照此經費雖在北京大學可教學生一千四百人。然該校連法政學生并計。法政學生與科學學生不能並論。科學學生若北洋大學，北京工業等，至少亦需五百元之數。今巴黎中國大學有中國教授三十八，（共教員四十共十八人請外國講師）與派遣考察無異。乃考察人員而論，例需予以一個半留學之費。則除此九萬之暗中補償，每一學生還止能配合五百元。與天津北洋大學北京高等工業相同。）

如此比較留學經費，七百學生應費一百三十五萬元，一年可敷三年矣。若以此四十五萬派遣留學，才派得

學生二百三十五人也。且三十教授更無一人可出。

（九）

四十五萬元年費之開除約計如左：

教員薪水　十六萬元

無論中國教授外國講師，以四百元一月爲最高額，二百五十元爲最低額。今平均以四千元一人爲約數，故十六萬元。（教授必有攜帶眷屬等事，外洋開銷，非北京可比。然此校既爲組合暫寄之性質，不能與尋常內國新法及外國慣例，不管食宿之法相比。而教員宿舍等，亦如唐山及浦東各校，妥爲籌備，惟非完全供給。然既有此補助，則開銷與逕租西洋人家住宅者不同。飲食亦可由校內廚房代辦，或向銷費社購取，亦不至於與往常旅居西洋者同一繁費。故所定薪水，雖不甚過高於北京，亦儘夠事畜。況此項經費在西洋講師方面，目下尚可省節。向時倫敦高等講師單獨教授，亦不過一鎊一小時。今算每月聘任四十小時，目前只需二百元以內。卽以此項所省經費，或擴充西洋講師鐘點，或積貯而爲中國教授完備其供張。

職員薪水　四萬元

校長亦定四百元。（唐山校長卽少於敎員之費，或可與敎務長勻扯其數。）學監一人二百元。舍監二人共三百元。（宿舍實行自治舍監止爲查察及照料之人，故不必多設）庶務長一人二百元。書記幹事八人共一千元。（多者一百二十元，少者八十元，參用女打字人。）

右職員十三人，較之北洋大學數已略多。因有若干事關涉學生者，皆可由學生自理也。

校役三十人共一千五百元。（全用法人，或招華工。）宿舍廚房等不在內，其費皆計於該項之下。此所謂校役，揩窗收拾課室之類也。排字人六名等，亦可在此項經費內開銷。因上文開明之數止三萬一千三百元，尚有八千七百，卽幷門房及高價役人等，皆可於此取足矣。

學生川資　三萬元

巴黎中國大學學生，照北京大學學生辦法，一切皆由自備。惟以遠赴外洋之故，代出船費。約每年招出一百五十人，畢業送回一百五十人，共三百人。每人船費一百元。旣有如此大團，當用特別辦法，與法國船公司訂明，爲開大艙一所。其間鋪設，由校內製備相當之牀褥等二百副，自行鋪設。請撥廚房一間，自帶廚子燒飯。因此學生只坐四等艙，其舒服可與在家相同。（船上必定承認此種辦法者，因從前看見日本船在香港裝載華僑運赴新嘉坡，彼等皆居艙面，價較四等爲廉。然彼供給鐵爐木炭，任華僑之老板開鋪大抽鴉片，任其隨便殺雞燒飯，狼籍船板，反欣然笑容之。比待三等客爲優。故知船上止需多數包其下等之區處，彼以貨物牛

爲視之，不甚計較，若北京大學學生習以文明之法自處，彼必甚歡迎也。所以自行鋪設，自行燒飯之法，必然可行。）飯資即在百元數內扣除，彼亦樂從。

學生飯食貼費七萬元

學生雖曰一切照北京大學辦法，歸彼自理。然暗中仍止可每年令出二百元。惟外洋費用不免較昂於北京，故雖免除川資，免除學費，恐飯食亦不能如北京之廉。（雖力謀廉好，凡可載自中國者—如米等—皆自行運輸）。故每人校中又爲豫備百元，補貼飯食等。而此項經費，則幷宿舍廚房之役人工錢等亦在其內取足。

教科試驗費等一切在內　十二萬元

此即四十二萬元經費開支之大略也。

（十）

以上爲經常經費，此節則約計開辦經費。

講室試驗室等房屋……｝五十萬元
宿舍……………………｝

試驗工具……………五十萬元

此爲自由約計之數。在中國可達目的，到底法國如何，必有待乎調查。然稍從素樸，或目前法國人工太貴，可在中國投標請中國包工人載華工往建。否則或有相當空校，可以借賃改作。終之苟其預備五十萬元，亦不至尙是空中樓閣萬難實現矣。（地皮自依西例，不過租借而已。）

惟此項造屋之錢，全然因巴黎之故而耗費。因異日不能還回，然亦有數端可以聊自慰藉者：

（一）假如十年之中，成就二千學生，其學費因較留學爲省。然不必計算，惟取其川資一項相比較。今留學所定川資往來一千二百元，此二千學生每人僅貼二百元。人省一千元，二千學生共省二百萬元。取其四分之一，補償此項耗費，已屬有餘。

（二）大學遷回之後，安見無別種用處發生，適合異日之要求。又安見不因此建築生出他種有益之設施，則今之造因，斷非徒然。

（三）亦或將來可以租賃生息，略得餘潤，足爲別項事業。

鄙意巴黎中國大學姑開三科：（一）文科；（二）理科（偏重應用化學）（三）工科（特立機械電機礦科三門）。其餘有特別學術爲中國所急者，一面仍可遣派留學，或酌量在學生中擇派彼中學校學習。因此試驗工具僅定五十萬元。倘此項不敷，應盡量籌備。因此所購備，異日皆可拆遷內國也。

倘試驗時仍有不備者，倘有一二特別功課，預先酌量，竟就法國大學選定，走往法校上班。作爲旁聽辦法，按課

納費。

（十一）

現開雲南等省擬自設大學，最好亦從緩開辦，附入此校。如此常年經費，由粵桂滇川合力担任。以四百學生爲數省分配之額，而以三百學生之額，讓全國應考，亦一辦法也。

（十二）

倘西南大學之名義必當成立，且國內又不可不略有建設，以振耳目。則有人獻議，可如南洋公學規模，以十五萬元招五百學生，以四十萬元爲房屋教具之籌備。開一文理混合之科，並建於西南相當之處。如此名內國者曰西南大學內國部，名巴黎者曰西南大學海外部。倘眞能籌得常年經費五十七萬元，開辦經費一百五十萬元者，尤盡善盡美也。

結末尚有熱腸之一言。此次西南而有籌備大學之舉，亦算差强人意之一事。其實即籌擲三百萬元，亦不過炮火須臾之一閧，即占其數。因此當事賢哲，能以破壞之精神行之，辦此大學，即算擲於虛牝，則款若愈多，必成效果著。否則僕乃目光如豆之夫，諸所估量皆從狹隘。恐僅如所呈約數，結果必僅得形式，精神未能酣爽也。

金錢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中國人之腐敗病

中國人本有腐敗病，世界共知之；值近日之黑暗，其腐敗之情狀，忽達極點。吾欲有所云云，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

朝餐將設，照例郵便局之送信人來。吾友得彼之青年朋友一函，語語沮喪，字字悲觀。不忍卒讀。然近日所接之來書，豈獨此青年云爾哉，幾無人不作腐敗之口聲；豈獨本社所得之來書如此哉，吾料在留海外之諸公，亦必每星期皆有所得。

腐敗本是一種傳染病。一人向隅，則滿座爲之不歡；此即此一人之腐敗微生物，因向隅之時，滋生疾速，忽傳染於滿座，故致人人不歡。不歡者，即腐敗之徵候也。

社會者，一數百兆人參列之大座耳。有時一二自私自利之人，忽生其鄙悖之灰心，表顯一向隅之態，其人之心理，不幸適中於衆人之怯弱，於是其腐敗之微生物，飛揚播越，不旬日間，全社會不歡之感情，因之而生。積多數腐敗之人物，又適湊合而爲一黑暗之現象。愈黑暗，愈腐敗；愈腐敗，愈黑暗。否則世界者，終古一光明美麗之世界，何以忽於一部人之心中，確然顯露一黑暗之狀態乎？

某青年來書，答吾友遊學海外之勸，其爲言曰：『遊學海外，阻力至多。雖然，吾今日之觀念，卽無阻力亦不願遠出。因吾國東西遊學者萬人，不知所學何事？學成亦何所用？其目的不過在翰林進士，否則賣路賣鑛耳！』此實爲有激之忿言。然其腐敗種子，卽在『學成亦何用』之一語。學也者，將用以爲人類之改良，得社會之進化者也；箇言之，人類之天職耳。今之所謂志士，吾知之矣。躍登演說之台，開口卽告人曰：『今日中國國勢如何不振，故諸君子不能不奮力向學！』嗚呼！此所謂開口卽錯者。彼何不曰：『中國人亦世界人類之一，故諸君子不能不奮力向學！』蓋前語與後語，雖毫厘之差，而所得之影響，則有千里之謬。

所謂國勢不振而後奮力向學者，就其本意而發揮之：一卽國勢素振，向學可以不奮力也；二卽向學專爲振作國勢，此「用」之說也；三卽國勢之振作，毫無期望，可以不向學，此「學成亦復何用」之說也。

大道不明，世人之心理，不正當如此！

就用之一說，又生數病：一吾得吾之所學，可以用吾之學者，惟有翰林，進士，故目的在翰林進士；二吾有學而不用，無以償吾爲學之勞，故迫而爲賣路，賣鑛，亦足以慰吾之辛苦數年，熟悉外情，非一毫無所表見。

雖腐敗之病勢，全因翰林進士及賣路賣鑛之兩種而加重，然腐敗之病根，卽爲「用」之一說。挾「用」之成見，而利用之者，便趨於翰林，進士等等。因翰林，進士等等，遂見學與用實爲背馳，及背馳之形已成，其不肖者，竟以學問爲干祿之具，其賢者遂鄙薄學問而不屑爲。何也？因其徒爲干祿之具故也。世人之觀念，達於如此地位，而

腐敗之病，遂劇世界亦因而覺知爲墨呀。某青年之寥寥數語，即一切社會之代表也。

故在舊社會之官場，幾以子弟不識字即爲幸福。就使欲稍識亞刺伯數目字以便認明銀行存款之總數，止需三十兩銀子，請一位讀過三本印度讀本的洋教習，混鬧了一年半載，便算爲子弟授有一點新教育。

至於現居顯要者，更以從事學問爲可緩。故即貴胄出洋之章程，優待無所不至，而應募者絕無一人。因此等人止需背在書房裏，伴着少奶奶看紅樓夢，不去外邊生事，便算宅子裏出了佳子弟。

又有一部份號稱詩禮之舊族，因以今世界之新學爲寇仇。故子弟惟以能穿藍布長衫，大呢馬褂，在鄉裏優游卒歲；庶幾在我生之目中，尙保有舊時之淸白。

以上三種，本爲中國習慣之舊俗；今日中國社會之把持力，尙全挾於以上三種人之手，所以幾次之新風潮，雖起而向之力撼，卒之皆爲所敗。近一二年中新風潮非常失敗，舊習慣非常得勢；故中國人之腐敗病，遂覺有可慮之鄭重。

於是在此三種人之外，推而至於全般社會：市人之子弟，皆願其門麻雀，喫花酒，止望能免於穿洋衣，進學堂，即可無災無難。鄉人之子弟，有從東京上海廢學而歸者，皆高坐茶館，趕村劇，尋賭局，與向日之秀才，書生，曾無少異其面目。

因之一年以來，書鋪大折閱，報紙亦復三張者改爲兩張，銷數五千者縮爲三千。惟一切飲食嬉游之事，則到

處擴增。

主張新風潮之徒，其黠者即利用現時發生之新名目，或要求立憲，或講求自治，盼望一經廁身官途，即可與舊社會合同而化；其强有力者皆遁入於路鑛實業等等預備做資本家之資格。於是奔走於此兩種者破棄一切道德，欲急攫一世界不久陸沉之飯碗。及既得之，遂日夜以圖其醇酒婦人之樂。

其志行素卑鄙者，往往攜青年於海外，亦令營營於妻孥；負其可寶貴之學年而在內地者，聞有二十金之學堂教習一席，不問其子弟之學力如何，或其聰明才力足以研求至精之學問又如何，則必令其拋棄所學於半途，走數百里數千里就之。而今之子弟，即年不滿二十歲，其聲口亦儼然若成人，柴米油鹽，大知甘苦。且以為彼其人者，迫於時勢與境遇，止當廢學而從事於衣食。

惟有官學堂之考試，則赴之者踴躍於前，因不但後日可以得出身，即喫飯亦有所；而且就目前而論，既可省束修，又可以得膳宿，即不啻一小小糊口地也。

至聞有官費之出洋，尤能大改其面目，即平日甚以出洋為反對者，皆奔走如狂；蓋父兄知此中有翰林進士，而子弟亦察知游學之樂，有如新世紀第二三期所載者。固已實有徵驗而不爽；於是仗其父兄之勢力捷足者先得，使貧而好學者反遭額滿之見遺。其實彼如果為學問也者，而家中之財力甚足以支持其學費；即此可證明彼之得官費而留學，並非真心為學，止計較於費之出於人與出於己耳。

終之種種腐敗之情狀，不勝縷書。且揭而出之，皆為人熟知之陳腐語，亦所謂腐敗之報料耳。然之所以略有以上之云云者；今日動陳一義，稍合於道理者，皆必遭中國人之指摘，以為公等身居海外，與中國情形，過於隔膜，故所言迂遠，未免不切於事情。吾則仰天大笑曰：吾不知諸公之所謂情形者，為社會向化之程度，抑社會退化之程度耳。如其有向化之程度，則所謂有願力而無知識者是矣；則予以知識，將愈高而愈增其願力。如其有退化之程度，則所謂有知識而無願力者是矣；其腐敗之情形，不惟逆知之，且亦何必知之？如必委蛇於社會之腐敗，而為之枉道以求合，則亦何貴有鍼砭社會之報紙？直相與互為遷就，牽連腐敗可矣。

故諸公休矣！諸公身居內國，所見情形既熟，而腐敗之程度亦獨高；所謂牽連而入於腐敗，乃必至之勢也。所以亦可云：腐敗者，本為傳染病，而易受傳染之物，即熟悉腐敗之一種人也。其人何處最多？即中國最多。故中國病腐敗者亦最多。

否則，淺而言之，落落數大端，所謂「人各當有所學，以盡人類之天職。」「人既為善羣之蟲，宜多與世界交涉。」「人生在所世，其不過百年，互相傳續而進化，可々無窮；不當有一種人，獨謝繼往開來之責，以遂其醉生夢死之私。」如此，則中國無可學，故當出洋留學；中國即有可學，亦當四出觀察，曾何吾營吾衣食既足，而牢騷於學問之無用，遂自棄其天職乎！雖然，此豈以一人之心理，獨發一「學無所用」之觀念乎？乃腐敗之微生物，傳染遍社會之全體，遂使無一人不受病耳。

——一九一八，八，八。——

上下古今談序

憶戊戌變法之際，朝旨(？)欲即寺觀爲學校，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爲從來所有，烏可議廢者！』嗚呼，從古所有，豈獨寺觀？攘臂怒目，爲從古所有爭者，豈獨賣菜男子？故篤舊而誠一者，非必有所緣坐解從古所有誤耳。不則，賣菜男子，於寺觀爲風馬牛，攘其臂，怒其目，胡爲其不憚煩。其實大宇之內，時時相似而不同，必無從古所有之一物。古之爲義，對今而立。彈指之頃，以正彈指時爲今，則未彈指時可古。惟其如此，故吾人論古之心量，爲廣爲狹，可以遠不相倫。假若賣菜男子，亦如老學究能稍通史事；縱彼別有所蔽，並可爲寺觀左袒，然必不肯言從古所有。極從古所有之弊害，莫可得而盡言。我生五十載，正所謂一彈指之頃；顧在前二十年吾耳吾目，驚怛咨訝，以爲創有者，竊窺今日青年之態度，淡然漠然，早視爲從古所有，習焉相忘。有不然者，止少數沃聞父兄之提命，及多讀斷爛國朝記載者耳。夫曰從古所有；若寺觀類者，輕重尚少；設或推諸庶事，以強者淩陵之權利，許爲從古所有，或以弱者奴隸之義務，亦安爲從古所有，則優劣之天演，忽焉而行乎其間。由微之著，爲存爲亡，禍福大矣！雖然，二十年之短時，或有或非有，尚不能無所提命，無所記載；則求賣菜男子，能得老學究之智識，一部十七史雖繁，不能不從頭說起。因是去歲銷夏，即思以無足重輕之文章，成一中國六千

年史談之小說，既而乃悟老學究誠較通達，必可不言寺觀為從古所有，然彼仍不能與知於寺觀與學校之得失，適與賣菜男子表裏相左。相者其蔽即蔽於以六千年所有亦稱從古所有而已。故欲與今之青年，上下於古今，將進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必且先進之以六千年以前之遠古。天人之際，鑿而可溝者，無論為宇宙，為星辰，為日月，皆一一窮其構造，著其系統，是即所以說明六千年之由來，先使知六合內外，事事物物，無所謂從古所有，此無量數世界變相四卷所由先史談而脫稿。且萬物交於吾前，又有所謂向來如此之一說，此即吾人噓濡於大氣，俯仰於雲物，莫不以為兩間之現象，無非向來如此。向來如此者：其義猶夫從古所有；而不知風雲雷雨等等，亦即無量數變相中之一境。故從其類而演述之，並以明其何以如此，亦不欲使人習於向來如此之故，見適以堅其從古所有之信仰而已。四卷既就，且取與吾黨青年上下於古今之義，名之曰：上下古今談。以此四卷之演述無量數世界變相者為前編；他日六千年中國史談續演畢，即以為後編。

一九十一年

宗教道德與社會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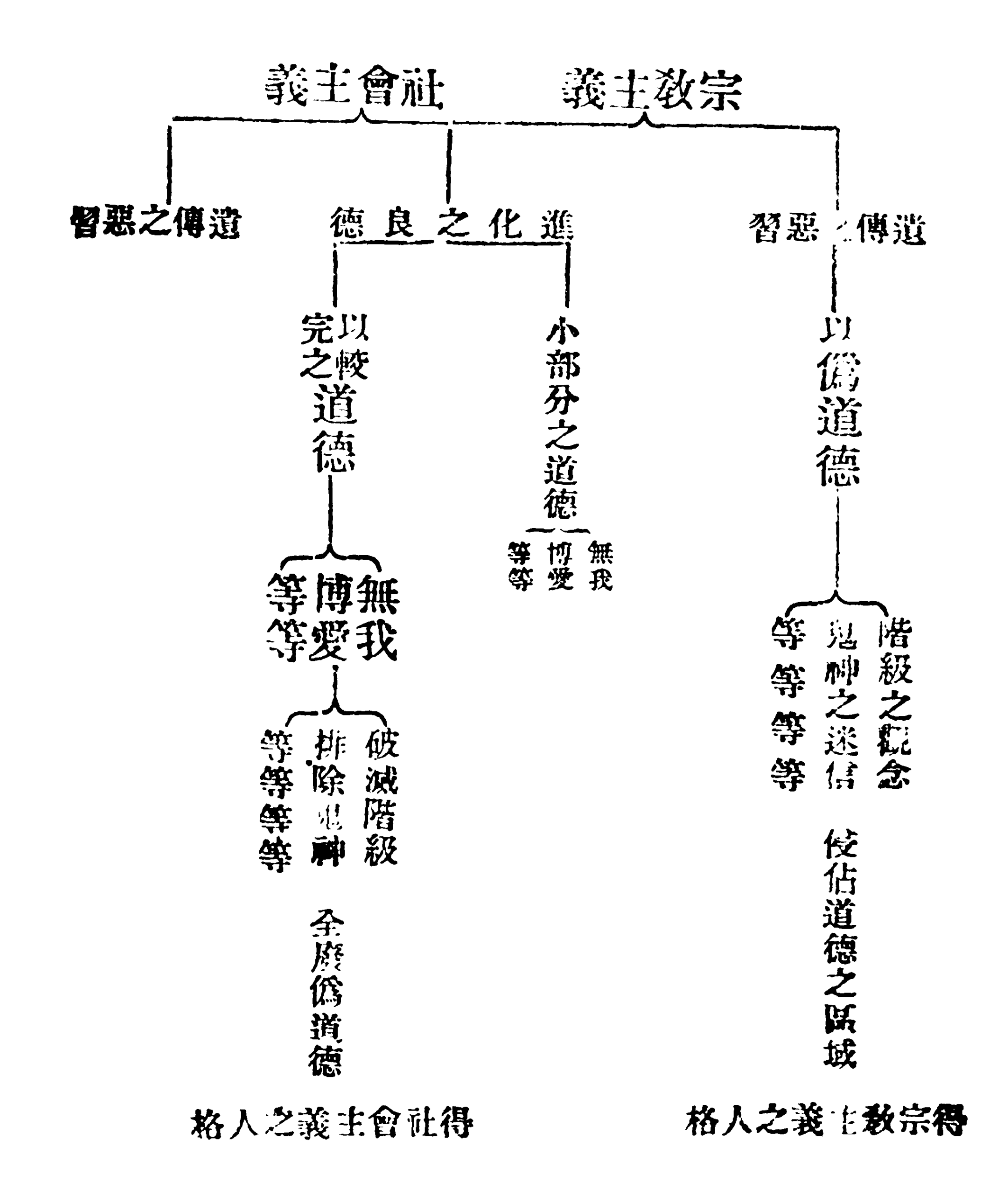
（某君原簡）鄙人於社會主義學說，雖未能盡信之，然祖國主義早置腦後；誠以革命苟一旦成功，若抱祖國主義，不過如中華歷史上之易代而已。何益於人生？故滿擬普及社會主義，使今黯闇大陸，一躍而進於極樂世界，爲列國先。是恐不獨鄙人之歷史觀，當亦同志諸公所共知者也。新世紀報議論頗卓，惟語病亦不鮮，尙望執筆諸公加意。吾輩今日鼓吹此主義，務在引人入勝，使樂於聽信。若過於用偏激文字，恐不易入，徒勞無功，竊爲執事所不取也。關於反對宗教一節，稍與鄙意相左，故滿擬投筆互相問難，卒以迫於校課，且不暇給，不克着手。今來函相促，愧無以報，用特略言其大要，敢希登之。今日中華人民智識淺薄，人格卑汚，故吾輩今日務於開通民智，誠爲第一要義。然要知徒有智識，不足以濟事，恐無人格以副之，智識反足以濟其奸。平心精察，可以知之。故鄙意以爲宗教道德未可遽然破壞。雖古時之宗教道德，未必盡適於今日；然是乃在於吾輩研究之責，使宗教道德與世運同建於進化之域。非謂社會主義一行，智識卽增，人格頓高，無待於栽植也；培養而後能達於文明者也。要知人格須有以造成之；造成人格，而謂宗教道德，毫無與力，鄙人所不

敢贊成也。

* * * * * * * * *

此簡係某君從日本寄吾友民氏者，一切彼二人於社會主義互相契合之名理，自有民氏答之。吾惟有感於某君之愛重社會主義，而殷殷以培養人格之道德與後日社會主義盛行時代之人物相期勉；又適與此間諸友人蠱孜寄書商榷者，其旨不謀而合。故吾即在此簡後加以簡短之跋語，以表吾之所見，將以泛答諸同志，不徒附貢某君一人而已。

人格者，為道德所養成；道德者，為主義所規定。即以社會主義與宗教相提並論，社會主義亦可云非宗教主義，宗教主義亦可云非社會主義。二者可謂絕對的不同物也。至於合乎公道真理之道德，為宗教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公共贊成者，此乃本乎進化之良德，為人類所同具，故凡稱道德者莫能外之。惟進化程度較低時，如舊日所有之宗教主義等，涵此良德之部分少；進化程度較高時，如現在所希望之社會主義等，涵此良德之部分多。則如新世紀報從前所辨論之無我，博愛等等，宗教主義特稍涵之。既已主張全涵無我博愛等道德之社會主義矣，則稍涵無我博愛等道德之宗教主義，已包括於其內，更何必節取其小部分社會主義中已涵之道德，從而不忍排除之，反留存其大部分違背道德之迷信乎？今試以上說列表明之：——



宗教主義
社會主義
遺傳之惡習
進化之良德
遺傳之惡習
以較完之道德
小部分之道德
以僞道德
無我
博愛
等等
無我
博愛
等等
階級之觀念
鬼神之迷信
等等
破滅階級
排除鬼神
等等
全廢僞道德
侵佔道德之區域
得社會主義之人格
得宗教主義之人格

觀於右表，足見凡曰主義，無論對於眞與僞之道德，皆自以爲明其道德而已。各道其所道，各德其所德，無非欲造就各自所希望之人格而已。講社會主義者，乃欲用宗教主義之道德，造就宗教主義之人格，烏乎其可？既講社會主義，即有社會主義之道德，可成社會主義之人格。道德乎，取諸社會主義而已足；人格乎，得之社會主義之道德而較良。如是，則宗教有何餘地，足以自存，而可免於反對？

若某君以爲空談主義，屬於智識；其義是也。故若空談而已，即如宗教道德，間質旁臨上忠君愛國之口頭禪客，有彼中之人格者曾有幾人？是可見主義但重實行。社會主義之實行良不易言；然如某君言既曰『社會主義一行』，則以論理學之界說斷定之，自然不惟智識，即增必且人格頗高。若社會主義既行，尙有未文明之人格，必待宗教之道德栽植培養，則吾將用俗語排斥之，可曰『社會主義直不成一件東西』，安復有『普及』之價值！故吾語同志：若迷信於未思索之成見，必謂惟宗教中始有道德，是誠宗教有魔力足以顚倒人之判斷是非矣。

宗教與教化，又顯爲兩事：宗教者，偏於人與神感通之迷信；教化者，偏於人與人相互之道德。雖淺化之民之道德，實雜糅於宗教之中。故往往通博之士，有時專陳民義，尙猶出入其說，依囘不定。若時勢益趨於開明，則分別彌顯。即如今日多半之法蘭西人，自脫離宗教以後，但有人與人相互之道德，更無人與神感通之迷信。雖其人所守之道德未極高明，然只可謂之有半開化之教化而已，不得謂之尙有極野蠻之宗教者也。故中國一般普通人之議論曰：無論佛教，耶教，孔教，囘教，蛙教，蛇教，每人終需有一教。否則成爲無教化之人；然今法蘭西國中無教化

之人因滿街走矣。將駭之耶？抑憂之乎？

上文立表，僅依原簡，賅教化於宗教者，因與論旨無甚關涉，故不贅言。今附注於此，並以承教。

——一九零八，四，十一。——

宗教問題

按：僕將錄某君復函，先列表於篇首，以賅括現世界人之觀念，庶吾於篇內略加注語，以貢謬見，稍有頭緒。

『有宗教』主義界

(甲)認宗教即爲道德者：

(A)宗教外無道德。非毀宗教，即無異非毀道德。道德之眞僞問題，即宗教正邪之問題而已。

(B)道德生於宗教。欲改良道德，止需改良宗教。

二者不同之點，前者以爲宗教愈正則道德愈眞；後者以爲就不純粹之宗教可轉化爲至純粹之道德。前者以爲無論何種之道德，擧可以宗教之名詞當之；後者以爲無論如何之道德，無非以宗教之作料成之。

(乙)認宗教可以維持道德者：

(C)理道既不可思議，則感情亦未容粗簡。以宗教之明妙，爲性界之薰修，道德將由玄超之理而益進高尚。

此誤認哲理必與宗教爲同物；乃因談哲理者，於古皆爲宗教家。宗教哲理則習慣已深，故雖科學哲理家，不免依違之。而科學哲理則幼稚已極，復經宗教哲理家再三附會之，此所以宗教託根牢固而不易拔也。故就其較粗者言之：古之談道德者，亦均爲宗教徒，遂又有甲種人之誤認宗教與道德爲同物也。

(D)借天人之故，爲修省之資；雖天道甚遠，而道心爲固。

此卽中土儒者之伎倆，久爲宗教哲理家所鄙視。質而言之，卽自認其人必不知道理爲何物，故於獨居之頃，必自設十目十手之巡捕，嚴行看管，始能寡過。

(E)神道設教，專爲愚蒙人類程度不齊，處於無可如何之勢，與其勸以迂遠之道德，不若惕以聰明之鬼神。

此實普通宗教所託之而存立。彼於社會黨反對宗教，而期期以爲不可者，實則注意於此條。因今之執筆者，大都察知此條之議論爲太粗陋，故輒遁而之他，而變相爲甲類之問題。此條之所緣託，乃賞善罰惡之說也。原爲道德之問題，然必能使愚者知善惡非迂遠，而後彼始能知鬼神爲聰明。不然，世間佞媚鬼神之愈篤者，卽顛倒善惡之愈甚者，彼非特不知鬼神爲聰明，且深信鬼神爲可愚弄。故不惟我國財神賭鬼之類，永享悖理之供養者，至爲可笑；卽世所崇拜之英雄，有如葛蘭

斯敎之徒者，謂彼隔夜入禮堂爲嚴肅之祈禱，卽明日在戰事爲勇猛之決策；此眞如强盜出風，先燒路頭。如有上帝，吾必唾之曰：『賊徒！』可見但講鬼神，則善惡不明。先講善惡，則道德之敎，既莫能避其迂遠，而鬼神之事，或僅有助於賞罰。賞罰者，不必其爲自由之盜賊，將阻礙道德之進化而始深非之也。卽就賞罰論，賞罰行之以法律，既以難遁而示不信，乃復臨之以鬼神，更以不信而示技窮；是無異告以鬼神之作用，無非欺詐者之肆其恫嚇而已。則彼迷信賞罰者，謂鬼神可以爲檢制野蠻爲惡者之輕便物，乃終古自欺欺人，習焉不察之謬見也。

『無宗敎』主義界

（丙）宗敎自宗敎，道德自道德；道德不過爲宗敎之裝飾品，宗敎實卽爲道德之障礙物。此就人羣相互點上言之也。宗敎自宗敎，哲理自哲理；哲理無秩序時，適助宗敎之迷謬；哲理既有系統，故有爲宗敎之仇敵。此就人智相異點上言之也。

道德與哲理，淺而譬之，有如學校之功課書：宗敎家譬如姓趙，是爲趙敎習；今之非宗敎家，譬如姓錢，是爲錢敎習。

趙敎習敎書，用許多不正當之手段，致功課書中之道理，學生所得者甚少，而漸染趙敎習之惡習者至多。於是錢敎習憂之，將欲專敎學生以功課書中之道理，而全去趙敎習種種不正當之手段，是

趙教習實爲此「世界學校」過去時代之罪人，其手段實爲後來做教習者所當爲絕對之反對。今乃曰：趙教習手段固不正，然學生略知功課書中之道理者，賴有其人；否則如無趙教習，即錢教習將無功課書可教。故錢教習縱有正當之手段，無需與趙教習爲絕對之違反，止需就趙教習之不正當處改良之已可。（改良即違反也。）此其理由實有不可解者：道德之與哲理，乃根於良德。即無異乎學校之功課，原有定程，其書或購求，或編輯，皆不外乎課程之所需要。宗教家在過去時代，惟有不善訓誨，釀成腐敗之罪惡而已，豈復有纖毫可以程法之價值！徒以社會者衆人之社會，宗教家之一二主倡者，亦不過社會之分子。宗教家之未爲良品物，乃當時全體社會之未良，猶之今日中國學校無好教習。不過中國社會請來請去，皆趙教習之徒，故已爲過去時代之罪，功過皆可以不論。若必欲申言趙教習爲有功者，即亦不能不討之爲有罪。宗教家之價值如此；彼與道德之無相干涉如此。此即僕未錄某君復書之先，先願與某君商確者也。

* * * * * * * *

復書：

……鄙意與尊論，尙有論難之點。眞理固在互證乃明，用敢率辨如次，敢希鑒察之！

按：僕等不學無術，輒敢以蕪陋之詞，瀆擾衆聽者，實以道理催時勢之進步，心目中既有所感覺，即不能因賢

者尙有所遲迴，而遂未許僕等躁人之有言。爰託此義，故不憚以不祥之鳴，爲野蠻國之禍首。則令智笑愚駭，可爲謦馨之處，自當不一而足。乃若一二有道君子，實愛眞理，不用其不屑之敎誨，常賜以互證之函牘，是眞足爲眞理感幸。惟諒僕等或恃當仁之不讓，語勢每有偏宕，則求節取其意而終敎之，勿惡其囂，斯已幸矣。

尊論謂：「社會主義，可云非宗敎主義；宗敎主義，可云非社會主義，二者可謂絕對的不同物也」云云，讀此前提，似覺界說不甚嚴明。夫曰社會主義亦可云非宗敎主義，則未免狹視乎遠大之社會主義也！曰宗敎主義亦可謂非社會主義，是使宗敎全然孤立，毫無關係於人類也。乃其下卽曰：「至於合乎公道眞理之道德，爲宗敎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公共贊成者，此乃本乎進化之良德，爲人類所同具。故凡稱道德者，莫能外之」。等語，則又自相矛盾之說也！夫旣曰合乎眞理公道之道德，爲宗敎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公共贊成者，則宗敎主義已確有公道眞理之道德，社會主義亦同有此公道眞理之道德，則二者實相對的，而決非可謂絕對的也明矣。

按：就宗敎主義與社會主義對觀之，一則利用道德，將以固人之迷信；一則依據道德，將以破人之迷信，實爲絕對之不同物。此從主義上觀察之者也。至於道德爲兩家所公共贊成，或止利用其小部分，或望依據其全部分；此從作用上泛論之者也。似其間絕無所矛盾。

宗敎主義，質言之，可稱爲人與鬼物相互之主義。社會主義，質言之，可稱爲人與人相互之主義。宗敎主義，間

接亦以人與人相互之道德爲媒介物。此如蒙馬以虎皮，不能因其曾蒙虎皮，遂謂馬實有虎之性質也。況尊表與鄙人之前表同。宗教主義兼有二者：一曰遺傳之惡習，一曰進化之良德。其遺傳惡習一類，注之曰：未有宗教以前，而階級之制已成。可見遺傳惡習，乃前乎宗教而發生；宗教特不過推波助瀾，發揮遺傳之惡習，惟恐不盡力耳，非宗教乃產生遺傳惡習之原始物也。既如此，不言而喻。又可見未有宗教以前，而進化之良德，早隨萬有而先有，亦非可言良德爲宗教所發生。宗教特不過鹵莽滅裂，利用彼良德，昌大其惡習，惟恐良德之能進化耳。（此有不可掩之事實。如聚世界教主於一堂，而一一簿稽之，必皆蹙額曰：是誠何心哉？我豈……）

由此，又可見未有宗教以前，已有遺傳之惡習；則類似不同之宗教主義，已先宗教而有。未有社會主義名詞以前，則社會主義之實，亦隨良德而俱有。凡古之以非毀宗教見誅者，大半即可云主張社會主義者也。（社會主義，本非與宗教主義爲正相對待之名詞。今所云云，一若正相對然者，皆就行文之便耳，勿以詞害意可也）而宗教家所蒙之虎皮，亦可云預向社會黨借而蒙之者也。

果如此，社會主義雖遠大，豈能爲宗教之藏垢物。宗教主義之關係於人類，止向社會黨借得虎皮一張耳。社會黨并將駁而奪還之，認爲已有，則宗教塊然一馬，絕無與於虎耶，豈但使之孤立而已哉？直當早使之不得成立！成立矣，終當使之不得存在者也。二者所謂絕對的，定之曰絕對的不同物；即某君所謂相對的也。「不同物」與「相對的」其義均謂非一物耳。加以絕對的副詞，極言之，猶云決非一物耳。

又曰：『惟進化程度較低時，如舊日所有之宗教主義，涵此良德之部分少；進化程度較高時，如現在所希望之社會主義等涵此良德之部分多。』云云，則可知古代宗教之所由起者，乃應乎時代進化之所需。今世人文日進亦迫於時代之所需，遂見社會主義之發生。是二者實系統的，而決非絕對的也更明矣。

按：就進化程度比較良德部分之多寡，此捨二主義之互相觀察，乃專從道德方面觀察之者也。宗教主義方盛時代，良德之進化，爲惡習所限制，則其分配於人類之成分者少。社會主義圓滿時代，鋤除惡習，使之淨盡，任良德之自由進化，則其分配於人類之成分者多。故若別治一道德比較學，則就彼學之便利上言之，曰宗教主義與社會主義爲系統的，未嘗不可也。言豈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當，此各學之所以分科也。曰應乎時代進化之所需，此害道之言也！曰當時人類智力之所不及，此乃正當之評判。故古時之人類之智識短淺，崇拜宗教，可恕也。乃狡者起而利用人之崇拜曰：此實社會需之。故吾必以此應之：此至可惡也！即此而推，社會黨如曰吾智力所及知社會主義實良於宗教主義，此正當之說明。若曰：今世人文日進，社會將有需乎無宗教之道德，故以社會主義起而應之；此亦極不正當之觀念。充此作用，其害道或可較宗教爲甚。蓋道之所在，吾無所見，不過爲智力所限耳。若道之所在，吾已知之矣，而必枉道以殉俗，是存心爲僞耳，爲僞何道之有！

誠如尊論，即以二者所涵之良德論，亦相對的多少之問題，而決非絕對的無有之問題也。又縱曰宗教主義之良德少，苟吾人能擴而充之，何嘗不可使少者多？縱曰社會主義之良德多，苟吾人不克力而行之，

又何嘗不轉多而爲少？

按：良德言擴充，此即進化。社會主義之所以終能成立，全恃着「擴充」兩字。粗率言之，不擴充者便是宗教主義，能擴充者便是社會主義。此純從道德方面觀察之。即上文所言謂爲系統的，未嘗不可，其義有如此也。已往時代，宗教利用道德，而阻抑其所不利於宗教者；此即道德不能擴充之大原因。故擴充道德即擴充不利於宗教之一部分。（因道德不利於其主義。從而阻抑之者，非宗教一端。今之云云，乃就行文之便，願讀者諒之。）知擴充之者誰？即熱心於社會主義者。是則擴充道德即反對宗教主義是已；亦即求逐社會主義是已。

既擴充者爲根於良德之道德，而反對者爲宗教主義，求逐者爲社會主義。而宗教之名詞，復何有絲毫之價值，可存立於未來之時代？然則某君所謂：「吾人能擴而充之，何嘗不可使少者多？」某君當亦知道德少者多，則宗教多者少矣。是某君所委蛇之宗教主義，某君原欲剿滅之。宗教多者少，則道德少者多矣。是某君與吾輩共希望之社會主義，某君已密合之。乃某君猶云彼實不攻宗教，是某君將爲「有宗教」主義界甲類之B，覺認宗教爲道德者，有過而恕之之意乎？至於不克力行，乃抱一主義者，辜負其主義，而主義之性質位置分量種種，未嘗因人之不克力行，遂有毫末之增損。故此可對抱主義者善惡其個人，而不能對討論主義者是非其主義也。亦不可使擇主義者，因而苟且其從違也。

況前者既已行諸數千年，已確見其具有進化之良德，今也，尚歷歷在人目前。後者創說未久，實行難期。

雖今後思潮澎湃，一瀉千里，然在今日尚不過吾人理想中之一物；良德之果多與否，不得不俟諸異日而始見之。以理想比事實而斷此多彼少，決非論理學上演繹法之所得推定也。故多少之問題，今日尚為可知不可知之數耳。

按：合於道理者為道德所以能合於道理者為良德。良德乃進化公理，隨萬物之有生而自賦。夫執進化之一說，而世界從無無而至於有有其說始通。

（造物說最為謬妄。謂萬物之瑰奇，斷非能發生於自力，必有不可思議之一物，主宰創造。然則此不可思議之一物，如何能先萬有而發生？曰：此乃發生於自力。然即此，終究不能不承認有發生自力之一事；亦即仗進化一義，從「無」至「有」之實理也。故造物說與進化說相異之點，不過一則以為用自力發生者，止不可思議之一物，其餘皆此物所創造；一則以為大少萬有，皆由自力發生。其實不可思議之一物，既為謬妄，如其有之而不可思議之一物，尚能用自力發生，則可見一切可思議之物，固曰瑰奇，然尚未至於如不可思議之更瑰奇，愈可用自力發生矣。故推而至於極處，如信其終不逃於自力發生之一說。（即宗教徒為上帝以自力發生）請戲問：諸公如做了「自力」，發生上帝易乎？發生跳虱易乎？可啞然一笑矣。

何謂自力？即萬物自具之力；所謂進化之公理是也。然則進化公理，即不可思議之一物乎？曰：進化公理，厥名進化公理，固使人可思議，無所謂不可思議。）

萬物有其進化之力，卽表明其爲不自足。故最初之一步，因不自足其爲無，遂進化而至爲有；有而不自足其爲簡，遂進化而自於繁；繁不自足其爲劣，遂進化而至於優。然所謂簡且劣者，仍卽無也。簡時則無繁云爾；劣時則無優云爾。今專就人類言之，又截億萬年中之近來萬年論之，彼簡彼劣，爲良德進化所蛻遺，遂留而爲惡習。

當古時良德排除惡習之力少，故皆若迷滯於惡習，阻礙良德之進化；如宗敎是也。（所謂阻礙者，不任速力銳增，如今日所希望，從比較上推見也。於事實則宗敎之發生，因爲人類智力有所不足，僕上文亦已恕之矣。然於古有少數人智力已足，可以謀進步，而謂時勢應需宗敎者，此亦卽上文所謂爲僞，而實行其阻礙進化者也。）良德在今日排除惡習如宗敎等者，其力較大，故遂若社會主義等，能促良德之進化較速也。（其實良德進化之速度自增耳。故宗敎主義之必遭排除，社會主義之必見採用，乃社會智力之進，非有人利用此時勢而推布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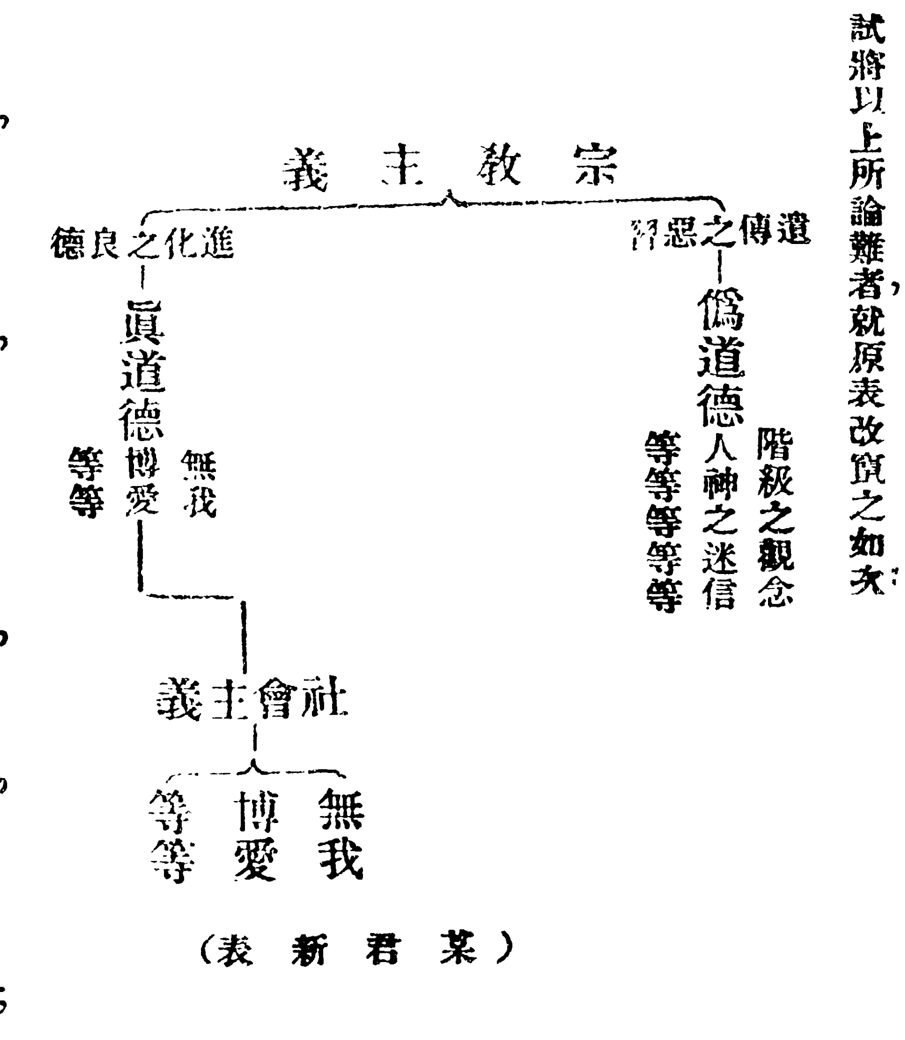
某君所謂宗敎者，往往令僕等不知所指。大約就前後語氣而觀，卽指宗敎中所含一部分之道德；此與宗敎絕不相干，卽腐敗而至五倫三綱等說，皆道德，非宗敎，卽新世紀報舊日按語所謂敎育者是矣。竊某君之意，意在言外；卽以五倫三綱等等，與社會主義中之去人倫無政府相對而言。如其然也，某君可言舊道德與新道德，不必言宗敎主義與社會主義也。社會主義乃人與人相互之主義，簡言之，猶曰人道云耳。故舊道德勉強可云舊社會主義，新道德卽可云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之名詞，因有此等統籠之病，故近日最新之社會主義特名爲「無政府主義」）因舊道德與新道德，雖分優劣，皆不出乎人與人相互之範圍。至若宗敎主義者，乃人與鬼相互之主

義。爲道德之五倫三綱，既爲無智識誣爲宗教主義矣；豈新道德之去人倫無政府，亦將目爲宗教，可指舊道德爲舊宗教主義，新道德爲新宗教主義乎？某君亦知有所不能。然則某君之熱心辯護，果止爲道德問題，儘可不必牽涉於毫無價値之宗教名詞。因希望催速人類之進化，止有提倡科學，不當主張迷信，此近世實愛世界眞理者所共知也。

然僕等止可就題論題。某君既非明示以道德之比較，則言之長矣，在本文姑不必攙論。若僅僅其爲宗教問題也，則宗教之虛妄，早已以科學之眞實，爲歸納法推定之。故以宗教迷信，阻塞思想之自由，其發揮良德者少；以科學眞理，發明道德爲進化，其符合良德者多；舊道德必不如新道德，事實之未盡善而較善者，已不勝縷指，豈盡以演繹法爲理想之推定乎？胡爲而云多少之數，尚未可定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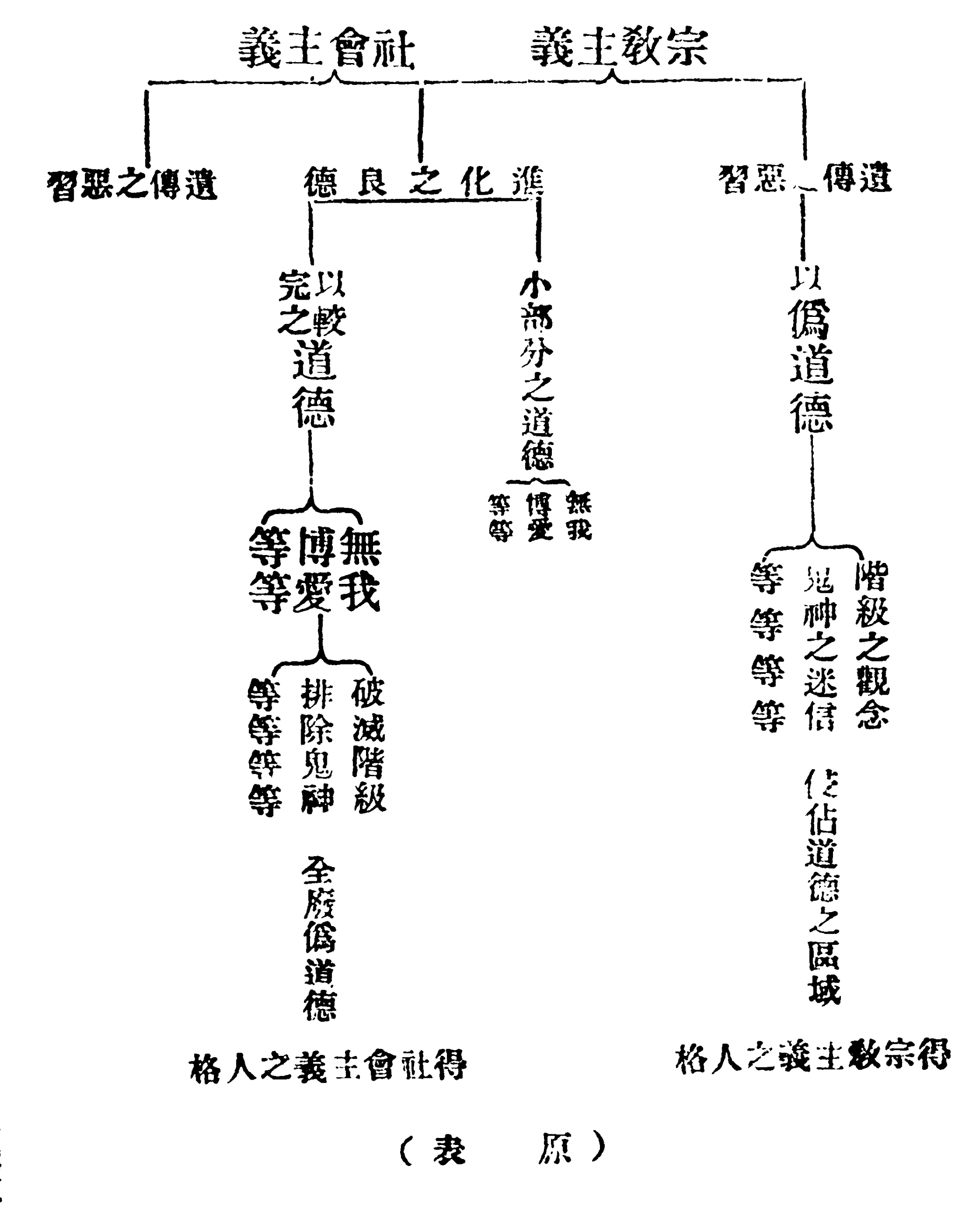
況某君所謂歷歷在人目前者，爲宗教之敎儀歟？抑舊道德之至今爲患於世界者耶？（舊道德中爲社會主義所是認者本是良德，且已變爲新道德。其否認者卽所謂至今爲患者也。）如其非也，卽謂無我博愛等之良德歟？此乃向來爲理想中之一物，抱社會主義者，始議實行之，或有實行之耳。前乎在吾人之理想中，曾未嘗歷歷在世人之耳目中也。回想所謂聖經賢傳，新書舊約者，無論其中所言之是非，盡不過爲紙上空談。而所以適成其爲紙上空談者，因彼之宗教主義，實與無我博愛等之良德正相反對。故讀宗教之穢史，而誅鋤無我博愛等之萌芽，惟恐其不盡者，則歷歷使人心痛也。

試將以上所論難者，就原表改寘之如次：



（某君新表）

按：觀於右表，則進化之良德，意若爲宗教所發生，毫釐之差，必有千里之別；不若仍用原表，見進化之良德，爲人類自具於生物，宗教主義與社會主義，皆不過含而有之，似較核實。


社會主義
宗教主義
遺傳之惡習
進化之良德
遺傳之惡習
以較完之道德
小部分之道德
無我
博愛
等等
無我
博愛
等等
以僞道德
階級之觀念
鬼神之迷信
等等等等
破滅階級
排除鬼神
等等等等
全廢僞道德
侵佔道德之區域
得社會主義之人格
得宗教主義之人格

（原表）

要之，無我，博愛等，由人類之進化，漸爲人性所同具。故今日社會主義之發生，實可謂發揮宗教所涵無我，博愛等之良德而來。

按：無我，博愛等即進化良德，言者亦自深切著明矣，何以加上「漸爲人性所同具」之「漸」字，又生一重魔障？故下文亦當曰：『今日社會主義之發生，實專爲發揮宗教，會涵之無我博愛等之良德。』因社會主義實止發揮良德，絲毫未嘗發揮宗教。良德者，固有之德耳。宗教主義涵之，社會主義又涵之，兩者曾不相謀。

至此，則向之所謂僞道德者，自化而爲眞道德矣；其階級之觀念，（階級之所由成，本非宗教之罪，何則？未有宗教以前，而階級之制已成，茲姑不詳論）自化而爲平等之實行矣；鬼神之迷信，自化而爲善惡之差別矣。（其說詳下。）

按：而宗教遂無復餘地矣！某君固眞社會黨也。

鄙人向見新世紀報反對道德各論，肆言痛詆，自若非盡行破滅不可，將使吾人類盡陷於無道德。故鄙人不禁蹙然憂之，卒有前之鄙簡。今讀大跋，認爲有進化之良德，則吾心自釋然矣，益信社會主義之必可大行矣。

按：讀此，覺某君止有道德問題，並無宗教問題。某君般般以道德警告社會黨，是即對於社會主義之熱度，較一切同志爲高。前簡有曰：滿擬普及社會主義，爲列國先。是實有破除一切成見，以眞理公道倡率天下之宏願。同

人等於宗教及道德之關係，盡其一得之愚，與某君多所商確者，實止有名詞上之界畫，並無精神上之異同。惟云新世紀報『反對道德，肆言痛詆，將盡行破滅，使人類盡陷於無道德』此在反對黨爲恢言，而在同志則爲奇評。如能指示一二，則同人始可自省，亦即可據以爲明白之答覆。否則吾人宗旨，止知反對不道德；以吾人執筆者之幼稚，或於不道德之事，不免有肆言痛詆，欲遂其盡行破滅之希望。然此皆在使人類盡歸於道德，適與盡陷於無道德之評正相違反。此非同人之智力恰能相及，蓋新世紀報則然；即某君之企望普及社會主義，亦實因其有然耳。

鄙人常竊以爲今之宗教主義所涵之良德，但願吾人能光大之，使臻於社會主義之大無我博愛。所遺留之惡習，即所謂鬼神之迷信，吾人欲改革之，實非難事。何則？此非謂加一「O」與滅一「D」之說乎？一加一滅，非算學中最易之法乎？茲將其式列下：

God＋O ══ Good

Devil—D ══ Evil

由此方式觀之，可知自今以後，宗教自轉而歸諸道德之一方面矣。

按：右之方程式，無論止可附會於英文，於其他文字，不復成此式，則非可云公式。即此遊戲之算理，亦必爲宗教家之言。前則云光大上帝，斯爲善矣；後則云破壞鬼神，則成惡也。適與某君轉而歸諸道德方面之言，爲正相反。

此等解嘲，恐適足爲迷信者所利用。

足下又謂社會主義之實行，良不易言，誠然！鄙人亦常就其實行之法，百方思索，竊以爲莫妙於借宗教以鼓吹之。蓋今之社會主義，已略如上述，由發揮宗教之良德而來；故以此鼓吹，則本旨既相合，使人易於樂從。與其從毫無基礎，僅憑理想而獨倡實行者，何如就其通行萬國，確有根據之宗教而發揮之，改良之，其難易豈可同日而語哉！鄙人以此爲實行手段之一，質諸高明之諸同志，以爲如何？

按：

社會主義之實行，反對宗教，即其一端，豈有反加鼓吹之理？且所謂無我博愛等之道德，社會黨取諸自己之主義而鼓吹之已無不足；宗教家有何力足以借給社會黨，而社會黨必當利用之耶？況利用矛盾之主義，以誘致世人之樂從，此種不正當之手段，即宗教家及種種敗腐主義，曾在過去時代，爲障礙於世界者，社會黨之大宗旨，大目的所在，即特與此等欺人作用，爲針鋒相對之衝突，安有尤而効之之理！

就某君「通行萬國」之觀念而論，無非以爲大勢之所在，即強權之所在；殊不知強權所在，即最與愛情公德，有附麗之淆雜。如人倫法律者，不惟其通行較宗教爲廣（有如法之今政府，毅然宣告無宗教，然尚不能無人倫，無法律）其根據較宗教爲堅，眞社會黨—如無政府黨者，尚反對之不遺餘力，曾無纖毫利用之敢言，豈有如宗教之強權，在今日已成弩末，不乘勢摧滅之，反死灰復揚之乎？故同人所聞社會主義之緒論，止有是非，並無所謂難易也。是非明，即實行有日，否則雖爲僞耳。

—一九〇八，七，十一。—

評前行君之「論智識以外無道德」並闢宗教維持道德之迷信

（來稿）今世高明之人，明知宗教虛偽，而不肯一加訾議者，比比皆是。其意以為一旦盡除宗教，人將恣意為惡，肆無忌憚。不知知識以外，實無道德，知識既高，道德自不得不高。區區宗教所維持之道德，流弊既不可勝言，腳跟亦立不定。宗教相爭之流血，迷信之阻礙進化，固彰彰在人耳目。昔有人因親喪而不與其妻同室，且惟恐情不自禁，故並妻之面而不敢見；其迷信上之道德，亦不可謂不深矣。然一日突遇其妻，竟不能自克，遂立時破戒。

乙之知識與甲等高，丙之知識卑下；則甲之待乙，自必較待丙為謹慎。支那國勢固弱，然北京各國使臣，敢對慶袁等咆哮，若遇伍廷芳等，遂稍斂迹。此何故哉？伍之知識，足以增進各使臣之道德也。知識增高，不但有益於自己之道德，且足以增他人之道德。知識卑下，不但自己之道德退落，且毀壞他人之道德。愚為萬惡源，誠哉是言也。

按：吾人之篤信無政府主義，即篤信世界上止有單純的一件事——即增進億兆「個人」之智識是也。不惟世界由之而進化，即亦無所謂尚有弱種，應當用特別之團結法保存；尚有強種，能用特別之兇惡法暴加也。設

愛國等之名目，惟强是務，觀於昔日蒙古土耳其之舊歷史可悟。愛國者守舊之別名。人種愈野蠻，此種觀念愈重。論者皆迷信日本之勝利，由於「武士道」，眞所謂買櫝還珠者也。日本人之能奮興，惟由於虛其心以習新智識耳。若武士道者，適爲彼志得意滿自劃於現時智識不完全之境域也。倘以淺事譬之：李太白既能做詩，又能飲酒；其風流跌宕之處，實由飲酒而生。然酒醉時之面目，能覺其風流跌宕者，實由能做詩而生也。飲酒，譬諸愛國也；做詩，譬諸智識也。今歐美所謂文明國者，愛國之聲，亦囂囂然矣。然非因智識之能造新器，即愛亦何所表見。中國人終究在夢中，每執形上形下之見解，覺愛國更重於智識；是無異言飲酒更重於做詩。且愛國之名詞，中國人之心中，以爲此乃舶來品。歐美之强，惟藉此名詞。詰之曰：何以歐美能發明此名詞？則曰：彼智識獨高之故。如此，即借子之矛，攻子之盾。一則愛國名詞，由於智識之高，然後發明。則智識之重於愛國可知矣。二則惟彼智識之高，故先發明愛國之名詞。中國人方執了紅棗作火煤，吹，仰之方以爲彌高者；而不知惟其智識之高，又發明一無政府名詞。（此正中國人聞所未聞者）使中國人鑽之又以爲彌堅。此實無他，即前行君所謂「智識既高，道德自不得不高」也。

又按：再就前行君智識之問題而言，短於智識，則必狃於習慣。他人之侮之，亦不過不能不以其人之習慣相持；因莫能相喩也。吾人中如記者之智識不完，而習慣至多，不惟以穢詞爲諧，有傷於溫厚；且從而覺有如「狗肏煞他辣狗之娘」「我老子」等之類之言，以抒其昏炫之悲憤。前行君愛重吾人，般般致誨，續來一片，今照登如

左：

＊ ＊ ＊ ＊ ＊ ＊ ＊ ＊ ＊

(原片)支那人罵人，用「我老子」「入你媽」「入你姊妹」等等話頭。其意以爲入了人家婦女，已榮人辱。余未來歐洲以前，即痛恨此等惡習慣，近日寄上海某報論說一篇，內有一節，大略如左：

「人民文明程度之高下，與女權重輕，亦有正比例。支那人野蠻程度，高不可攀。於罵人亦足見一班。交媾爲人欲之一，何等自然而平常；而支那人以此爲罵人，其愚蠢卑鄙，蓋亦天壤間無雙之事。」

一般支那人，不足深責，純粹光明如主張無政府主義之同志，乃亦囿於此俗，殊爲可惜！君等如以余言爲然，乞以後不復出此。並乞將此說登入報中，以便寄稿人亦得留意。前行白。

＊ ＊ ＊ ＊ ＊ ＊ ＊ ＊ ＊

大哉前行君之言！記者感謝不盡。同志中頗多純粹光明，記者則去此尙遠；因沾染舊習過深，雖痛自煎除，往往血氣稍盛，便無心流露。然記者之愛好於純粹光明，實願隨前行君等之後，不敢不勉。交媾爲人欲之一，前行君論之切矣。以此罵人，殊爲可笑。然其大原，則出於強權，即前行君所謂女權是也。中國人倫中尊卑之階級太多，而所謂節義者，亦因之而誤。曰「我老子」者，即「主己而奴人」之意；曰「入你媽」「入你姊妹」等者，則使其人之家屬皆失其貞忠之意；亦即含有隨便可以奴待彼家婦女之意。故若提倡無政府平等主義者，復以此爲辱人，

不惟愚蠢卑鄙：直違背其宗旨；故記者愧甚！不敢以其出於忿激之無心，而欲求恕也。

至於我輩在鄉里，為父兄禁止罵人之故，則僅以為汚穢耳。若曰：「言不雅馴，搢紳先生所難言；」而人人之意，則仍認此為足以辱人也。固不悟一人有過，至辱及其無罪之婦女，其野蠻為至無理也。

至於穢詞之不悅於人意，大約亦如便溺等之不快於人目。改良者日趨於「光明美麗」之謂，不進化之條件，及可棄之渣滓，使之日益與人相遠，實增衛生上之快感。故如男女之際，但行乎其衛生上之正當，而交媾等之名言，皆以能省為佳。記者欲本此意，以後雖作諧語，必斟酌於合理不合理，無礙於衛生上之快感者，以出之。然言之易，而赴之難，惟在同人常常匡勉之，則日趨於無過。

——一九零八，十二，二六。——

天堂之末路

巴黎近年發生一種平民學校，其表面爲工人補習之夜校，而其性質實爲社會革命黨之俱樂部。東閭西隅，南城北郭，規模大小不一，所在皆有此組織。大約每一星期中，數夜則有講習之功課，如理化試驗工業算數，及萬國新語之類。餘數夜皆請黨員及學問家，演說世界之眞理公道，或由學生及美術家等，扮演雜劇，合奏音樂；於共同娛樂之中，收布達主義之效。故年來革命風潮之普及，及軍國祖國等主義之反對，年盛一年，此種平民學校實與有力焉。

發起此等學校者，組織自有同一之狀態，雖黨派不盡同，或由萬國自由思想會會員主持，或由西洋哥老會會員主持，或由無政府黨員主持。然總而言之：其人縱爲溫和黨派之一分子，而組織此等同一狀態之運動機關，在其本人，均爲挾有高尚之思想，彼此同趨於最高尙主義之一點。故可渾括其詞，謂爲社會革命黨之俱樂部也。

* * * * * * *

按：萬國自由思想會，專爲反對宗教而設。因影射宗教於教育，此種渾同夾雜之思想，不獨在中國爲然，卽西洋亦如此。故往往大學問家，尙曲殉社會一般之陋見，不肯嚴定其界說；所以自法併政府實行宗教分

離及限制宗敎之政策，社會上雖明認宗敎之謬妄者日多一日；然大都尙如脫韁之馬，覺口上不束一籠兜，便不成其爲馬；人而不頂一宗敎性質之名目，亦不成其爲人。（此如中國讀書人向執宋儒「天卽理也」之說，深惡鬼神，可謂無宗敎矣。然一般之陋儒，如近世袁了凡之徒，因欲與釋道鬥氣，硬創三敎同源之派，而有所謂儒敎。然此種三敎名目，卽八股家之略持正者，尙能訶而闢之。不謂自耶敎闖入以來，籌抵制者，竟欲別立孔子敎。一般之狗頭新黨，動輒愛國，遂有所謂敎。於是深便於拜猪拜狗拜堂子妖神之滿政府，借以鉗束其漢奴。所以升孔丘之大祀，定尊孔之校規，居然一宗敎敎育將以爲後日支那敎育之方針矣。此種荒謬，今不暇多論；原其致此狗屁不値一笑之原因，不過眼熱他人有宗敎，我獨無，將見笑於他國。不知宗敎者本爲世界從野蠻遺傳下來一半開化之階級，何嘗算得是西洋之文明。若如此樣樣盲從，倘西洋有官妓，中國人遂取自己之母親，謂亦尊與父親夜合過，可算作官妓，以爲抵制乎？）故抱高尙之思想者憫之，遂導引爲無宗敎之組合。使有一會員名目之歸著，以安其心；然又恐其發生無宗敎之箝束制度，有如改正敎之於羅馬敎。敎也，故此會無一切儀節，不過自由集合，共表反對宗敎之同情而已。

西洋哥老會者，亦可云西洋三點會。記者探得會中秘密之通信署款，互稱兄弟，於書尾另加三點之記號，幷且亦有票布。會時斜繫肩上若勳章之綬帶。會員亦可得會中之允可，自設支會，全與哥老會之開山相似。此會西名 Freemason，歐美各國每處皆有會員數十萬人。其性質隨處略異，則因開山者程度不同之

故。入會之人，種類複雜，亦如中國哥老會中，相傳有曾國荃左宗棠之徒。故西洋亦稱其中有英德之王。現在英之正龍頭，則為王弟某公。（中國會黨之發生，雖起源於白蓮教諸派。然近日嶺南之三點三合，及長江流域之哥老等會，觀其組合，大有西洋之風味。蓋近代一二百年之中，必有無名之英雄，流亡海外，從介入於Freemason等之秘密會而後回國開山，因其會旨，遂立三點哥老等名目。所以不能與西洋互通聲氣，以至中西兩會黨絕不相知者。卽中國會黨，無力交通西洋，悉其記載之故。此無名之英雄，又定為閩廣一帶之人，故三點會等先在嶺南發生，蔓延湘楚，遂別成哥老會。或者現居舊金山等處之洪門一派，卽其最初黨員之苗裔歟？）

西洋 Freemason 及中國三點哥老會之無謂儀式，吾人自不贊成。然彼實為較溫和之改良派，確可認為文明初進時代之新志士，斷無可疑。若中國人心目中，輒以亂黨匪類視之，此適成其為中國人之汚陋見解。吾人所望者，西洋Freemason之會員，今變為正當之社會革命黨者日多一日；則中國三點哥老諸同志，果能趨於進化之方面，必不可僅以不進化之會黨自畫，必且就其現成之團體，相率而為改良，共企圖於「社會革命」之事業。

* * * * * * * * *

前週土曜之夜，同人受友人之招，往城西一平民校，聽有名西班牙無政府黨員柏拉圖君之演說；並觀「天

堂末路」之雜劇。演說與雜劇，皆專爲反對宗敎。

余等於夜飯後，驅車自往，既抵其街口，爲路旁指點道路者所誤引至一校，在一古敎堂後之複街。泥牆短圍，圍一狗竇之門，牆上懸帶紋紅白之紙燈四小盞。門闌之上，排插法國國旗五面。余等心疑此種之裝點，然以門外團立而待入之婦孺甚多，意者此亦平民之眷屬耳。無足深怪。叩其雜劇將開演乎？則以尙未對，且云此時須有所待，客皆未許入門也。余等姑待之，然見續續來者非婦女卽皆孩童，且間有冠高冠勉强爲紳士裝者，來卽入門去。久之，一敎士闊帽長裾，施施然來自古敎堂。多數之孩童，皆免冠致敬禮。敎士頷之，然目余等皆東方人，想是同志，故略一脫帽以示禮遇外人。亦揚揚入門去。余等始大疑，更細叩門者，並舉「天堂末路」之劇名爲問，彼始揮余等遠去，謂在隔街，余等乃大笑。始悟此正宗敎家在此處與平民校唱對臺之劇，將各弄其神通也。

於是轉過隔街，行數百步，始發見平民校之號數。（初在敎堂後，以爲是矣，故倉卒未暇問房子之號數也。）外門亦一圍牆，寬大過前校數倍。門外一無所飾，內容房屋雖寬敞，然適與平民之名號相稱，絕不宏麗。演說場一間，廣可容千人。場端一臺，演說及雜劇其上，奏音樂其下。入場之券，人納五十生丁。既入門，白髮垂垂之學問家，及長髮壓肩之少年無政府黨員，與英毅嫵媚之庸無黨女子，以及拳粗臂壯之工黨，挨挨擠擠，坐滿一室。一羣妙年之閨秀，自十七八下迄十二三，約二十許人。各手一「做胡鈴」之弦器，雜以三五無政府黨員中之大音樂家，組織爲當宵之樂隊。

錦鑿八點有半，悠揚之妙樂，奏第一関。能柏拉圖登演臺，（其詞甚長從略）遍及當宵所演之天堂末路，爲彼四年前在西班牙所作，編此劇本時；其時宗教之勢尙盛，不圖未及三年而宗教之奄奄頹喪，已至於此。則宗教勢力之價值，更無足言，似亦無取乎更演此劇，拉起已死之人，再加之以捶擊。然一般之僧侶，藉文明世界信仰自由之保障，依舊肆其鬼蜮，迷惑社會，故形式上之宗教雖衰，而精神上之宗教猶將；則我輩種種反對之利器，在此時正還合用之時。所以値此良宵，不嫌將舊劇重演也。

演說既罷，奏樂第二関。劇臺遂開幕，扮演者爲無政府黨員，闖入天堂之故事。共分五幕：（第一幕）無政府黨隆巳斯的承看守帝閽之聖經中人物。（全劇二十許人物，皆爲聖經中曾載之神或人。）爛醉如泥，冒名登天。其描寫處，譏教堂香伙僧人竊飲偸惰之狀也。（第二幕）上帝聞巡警天使，警報無政府黨闖入之消息，與耶穌及內閣諸大臣，開御前會議。此隱隱譏議員之蠢野，及政界中人之腐敗也。（第三幕）無政府黨員遇耶穌之情人，（聖經有之）互相戀愛，遂爲愛友，因之緊一切天神，登臺演說，播散小冊，從煽起天堂之革命。耶穌之情人，又爲納賄大藏大臣，得一頂上之圓光，可以出入帝闈。大藏大臣者，扮爲聖經中聖賢之狀，頂上圓光，本爲天庭之重寶，然以熱於賄賂之故，遂任無政府黨員之私賄。無政府黨員，予以兩佛郎，大藏大臣得之，反復審視，辨其是否贋幣。此蓋乃形容革命黨演說，及傳布小冊之勢力，與種種政府官吏之無恥也。（第四幕）天神革命。（第五幕）上帝再開御前會議，知勢已不可挽回，遂率耶穌等出奔，臨行乃曰：『自朕出奔以後，天國遂亡，永永更無上帝。』此之

謂『天堂之末路』。上帝既出奔無何有之鄉，耶穌之母，馬利亞等，素稱不嫁之貞女者，各擇一天神，互相婚配。此形容童貞姑娘等之現狀也。散會時已夜半。

—一九零八，五，二三。—

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

「各盡所能」似乎即義務；各取所需似乎即權利。然惡莠恐其亂苗，是不可以不辨。

舊世界之道德，無往而不含作用，每不好言正義。

義務者，有強人所不能之意。明明由父母貧困，不能受正當之教育，故既壯既老，無才能以自活，人即謂為應有飢餓之義務。

權利者，相去於所需則甚遠。富貴者朽廢其可衣可食之物，一任貧困者飢寒於道路。其惟一之護符，則曰，是有應得之權利。

若以右舉兩小事說明之，即可見義務與權利，全係強權者之作用，為舊世界似是而非之謬說。至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乃為新世界人與人相互之正義，二者決非同物也。

然有人問曰：『倘世人止取所需，不盡所能，則將奈何？』

吾則簡單答之曰：『今日亦有但得權利，不盡義務者，然則即奉舊世界之謬說為金言，又將奈何？』

況即如吾之說，果出於吾之誠心與否，如君之疑辨，果有所為否，皆可不論。但從表面觀之，皆吃了飯，恐怕不

餓，必多所云云，以耗我等之口舌。吾恐舊說之流行，君恐吾說之流行，皆無非懼其有害於世人。以我等之自以爲好善如此，則他人有必予忖度之，何以動輒菲薄世人，常恐正義之不便於流俗，而必枉道以求合耶？

——一九零八，十二，二十四。——

殺人

方今世上，留遺於稍進化人類之腦中者，尚有三種惡孽：

（一）甲已殺乙，丙即不能不代乙殺甲。

古人之刑：血償血，耳償耳，鼻償鼻，性命償性命，始足稱爲公平相當之罰。然在今日，血償血之類，已人人知其可笑而妄謬；惟性命償性命，猶人人習焉不察，認爲正當。其實今之一二病理學大家，哲學大家，極深嘆恨，以爲今之政客及法家，尚多謬誤者，終有一旦豁然其故也。

蓋此事粗率言之，甲既造此不合人類良知之慘痛，丙復代揣乙意，亦爲造此兇惡之慘痛，快乙已死之心。在良心上爲一至無聊之報復。

至謂殺甲乃所以警後來之丁戊，此等無理之謬誤，尤爲無聊。此認人類之胸腔中止有懼心，更無良心，此乃大謬不然者。曾見記者之友人固臨戰事而一無懼色者，然平日見割雞而遠遁，蓋慈愛生類之良心爲人類所自具，未嘗懼犯法而始不爲也。政界廢死刑，而社會亦必以人命爲至重，此影響有可操劵者。迄今瑞士，荷蘭等國，死刑已除，止閗其命案獨少於他國耳。

然此問題甚大，姑俟別論。

（二）戰陣之上，已必殺戾，故戾必殺已以自救。

强者不欲陵弱者，如西方有德王威廉，東方有日王睦仁之類。如能但務以教育增益人類之眞幸福，不務以光榮發生愛國之謬界限，即可無侵陵之兵；既有侵陵之兵，自不能不有抵抗之師。侵陵者，致人於死地，不仁也；抵抗者免人於死地，仁也。故今日人類中，尙有抵抗之戰，蓋當深太息痛恨於威廉睦仁之徒，所以志士仁人，將不幸而犯其第三惡孽也。

無理者，不敢抗有理者，如革命而欲免人類之痛苦。彼造作苦痛之政府，自慚其無理，有如滿洲政府者，即當自削其强盜之名號—皇帝—翩然歸隱於長白山，以讓賢者路。革命黨自然亦脫帽而送其行，即可無驅除之兵。所以有驅除之兵，則必因其抗逆之師。驅除者，免人於死地，仁也；抗逆者，不肯讓人之出於死地，不仁也。故今日人類中尙有驅除之戰。

或者難曰，侵陵之兵，其託義亦振振有詞矣，與驅除之兵，有以異乎？曰，截然不相同，此可不煩言而解也。侵陵之兵，遂其所侵陵，無非奴之而已。驅除之兵，得遂其所驅除，即拯人於奴之中。二者之不同：一爲得已，一爲不得已。惟此問題，不爲記者此文所欲言，姑當別論。

惟戰陣之殺人，止殺正相交鬥者。至於如造反想做皇帝之李闖，張獻忠，洪秀全之徒，無故殺人放火；或如曾

國藩，李鴻章之兵，已逐太平軍，猶動輒勦洗村莊，或聽兵士縱掠城邑，以飽其異鄉從軍之欲者，固爲今日文明人類所不齒。即在戰陣之上，苟敵者投兵而待縛，亦遂爲甚幼稚之萬國公法禁止尙執兵者對之而妄戮。此今日三尺童子，所能知能言者也。

(三)辛爲人類最大之障礙，壬願與之共死，壬即殺辛，從而自殺。

此乃最可慘痛之事，身命者同爲血肉所造，知痛知癢，人人無少異也。即以近事而論，如畢夏等之刺死葡萄牙王父子，方其匿拳銃於外衣之內，伏候於牆隅，豈未嘗想及拳銃一發，葡王父子固倒於車中，而已亦不免遭武士之長劍，迎頭亂劈，受警兵之鉛彈，當胸猛下。蓋一念及於出門之際，妻子握手牽衣，而請早歸，固心如刀割也。然而凝然不動，專心一志，俟王車之至，大步即出者，無非曰『朋友你害人亦害得夠了。我們一同打破了罷！』所謂時日曷喪，予及你偕亡，野蠻時代之人，當能痛心言之也。

故刺客而能存必死之心者，非但於理爲順，(蓋謀殺他人，而求自活，無論謀財害命之與政治行動，皆於理爲不順。因惟庚已之交涉，彼此正握兵器，非彼殺我，即我殺彼，間不容髮，故殺人猶可自解。至如壬之待辛，或有他術，致其不死，壬之死辛，特短於能力，無從籌得不死之術。故倉卒死之，愛重人道，自與同死爲合理。) 即於謀亦必達。因同死之志既堅，則不求匿避之路，一切乘機俟隙，皆從容不迫矣。蓋五步流血之事，固世界至吉祥之盛事；而五步流血之人，亦世界至偉大之人物也。

況爲之辛者，以致壬之必加之於死地，皆無非使人有大不得已者耳。如以今之中國人物而論，有如鐵良之於溥良，則與溥良同死者必鮮。又如端方之與趙爾巽，則與趙爾巽同死者又必鮮。然則壬類之人物，又爲世間最好和平之人物。人但勿爲辛焉可矣。流血五步，而無形中減少流血成河之慘劇，眞慈愛之至矣！

—一九零八，十二，十九。—

答人書(一)

(默子來書)近來之忙，自在足下照鑒之中，不贅告。彼此論來論去，遂體念出兩個大門類，爲人類進化之雙輪兩翼：

一曰教育　一曰革命

有教育以爲積極，則世間所謂懶人多恐社會主義行不通，或社會主義行而世界反變爲剖斗折衡老死不相往來，皆可信爲必無之事。

(答)好勤惡惰，乃人之本性，似爲定論；然於現世界之人心，或有不盡然者，皆已往世界之學說以權利義務相折準有以矯之而使然。所需必適如其所能，則矜貴其所能，將以多得所需以給不虞，故於不能得所需者拒而不爲，而懶以生；又或殉其所需而強爲其所不能，迨所需既給，即無所係戀，則懶又生。故目世間爲懶人多者，皆以濁世之觀念，論定固有之良心也。

(原書)有革命以爲消極，將見公理必無達到之一日：由未善而使之較善，由較善而使之較盡善，萬古

常在革命之中，由是卑之無甚公論。

世間當有一班任敎育之人，即力任世界進化之學，孜孜矻矻，研求理化機工，使世界進化者也。

(答)讀者注意：切勿誤會敎育兩字，認作現世界之師範生學問，或雜習文學法政軍事等者可以當之。

走進了一個現在小學校，請問有幾樣可以算做敎育？

有人說『朋友，一點不錯，據我看來惟半點鐘的祈禱上帝才眞可算敎育。』

諸公！這位所說，你們以爲如何？

諸公必搖頭曰：敎氣大重，敎氣太重，彼乃敎中人自說敎中話，不是公論。

我乃曰：諸公必平心思之，勿因諸公不喜宗敎便一筆抹殺。

諸公必怫然曰：請敎老兄，即使將世人個個敎會了磕頭求拜，對了虛無縹渺的什麼上帝能討饒求赦，要之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

如此，我即拾諸公之牙慧，批評小學校之課目曰：

譬之唱歌，所以陶情作樂也，而必唱一點鐘之愛國歌及尊親敬長歌，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界之幸福，究有何與？

又如讀本，所以認知代講說話之記號也，乃不惟文字通順之求，必且含有保固國祚之話頭，迂腐無味，以苦

小兒之腦力。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

又如作文，所以實習記號之使用也，而必服習古人腔調，以助返古醉性之迷惑。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化，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

在不開化之中國，固又有如祈禱上之讀四書五經等課目。即在文明課程，亦有六十個「格林」做成一兩，十二兩做成一磅等許多無謂之歌訣。

諸如此類，充斥於一日功課之中；小兒之腦力，大半耗於無意識之課目。而實可以爲發明新理新器之基礎，使世界有進步之傾向者，一日之所得，曾無幾焉。

此無他，祈禱上帝者，即教士要保固他飯碗；愛國保國，尊親敬長之類者，即帝王，官吏，頑嚣老悖之人要保固他的强權；文字之腔調，商業之度量，即文士資本家要保固其悅容之賤技及壟斷之私利而已。推而準之，凡若此類，皆有所保固；此類之人，一鼻孔出氣。存則俱存，倒則同倒。故不言而喻，互相協助，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遂湊成今日之所謂師範講義，建設今日之所謂小學教育。

故除理化機工等之科學實業外，無所謂教育。足以當教育二字之名義者，惟有理化機工等科學實業也。以彼皆日促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使世界進步者也。

至於今日，世人胸中之教育二字，止可叫做傳遞主義。教士參與其間，傳達飯碗主義；帝王官吏，頑嚣老悖之

人參與其間；傳達强權主義；一切教士帝王，官吏，頑嚚老悖之人之兔狐同黨，各在其中捌着盤脚分傳各人之小飯碗小强權主義。總而言之：可名之曰傳達退化主義或曰傳達停化主義。

於是革命之書報等與此輩爲敵。此種書報亦叫做傳達主義，便是傳達進化主義。

傳達主義，不得叫做教育。傳達退化與停化主義者可叫做『反對革命』傳達進化主義者便叫做『革命』。故今日各國小學校中之課本大半爲教士帝王，官吏等所發行之反對革命書報也。

諸公！我輩所作革命書報，傳達進化主義者，猶不過簡要其詞，供人研究科學實業等之餘暇，藉袪退化停化之狂惑，不曾多費小兒之腦力，建議采作課本，以妨其研究進化之學。

乃若輩傳達退化停化之書報儼然號稱課本，冒名教育，强未來主人翁之億萬小兒，日費腦力之大部份，讀彼書報以遂其迷惑，其罪惡何如！且由此迷惑使教士帝皇官吏，嚴父長老文豪，政客善戰者，資本家不絕於天壤，蠶食世間之食料，阻遏世界之進步，其罪惡更何如！

故請諸公注意：切勿誤會教育兩字，認作現世界之師範生學問，或雜習文學，政法，軍事等者，可以當之。

(原書)世間又有一班革命黨，即永遠犧牲其身，與世界退化及停化之人反對者也。

例如今之排滿黨，乃反對强權者也，助之。如明日滿既被排斥，乃忽伸其漢權，以造不平，眞革命黨必立刻反對之。

又如今之企望共和者，欲以共和反對專制也，是反對强權者也，助之。如明日共和政府成，即人人自以爲元勳，爲政黨，藉政府以自私，眞革命黨又立刻反對之。

故以如是之反對竭今日革命黨目光如寸之能力斷之，姑立一假設之界說曰：『公理者無政府。』其實即至無政府而無政府之不平又必生，至於無政府之不平生，始見無政府本未全達於公理，不過稍近於公理耳。

故眞革命者，乃永遠焦心勞慮，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一等人。惟其有此等人，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下後世，無論至於何種進步，皆有觸耳之言，以止其野心而策其再進。

（答）『後天下而樂，』乃孔孟小儒妄立一康樂和親之景象，俾所期之境一經達到，則自己之安富尊榮亦在其內；質言之，即如彼之夢囈所謂三綱既定，五常既正，推之天下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而彼等之冷牛肉亦遂喫一個不了，與天地而同朽。諸公細想，他一個小小血肉之軀，連星流日蝕都看做災異的智識，如此乃欲將他一個人的見解，蒙蓋萬世，還不算專制渾賬胆大妄爲麼？來書先憂後樂之言，不過行文時用慣的典故，其意必不主張，然一經第三人之誤會，遂疑無政府黨眞有所謂目的可達，準備享乃共產公妻等的快樂，這眞叫做大謬不然，大謬不然！眞革命黨者，蓋無時不憂，無時不樂。憂者憂人生之無道，樂者樂世道之常進。其勞神瘁慮，蹈死觸禍，似憂；而彼胸中隨時更易一幸樂之景象，世界無此幸樂；隨時更易一優美之景象，世界無此優美；隨時更易一潔

白高尚之景象，世界無此潔白高尚；而又非若宗教家之妄想，實爲有條有理，世界自然有達到之一日；這叫做樂得不可開交。有人如其不信，這是再容易也勿有：諸公試一切捐棄其做官心；做資本家心；做子孫牛馬心；做奴才順民心；做卑劣孝子慈孫心；收拾精室做小舒服朋友心；欺誘弱女做汚穢淫畜心；以及一切英雄名士，大文豪，大政治家，大銅像家等卑鄙齷齪心；此等等退化停化之心，一切捐棄，又日日講眞實不虛之科學，有進無退之公理，自然乃胸中之幸樂優美，潔白高尚，比衆不同。這是你們諸公自己本來所有，我也不居引薦之功。或者有人早已將他梏亡，這是他自己對自己不起，我必無贖說之罪。

(原書)否則支那之古語有云：『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世間之事，一經達到目的，必志驕氣盈，無理之事端隨生。故卽無政府之目的一旦果達，而無政府黨將沾沾自喜，必且爲暴於彼時，故定需有一班眞革命黨再革無政府黨之命也。

—一九零七，九，二八。—

答人書(二)

(原書)弟數年來，於廢財產，廢婚姻兩層，信之甚篤；然以不學故，不得多爲之佐證。此次來□，擬研究□□，即所以達吾研究社會主義之目的也。□□□□，實獲我心，惟弟有欲奉商者：此主義與舊道德相去太遠，眞所謂非常異義，

(答)故新世紀報發刊後，即同志亦跳出來拚命爭辯。

(原書)又非得世界大多數人承認，則不能實行。

(答)眞無奈此迷謬之大多數何。

凡提到社會主義四字，莫不曰：主義實高尚，可惜時候不到，不能實行。我將問之曰：倘大多數人承認能實行乎？則必曰：這也自然不消說得。曰：然則公即大多數中之一人，一足在左則左重，一足在右則右重，雖謂社會主義之能實行與否，止繫乎各自一個人之左右可也。則社會主義之能實行，求之於各個人一己而已足，社會主義之不能實行，阻之於各個人一己而有餘。各個人所謂時候不到，不能實行者，無非曰：不要我如此，他人不能如此，我上了當。又推而廣之，以姑息之愛愛此世界曰：不要你一個人如此，他人不能如此，你上了當。又如小說所謂「怒

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硬下斷語曰：誰肯如此！恐一萬年亦不能如此不要叫世界上了？當然此猶純乎議論道理也，其歸結則曰：我不如此，你奈我何？我則曰：你不如此，世界必如此，你奈世界何？爲了你一人，實行便遲了一點，世界亦無如你何，不過世界的黑暗史上記念你，如此而已。

(原注：憶從前社會主義家，嘗有小試之者，而卒無動，乃以遊說爲第一義。)

遊說永遠爲進化革命第一義。我笑世人之迷謬，往往曉得了二五，便不知一十。如有人閒中無事，見人有高尙之議論，必作大家之寫意舉談，或作識見甚高卓的不屑之語曰：『這是瘋話！只是空論難實行。』一若眞眞新世紀等一種印刷物，乃與筆墨紙張印刷做了對頭，不過拭穢多幾個字。於一方面不甚緊要如此，然於又一方面，新世紀查禁，乃至遠道發專電，極少也要化數十大元。又宗旨不合者，寄信來責，寫信來駁。一若新世紀一發行，中國政府及南北洋之性命休矣！新世紀一發行，則他人之宗旨行動皆爲之毀阻。不惟野蠻國之對於新世紀也，近日德國有一個博士，演說了幾句反對軍國主義的話，德政府亦將大開法庭，審判其當否。而於又一方面宏論之見重又如此，故我將請質兩方面曰：你們到底那一邊是？

(原書)然尋常之人，不可以□□點化，鄙意有兩種方法：

(一)以小說及新聞，力摹舊社會之狀態，常說至無可如何之地位，使讀者代爲之悲痛躊躇，而求其所以解決之者，如俄國某氏之誰之罪之類，然後以解決此難題之小說繼之。此等小說，必須多其方面，使讀

者無意中為之浸潤，而自然入口範圍。

（答）上文橫說新世紀，豎說新世紀，不過眼前典故，引來容易明白，並不敢說新世紀眞有什麼價值。以視來稿，此條新世紀報汗顏無地，自愧未能，日佐企望，以求能者。故公布來稿，廣示同志。

（原書）（二）以理論及小說，描寫新社會佈置之法，生活之樂，如美國某氏之社會未來記，（華文節譯本曰百年一覺）使讀者想像其樂而恨不能置身於其間，中間以一二語點化之。

（答）未來記等書所謂理想者，今日已大半見諸事實。社會家所謂無政府及共產，皆另有不可形容之安樂美滿。然往往以舊道德之名詞，不能描寫其時之道德；以舊社會之環境，不能描寫其時之社會。故如來稿所言之理論及小說，今日之社會家，猶未能罄其胸中所想像者，多爲淺易之文章，極寫未來之情態，誠爲欠點。然其難處，並非爲形容之而筆墨易窮，實在千頭萬緒，少舉一二端，便致駭怪；故至今引而不伸，止標得幾個莊重無味之名詞，曰無政府，曰共產，曰某某，如此而已。

（原書）用此兩法，則彼等橫據成見無理取鬧之駁難無所施，而吾輩亦不必爲之空費筆墨。

（答）無理取鬧之可笑者，或疑無政府者是在街上殺人放火。又云廢財產，廢婚姻，勢必至於如豬狗交合於道。或則遊心太古無爲，老死不相往來之境界，以爲無政府之境界即如此。此其致誤，乃不知無政府爲更文明愈改良之社會，故反以極舊社會之惡狀擬之。曾見北京某遊戲報載一俊語曰：『某富翁頗豐裕，有無賴八人至其

家，曰：當今社會主義盛行於世，君家獨擁厚貲，宜將所有財產與吾等平分。富翁曰：吾亦講社會主義之一人。你知吾家財若干？無賴曰：百萬。富翁曰：君等人數幾何？無賴曰：四萬萬。於是富翁取紙筆書算曰：據你等所說，以四萬萬人分百萬金，你等每人應得二分五厘。遂以二錢銀子，分與八人。無賴語塞，無可如何而去。」此極譏社會主義之共產者。共產或云均產，或云均貧富，此猶云以世界之財產，均其利益於世界之人，無有貧富之名詞也。非人人各得其一份，各私其所有。如其各私所有，則雖分之甚均，依然爲世界之惡法，何得稱爲新世界之進化！「均」之與「共」，特文字上之解釋，有圓滿與不圓滿之分；若必欲以文害詞，則均產與均貧富義皆不圓滿，不若用廢財產或共產等之名詞爲當。共產云者，其實不過如一家之伯叔昆季，不曾分家而已。世界稍進化，有不分家之家族；世界愈進化，遂有不分產之社會；至平易近情者也。

（原書）弟於社會，頗有一種理想，常欲假水滸傳收煞之後而爲之續貂，名之曰新水滸。一則以發明社會主義，必先破壞家族，而水滸傳之百八人及其他嘍囉，乃無家族者，易於著筆；二則假水滸之名，尋常之人，必取而閱之。其大意：擬卽梁山泊地方，建設世界新社會之雛形。畫爲耕地若干區，園圃若干所，工場若干，食堂若干，寢室若干，每人一寢臺，男女配合之室若干，孕婦胎敎之室若干，乳母育嬰之室若干，幼稚舍若干，學校若干，養老室若干，公園若干。凡人皆每日工作若干時，惟老幼孕婦病人免。所享權利，人人平等；食宿皆在公所，衣食器用皆公備。如是，則財產自廢。惟男女配合，則於公園互相承認後，至公設配合室，記

名而後入室。婦人有孕者，居胎教室，育兒則居育嬰室。一年後兒斷乳入幼稚舍，母工作如故。其時將種種姓名删去，而以生年月日之先後編一二等號數；將種種地名删去，而以新書之區域一二三等代之；將種種紀元删去，而以此主義實行之期，爲元年元月元日，自此以至億萬年，而其前則逆推之亦如是。既行之於梁山泊，然後遊說各地，其違吾主義者，以電力殺之，如雷擊惡人之瞽說然。（此電力能專殺一人，而不波及其他，較炸彈爲勝。）必使世界悉行此主義而後已。

懷此有年，迄未下筆。一則此書有種種應用之科學，弟尙無從取資；二則弟不擅長於小說筆墨；三則於世界社會主義之學說，所見甚少，無從參考；故欲待修學數年而後爲之。頃因□□□純然持此主義，故不覺一吐其所蓄，以就正於諸君子焉。

僕曾與友人□□□談及□□亦主張社會主義者，而不取平等主義；以爲當悉去阻力，使人自由競爭，盡義務若干，則得權利若干。世界始有進步。若權利平等，則新理新機，必至於無人焉艱難辛苦以發明之，而世界必至退化。鄙人却不以爲然。以爲人無不好勤而惡惰，如久臥則必思起，久坐則必思行。人之所以有怠惰者，由所持職業，非其性所近，或由種種外緣之牽掣耳。若悉去一切歆羨巧詐之心，人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執業必無惰者。足下以爲何如？

（答）强權家則以爲人心皆惡，故必有法律焉以爲監督。稍講進化者，則以爲人心有善有惡，故權利義務，有

相抵之價值。而不知因權利而盡義務，卽爲自私。無政府黨則以爲人心皆善，（卽所謂無不不好勤而惡惰者，亦其一端也）世界之權利皆吾人應享之權利，世界之義務皆吾人應盡之義務；無所謂權利可以增減吾人之義務，義務可以得失吾人之權利也。世界之進化走螺形圈線。公理所在，永無可至之境。若笨伯下死語，必以爲公理之一點可達，則天地亦息。進化之理，不過較未善而至於善，有若螺線由外圍向中心旋繞，彌繞彌近，如是而已。惟其然也，故一方面則向內而旋，形成進化，一方面則由東而南，由西而北，形成合迹。世人不察，往往以爲天地之理，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譬若今之世界，言其合迹，頗類古時之戰國，種種外交軍事家，甚有似於儀，衍，兒，自之流，無政府黨則純然一孟軻之仁義。然螺線則已進一圈，不過方向則彼東亦東，昔別有軌轍之可合。其實彼此之遠近於公理，則儒者之道之與無政府黨，大有差別。惟彼在圈外進行，此在圈內進行，所進之方向同，故粗迹略同。以彼之小影，譬說今後之新世界，亦未嘗不可以堅信道之心。蓋戰國之時，迂闊仁義而尊尙功利。至於今日，仁義之價值然能定其最貴，毫無異義。然則今日挾强權者，所謂有法律秩序，始足以整齊天下者，必轉瞬而爲無政府世界之民人所嗤笑，斷可必也。

一九零七，九，十四。

軍人與服從

甲問：軍人何以尙服從？

乙答：因爲要他聽號令。

甲：聽號令之緣故何在？

乙：戰陣之際，勝敗定於呼吸；必如指臂之相使，方能動合機宜；若有一人梗令，則全局爲燬。

甲：然則臨戰約明聽令可矣，何必服從於平日？

乙：平日之服從，所以養成其臨戰之聽令。

甲：服從必養成於平日。如此，專制國之人民，墮胎以來，即講服從，則其聽令必加謹；此所以俄羅斯之兵，戰勝日本中國之師，每動必克。

乙：否，你是說笑話。兵是自由國的精。

甲：什麼叫做自由？

乙：即交際自由，出入自由，言論自由，寫讀自由之類。

甲：倘百姓不能如此，則將奈何？

乙：開議院替他爭；設學校敎他做；導其聯盟結會而發揚之；多設書樓報館而灌輸之；終當造成其自由。

甲：自由要造幾年？

乙：自幼稚園而小學，中學，又令交際於社會。大約自由之資格完全，必在弱冠之年，則約計之，可曰二十年。

甲：這都是爲精兵之預備麽？

乙：否，到了當兵之時，除了一個愛國心，一樣都不許帶進營盤。交際是講打千，磕頭；—

(乙氏原答本言舉手，齊足。記者因舉手，齊足之狀態，大有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之奴才態。覺入新世界人之眼光卑劣尤甚，斷不如打千磕頭之老實。蓋舉手，齊足乃智足以羞之而故犯之；若打千，磕頭不過愚不足以恥之而忍受之耳。故爲酌改以冀稍留彼中人體面。)

出入是講呵叱，盤詰；言論是講容悅，唯諾；寫讀是窒聰塞明。

甲：這是什麼緣故？

乙：這便叫做服從。

甲：服從要造幾年？

乙：沒有年限，一進營盤，便能服從。

甲：怪事！用二十年功夫，造成的自由人民，只要一進營盤，便變成了服從的兵丁。果用何法使之然？

乙：卽用强硬手段，迫之使服從。不要說別項，便是在家自由寫讀的書報，到了營盤，便不許寫，亦不許讀。

甲：然。請問在家時，所有自由書報，無論無政府主義罷，反對軍國主義罷，革命運動罷，想必任他縱觀。

乙：自然。

甲：然則一進營盤，如何忘得了？想來必有妙法，將他挖洗出來。

乙：否。家中看進去的，任憑他記着。止不要在營裏看，恐與服從衝突。

甲：這却奇絕！家中看進去的，偏不會與服從衝突，惟有營盤裏看進去的，方能衝突服從，這是何故？

乙：緣故是說不出，不過規矩如此。

甲：（笑介）且閣過。既說老規矩，那還有什麽情理可講。但要請敎，爲什麽用着服從？

乙：笑話。縱善忘，何至於此！不是說過麽，爲了交戰。

甲：軍人的眼裏看營盤裏鄭重，還是看戰場上鄭重？

乙：自然看戰場上格外鄭重。

甲：既然看戰場上格外鄭重，而且服從，又是戰場上獨一無二之應用品。那二十年的自由人民，一進營盤，須能卽刻服從。豈有一上戰場，反不能服從之理？如此，服從之規則，儘可但施於戰場，何必兼施於營盤？

乙：這不對！這不對！服從須平日養成，臨時方能應用。

甲：二十年養成的自由，一旦因畏兵紀之故，可以驟變爲服從；則幾個月或三四年養成之服從，豈不能因戰場畏死之故，驟變爲梗令？

乙：他有愛國心，決不畏死。

甲：營盤之服從，前云用強硬之手段，強迫而成。既需強迫而成，則非心願。其人如有愛國心而服從，又爲養成交戰之要素，何用強迫？

乙：強迫者，不過慣用之字眼。軍人願受營盤服從之規律，實亦發於愛國心。

甲：強迫不過慣用之字眼。語妙天下！如君之言，有愛國心，便不畏死；既不畏死，何容梗令？有愛國心，便願求勝；既願求勝，何敢失機？似幷戰場上應需服從之名詞，亦可省略。

乙：然。一切步伐進止，皆須平時嫻習。

甲：步伐進止，叫做兵學，或曰戰術。嫻習學術，不但軍人爲然，毋論何項職業皆然。方今世界，無論教練何項職業，皆經大多數斷頭流血以爭，不許再言服從。而乃獨於此事之教練，必以服從維持其後，這是何故？

乙：只因戰事至危險，一不服從，或有梗令，大局爲毀。

甲：（笑介）說來說去，終於糊塗到底！就君所言，如其自由國當兵之人民，必有梗令者；則愛國心決不可恃；既愛

國必不可恃；則幾個月或三四年之服從教育，即周密矣；能久於二十年之自由教育乎？到畏死之際，將服從力强耶？自由力强耶？即三歲小孩，能斷言矣。然則所謂營盤裏三四年之服從教育，實爲無理解之惡作劇也。

乙：據你說來，我也疑惑。

甲：毫不容疑惑。說破不値一笑；聽我道來：——

（一）因握强權者，經百年以來之革命，其專制區域，甚爲減縮。惟兵事與一般之普通人民，交涉稍少；又兵事疑鬼疑神，容易炫惑耳目，且可以擴張國威，欲動人民；故仍在軍營裏完全其專制之世界。

（二）殺人之人，焉有好人。肯作祈戰死之男兒者，其人即含有野蠻性質。支那喜談妖怪者有言矣：其人苟有淫心，則鬼婦狐女，可以惑之。肯去當兵之人，含有野蠻性質，故握强權者，仍能用朝三暮四之術，將極野蠻之手段，隱於文明標號之下。故一般之狗頭新黨，說到軍人服從，言之齒間，嘖嘖若有餘味。（猶憶少時，有一小兵官揚眉吐氣而語我曰：『吾見某大帥時。兩行列衞隊，皆露刃下向，有如刀林，環成一穴，吾蛇行穿穴而進，族若奔鼠，迄於堂下。左右大聲呵曰：『止』！吾懾伏不敢動。大帥威嚴凜然。』其人不惟言之不羞，且若得有殊榮。然至今思之，亦何足異。此正所謂文明軍人之資格也！不觀近年中國之軍人學生乎？彼心竅愛其舉手齊足之狀，自顧甚雅，恨不日對老婆演習之，以矜其榮顯噫！）

（三）方今世界上，尙有兩種服從人：一則婦女，一則軍人。婦女因欲媚悅於人，故紅紅綠綠，拖拖拉拉，全係野

蠻油漆時代之狀態軍人因欲威駭人，故亦紅紅綠綠，拖拖拉拉，全現野蠻油漆時代之狀態。請看戲檯上君必啞然失笑。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即可確定現在軍人之資格。蓋其人既老着面皮，肯着如是可笑之服裝，安復有智識，能拒服從之規制。

(四)人之喜自由良心也；喜專制，遺傳也。今日人類之天演，良心猶不敵其遺傳。故一閙有專制之區域，尙可逐臭，遂共寶爲世外之桃源。蓋專制之妙，雖有服從人之時，亦有得人服從之時。猶之支那人民，無意反對專制之官者，無論自已屁股爲狗官打爛，只要兒子一朝留學卒業，回去做官，便可打人的屁股。軍人亦然。自已服從上官，固覺難堪，及下士服從自已，乃何等榮耀。

乙：原來如此！

甲：不過如此！

一一九零八，一，十一。一

談無政府之閒天

無政府三個字，乃世間最吉祥的名詞。俗語有所謂『無皇帝好過日子，』此贊美辛勤，慈祥，高尚，純潔的一種人物。此所謂『無皇帝，』其意卽謂此種人無需治之以法律，確確鑿鑿，卽爲無政府之別名。

然而辯者必譁然。以爲此種人，世間曾有幾個。

然抄近一點，請教請教看，請問教育愈文明，則此種人愈多，便拿歐洲比中國，想亦爲譁然者所承認。

如此，可以不必煩言，說來說去，總不過「壽星唱曲子」幾句老調。

總而言之：

主張有政府者，則以爲世間人，畢竟是狗彘忘八，少不得一根鞭子。

主張無政府者，則以爲現在的一般有政府黨，雖然渾蛋到十分；然他又時常在那裏吹牛屄，講什麼普及教育，若教育是靠不住，便直接爽快，有了裁判官同著警察所，再加著一點兵隊，可以算政府的能事已盡。何必再撐那教育的空場面？若教育是靠得住，果能使人人不能者而進於能，不善者而進於善，則無政府之爲期必不遠。

然辯者必又譁然；以爲如藉教育之力，可達無政府之一境，則今日教育普及之國，勉强亦可算已有一二，何

且觀其人民去可以無政府尚遠？

我閱捧腹大笑曰：今日之所謂教育，除十分之二，予之以智識外，其餘十分之八，無非所謂道德。道其所謂道德，其所謂德，如中國之忠君尊孔等之狗屁名目無論矣；即所謂文明國者，如『愛國』『尚武』『急公』『守法』種種主義，一言以蔽之，保障政府是矣。故今日之學校教育，質言之，可曰；政府黨在那裏明目張胆發布傳單，傳達宗旨也。欲世界之無政府，乃授之以政府之教育，豈非南轅北轍乎？

故就現在之教育，無政府黨居然發生，而且人數日日激增者，乃教育小部分予人以智識之力。然反對無政府者，尚居多數，則因教育大部分全爲有政府之道德也。

果其互相消除國界，即最粗淺之一端，各舍其萬有不同之文字，公用一種文字，用其全力之七八，予人以科學之智識，更用其二三，教以無政府之道德；行如是之教育，課將來之效果，雖欲不「無政府」而不得。

無政府若有『道德』而無『法律』，惟『各盡所能』，而不可謂之『義務』；惟『各取所需』，而不可謂之『權利』。人人『自範於眞理公道』，而無『治人與被治者』，此之謂無政府。

若胸中有淸淨無爲，返於原人時代之見解者，是背乎進化之公理者也。

至於反對者之意見，以爲無政府者，不過裂冠毀冕，奸淫邪盜，殺人放火，如是而已。烏乎烏乎！彼其人之胸中，果存有如是許多之齷齪名詞在內，吾亦不與多辯，止哀其陷溺於政府教育過深耳。

現在我們談閒天，談些什麼呢？

我們且講一旦無政府的時代已到，私產制度，自然一切廢除。於是先說到人人，各有所需之當取。

人類之所需者即衣，食，住，三者爲最要。於是人人各盡所能先布置此三者。

第一，先將地球上的地勢相度一番。何處宜於建造住居之宇舍；何處宜於展闢遊觀之園林；何處留爲牛羊之牧場；何處留爲禾稼之耕地。許多通曉地理氣候等學之專家，先乘著新歸公的野蠻輪船汽車往各處調查，函電紛馳，互相商定。此時此事，悉委於調查之數十百人，並無人從旁掣肘。因各人辦事，如今日之辦私事，更無欺誑不盡力之虞。（以後凡有所舉動造築皆同。）調查此等繁重之事，在今日雖經百年之調查，尚有不盡不實之虞者；在彼時則三個月，可以訖事。因到處非但無阻力，且人人踴躍幫助也。

凡可以造宇舍，供吾人住居之處，必使全世界處處相接。每三里五里，即建一居宿處，廢一切都會省府村町之名詞，僅定園林牧場製造場耕地數名目。此外，如今之城邑村町者，概名之曰居宿處。舉世界所有之園林居宿處等，皆冠之以數目字，以爲誌別。

現在世界所有可憐之草舍，土窟，蓽門，圭竇，固當剷除淨盡，即現在一切壯麗之宮室，閎大之寺廟，豐碑高塔，兵壘墳舍，皆當一一拆毀。但留其材料，以爲新建築之取用，不可苟且留存，塗飾修改，有礙無政府時代合宜之布置。

大約每居宿處，與別一居宿處，相距或三里或五里中間，聯以長林之廣衢，繁花之野圃。往來交通除遠道之旅行，別爲電車飛船之途徑，另有組織外，凡此廣衢之專供人行者，地底皆有機關路面造以極厚橡皮之類之物。每三五十丈爲一截，終日終夜，循轉不息。人但於兩面相接處，略一舉足由此面換向彼面，如是而已。如此，則數里內隨便交通，並可廢除摩託車電車諸物。僅留存脚踏車等，以爲園林中遊戲體操之具而已。

凡一居宿處有憩息睡臥室之組織；有飲食所之組織；有讀書通信研究室之組織；有工作所之組織；而養病室則組織於居宿室之外。

所有一切宇舍，皆建一層樓，或建平房，位置於前花後木之間。其高大登眺之建築，皆在園林。凡居宿處之宇舍，皆不需劃定爲何人所居。人愛遠出，每到一居宿處，欲憩息睡臥，或欲飲食遊戲，各就其處。欲留則留，欲行則行。

至於衣食服用之物，另有牧場，耕地，製造場，盡各人之所能，自由工作。分運一切應需之物，分貯於居宿處之供給所。故世界既無都會村聚等之分別，亦並無市場店舖等之構造。

其時學問之研究，最普通者，首爲一切交通便利之工程，求與海底氣界自由往來。餘則改良野蠻肉食之品物，及精究衞生與醫理，使年壽加增。至於理化，博物，種種進化之科學，當時既以文字簡易，畫一器量整齊精備，加以不必獰持門面，精矜大博士之身分。則艱深繁碎紆繞之陋習皆除，而講解，指示，試演，百出其新法，以求易知而易解。園林清遊時，可以隨便在花間樹底，口講而指畫。道途間與絕未見面之人相遇，亦可姑出其所學於夾袋中，

問難而質證。如此，其時即十許齡之童子，已能共有現在科學家之智識。今日之統計，則曰某國某年平均計算不識字者，約有百分之幾；彼時之社會比較表，止有記載一條曰：某年全世界，尙有因患最複雜之遺傳廢疾，不能治專科之學者，居百分之幾，近數年已減至百分之幾。

X曰：唯。用如此夾雜不淨之雋見解，談快心之開天，雖談一萬年，亦恐穿鑿附會，塗澤敷衍，舖張之而不能盡。惟吾所欲爲閱者之第三人說明者，如子之所言，眞不過最膚淺之最近進化新現象，曾無幾時，可以必到若吾腦中之無政府境界。其美善幸樂，則更有進。

—一九零八，五，三 十。—

無政府主義以教育為革命說

革命者，破壞也。以革命之思想，普及於人人，而革命之効果自生。或者以為但以空言激起感情，如不經教育之養成，不惟感情之發，隨起隨滅；而且有破壞而無建設，易生種種之惡果。

應之曰：此誤以向來之政治革命，概論於一切之革命矣。政治革命，以抗爭權利為目的，為多數與少數之相工，其公德則歸向於國權。故往往革命一起，易生革命黨之暴徒。始則奪權於少數強權者之手，繼則互相爭奪，肆為屠戮。其彼此挾以間執人口，而自以為不敢顯然逾越者，惟在保愛祖國，護持國權；國權以外，即無所謂公德。公德者，乃教育之極則，有教育與無教育之分別，即可以毫無公德心，與富於公德心為斷。彼提倡政治革命者，本正以權利為誘導。感情之激起，即激起於權利。權利者，又適為公德之反對。是革命與教育離而為二。故其惡果，必所不可逃。政治革命中之要求立憲，尤卑鄙不自諱。純以權利起義，如所謂政權可得，則強權之皇室可存。是直無異言及吾之生殺權之政黨可成，議紳可充，好官可作，即人民之疾苦可因硃筆之無上權而不理。故所得之惡果，乃盡喪其民之公德心。雖施以奴隸教育，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然扶了東邊，西又倒，終陷人道於馬牛。故說者每謂俟教育既備，再求進步，而不知彼之所謂教育，正與進步相背馳。更有何物可再求乎？）

若無政府之革命則不然。無政府主義者，其主要卽喚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於個人與社會之相互，而以舍棄一切權利，謀共同之幸樂。此實講教育也，而非談革命也。革命者，不過教育普及以後，人人拋棄其舊習慣，而改易一新生活，乃爲必生之効果。故自其効果言之，欲指革命前所實施預備革命之教育，卽謂爲提倡革命，亦無不可。

所以無政府主義之革命，無所謂提倡革命，卽教育而已。更無所謂革命之預備，卽以教育爲革命而已。其實則日日教育亦卽日日革命。教育之効果小者，略改社會之小習慣，卽小革命。在中國人近日習慣之名詞，不以爲革命，止曰改良，或曰改良社會。教育之効果大者，驟然全體爭改易其舊習慣，卽大革命。在中國亦以爲革命，不曰社會革命，卽曰某某革命。如目的在無政府，卽曰無政府革命。然以新世紀人之觀念評斷之，直無所謂革命有告成之一日。眞理公道日日傾向於進步，卽教育須臾不可息；亦卽革命無時可或止。惟教育必有効果，效果卽革命。經一革命，卽人類之公德心加擴。

故除以眞理公道所包之道德，—卽如共同，博愛，平等，自由，等等，以眞理公道所包之智識，—卽如實驗科學等等，實行無政府之教育，此外卽無所謂教育。

若如近今淺人之意，以革命教育分爲兩事，而以激起無意識暴動之感情，目爲革命；復以近日教育家行於學校內之劣秩序，及奴隸教育，爲教育；爲能養成公德心，徐爲有意識之革命。豈知此乃愈養愈離。故教育之公德

心，養之終於不成。而偶起革命，亦終爲無意識之暴動。此乃全未知教育者，即教育爲革命；革命者，即表顯其公德心也。故全以公德心爲革命之教育者，惟近日較進步之無政府主義爲較完。

然則無政府主義之空言，能愈推而愈廣，即無異建設無數養成公德心之學校；亦即養成革命之學校。誰謂尙別有所謂教育，可以養成公德心，而後徐言革命乎？則淺人所謂人民之公德心未足，不能以空言提倡革命，則請問空言者，何言乎？革命者，何事乎？此所謂似是而非，極支離之邪說，聞者偶未思索，亦誤以教育與革命爲二事。則彼所謂公德心者，其言美而甘，遂不覺隨其所云亦云耳。

況彼厚誣人民所謂公德心之不足者，僅指一二細故，以爲信。如共同之地，任意作踐也；然諾之言，任意違背也。此似振振有詞[illegible]。無論此等之公德心，正欲以革命之公道與眞理，稍稍說明之，便可頓改其習慣。即論者之詬言人民，亦幾以大盜譏小竊，而不自知。蓋彼之殉師友學說，不憚率全體爲奴隸，樂於大政治家，大政黨，大外交家等名詞之自譽，遂欲開狗竇以求小試，則已之公德心，究安在哉？

故謂中國人之公德心未足，誠如論者之言。然即論者斯謬其議論，首爲無公德心者之一人。公德心者，以各個人自盡之心，湊合而成。倘論者首先以公德眞理主張最良之革命，（如無政府）不自盡於妄自菲薄之程度，則已之公德心完。則人類者，最富於進化之模仿心者也。所謂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而全體之公德心皆完，亦即革命之效果必生。

—無政府主義以教育爲革命說—

嗚乎，言有似道而實僞者，最足以禍世而害人！此即離教育與革命爲二，而目正當之立言，誣之爲非教育也。

然則我輩之同志乎，務推廣其革命之書報，即以教科書贈人可也。勿因邪說目之爲空言，而因之致疑也。

—一九零八，九，十九。

書排滿平議後

全篇中革命之精神不少挫，甚慰甚喜！我本無所欲言；惟作者目哲學爲無當之玉巵，大約指浮泛之周秦諸子，及迷謬之佛經與懸想之西儒，皆不合於科學之定理者而言。此我等勸告嚼甘蔗滓之徒，勿爲此無益，已至再至三。今作者果亦有此觀念，足證人類向於進化，本由良德。世界之物，惟適用則謂可寶；至於非用，直接爽快，所謂廢物是矣，自應受天然之淘汰，而何「雖寶」之有！廢物者，必先失其深密。大約以晦絀之形爲深，糾紛之狀爲密，故遭廢耳；否則益深益密，爲進化之順序，無當必至於有當，何至常以無當見廢？然哲學爲言道之統名；如作者意中之哲學，我等實以「無當玉巵」之評嘆爲精當；至於作者意外之哲學，則有如無政府之類者，我等願應之曰：作者評爲牛角杯，雖較無當之玉巵適用矣。然作者尙有泛取資料，不適應用之誤，今正告之：而無政府主義者，譬之飲湯乃一橫當之磁杯；嘗之飲水乃一直脚之玻璃杯，以世俗金錢之價值而論，固較玉巵爲賤，亦較牛角杯爲賤，惟合於物理上之應用，則萬倍有加。故作者之胸中充塞無當之玉巵，即欲與辨無政府主義爲何物，恐愈辨愈紛。果能就「無當玉巵」及「非用」之「深密」，深思其故，亦已過半。况作者向上向下，意甚分明，所謂革命的民族主義，實則乃一作用，非主義也；故作者曰：「正以現有其事，則以此主義對治之」，皆即作用之界說。否則作

者以民族主義爲向下，可曰：中國之革命黨，所抱即「向下主義」乎？當亦作者所不能不自笑也，我輩勉之矣！既必不得已，有所謂應急之作用，則幷力向革命之前途猛進可矣。好在作者亦分明於他日滿政府既倒，如再發生第二之滿政府，則曰：『是亦革命而已』！壯哉；此即無政府之眞精神也！我等甚佩焉。

——一九零八，七，二五。——

評鞠普君『男女雜交說』

有物焉彌綸兩間，亙亘萬古，相維相繫，以成此世界；離須臾而不能，歷萬刼而不滅者，其惟愛情乎？愛情之生，其惟男女相悅乎？故愛情者，天下之公，而非一人所得私也。人類之共，而非男子所獨擅也。自有私愛情者出，於是有夫婦之名；於是有家族之說；（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於是有國界種界之爭；（春秋列國之爭，每起於婚姻。卽泰西之爭，亦每由王位繼承。滿漢初不通婚，彼以爲貴種也，而漢人不肯與通，亦目彼爲賤種也。）於是有種種不平等之事。（中國之重男輕女無論，卽西人男女亦多不平等也。）人羣之不進化，愛情之不普及，實婚姻之未廢也。今欲人羣進化，愛情普及，必自廢婚姻始；必自男女雜交始。請予不信，請得歷證之：

（一）不雜交者種不進。　人爲種種動物進化，久爲世所同認矣。夫動物種種相交，既能進化，則人類種種相交，必更進化，始爲正理。顧何以歷千萬年，而世界之人類，不甚進化耶？又何以中國人類，不徒不進化，且反退化耶？吾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創婚姻之人也。（據古書謂婚禮始於伏羲，）夫人類之初，實女子世界

耳，雖有男子而不多。物以稀而見貴，故其時只有女子爭夫者，無男子爭妻者。（此男尊女卑之所由來也。故中國婚姻嫁娶及一切親屬之字多從女。迨後男強而女日弱，始返其道而行之耳吾此說雖與祈會適詮不合，然未始非一理解，願質之。）其有不得與男子交者，則或與獸交。惟女子雜交，故進化最速，所生之人亦最良。（如伏羲畫卦，蒼頡造字，及凡古之帝皇，皆云感天而生，聰明強武，遠出凡庸。其實非眞感天而生也，皆女子雜交，故產奇傑也。）迨後女子之爭夫者愈衆，而男子無以應之，不得已始定爲婚姻之說，以圖免爭。雖然，其時有婚姻之禮，而不禁女子之雜交也。故女子之雜交尙多。人羣之演進尙速。（中國三代以前人物，創造一切，實非後世可及，不可盡誣古人。今之科學不明者，以古書失傳耳）及周旦制禮，而婚禮愈詳，夫婦之名義愈重，（昔王導妻謂周公制禮不公，欲令周婆制禮，眞先得我心）專爲男計，而不爲女計，而女子之雜交遂日少矣。雖然，彼時有夫婦之別，尙不禁女子之自行擇配也。視周禮仲春大會男女，奔者不禁，及左氏所載「鍾建負我矣，抑子南夫也」等語，可知當時結婚，可以自由。故女子之得遂其愛情者，所生之子，尙多賢哲。春秋淫風最盛，而人才亦最多，是其明徵也。自後由秦漢以至隋唐，人羣雖不進化，尙不大退化。何也？以其時雖婚配不甚自由，尙無貞淫之說也。無貞淫之說，故女子尙得遂其愛情。自有狗彘不食之宋儒（或問何至狗彘不食。曰，以其肉酸而腐也。一笑。）主張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由是女子遂永墜十八層地獄，鮮能遂其愛情者矣。故怨曠之氣，上干天地之和，困鬱之餘，遂傳愚弱之種。人羣退

化，至是極矣。彼他族之不重名節者，遂日強盛，憑陵侵侮，入居中國矣。嗟夫，彼之創婚姻之人及貞淫之說者，初不過自私其妻妾耳，壓制婦人耳，而不知其流毒貽害之至於斯也。此吾所以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婚姻之說也。

（二）不雜交者種不強　左氏有言，精多用宏，此至理也。昔斯巴達之欲強其種也，則使男女雜交，且使女子之強者與男子之強者交，曰爲田求種，故其雄武，冠於一代。今歐西男女之界不嚴，故其人種亦英武多姿，橫行一世。即日本者，昔所稱爲倭人國也，宜其種之矮小矣，乃自娼妓四出，傳種改良，今之日人其委瑣者日少矣。（日本雜誌嘗繪婦女執國旗先行，而軍人隨之，人以爲游戲，吾以爲實事也。）南洋馬來人亦孱弱之種也，乃吾遊新加坡爪哇各島，見中國人之娶馬來婦者，其所生子女，多壯實強大，遠過華人。此皆雜交而強之證也。中國古人，如文王十尺，湯九尺，及五尺之童，六尺之孤等語，（雖謂古尺較短，然不應相差過甚。）見於記載，可知當時人種，必甚碩壯。乃何以今欲求六七尺之人，而不可得耶？即滿人未入關時，其人雄武耐勞，故能以寡敵衆，（先正事略中多稱某人魁梧雄偉，某人體格過人。）乃何以染漢俗後，注重名節，欲求昔日之英挺者，而不可得耶？此皆不雜交而弱之證也。今使我神洲人種，氣息懨懨，形容枯槁，弱不勝衣，血不華色，無論與西方人立，與東方人立，皆覺自慚弱穢者，是誰之罪耶？吾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婚姻之說也。

（三）不雜交者種不智。 人之智識，實由交換而生。然交換一人之智識，與交換多人之智識，其效果孰良？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男女媾精，以生理學論之亦如是耳。吾嘗觀夫中外古今所稱爲偉大人物者，皆雜種也。孔子耶穌，中西所推爲聖人者也。然家語明言叔梁紇野合而生孔子，（或爲孔子辯護，謂野合云者，不過在野而合，非苟合也。是不然，果爲名正言順之夫婦，豈有在野而合者乎？既在野而合，豈貞節婦人所爲乎？又有謂家語爲王肅僞書，亦不然。王肅尊孔之人也，何故詆孔。是知必古昔相傳如是，昔時不重名節，故不削去耳。）舊約明載馬利亞不夫而孕耶穌（不夫云者，夫多而不知其人也，非眞不夫也。）伊尹老子亦中國之名哲也，而古籍言伊尹生於空桑，老子產於李下。（皆無父也，無父即雜種矣。）秦皇漢武，亦歷史上最强武之人也，而史書言秦皇爲呂不韋子，漢武與田蚡爲同母異父兄弟。（其母既雜交，即雜種矣。）其餘如感玄鳥吞卵，果牛繼馬後等等，不一而足。可知凡稍出色之人物，無非雜種而已。深山大澤，實產龍蛇，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即世俗相傳娼妓之子多貴多智，亦此理也。）今世界科學發明，日新月異，皆不出於東而出於西，豈中人智不若耶？亦其所得者薄弱，而不足以發明耳。是又誰之過耶？吾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婚姻之說也。

（四）不雜交者種不良。 據醫學家言：謂男女同血系者，生子多不具。無愛情者，生子多暴戾。故西人於血統關相之親，嚴禁不結婚；而中國亦有同姓爲婚，其生不繁之語。是則雜交而後種良，固古人所深知也。

不過未明言必須雜交耳。吾嘗求之，知必雜交而後種良，非必指一人一時言也。（不得以一人雜交，不產良種相詰難。）蓋必合無數種類，遲之又久而後良也。世有疑吾言者乎？則請觀今之美洲與印度。美洲雜種之國也，黃白棕黑，莫不有之。婚配之間，不甚別擇，故產出人物，美秀聰俊，科學發達，亦爲最多。何也？種雜而强盛也。印度純種之國也：婦人最貞，故每有夫死而殉者。階級最嚴，故有彼此不通婚者。然而日愚日弱；淪爲奴隸。何也？純種之結果也。雜則如彼，純則如此，人亦可思其故矣。誰使我中國人種，幾與印度同稱耶？非創男女有別者耶？此吾所以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婚姻之說也。

徵諸歷史則如彼，徵諸世界復如此；吾恨吾無廣長舌現千萬化身，以普告天下之怨女癡男。吾恨吾無尙方劍，現千萬化身，以盡誅天下之良人女賊。（古之所謂良人，今之所謂女賊也。）吾聊爲之偈，以告吾同志曰：「天下有情皆成眷屬，大會無遮，世乃極樂。」

＊ ＊ ＊ ＊ ＊ ＊ ＊ ＊ ＊ ＊

男女宜純任兩相情願之愛情，自由配合；此結婚當廢之理由。由愛情配合，成孕生子，其子必良於强制配合者之所生；此爲結婚當廢之旁義。此皆當告諸主張結婚之人者也。

異類相交，則所生良；同類則不良。此科學上之定理，與結婚之廢與不廢，無甚關涉。因今世界主張結婚者，明明以同類不婚爲大多數，而主張自由配合者，雖於此義信守益篤，而提議其事者，卻甚寥寥。然則此當告諸主張

雜交者，不能反以爲反對結婚之論案也。

主張以兩相情願之愛情自由配合，其主義純起於人類之相互，當各遂其合理之自由而不受外界非理之拘束，毫無改良孕子之作用在內；雖使孕子愈益改良，亦爲進化界中必然發生之事實。則有若同類異類等之科學定理，必又有其若何信守之方法，（進化之學，以科學定理爲眞理公道信守之。有者退化人，信守不合科學定理之僞道德。非一切排棄，無所信守，任其退化，至於原人地位，便算無政府也。凡好古之成見重者，每每誤以古世原人之行爲證實將來之無政府。反對者之詬譏既常如此矣，乃主張者之希望又如此，豈不怪絕？）此爲別一條件，與結婚之當廢，不爲一事。

作者拓開萬古心胸，排除一切理障。思力之銳，信道之勇，儕輩中誠不多見。以如此之識，抱如此之願，爲將來之進化學界造福，定卜其不淺。惟作者不肯偏尙理想，必求成說以信之，豈效法治科學者之必取憑證乎？然科學與考據之學，相似而不相同：一則尙實驗，故並敎師之講義，恐其不可信；一則尙師說，故取古書之舊說，可以爲論據。文野之判，自有毫釐千里之結果也。質而言之：凡取準於規矩律度者，文明之科學進化之標則也；凡僅恃於引經據典者，野蠻之舊習進化之魔障也。作者貪求證據，至於妖精鬼怪，不擇書而引之。僕等未敢附和者甚多。

又原注有謂『中國三代以前人物創造一切』云云，尤爲僕等所甚怪。夫『世界有進化無退行』，其說而果信，吾無政府主義所以成立者，以特別一二古人賢哲者之聰明才力，與今世一二庸人相比較，自亦可云彼善

於此。至於合一時期之大多數，以一節一節之時代爲比較，而曰古人已有今人之事業，或猶過之，第古書失傳耳。此等迷信，當爲中國人之特色而已。而何無政府主義之有哉？直標其名曰「原人主義」可矣。故好嚼甘蔗滓之「壽頭馬子」，開口閉口成周三代之隆，漢唐東西京之盛，言之口生濃沫，津津若有餘味。吾請不必多辯，但請一游倫敦市之「勃烈顛」，巴黎市之「羅佛耳」兩博物院，則所謂周官儀禮，漢書文選中之野蠻人記載，有如水字偏旁木字偏旁玉字偏旁石字偏旁馬字偏旁車字偏旁山字頭火字底，一隻脚三個頭之怪字，所描寫其野蠻之體制，紅綠之莊嚴者，盡可於澳洲斐洲西藏印度等船載而來之陳列物中求之也。故格致古徵四國日記等乃格致書院之課卷而已。何可以擬累作者高尙純潔之無政府主義哉！

若夫「日本以娼妓四出傳種改良」云云，尤似太附會而失其實。日本社會陳俗，至今貴族，士族，平民，新平民，階級分明。作者所謂今之壯俊頎碩之日本人，誰則可確指爲娼妓所生？所謂貴族士族平民之家之女堂客，日本人所自以爲良妻賢母者，其中果有娼妓若干人？作者當亦啞然失笑，必悔擧日本人之脫離階級爲過言矣。

一九零四，八，十一。

答某君

（原函）再啓者：新世紀又載鞠普氏之男女雜交說，僅摭拾舊說，不合科學者多，已得先生附辨之，茲亦不遑細辨。願鄙人所欲忠告鞠普氏者，不徒在理論之失當，而首在主義之誤認耳。蓋男女雜交諸說，不合乎社會主義之談，是實舉世所詬斥，自然主義之極端之言耳。合乎社會主義者在婚律婚嫁當廢，而自由配偶斯可也；其他毋待贅論矣。貴報不察，默認爲社會主義之談，是殆未能確認自家主義之範圍之所以使然也。故貴報常多極端之言者，殆亦此病歟？寄語諸公，曷其愼諸！

* * * * * * * *

社會主義以眞理，公道，提倡新道德，處處毀滅舊道德之不合眞理，公道者。苟吾人胸中有時稍未以眞理，公道爲權衡，略狃於舊道德之習慣，未有不疑社會主義一若與道德宣戰者。故「極端」二字之界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往往異同。

人有恆言：舊道德中，豈無合於眞理者？應之曰：豈惟有之，且可云頗多。然如其頗多之部分合於眞理公道，爲社會黨所是認者，社會主義中已無不包之；惟其不合於眞理公道，爲社會黨所否認者，乃受社會主義掊擊之不

問極端與否，不能因狃於習慣者之駭怪，遂委蛇其說也。與社會黨，蓋絕無利用世人之心思。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二語雖出於董氏，然彼實有彼之用意，社會黨又別有社會黨之用意；或用意正相同，亦未可知。記者特隨筆取用成語，以達己意耳。）有人以爲何種人之程度決做不到，社會黨固無所氣沮，因不當料世人之自畫也。又有人以爲何種人將誤會其意，借以行惡，社會黨亦無所疚心，因不當料世人之必愚也。（聖賢豪傑，自智而愚人。人之崇拜聖賢豪傑者，遂亦坦坦然自以爲庸愚。惟聖賢豪傑方需畫一己之於道德，則不妨出入，因爲轉借聖賢之言以爲惡，是其惡因即由倡主義造之。社會黨心中，必當無聖賢豪傑之名目。故亦不當以人之必愚必畫，特爲卑而無高之對待也。）

「扶了東邊西又倒」，在事實上豈能諱此情狀？然即此愈見世道之不正當。陳說主義者，未可更以不正當之作用，揚灼灼之燄而助滔滔之流也。

新世紀所登之雜交說，本即某君「婚律婚禮當廢，而當自由配偶」之意。若某君所謂其他毋待贅論，最爲斬絕，所謂懸眞理公道於此，而能赴與不能赴，任天下後世知道者之自由。

雜交之名詞，若以驚世駭俗，則世俗自驚駭耳；談主義者，可不必以本報小人之腹，度天下君子之心也。惟在術語上，自與自由配耦，其義互有不同。雜交者，即異種交合所生良，同種不良之說，此科學之定理，不可破也。自由則推而又進，雜交合既能異種，（交合必異種，乃交合者應當自守之眞理，公道，并不需他人强之。）而又任兩異

種以愛情自相配耦，絕不許第三人之干涉。如婚律之與婚禮，皆無理之干涉也。

雜交說一篇，作者若能分爲兩義，各自發揮，自無可疵之處。惟其雜而糅之，故若「娼妓之子，多貴多智」等說，皆成語病。蓋曰妓四出，日人遂少委瑣，顯與異種之說未盡合。娼妓以飢寒求得錢，强與人交，最爲不自由，又與自由之義不合也。又偶語所謂大會無遮云云，今戲評之：無遮可矣，而大會則誰發傳單耶？諸如此類，皆多贅論。然作者固潔白之男子，爲主張男女平等之熱心家；惟其所言，稍與同人所見未合，遂不得不略加按語，登諸報端，以告第三同志之亦有作此想者。至於反對社會主義者之猜想，往往以爲無政府黨日日在街上放炸裂彈，隨便强拉男女在十字大街作狗出把戲。此雖可詞而闢之曰：惟其人自己胸中汚穢，故以汚穢揣度人。然彼既狃於習慣，而必以非常爲可異，人亦奈之何哉！

‖一九〇八，七，一八。‖

『觀娼感念』附言

初來歐洲者來稿頃作書致一滬上友人。寒暄兩句外，覺無他語可述；遂詢一蘇妓某某行態，以佐吾枯澀之筆端。突聯想及於巴黎公娼，乃縱筆書之累紙。繕就檢閱一次，覺其中有一二語或新世紀中人所不斥爲腐朽者；因將原函中語，摘書一通寄與之。

鄙人此次在巴黎往觀公娼，乃恍然於歐人上進之道。今試先言其狀：數十女子作一橢圓形、圍立於一客間之中。（其客間爲長方形）全身裸，惟腰纏一布，白色如紗之薄。客入，即羣掀布，以手按之股際，款立對客酬笑。若僅觀其上截，則黃髮蓬蓬然，睫毛絕濃，張口而哆，齒絕白；其態一如吾等昔年在鄉間所觀洋皂紙盒上所貼之圖畫。此時客得隨意指點其一，入而實行。時則吾等三人，擬觀後即投錢而出。而該院住持不可，謂如不實行，院章有演春宮娛客之法；遂從其後請與二妓相將入房。房陳設頗精，大鋼絲床置於一隅，無慢。其側即置大照鏡，床脚有白銅洗盆，餘則睡椅一，圓几一而已。彼兩女者，始以吾代具，相互舐之；繼則用所謂「郭先生」者，顛倒橫斜，曲盡其致。此眞極古今之奇觀，爲夢想歐洲文明者所不及料！吾等咸兀臬不自安，幾欲倒行而出。以謂人類不應有不識羞恥事，以至於此。三日爲之不怡。後證以在歐之所

聞見，乃大悟。以此種事者，猝見驚奇，細審之大爲常道。蓋賣淫者以無廉恥爲業者也：夫其物應爲其業所無，則必其業之敵。既爲其業之敵，則必摧滅之以迄於盡，而後其業始昌。如吾所述，甯非其推滅廉恥而昌其業之所有事。凡歐人之思想，務充類至盡，而執業又絕專。以絕專之業，而加以充類至盡之思，則賣淫而不至於如前所記者，又將何出。吾觀歐人之爲業，其專其盡，無不如此。賣淫者之所爲，故其學問上之發明，日月有所見。吾東方人之敝苶，正坐不專不盡之弊。故觀巴黎之公娼，而深嘆支那人種之宜劣敗也。

* * * * * * * * *

似此穢慘之事，西洋不一而足，此皆革命風潮能激而愈高之原因。藉此亦可警告中國人，不知學西洋之科學，但知學西洋之政法者。女閭三百，固警章所稅而容之者也，師之乎？抑唾之乎？

以吾友某君近日所言精神上快樂，或精神上苦痛論之。此等公娼，所受精神上之苦痛，較今之作官者，猶爲略減。蓋自食其技，而非賊社會而食也。此實因社會金錢不滅，迫之使然。既爲此矣，而對於其業有所不專盡，來稿云云，其義已精備。

惟吾人對於公娼一方面，必盡忠告。娼者不應爲互舐諸事，更不應爲吾人之意，毫無廉恥之問題，止有衞生之問題。男女交媾，本爲生理上之情慾，與飢食渴飲同，一絕不足奇之條件。惟娼者乃爲得錢，自己無慾而殉人之慾。此如不飢而強與人同食，不渴而強與人同飲，爲大悖乎衞生。若互舐諸事，傷營衞之精液，違情慾之系序，尤與

衞生爲戕賊。然則舊世紀以廉恥問題，戒其不可公暴於廣衆，不如新世紀以智識問題，斷其幷不願竊爲私獨。故無政府時代，一方面無金錢之困迫，一方面以衞生爲正當。此等專盡之職業，必無人專盡也。

又男女交媾，視若飢食渴飲，則道理較正當，而淫穢可滅除。夫合男女而共定其飢渴，有不相值焉，則交媾不成。非如今之

挾富而交：

以財購美姿，養俊僕，遂一人之欲。（兼男女言之，養俊僕則如倫敦海德公園，巴黎濮尼森林，一半老婦人坐車中，數傳粉侍者坐車前後，皆其例也。）

以財誘婚誘奸，遂一人之欲。（西洋醜婦厚挾匳資，則不患無夫。中國學生，輕擲學費，則易得外遇。皆其例也。）

以財宿娼貼漢，遂一人之欲。

挾貴而交：

以門閥誘婚誘奸，遂一人之欲。

以威力脅婚脅奸，遂一人之欲。（那拉之奸李蓮英等，皆其例也。）

挾賢而交：

鬼怪面目，乃望書中有女如玉，遂一人之欲。

挾強而交：

欺童男童女之無知，遂一人之欲。

利用家長及主婚者之壓力，遂一人之欲。

乘他人之不得已，爲奸拐與調戲，遂一人之欲。

絕不自反，而惟他人之美好是涎，翼如雄狗之與雌狗，不問彼狗之願否，輒嗅其牝，遂一人之欲。

凡此種種，皆新世紀之所不行。兩相悅之機會，値之不易，一相情願之強權，行之無効。（蓋即有不進化之遺孽欲爲之，而無所往而不得抵抗，故行亦無効。）此即所謂文明程度愈高，而淫縱之肉慾必滅。此全賴以眞理公道之智識開悟之，決不當以矯僞欺飾之廉恥刼持之也。

—一九零八，七，四。—

書神洲日報『東學西漸篇』後

寂照氏原著云：日本漢學家槐南陳人氏，近著東學西漸，揭於東京日日新聞。其詞曰：東學西漸，爲予數年來之宿論。至於近日見聞所及，益益見其盛旺，使我文學界爲之一振，而不再發典型泯滅之歎矣。

近日歐洲刊行關於東洋（東洋二字兼中國言）學術之新著，頗有日月加多之勢。顧溯其初期，則彼中所有者，多不完全之譯述，雜以西人自鳴得意之皮相臆見，而又加以武斷，故可貴者絕少。至近日則不然矣。蓋輓近西人能解識中國之語言文字者，漸漸輩出。如我所謂唐本，(Chinese Text) 頗盛行於彼之學術界，而爲彼人所愛讀，是蓋東學西漸之機已熟。苟非棲心注視之人，殆不信有此現象也。

當今年春間，得英京倫敦二三書肆發售之書目。觀其有唐之部類中所列者：有十三經註疏，有史記，有前後漢書與屈子之離騷，文獻通考，漢魏叢書，廣羣芳譜，三禮圖，朱紫陽之通鑑綱目，朱時珍之本草綱目，寰宇記，東華錄，聖武記；其餘並有大清會典康熙字典之類。凡考索中國文物禮制之書，殆皆具就中尤有特別之珍本，別行標出者：則郭璞所注之爾雅，於其全部附有三卷數多之密畫，爲黃綢美裝本，蓋由一千九百年北

清拳匪亂時得於北京宮庭者。是書有此圖畫說明爾雅之名物，殆嘉慶年間翻刻影宋本爾雅圖之初印本也。彼書賈並標其價爲英金三磅餘，由此以推其爲今日歐洲學者所垂涎爭購，可想見也。

且此書目之次，尙列有漢文諸籍，頗無倫脊，中有許愼之說文，其次又有水滸傳，西廂記，又有性理大全列於玉嬌李之下，復次又有顧野王之玉篇，蓋如歐洲『阿兒哈亨多』之例，不足異也。復次更有戰國策之高誘註本與東周列國志比肩，又有陳壽之三國志與羅貫中之三國演義接武。其餘有元曲漢宮秋老生兒灰闌記等。復次更有明清兩代之小說，如好逑傳平山冷燕紅樓夢等書。宛如吾人夏日曝書於齋中，森布羅列，頗能津津助人興味。

我國（日本）文人學士，比來頗主廢漢字之假名，而腐心於采用羅馬字，其說之當否，今猶紛聚未定，庸詎知東學西漸已有如斯之盛，宛似半夜荒雞，足使聞者起舞耶？

＊　＊　＊　＊　＊　＊　＊

（神洲日報記者）按：槐南氏爲日本漢學家，故其持論如此。近日吾國後進之士，亦頗有主張棄漢文而采歐字者，此其見解，殆與日本極心於歐化者相似。吾今亦無庸折之，惟俟其久而自反耳。蓋漢文初非完善，故議者往往謂其艱深，或又謂文法不具，而易流於出入左右；又有一種議論，則謂空疏乏實理，此皆欲棄者所持之原因也。夫艱深者，實由未得良善之敎法。果用造字之原則，敎授引伸觸類，吾未見有此病

也。至文法不具，是在作者修之而已。至謂空疏乏實理，其在物質之缺乏，吾固無庸曲諱；然如修已治人之方，則吾見歐洲近日之英德碩師，其所講演，始能默合吾國古學之一枝一節，斯固不可掩之事也。且吾國學術，欲求其異，尤當分別深觀。誠以當戰國之世，早已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後世所崇，殆僅八中之一，道術之裂，遂釀褊窄於人心，非學術之罪，而學者之罪，此可斷言也。且吾學者最深之結習，又在死守藩籬，而深隱其所自，故如宋明以後之儒術，其最有力者，原衍台宗之緒餘，（記者別有考）然而世儒顧乃深諱曲諱，轉以排佛之論，致飾於外，此又千年未抉之一痼蔽也。昔劉融齋先生嘗云：自世說新語出，後人心受其範圍而一變，以其所演者皆老莊；自華嚴經出，後人心受其範圍而又一變，以其所演者皆禪宗，此言最具見解，而深切著明也。居今之世，若得好學深思之士，博學而通會之，行見漢學將大光於世，豈棄云乎哉！

* * * * * * * *

西人亦人耳；人類之進化無窮，故在比較級上論氣質，雖有善惡。普通之弊習，以西人較於他族之人，一切皆有。偏於甲者，每謂西人之異於我，不當從我，即反對槐南氏者之論也；偏於乙者，又謂西人之同於我，自可從我，即贊成槐南氏者之論也。雖輕我重我，彼此有別，而認西人即爲道理，固無少異。

吾人論世間事，皆非一己之私事；誤與不誤，皆不必迴護。彼此之所以認西人即爲道理者，無非急求論證，可以强詞駁難，故遂不暇研究其誤點。記者無所知，然執筆與寂照氏商榷，願盡去其客氣。

西人之好古，在近世之比較級上，似過於吾人。吾人以好古有名於世界；復以好古見誚於世界，豈知所以有名者則爲妄，所以見誚者則有故。有名之妄，一語可以解決。以現狀而論，一切搜求古物，保存古物，隨在自不如西人，則無其實而有其名，故爲妄也；其見誚之故，則因西人之於古物也，珍之，珍之！故以供參考者十之七，以供潤飾者十之三，而摹仿而服從之者，吾亦不能以爲無有，然爲數至少，故不能列於成分。吾人之於古物也，尊之，尊之！故摹仿而服從之者十之七，以爲誇耀者十之二，以爲參考者十之一，（蓋僅僅金石等列於參考經籍之用，一切所有雜繪瑣器，荒邱廢木，極爲粗淺，可證明歷史上之種種者，皆漠然如無所覩也。）摹仿而服從之，而不究其得失，是即認古人爲道理，其足以見誚可知。況挾已之摹仿而服從之物，隨在不適於競存，其重爲世界所戮笑也亦宜。

西人不惟好古也，在近世之比較級上，其好學亦過於吾人。彼之好古也，從羅馬，希臘直上溯埃及，巴比倫。（若科學家則搜求至於人類未生時代）。埃及，巴比倫，固爲彼中之文明所自出，然其人視之，固淺化之人類也。吾人可不必妄自菲薄，彼之視吾人，亦知開化已五千年者，豈有並不能與埃及，巴比倫爲斬參？豈特如此，彼之視印度，視巫來由，視斐洲，甚而至於視西印度紅種之區域，皆以爲有可供參考之資料。彼之所以參考於古者，直欲提鍊其廢料以擴已之能力也。（提鍊是製造過者，摹仿是活命吞者，中西優劣之比較點，即在是。）所謂采葑采菲，所謂竹頭木屑，近日西人蓋實行之，彼之好古，實爲好學，彼其略得進化之果，即成於能自好學之因也。

以西人好古好學之故，故東洋一切舊文明，素知考求。即以圖書一端而言，彼勃烈顛博物院之華籍，素不讓

於吾國文瀾閣天一閣等之書庫。二十年以前，特苦於交通不便耳。近日車軌航路，隨在通利，又加以中日，俄日兩次之東方戰爭，中國日本之名詞熟於人耳，中國又因拳匪一役，更留大名於世界；所以搜求日本中國之古物，以供參考者日多一日。磁器之類雖有工業上之參考，然大部分爲潤飾品耳。供參考之用，自必及於圖書館，及於器物，並恨不能深入中國之內地遍搜於地層；此即近日華籍漸多銷行之原因，異日必且更多。雖槐南氏所見之倫敦二三書肆未標其地址，以吾度之，即勃烈顛博物院對面之數家，吾亦見有如是之書目。其書目之排比，在倫敦印局刷印排手，仍日本人也。此眞至尋常事；出千百鎊購一中國磁瓶者，幾乎日日有之，出五鎊食一波羅密者又有之，豈有出三鎊餘金購一仿宋本之爾雅圖，足稱爲異數？即吾輩所見西人願習華文者，近來亦日多於一日，吾等又可斷言，再過幾時，習華文者更多。

然吾人當記取：彼特習之欲得參考料耳，其料即視爲可提鍊之廢料耳，與購取破布敗絮，用以造紙，其事曾無少異。吾人與寂照，槐南兩氏，皆信西人習華文，必非爲代用西文之張本。如此，恐布絮之喩，諸公皆以爲褻，特再正詞以明之，則曰：西人之習華文，特參考東學耳，非習東文也。（東如東洋之例，統中國日本而言。）依本篇標目之義，稱曰「東學西漸」，吾人敢對曰：然！毫無異詞。

惟世俗之見，稱曰亞人歐化，即以爲亞人降服；稱曰東學西漸，又以爲東人勝利。曰師曰弟子云，則羣聚而笑之，其風亦遠來矣。然今之自好者，往往又曰出洋留學，既西來矣，且正其名「留歐學生」。學生則必有爲之師者，

出洋留歐，明明言以西人爲師；若照世俗之成見，中國多一學生，是卽外國多一俘囚，然而凡居學生之名者，初不作是想。因人類之相師，固與相制異也。故東學之西漸，豈自今日始哉！羅盤印器等等，來自東方，明載西籍，固無所事於諱匿。特用其原理變爲新製，不害其爲西器，雖並列於賽會之場，使周旦，馮道之衍物，屏諸航海術印刷器之陳列室外，還於古世雜物庫可也。是卽宋儒提鍊禪理證明心學，買珠賣櫝，吾姑勿問，然而必其爲旨絕爲異物，故不害反爲禪學之敵；亦如證論今之無政府主義，甚得達爾文氏等進化學說之宏益，然達氏等心量之所造，固與無政府主義爲違反，終之原子之多寡雖同，而成分各異，則爲毒爲平，爲甘可以絕殊。物理如此，推之事理亦同。所以或漸，或化，各當順乎好學之自然而迎受之耳，無榮辱包於其中。

槐甯氏固未嘗明以西漸爲可榮，然實曾以歐化爲可戚。所謂腐心采用羅馬字云云，其情已見於言表。但喜我之能漸，不願人之來化，自足而拒善已可詫矣；而且所論者爲學術，而所以論者則僅指文字，則尤其可詫！「米子出在席包裏」，字紙拭穢爲褻聖，久矣東方人初不知學術與文字，爲同爲異矣！以廣義言之，文字固亦學術之一，若就典型泯滅，漢學大光等云云之狹義言之，學術自學術，文字自文字，可不必遠取別證也；卽以寂照氏之案語證之，則亦已足。禪宗之說，其源非記載以梵文乎？何以譯爲華文之華嚴經等等，梵文消滅，而佛理仍在，並且見采於宋學？華嚴經等等又消滅，而佛理之存在如故。則公佛有靈，當無戚於腐心采用支那字纂畫，屏棄梵文之字母也。以寂照氏之光大佛學爲比例，倘英德碩師記載中國之學理，亦以光大漢學自任，誠哉，漢學必

光大矣！然與假名與羅馬字之問題，固相去十萬八千里也！

學術之問題，言之長矣。在本題當姑略二氏之意，皆僅僅注目於文字，故今專論文字。

* * * * * * *

文字者，不過代表學理之符號，其粗淺者爲結繩，其緊細者爲文字。文字緊細之分劑，則與學術之分劑爲比例。

姑先論寂照氏所指漢文之三短：一曰艱深，此言筆畫製造之不善也；二曰文法不具，此與文字無相干，爲脩詞者職其病，故寂照氏亦云是在作者脩之，蓋文法爲名學，文字則質學也；三曰空疏乏實理，此似牽混於學術，惟下文云物質之缺乏，當即謂漢文所有之符號不足盡載今世物質之理，此言個數應用之不備也。筆畫製造之不善，及個數應用之不備，皆我等所當各銷其意氣，再三商榷。此非我等私事，倘我等言之不當於理，甚願受熱心人之惠教也。

筆畫製造之不善

一見而其別即顯，始可載玄深之理；一見而其音可誦，始爲便於學習之人，二者皆不可偏廢。支那中古之慣習，禮不下庶人，明明成人，尙以鄙野之故，可屏化外；豈論及文字之高尙，必當注意及於童蒙。故不幸而古人之原

始，製作此無音之文字，竟爲鉅梗於初學童子者。吾人人類中之後民，非不足重輕之一物也，少年多費腦力，卽異日少發明理，亦卽人類減損幸福。

支那文字之爲別，可姑許之爲美備矣。故寂照氏欲求簡易之術，仍舉其所長而言，則曰：果用造字之原則教授，引伸觸類，吾未見有此病也。此卽二十年前，吾人親持之謬說，所謂以說文等教訓童蒙。今則世界又反於黑暗，而謬說復活者也。經典之文字，一亂於隸書，再亂於今體，支那無所謂學術，惟周，秦，漢，魏，以前之古書，公認之爲學術，自此以後，千秋萬世，惟尊信之，惟注釋之，否則闡演之而已。故若欲考知古義而不謬，必識造字之源，此乃通經之階梯，而非識字之丹丸也、論者言此，當非不知說文爲何物者，夫以今體之舛僞，引之就正於篆籀，既知篆籀然後再議識字；此卽欲求喫飯，先教種田者也。語其謬，一如向日以學庸等教訓童蒙。子非童子，安知童子？我輩識字之苦既過，覺一見說文，頭頭是道，殊不知當我輩未識字之先，初亦莫名其妙，徒於今體外又記一篆文而已。說文之在漢文，卽如臘丁之於歐文，能通臘丁，則通解歐文爲較易。然此特指中學校以上之學生，將習文學者言耳，曾未見攙訓臘丁於小學也；有之，則在昔年黑暗時代。故說文非不美，徒重童子之困，猶夫學庸之名理非不精，不必童時能解之也。然則所謂用造字原則云云，僅能減損高等文字分別上之繁難，非能解免童子學習上之繁難者也。（姑許說文能減損高等文字分別上之繁難，亦非能謂學習之而不繁難也。）惟既研求漢文矣，又必欲通解經典之古訓，雖繁難亦不能不學習。論者當深悉百數十年以前段之諸家之歷史矣，說文通經者也，未及專一經而

通之，而研究說文，忽忽已一生。然則說文者，固屬於精粗之問題，而非屬於難易之問題者也。

漢字不惟無音，（若云諧聲字即音，此即秀才可識半邊字之笑話。有此原理，無此實用也。）而且不便於排印，不便於檢字，為文明傳布庶事整理上之大梗。然將以羅馬切音代之乎？則笑而不許曰：尙無此資格，尙無此資格！

上文言之矣：文字者，當一見而其別即顯，又一見而其音可誦；果如此，則為完全之文字。切音國之字典，詞典也，吾人之字典，則音典。（此音字西人名曰「息拉勃」）譬如英人曰 Photograph，華人曰寫眞，英人曰 Photography，華人曰寫眞術；然英人於前 字用三個『息拉勃』，當作一字，於後一字又用四個『息拉勃』，當作一字，華人之字典則將寫字，眞字，術字分入各部，以備各種名詞之拼合。因有時不必拼合之時，寫固一詞，眞又一詞，術又一詞，亦不得不分也。此特名詞耳，或從此並將兩合三合四合之詞，皆加入於字典，藉可為切音上之分別。然動狀各字，大都單音，所以從前中國日報，曾因論簡字之故，指問『庭，廷，亭，停，』若何分別？此實不可諱之困難。若以苟簡之切音，與滿洲字之類相等者，即可算字，西文俱在，當不至若是之陋。蓋其為別之精，又或突過於我也。

此又不必廣徵博引也。即日本唐時之假名，亦止有切音之功用，而無歐文字母等製作之條理。故凡為彼中自有之事物，皆得以假名切之。至於采用漢文，即不能不兼載漢字為誌別，因彼時之學術，自在漢文，於彼當時之切音術，又不足代為漢人造作有分別之切音字，故急不暇擇，遂雜漢字以別之。此即苟簡切音，不足為字之明證

也。

漢字既不足以字母拚切，而其舊有之狀，又可別不可名，（不可名，猶云不識之字，無從就狀而得其讀音也。）將用何法以爲改良？應之曰：漢字者，爲早晚必行廢斥之一物。（廢斥之故詳後。）若在短時之間，因大多數人方恃之爲交通宣意之符號，而必苟且承用，則如不適用之廢屋。然短時之間，不能不藉之以蔽風雨，惟有用最廉價之便法，稍事脩繕，使風雨不侵而後止。萬不值得費如何經營之苦心，化如何拆卸之高價，出重造之價值，仍得一不適用之建築也。

苟且脩繕之法，最妙者莫如舊音少讀，即於初學之書冊上，附加讀音；加之之法，最省便者又莫如學日本之通俗書，然漢字大書，讀音旁注，其讀音之筆畫，附加於野蠻之漢字上，又莫如即用野蠻筆畫，與之相適，則莫有過於日本假名之狀，即近日官中正提倡之王照氏勞乃宣氏等之簡字是也。

* * * * * * * * * *

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即已略引其端。猶是今之所說，當再錄於此，以相印證。彼文之意，以爲上策必徑棄中國之語言文字，改習萬國新語；其次則改用現在歐洲科學精進國之文字；其次則在中國文字上附加讀音。其附加讀音之說如左：

『中國文字，本統一也。而語言則必有一種適宜之音字，附屬於舊有之文字以爲用。於是聲音亦不得

不齊一，有如日本之以東京語音，齊一通國也；此相互增進之第一步也。今日所謂簡字，切音字等，忘其苟簡之術，不足爲別於文字之間，故離舊文而獨立；欲於作蒼頡第二，遂失信用於社會。就創作中國切音而論；惟作者箋注字端之術，莫能再良，然又何必慮矯陳腐，必取晦拙之篆籀，爲梗於淺易之教育？蓋附益於今隸之旁，莫妙於仍作今隸之體。文字有二職：一爲誌別，一爲記音；中國文字誌別之功用本完，所少者記音之一事。今原字之筆畫四者，並記音之筆畫而六之，七之；八者，九之，十之，其狀如日本通俗書之刊刻法。最要者，當先刊字典一冊，即如日本新繙印之中國字典，字附讀音於其旁。凡小學讀本，及通俗之書報，皆照字典各附讀音於其旁。至於最粗淺之幼稚園讀本等，則以音訓之切音字大書，而舊文字爲蠅頭細書，注之於旁，所謂規圈之屬，（規圈，即指舊日學堂經書，以朱筆圈四角，爲平，上，去，入等之分別。）既音訓不與舊文字相離，則等之與聲，皆舊文字表而出之，無需如昔日之學堂經書，增益無謂之圈記也。（曾聞作簡字者，亦有規圈，以爲四聲有別，則分別較多；殊不知「庭，廷，亭，停」皆屬平聲，更如何分別哉？故分別而欲離去舊文字，雖多設方法，徒致音字之叢脞。此由於不知西文爲何物，故以苟簡切音，輒想作蒼頡以造文字耳。一笑。而所謂應送博物院之經史，供考古家之抱殘守缺者，皆可仍舊，不必追加音訓於其旁。因其人既有閒情別致，能誦讀此等死書，彼自當略通小學。且知所謂古今音者，不需通俗之音訓也。

＊　＊　＊　＊　＊　＊　＊　＊　＊　＊

以上即脩補中國字假兹低廉，功最省便之善法。語其省便之處，有如左：

(一)讀音既非字母，不必妄慕虛名，減少個數，反增條例。西文字母二十五或二十六，因欲爲別，故利用其少。如a e ai ee之屬，正得分別之功用。然因此則三拚四合，長音短音，條例略繁。彼爲一種之文字，自不得不然。今特記音而已，何必爲此紛擾？多認音母一二十，不過多數日工夫耳。從此與音母之音同者，即以一母注之；音母中無此音者，即以兩母切之，必不用及三母，爲道彌簡而利便。初學者亦彌多。大約遍切中國之官音，有母五十左右，可以足用。曩年曾略見王照氏之所作，（大約即今簡字）正有此數，其狀亦如假名。惟中間數母，其音既與假名相同，自當即用假名，如西洋各國之同用A. B. C. D.不嘗故相違異，專與世界增不同之點。簡字既已通行於數處，即用簡字之母，大爲省事。夫音母者，又不過代表母音子音之筆畫也。筆畫用歐母可，用回文梵文蒙文巫來由文皆可，用假名及高麗字母亦可，即用從前所謂沈學士、蔡錫熊氏、王炳耀氏、盧贛章氏，及雲南某江蘇朱氏等之所作者亦可。十六兩還是一斤，不過各有首領自負之野心，故各換其面目，以表神奇。其實諸公休矣，說穿了竟不值一笑也！以西文字母切土音，乃耶教徒之慣法，凡天津、上海、甯波、廈門、香港等處，所有曾入耶教之華人，莫不各有其土音之西母文字。若驟介好以華文變歐母者讀之，必當狂喜。殊不知造作文字，固不若是之易，而所謂字母，能切字音，本狗屁不值一錢之天然現成法，亦不至如死讀西文之人，及自喜能知聲轉等者之意中，有若彼之難也。

(讀西文者，以爲中國人不知切音，乃衆口一詞。最奇者，中國所謂經學大師，略知聲轉之故，遂自以爲神秘。故有

革命巨子某君，常自負能通聲轉，所以能於古今音之源流分析秩如。以吾觀之，直與自負能知喫飯無異。）惟取歐母回文等筆畫，或供造字則可，如其僅僅附於漢字作一讀音，莫如用漢字筆畫最善。故粗俗言之，以為可以不必肉麻，即用簡字之筆畫為老實。否則如沈學士之十八筆迴環；可軼蔡錫熊氏之速記字，粗細相間，豈不花樣大翻新乎？無如其不適於用。母音，子音，出於天然，雖上智莫能更巧，雖下愚不能獨拙，簡字即或有僞復之處，以三分鐘功夫釐定之有餘矣；此製母甚省便者也。

（二）附注字典，其道甚簡。如稍鄭重其事，在北京或上海亦復不難。特設一三個月之短會，延十八省所謂能識中國「之，乎，者，也」之名士，每省數人，每天到會半日，書記將字典揭開唱曰：「一，」候大家議定官音，當注何音；又唱曰：「丁，」又候大家議定當注何音。每日注三四百字，有如「庭」音既定，則「廷，亭，停」可不復多議，故三月必可訖事。決議之際，苟無十死不通之經學大師在內，不將古音等橫插無謂之問題，似解決亦無所難。（此種惱人甚多，以為此音一定，即古音之音訓全淆。殊不知每物予以一名，不過便於稱謂而已。如官音謂「花，」南人曰「呼，」日本人曰「哈那，」法人曰「勿亂，」彼此習慣，皆於花之實際無恙。故即附注字典之名士數十人，皆荒謬絕倫，故意字字注以奇怪之音，則此後即用彼之奇音，以相通用，亦無不可。因講求古音者，古書俱在，仍可資其嚼甘蔗渣之研究。雖新改者，至離奇亦不過於漢字古今音源流表上，添一沿革之大故事而已。且所謂官音，官者，言通用也，言雅正也。漢人之祖宗，稅居於黃河兩岸，故漢音之初，近於北音，南人則雜有猺苗之音，然北人亦

未嘗不離胡羌之聲。故以通用而言，即以今人南腔北調，多數人通解之音爲最當。其聲和平語近典則，即可以爲雅正之據。吾儕能作官話者，莫如蘇州某君，彼生長北京，其言發聲則純用吳腔，而出音則字字眞足，既方既雅，人罔莫不以南京官話誚之。其實此即改良新語所最適當之音調也。若近日專以燕雲之胡腔，認作官話，遂使北京韃子學得幾句搴鳥籠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別國爲官話教師，揚其狗叫之怪聲，出我中國人之醜，吾爲之心痛！）

字典既就，即任人翻刻。但勸刊刻小學讀本者，照字典各注讀音。否則亦可由教師在黑板上寫出注之。惟於國文讀本一種，其餘皆可仍舊。及考試之際，必令默注若干字，作爲功課分數之一種。於是學校之讀音，譬如「大學之道」，此後之官音讀如「帶血知到」，北京人讀之而然，上海人讀之而亦然，福州廣州人讀之又無不然。二十年後，其功效遂不可思議。

試言其功效又如左：

（甲）近見學部所謂分年籌備清單者，既稱頒布簡易識字課本矣，何以又言頒布官話課本？吾實不解中國所謂官話者究何話也。若能作文字可寫之語，而又不雜以一方之土俗典故，使人人通解，而又出以官音者，是即官話也。其字數略增減，配搭略異同，固無礙其爲通行之官話。如其以土俗之典故，作爲彼非官話此乃官話之分別，豈將舍「醫生」通行之名號，斑南人之「郎中」非官話，必用北人之「大夫」以爲是官話耶？或將舍「鼠」之通行名號，斑南人之「老蟲」非官話，必用北人之「耗子」以爲是官話耶？故官話而有課本，吾將發一大噱。

如以爲其中之音讀有不同，則簡易識字課本又是何物？豈眞簡字又獨立於文字之外，別爲一種新字乎？其怪象眞不可思議也！如謂我國文字過於典雅，凡近俗語者，皆不得謂之文，官話課本，即係通俗之文，是眞不可缺少。然惟其爲此，故不可仍目爲話。雖『話語』與『文字』字面可互通用，然以各國爲例，必稱之曰國語讀本，或曰漢語課本，方爲適當。各國近語之一類文字，亦文之一種，除習外國語外，曾未聞小學校有會話之課程。乃必在學校中會講官話，是亦不可思議之怪狀。此其病，坐以北語爲官話，初不問文字本統一。惟讀音不同，是無異強欲以大夫，耗子等之北人土俗典故，強南人習之而已。否則各棄其土俗典故，各講文字可寫之語，各讀字典附注之音，更何官話之有。

所以只需編刻漢語課本，而注之以簡字，則二十年中，中國學校之讀音可齊一。於是魯人與粵人相遇，則將學校所讀之音，彼此南腔北調，（此言口氣口氣乃不易消滅，所以粵人誚吳人習外國語中多吳調，而不知吳人亦誚粵人習外國語中多粵調，其實彼此皆不能免，雖無論如何純熟，隔牆聽之，一爲外國人，一爲中國人，必歷歷可辨也。故腔調爲至難消滅之分子。）依文字可寫，不用土俗典故者，（如吾鄉謂『看』爲『瞧』，謂『什麼』爲『的啥』之類，皆即土俗不可通行語。）互相對語，其意無不達，是即言語統一矣。通行之語既有勢，土語自然漸滅。

（乙）所謂注音之母，附於文字時，則當一讀音之功用，取而獨立，又可以爲至粗俗不識字人之交通具，其較

文雅之功用，不與文字相離者，即出白話報等，仍以漢文大書，以音母旁注其次，漸與文字相離。如火車軌道上之告白等，言：「此地不可通行，於性命有礙。」則以音母大書，而以小漢 注之，又甚不足道，直截獨用，即如教會以歐母教人拚土語。又如向日之老笑話：有徽人託友寄百銀元於其家，中附一信，畫鼈八枚，畫狗四枚，帶信者匿其半，其友之妻曰：爲數當一百，因八鼈六十四，四狗三十六，合之則一百也。如此，而簡字類之音母，既通行於學校，則炊婢灶媪，自能與知其筆畫。拚切之法，又爲天然易解，豈非停停當當，一簡字學堂，可包括於其中，聊以解嘲，亦如胡清之有滿文，便可言中國亦有切音文字。（眞不值一笑！）

奈何簡字諸公，不思及此，而必欲於作者頭第二，離於舊文字，炫耀之以爲創造新字？且至今分爲簡字課本，官話課本，惹得保守國粹之諸公，又有天雨粟，鬼夜哭之景象，若喪考妣然，在中外日報，時報等屢打蛔蟲混鬧之筆墨官司。至於簡字到處切合土音，報館主筆恫懼，以爲將分裂中國者，簡字固妄，主筆亦愚！夫苟切簡音，如何算作文字？何以能分中國？漢文者，同人所認定以爲野蠻之文字，然其爲別之條理，亦爲數千年野蠻學者所釐定，根柢至盤深矣，而欲以苟簡切音直截代之，眞夢囈耳！至於簡字之妄，則自忘其有統一言語，利便婦孺之功用，而乃以之爲反切之小用。自簡字既出，揚而扇之者，絕不肯稍加思想，止互相驚怪曰：『無論何處之音，皆可切合，習之半月，即可卒業，神奇！神奇！』夫Ba爲倍，Bo爲皮，眞至無足道之一術。母音者，其聲從喉管出，子音者，其制聲之機自外動。有如吹笛然，母音爲吹口所入之氣，放第一孔即「凡」，放第二孔即「工」。故從喉管出A音之聲，用

B字將兩唇一撞，而倍音即生，若無喉管之A聲，則將嘴唇撞破，必無倍音，若無B字，將兩唇一撞，即有A聲，亦不成倍音也。此乃器械之作用，最爲粗淺，若簡字諸公則不知之，則太鄙陋，若早知之而故意欺人，是無異『打火管』，『作由科』爲江湖之賣弄矣。宜其智笑愚駭反對之者甚多；而不知反對者自然可笑，實亦簡字諸公自召之也！

（丙）譯音既注於字典，復普於學校，則知之者稍多，於是一切應當順序之件，用偏旁大繁，用韻目亦不易檢尋者，即可如日本之用「伊呂波」，而以音母爲順序，此實適用之處甚多，非可小視之也。

蓋所謂隨便用廉價將漢字一修繕，再使用一短時者，其說已盡於此。

至於日本改用歐母之問題，則與漢字略有異同。因彼和訓之字，本用假名，動狀各詞，大都不用漢文，用漢文者，惟雙疊之詞，有如「提挈」「經驗」「繁華」「簡單」之類耳。（雙疊之動狀詞，漢人習焉不察，僅目之爲掉文而已，其實有時非雙用不能達意。即此可見名詞固不能專用單『息拉勃』矣。而動狀等詞，亦未嘗能止用單息拉勃也。）又日本新學詞頭，採用於歐書者，近二十年之所增添，大都不喜譯意，而用假名譯音。然則一經將日文改書歐母，於其和訓之字，本不過改換字母之面目，至於譯音之新學詞頭，即可還西文之舊，前之譯意者，亦可並還其舊。觀於彼中和英和法諸詞典，已秩然其有條，爲別之易，固非與漢文之繁然無統者，可同日語也。改革之際，不過姓名題署等之粗迹，驟然可易，稍不適於篤舊者之觀聽而已，並無淆雜於應用上之困難也。故日本一旦果廢其假名，而以歐母代之，未嘗不可爲稍改良，決非如槐南氏之意，有所謂大謬不然者在也。

惟吾人之意，以爲日本雖改易歐母而於日文固猶是也。歐母之國，雖英，俄，德，法各有小異，然尙不失爲大同。而以日文加之，其異遂多，是特於歐母文字中增添一面目相似詞訓絕異之怪物，使爲大同之梗耳。嘗思所以必欲採用歐母者，亦以己之文字較不適用於彼然假名亦能記音，所以合假名而以歐母爲代者，又欲彼此之交通較齊一耳。旣挾較適用，及較齊一之目的，與其仍乖異於歐母文字之訓詞，不如竟舍其舊文，上則採用較公用之文字，如萬國新語等，次亦採用任何一國通行較廣之語。如採用英文，則使旅行或經商遊學者，由英適美，由美適日，由日適濠，由濠適南斐，皆無語文不通之憾。即採用法，德語，而世界不同之點，亦以減縮。譬如巴黎用法語，東京亦用法語，則東京與巴黎從同矣。用德語，則柏林，東京又從同矣。旣知彼之較適用，較齊一於我，不得已欲仿之而改良，則又何必專殉國界之私見，必造異點於世界？雖父壞母舌等之無意識語，西人之迷信有過於我，然可恕其僞謬之惡根性，貽自彼之劣祖宗。今但問道理應當何如，上文已言之矣。斷不能即認西人所言遂爲道理也。所以採用彼之文字者，因有不可掩之比較，實彼良而我劣耳，非因西人所行，用從而遷就之也。

至於採用他國文字，自棄其國文，直與服從無異，此眞無意識中之尤無意識者。吾人亦因他端而詰問持此說者矣。如此，美國服從英國乎？比利時服從法蘭西乎？滿洲人服從漢人乎？反而詰之，印度人未服從英人乎？猶太人之分居各國者，未服從所在之國乎？彼保守其較不適用之文字，故意與他人不相齊一者，徒見其阻礙於智識之活潑而已！

文字者，不過器物之一。如其必守較不適用之文字，則武器用弓矢可矣，何必採用他人之快鎗？航海用帆檣可矣，何必採用他人之汽舟？文字所以達意，與弓矢，快鎗，帆檣，汽舟，之代力，非同物歟？何爲不寶祖宗之弓矢與帆檣，而必寶其呆滯樸塞之音，板方符咒之字哉！是眞所謂以僞傳僞，習焉不察者也。

個數應用之不備

文字者，對於意想事物，使之代表於相互時之符號也。意想事物，隨世界之進化，由簡單而至於繁複，此不可易之定理。雖中國人之思想，從春秋戰國之時，非常發展，忽遭專重儒術之障害，二千年文明停滯不進，所以中國人之腦中，常有古勝於今之謬誤。然不知普通人之思想，雖遭杜遏，而離奇不成片段之心思，未嘗不散見於畸人，逸士，山林盜賊，江湖賣技者之中。至於事物，自必隨人類喜新厭故之公性，二千年中，已增添一可驚之數額。即如區區細故，古人用手摶飯，其後用箸，（或作筯，）箸必略似法國喫生菜之木杓，介乎筷杓問之一物；故今人雅語名筷爲箸，而名小杓又曰茶箸。古人席地而坐，飲食加席於前，几則特別爲顯者所用；其後稍稍廣用，其後遂有桌檯。於是復有椅凳，故凡經典所無之字，見之於通俗字書者，不可勝數。說文才九千餘文耳，今日通用之字典已達四萬有餘。其實此等俗字，實皆後人對事物而無以爲名，故隨時增添，以求與古物別異。徒以尊古薄今之賤儒，牢守其引申假借之陋法，如兩竹或木之條爲筷，筷則俗字，不可入文，入文必曰筯。又如四脚高凳曰桌，或檯，桌檯

皆俗字，不可入文，入文必曰席。筯與席，雅固雅矣，無如其物則非。互相欺僞，殊可噴飯。

故每有能文之士，有時記一器物之賬，述一兒女之事，則瞪目不能下筆。略知古今通轉之源流者，則又恭用墟墓間之俎豆髙曾時之陳迹替代其詞，使普通之人，驚其方雅，而實不知所云。吾非謂古世之雅文，必非今日俗物之本義，亦非謂古字之一文不能概今日之數事，惟今日既有普通之公名，則亦何必因好古之成見，必强以似是而非之綽號加之？又古人一文概數事，不過如祖宗之世生活儉陋，止有一室，喫飯在是，睡覺在是，讀書又在是。若至子孫時代，既家道小康，自應飯廳房間，書齋一一各生分別。故如上文椅檯二字，尤俗字中之至粗俗者，其起源椅必爲倚，檯必爲臺。然因倚臺二字本義，爲用亦廣，遂取椅檯之木名相代，一見而其別卽顯，此其爲道至合。

總之，以上云云，不過借以明思想事物，隨時代而增加，則文字個數之應用，亦必時時顯露其不偏。至於嚼甘蔗渣人之好談古義，同人決不願與之爲節外生枝之問題。因漢文終究爲字簏中之一物，以道理斷之，而必信，故不必妄費腦力多爲之改良。

自二百年來，科學時代之思想與事物，實世界古今之大變動。不惟操漢文之簡單，自必窮於名言，卽西文亦何嘗不奇字日出，詞典年年加厚哉？應知科學世界，實與古來數千年非科學之世界，截然而爲兩世界。以非科學世界之文字，欲代表科學世界之思想與事物，皆牽强附會，湊長截短，甚不敷於應用。故若自由添製新字，尚恐拘於文字之舊例，阻礙甚多。豈有拘牽古文，欲以個數太簡之符號，輾轉引申假借而能達意，名物一無所缺者乎？是

徒爲脩學之厲障，自晝其智識，不能與世界共同進化而已。

科學在二百年來，忽湧現於西方，此非應西人獨得之智識也。此乃人類積時代爲開明，適至此時，人類之心思與材力，適足取科學而發明之，於是世界有科學，起點在西與在東，不過發脚之先後，世界既有其物，固必普及於人類者也。此如由茹毛飲血，於是而火食，於是而酒漿；又如由石器而銅器，更能用鐵。在古世不交通，亦不謀而相合。東方學者之意中，視物質與名理，每有形上形下之分。卽如寂照氏之意，亦以科學之物質爲形下，而以脩已治人之方爲形上，上下之名由輕重而得，因而有貴賤之分，遂成脩學上之謬點。殊不知物質與名理，止足以言表裏，決不能分上下。理學至隱，必藉質學顯之。故科學之名詞，不專屬於物質，其表則名數質力，其裏則道德仁義。凡懸想者爲哲理，而踐實者乃科學。道德仁義，不合乎名數質力者，爲懸想，以名數質力理董之者，是爲科學。故自科學既與以聲光化電之質力，遂至名數益精，名數益精，而心理計學之類，成爲專科者，其理道之深微，皆用尺度表顯，豈如古世希臘諸賢，及我春秋戰國老莊孔墨之徒，以及禪學之經典，僅有無理統之懸想，所可同日語乎？此吾所以說明以非科學世界之文字，欲代表科學世界之思想與事物，其個數必至缺少甚多也。

個數之不備，而欲以漢字添湊，支絀太甚。然在補葺漢文，暫時使用之際，或者稍造新字，以適於雜置漢文之中，爲道亦無不可。故如化學之加金於辛甲，如度量之加米於千百，如算數之造三角方程等字形，諸如此類，皆應急所不可少。

惟此亦隨便添湊可矣，無需多費腦筋，力爲體例，以求其久遠。因漢文之不適當，必應由吾人而自行廢滅。即或漢文添改脩補造至至完備可以代表科學世界之思想事物；或後日之科學，又惟中國爲獨精，各國人皆不能不留學中國，然以漢字之不適於排印，不適於檢查，作種種之障礙，我國人則忍之終古，復强世界人各遭其困難，此爲何等無意識之作爲乎！人類者，進化向善之一物，非有我無人之一物也。况我而抱此不適當之文字，則亦與受其累，豈非損人不利已，並未嘗能享小人之幸福乎？

故以吾人自由判斷，西文新名詞，或可即以原文雜漢字內用之，不必改造漢文，此即徐立採用西文之基礎。一方面上策即採較公用之文字，如萬國新語等，次亦採用任何一國，通行較廣之語，其說已詳於前節，不復複舉。

人類之進德，由於服善。遵天然之陶汰，必由於自大。中國人能知廣求智識於世界，正在萌芽，惡政府賤之而不足，復經新黨賤之。若神洲日報者，在濁世爲佼佼，猶復剿取日本頑舊漢學家之腐談，揚國粹之謬說，究欲何爲乎？眞將以國文發起人民之愛國心耶？愛國之說，言之長矣。然其起意，不過欲以愛國心增添抵抗外族之熱度，吾當嘉其志。然吾請問寫漢字，讀漢文，而作滿洲之官，拖滿洲之辮，國文之效力何如？曾從漢文上稍增愛國心之熱度否耶？我望之頹，應有泚也！

（一九零九，六，廿六。）

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

中國現有文字之不適於用，遲早必廢；稍有譯閱歷者，無不能言之矣。既廢現有文字，則必用最佳最易之萬國新語，亦有識者所具有同情矣。一旦欲使萬國新語通行全國，恐持論太高，而去實行猶遠。因時合勢，期於可行，其在介通現有文字及萬國新語而預為通行萬國新語地乎。編造中國新語，使能逐字譯萬國新語，即此意也。酌議凡例，就正有道。如蒙教誨，不勝感幸！

（一）接頭接尾等詞：萬國新語中之j，擬譯以「們」。表形容詞之a，擬譯以「的」。aj擬譯以「們的」。表副詞之e，擬譯以「然」或「上」。解俟公同商議，再行酌定。

於形容詞加「的」，於副詞加「然」或「上」，皆甚切要。在彼從成語或名詞等轉變而來之形容詞，或副詞，尤宜加增「的」「然」等字，以清眉目。今中國採取日本譯籍，加增「的」「上」等字者已極普通，若能定為中國新語之詞例，自然尤好。惟西洋詞法，以古世階級分別之鄙陋，及野蠻笨拙之習慣，積非而成是，由之而不知不合名學之理者正多。（華文自然亦多。）今柴門氏所作之萬國新語，雖條理之而刪汰之者已不少，有如冠詞，不以

性別；動詞不以人別，數別之類；皆能力排各國之陋見。然懾於積重之勢，不肯違衆過甚，從而照例敷衍者，亦殊不免。即本條所擧之名詞單複數形容詞單複數，是其類也。凡句合諸品詞而表完全之意，每詞各有其獨立之本職，庶於語意爲不漏亦不贅。假如有句云：『一千中國學生分居歐洲各國』照西文詞例，學生與國皆爲複數。然國字爲複數，而以j等之複數符號省代「各」等之「不定數」形容詞，謂其爲制字之簡便，自無不可；若改學生爲複數，使「一千」之「指定」形容詞，信用不完，空爲糾紛於文法之中，殊屬無謂。况複之之意，所以表明不止於一數，則所謂一千複數之中國學生，其實卽謂不止一千。辯護者每盛稱西文複數之精密，有時或指定之形容詞遺脫，尙可據複數之符號，發見其不止於一數。然則二之與一，有其別矣。二與二以上之恆河沙數，其別安在？此正所謂習焉不察者也。至形容詞之必隨名詞同變，凡僅習英文等者，無不尤致疑怪。然其疊床架屋之病，亦僅與名詞在指定形容詞下之改變複數相類。一則習慣之者更占多數，故覺其稍近情，一則略有他國不相習，遂若愈無謂耳。總而言之：西國古人制言之習慣，彼以爲愈相應乃愈精密者，殊不知在名學上適介他品辭不能完固其獨立之本職耳。試以諧語譬之：吾郡鄉僻小市肆中之傭保，傳喚餅食，有曰『餛飩八十隻，二十隻一碗，二十隻一碗。二十隻一碗，二十隻一碗。總共四個二十隻。』其趣妙精密之處，卽在總共四個二十隻。此較一千下，更加以中國學生們，尤爲要言不煩，精核之至。記者又憶向日有生長南洋各島之華僑，留學歐洲者，吾友致以中文。一日彼等告我曰：『我等不料中國文字野蠻至此！區區代名辭之第三位，尙不知分別男女。如此，將措辭之間，一切混亂

無序，我輩甚覺其毫無可學之價值也。』彼等皆習英文者，吾詰之曰：『然則述第三位之一男一女，英文有別乎？』曰：『此男女相雜矣。故無之也。』曰：『然則述兩男或兩女，他國亦有分別矣。英文有之乎？』曰：『此多數，可無別也。』吾矣曰：『如此，君等所習之英文，猶未盡文明，無怪乎英文中凡述許多女子之事，讀者每以爲敍述男子之事；凡述許多男子之事，讀者又以爲敍述女子之事。常常至於混亂無序，貽誤要事。』彼等曰：『否。子遊戲其辭耳。代名辭者，自有所代之名辭在。在一篇之中，彼此承接，語氣自各有所屬。果能通其辭意，自能定其爲誰。』吾應之曰：『如此，君等早知分別男女性之不通矣。』彼等乃曰：『單數總以分別爲是。』吾漫應之曰：『唯。』諸若此類，皆卽吾上文所謂古世階級分別之鄙陋，及野蠻笨拙之習慣也。何國無可笑之陋習？區區數目字之簡單，尙有如巴黎市上之七十是六十又十。八十是四個二十。雖通材博學，口之筆之，而不知羞。故適他人之國，而習其文法，自當一遵彼國之習慣，無復通與不通之可譏。若我輩欲爲未來之世界相謀，另爲一種之新語，自不能不再三斟酌也。故如此條，名詞之複數曰「們」。（至於「不定數」之複名詞，在中文向加「凡」「諸」等之形容詞，或加「類」「等」之接尾語者，今概加「們」字自無不可。）形容詞之複數曰「們的」。倘有人造句曰：『一千維新們的中國學生們，分居歐洲文明們的國們。』不稍嫌累墜乎。

（二）使筆劃簡易。中國現有文字筆劃之繁難，枉費無數光陰。於文明進步，大有妨礙。今擬只用四種筆

劃，全不用頓挫撇捺，且用小寫帖體，并刪去太繁之筆劃。四種筆劃：即平畫，直豎，斜弦，圓點。試舉新例如下：

前行君所舉之例，即門字小寫，龜字省寫等。新世紀報排字處尙未延有刻字之人，故凡遇鉛字所無者，即無從排印。前次已有某君交來一稿，中間夾論製造新名詞，甚爲精善。當時因不能排版，竟從割愛。前行君此稿本，因所舉新例，不能照排，久擱未刊。嗣君更寄片垂詢，故缺其舉例之文，先將前後論案登出，幸以新世紀報之能力不足，恕之。

平畫者：正橫至平之畫。直豎者：垂直中正之豎。斜弦者：如正方之對角線。圓點者：至圓之點。凡四種筆畫，概不得露尖形。

中國文字之遲早必廢，本稿已言之矣。故欲爲暫時之改良，莫若采用二法：(一)即限制字數，凡較僻之字，皆棄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漢文。(二)即手寫之字，皆用草書。無論函牘證憑，凡手寫者，無不爲行草，有如西國通行之法。

第一法行，則凡中國極野蠻時代之名物，及不適當之動作詞等，皆可屏諸古物陳列院，僅供國粹家好嚼甘

蓮滓者之抱殘守缺，以備異日作世界進化史材料之獵取。所有限制以內之字，則供暫時內地中小學校及普通商業上之應用。其餘發揮較深之學理，及繁賾之事物，本為近世界新學理新事物，若為限制行用之字所發揮不足者，即可攙入萬國新語，以便漸攙漸多，將漢字漸廢，即為異日徑用萬國新語之張本。

第二法行，則本條所謂筆畫繁難之苦，略可減免，而今所提議之小寫省寫，已不煩改作，自然能趨於此點，至於印刷之書籍，自有木雕，鉛鑄之宋體字，在筆畫之多小，無關乎書寫之難易。若在辨認之一方面言之，其難易似不在筆畫之多寡，而在結體之平易或離奇。以漢文之奇狀詭態，千變萬殊，辨認之困難，無論改易何狀，總不能免。此乃關於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輩亦認為遲早必廢也。然就漢文以論漢文，似乎為一二字計，筆畫簡省，則辨認較易。若連簡累牘，而書倘筆畫之多寡相若，又生淆雜之困難，反不若繁簡相雜，記認為便。此事在我輩七八歲認方字讀大中時，所屢試而不爽者也。至筆畫求其平直斜圓，此法略與古時之隸書相類。揣前行君之意，將使為便於鉛筆及鋼筆之書寫，惟限為正平正直，對角至圓，而又禁用尖形。則其拘苦似當有倍蓰於向時之筆畫者。新世紀略有排字處之經驗，漢文檢字，至為勞苦。無論分門別類，記取甚難，加以字數太多，則陳盤數十，佔地盈丈，每檢一稿，便如驢旋蟻轉，不出庭戶，日行千里。以視西文之數百字類，總括於一盤，高坐而掇拾，其勞逸相差甚遠。惟漢文亦有省便之處，一則凡檢一字，取出即已完成，二則每字正方，字字相銜，行行相次，排列至便，若西文掇拾數次十餘次，僅得一字，字母寬狹不倫，字體長短不一，排列之際，頗費躊躇。故同排一稿，中西字數相等，往往中捷於西。

中國排字處所浪費者，止脚步之勞一端而已。然而西文有一大便利，中文有一大不便利，則排機器愈改良後所發露也。西文書寫能用打字機，中文不能。然向日止在書寫上分優絀耳，於印刷上無大關涉。今則自「林拏太愛潑」發明，英國之新式者，固已能對稿製機，按捺鍵而一端之鉛版已就。而美國之新式者，復能使鑄就之版，逐母可分可合，與尋常所排之鉛版無異。偶有舛誤，隨便可改，不必重鑄。此等新器既出，而排版可廢。中文能乎否耶？故同人窮思極想，欲爲漢文造一打字之器，竟不能就。前行君議使筆畫平直斜圓，若從此點著想，似甚有理徑可尋。以君之精思，必能爲此事闢一新天地。然若僅省筆畫而已，而每字爲有不同之方向，不能變改。或稍改之，不能畫一。或畫一之，不能簡少。恐此事仍有所爲難。故若平直斜圓，本非爲印刷上之便利起見，止爲書寫上起見，則本可以永用鉛筆鋼筆，以作舊日之行草。東倒西斜，隨各人之意境爲姿媚，即使頓挫撇捺之尖形不備，稍欠野蠻美術上之婉麗，然無礙其爲新世界暫時可流行之交通品也。奚必反限平直斜圓，發生無限之拘苦哉？或君別有取意，特引而未伸乎。

(三)凡萬國新語中有一辭，中國新語中必定以一相當之譯辭。且祇定一辭，萬不可多於一辭。

(四)用左移橫行法。歐洲文字及萬國新語左移橫行。中國現有文字，下行右移。然算學書中算式，卻大多左移橫行。今姑不論其孰優孰劣，但一種文字中，斷不宜兼用兩種體裁。算式既以左移橫行爲便，自當

通體一律。

(五)採用歐文句讀法。歐人腦理清晰，中人腦理糊塗，於句讀上亦略有關係也。

(結論)右稿急就，非爲定本。凡屬同志，務求賜教。此種新語，如果編成，爲受教育者設想，其較現有文字，易學何啻十倍，且學成後再學萬國新語三閱月可以畢事。中國若能通行萬國新語，外國人到中國者，亦必習萬國新語。於交涉上之利益有未可限量者。如能得同志十人，擬先編一字典且創一種月報，以期輸入國內。

吾人於一二條略致商確，皆瑣屑之細端。所言於前行君發起編造中國新語及推行萬國新語之宏綱巨旨，盡爲旁義，絕不足爲此事之輕重。吾人於前行君編字典創月報等之盛舉，皆熱誠贊同。並望同志協會早日成立。

又原稿內乙云之畫一聲音一條。此事似爲編造中國新語之主要條件。曾否另想善法？蓋能合各國之語言，代表以一種之語言，是謂萬國新語，則能合各省之語言代表以一種之語言，始足稱爲中國新語。是亦一定之界說。語言者，聲音之事，固非可於筆畫間求之。筆畫不過爲聲音所附麗之一物耳。請賜大教，以慰懸心。

—一九零八，三，廿八。—

【編者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原名Esperanto】

新語問題之雜答

自前行君倡議編造『中國新語凡例』，刻於新世紀報第四十號。近來論述新語之事，投稿者甚多。新世紀報紙幅甚隘，美不勝收，未能一一刊佈，甚以爲憾！今謹刺取有關係之問題雜答之，以示諸家閱議之一斑一以引海內新義之更出。則此事所得之影響當愈大也。

前行君續來之稿有三法：（一）采用一種歐文；（二）用羅馬字母反切中國語音；（三）用萬國新語。三法皆有評論。其歸重於第三法之一節曰：

『然則與其采用羅馬字母，因陋就簡，枝節更張，仍無補於書一聲音之一大煩難；何如徑用萬國新語，挾左右世界之力而幷此畫一聲音之一大煩難亦包括其中也。萬國新語，歐人學之三月可成。中國人數有四萬餘萬之多，入四萬萬人之國，其文字三月可以學成。（指中國已改用萬國新語而言）而不學者，除迂頑中國人外，天壤間無此人也。左右世界之力，幷非臆想空言，』

中國既用萬國新語，則他國人之對於中國，因貪三月學成，可以通語之便，故皆自然習萬國新語，以爲交涉；

不再强中國用其英法德之艱難文字。如以此爲左右世界，欲誘掖當道，使之信用，然恐國界而仍在，則强者之對於弱者，苟有一隙可以用其欺惑，則保護之惟恐不完；故利用彼所相習人所不相習之文字，以爲外交上之權利，久矣奉若科律矣。學成雖易，其如存心不學何？如此，則外交上利便之勸，終爲旁義。我輩姑可不必以之自歉也。若專爲世界之進步計劃：則有中國四百兆人者，一旦翕然共加入於萬國新語之團體中。而新語之推行，忽半於世界；此眞吉祥之盛事。謂此爲挾有左右世界之力，乃眞不誣。而中國人亦一旦棄其徒爲苦累之文字，忽得可習新學之文字、（文字爲語言之代表，語言又爲事理之代表，譬如日本古世之語言，止能代表彼人所發明之事理，不足以代表中國較文明之事理；故雖其後造有假名文字，止能代表其固有之語言。若出於中國較文明事理之語言。必兼取中國文字代表之。今日西洋尤較文明之事理，即西洋人自取其本國之文字爲代表，尙再三斟酌而後定，通行甚久而後信。若欲强以中國文字相譯，無人不以爲絕難。故欲以中國文字，治世界較文明之事理，可以用絕對之斷語否定之。居較文明之世界，不隨世界之人共通較文明之事理，而其種可以常存在者，亦可用絕對之斷語否定之也。）此尤所謂兩利爲利，無有更利者也。前行君徑用萬國新語之結論，最爲直截了當，參觀下數說，吾人信之更堅。

新語會會員吳君云：

「編造中國新語，徒生枝節。其結果不外多造一難題。中國人之學萬國新語者，二三月可成功：（按大約指其理法而言，非謂每字能記之也。因理法已通，記認之事可自爲之矣）通歐文者一二禮拜。萬國新語文法，不外十六條。此外更無所謂文法。字不外二千五百。用此可以發揮事物之不能發揮於別種文字者。與其從事再造，徒多費時日於一種少用之文字，何如直接習此，而其用直普及全地球耶。如謂中國文明，存於舊簡，一旦廢之，殊爲可惜。然好古者固不廢希臘臘丁文矣，則將舊有之中國文，仍可隸於古物學之一門也。」

篤信子君云：

「我最懶惰，城頭上出棺材之事，不肯做也。我又最鄙陋，漫天下之大牛屄，不肯吹也。學問之事，譬之個人與個人：彼之勝我者，我効法之而已。中國文字爲野蠻；歐洲文字較良；萬國新語淘汰歐洲文字之未盡善者而去之，則爲尤較良。棄吾中國之野蠻文字，改習萬國新語之尤較良文字，直如脫敗絮而服輕裘，固無所用其更計較。所當問者，如何能改用之而已。若必先造中國新語，以爲改習萬國新語之張本，此如欲人之長行萬里，先使之在室中推磨三年。長行與推磨，等勞苦耳。假如他人能捐數年之心力；信從吾說，以爲推磨之預備，何如即捐其心力，以達長行之目的。故人而并萬國新語之影響都無，本何有於可怪之中國新語。如人既渴望萬國新語，而欲預備之，正可直授以萬國新語，豈當更設以可怪之中國新語。故中國新

語之改作，正所謂出棺材於城頭之上者也。今日吹牛屄之人，不曰欲求改良文字，如何艱鉅，即曰必得政府設法，始可厲行。其實何必如此張皇。中國文字既當脫之如敗絮，更無需添表換裏，補綴脩犗，有如改良筆劃之各法，但視之爲頑固人所嗜之棄痂。有如內山苗猺，彼喜固守其結繩之故物者，則亦仍之可也。此對於一部分者也。一切庶事，不能待萬國文字既改而後理。故過渡之際，正可如新嘉坡之兼用巫來由文字，香港之兼用中國文字。然則我輩中國人如有意在他日改用萬國新語，止當竭力勸人添習萬國新語。斷不可必即求代用，以萬國文字強爲政治上之專制禁勸也。今諸君子兼通數國文字者夥矣。如精神上直認萬國新語，爲子孫當授受之文字，即可兼認中國文字，爲暫時入內山敎通野蠻之應用文字。此對於大部份者也。故卑之無甚高論，止有簡單之數語。則曰：『中國略有野蠻之符號，中國尙未有文字；萬國新語便是中國之文字。中國熱心人，願求其同類作識字人者，應自己學萬國新語，敎人學萬國新語。』

篤信君之說，最爲簡便易行。然吾觀篤信君之意，斷非謂吾懸一說於此，純任自然之趨勢，而不加勉强之功。其意似謂與其枝節補直，取勸導者所耗之心力，及所設之方法，用之於無謂之預備，不若竟用於較良之代用物爲善。即如無論編造中國新語耶？用羅馬字切音耶？或采用他一國文字耶？或就譯義改造新字耶？或苟簡之法，如近日國內之切音簡字耶？終之皆不能無格格不入之起首辦法；又不能無聯合熱心家成爲大運動會之辦法；又

不能無仰仗小學校等路帶政令上性質之辦法；又不能無對於何一部份，覓從棄絕之辦法。蓋集合以上種種之辦法，其心力能無孔不入，庶其專遂舉。否則其人坐室中淵淵以思，所獨獲之方法，誰無一得之可取。苟心力之耗費，不及其量，皆爲紙上之空談。如其欲盡其量，以耗衆人可貴之心力矣，則必有『與其』『不如』等之比較。故今就題論文，莫若用全力於萬國新語。

（甲）先講求免於格格不入之起首辦法：如編譯新語華文對照之獨修讀本文法字典等；新語之用處不廣，如何使之應用較多，以求興味增加等；又詳細說明現在通行之新語，其起源及其根據之所在，實爲至精善，故今贊成之人日多一日等；皆屬此類也。

（乙）急求聯合大會以爲大運動之辦法。凡事信仰於政府之禁約，不如信仰於社會之好尚。（就原理而論，社會有好尚，於是有習慣；利用其習慣，一方面託言爲大部分去害，一方面實爲小部分集權，於是有法律。）中國人向來以交通不便，黨會有禁，故積極之一般好尚，除八股外無一物。（社會上向日對於八股考試；遠勝於對於今日之出洋遊學及辦學堂等。蓋考試之舟車關卡，於夜中放行，而出洋之咨文，有請而不得者矣。貧人考試得翰林進士，則功德巍巍，面上有陰隲紋，而勸人立學堂，作學生，無異勸人造反也。諸若此類，皆好尚不屬之故。今學堂及出洋等，社會上之小部分人已盡力激勸，將來必成一般之好尚。）消極的則吸鴉片，燒天主堂等，皆百年以來之新好尚。（好尚既成，故若吸鴉片者，明明有礙於衛生之一事，然即極高明之人，往往陷入其中。彼藉以療必死

之病，而後吸之者，兆無一二；其餘皆無所謂而爲，欲享臭肉麻之小舒服，翹起雙腿，横陳短榻，與密友爲親昵之談，不覺投入羅網者，居多數也。故又如巴黎之加非館，若春秋佳日，紅男綠女，絡繹往來，坐門外而流盼，似亦無惡於無賴之嗜好；乃風雪淒其，寒燈閃爍，猶三兩座頭，瑟縮圍爐而坐，眞可謂別有風味。無他，亦好尙已成之故。）好尙之成，本非易事。然惟黨會爲最有力。今中國黨會之禁，雖未大弛，然於此等講習萬國新語之會，無理之干涉，尙易對付。蓋新語雖爲勦滅華文之利器，隱爲頑固黨至猛之死敵；然其表面，實較簡字等尤爲溫和。蓋非天子不考文，簡字等尙有考文亂聖之嫌，而新語直不過爲一種無足輕重之外國文耳。即其人果有尤較良之方法，無取乎新語爲華文之代用物，亦可入會習之。蓋即歐洲已通行新語者，已有一千餘萬人之多；而新語之所原本者，又皆爲希臘，臘丁；法，德，英等之至純良文字，習之又至簡易。則雖節嗇其圍棋賭酒之日力，無意中捨身入會，稍稍習之，一可爲交通參考之小用，二可助成此後萬一可同文之盛舉。僕想亦無至頑劣之人，必加以反對而後快也。然此爲學問上極普通之小事，不必由吾人等所干涉。故願前行君等之一般溫和者，自行建設形式上之大會，在各國留學會館，發起此事。最好之法：一人簽名入會，即擔承勸募親友入會者兩人，如此輾轉推勸，大羣易集。入會約以若干期限，互考成績一次，如此庶不爲無責任之空言。先得一二人捨身入新語校，認眞學習，精通其事，以爲加入歐洲新語會之代表。如何捐款集資，刊刻新語自修書籍，及會中題名報告錄，新語雜事冊等，（或先設一小報亦佳。）此會必得設有形式上之大會，庶可蹤及也。吾人本無暇提議於此等小事；因公等所惠教，亦世界上有益之一事，

故樂得而爲瑣瑣之評贊。

（丙）宜爲教育上之運動法，以求列於學校科目，徐收將來之效果。今日之一般愛國派，專以造就國民爲急務，故於小學校中倡專教國文，禁習外國文之說，此師法各國之成事也。然吹開了尿缸之沫；返照一照，看貴國文爲如何之國文？惟其因此等文字不足以發揮新文明之學理，故日陷於頭等野蠻之地位，於是才有所謂興辦學堂之一說。若仍把這一桶陽溝水，倒來倒去，其去於造就義和團也幾希！雖曰：「此種野蠻國文，記述稍淺之學理，應用於小學校，尙無不足。」則對曰：「豈不良是！」然卽此寥寥數言，開門見山，隱情若揭。中國人者，深中遺傳之八股毒，出功王道，止作話頭，無需實做。所謂新文明，亦不過能於喫番菜桌子上，五花八門，嚼上幾句閑天，便算第一等本領。故彼其人之希望於一般同胞者，其說亦言之成理也。若曰：「大多數之國民，苟稍知今日世界做人之大要，及國民應盡之義務，於今日之教育能力，其願亦足。苟有小部分人，能講求世界較深之新學者，更徐徐於外國文中求之，未爲晚也。」應之曰：「此種話頭，眞若顚撲不破者焉。特不知止需於最淺近處，略加思索，其謬誤之點，已有可指者。中國儘有高才博學，廣覽譯籍，或借逕東文，談述甚高之學理。然惟其僅欠普通小學之西文功課，往往於述語之所推衍，閧章無序，於平常西國甚淺之事物，又裝點之若甚離奇。全不能生與世界新文明爲直接結合之觀念，而興起其眞正科學思想之興味。文字雖不過爲表意之記號，然其排列及書寫之面目稍異，不曾若圖畫之點綴烘染各殊；雖條件未換，而觀感不同。故卽同一平常之談話，如有人問曰：「你們城裏歸縣官管的義

學裏邊，有附徒沒有？」其意即謂：『你們地方上縣立的小學校，有寄宿舍否？』然上一語幾成絕對的不適當，而且生人許多不快之感情；必且如下一語，采用許多日本字眼，才合新文明之條件。然即此可以推見便是專課貴國文，已不能不采用日本新字眼參雜其間。所以如此者，即因貴國之舊文，已於新文明甚不接合也。如此推而廣之，又可見僅僅橫亙許多日本新字眼於胸中，有時與原來新文明之興味，又極多不密合之處。此所以往往有在日本書中鬧了半天，不知其爲何等怪事，及一經檢出西文原字，方笑而頷之曰：原來便是那件事。說了半天空話，且歸到題目上來：即又可見所謂大多數之未來國民，今日將慢慢歸入小學校者，雖不必望其能通極高之新文明學理。然與其教以「製造局派」所譯述之國文格致課藝，不如改教多攙日本新字眼之國文讀本。因新字眼於發生新觀念爲有力。然則由此推想，又可云：與其專教多攙日本新字眼之國文讀本，不如兼教一種西洋文，能發生其新觀念尤爲直接而有力。是可見小學禁習外國文之荒謬。且與日本限止漢文，隱取英文爲第二種國文之意，尤未體會也。故逞此聯合推廣新語之機會，先於社會上，與以正確之觀念力，闢小學禁習外國文之謬妄；并使人人皆知習外國文，不如徑習萬國新語之尤善。我輩但以道理造輿論，凡愛重道理者日多，即主張此議者亦日多。則雖有人欲參取法令性質之勢力助成之，而法令亦安能違背輿論而發生乎？是又所謂信仰政府之禁約，不如信仰社會之好尚也。

（丁）所謂對於何一部分有竟從棄絕之辦法者：凡事與其左右遷就，廢棄其心力，欲得淺近之效果，反生岐

謬之阻礙；不若順序進行，專一其心力，直爲根本之維持，常成改良之趨勢。此如講立憲之人，與其爲柔媚之運動，黨染穢臭，漸毀小己之良德，并誤一般之大局，不如一味爲强硬正直之要求，鼓舞國民之能力，狹縮政府之野心，其收効較良。然既能具如此要求之毅力矣，與其要求而得者僅僅一立憲，猶爲絕無謂之胡狗，存一皇室之經費，貽累同胞，不如於推倒政府之際，并此枯朽之胡狗穢物，同時除去，豈非尤爲世界造福？此所謂與其講眞正之立憲，（彼以立憲求中國富强能抗洋鬼子爲詞，全不思戴胡狗爲皇上，戴胡牝狗爲皇太后，爲尤可詫者！是皆僞立憲黨耳，是皆無恥之狗黨耳！）不如講破壞之革命。然與其能講革命，徒爲異日新總統，新元勳之利用，以共和爲欺妄之招牌，不如竟講現在世界較正當之無政府主義，其弊最少。蓋不惟既講無政府主義，於推倒政府尤爲熱心，（較文明之政府尙欲推倒之，何況極腐敗之政府？）於革命前途，力量加增。即暫時敎育未普及，革命以後，不能不尙有禁約之事，實則亦如會館內喫中國飯，打外國彈子，略具動作條項而已。以無政府之名義，互相維持，可保必無其人焉悍然猶以大統領自居，或坦然仍食巨萬之俸金，從而儼然爲君子小人之分，如今日法美等之背謬也。故以以上之比喻觀察之，即有如中國三十以上之腐敗士夫，及三十以上不識字之一般大多數，半皆止需惠養其天年，而不能組織爲新民；故即推行萬國新語於彼輩，極相扞格。然不能因此一部分之廢物，暫設支節辦法，反使急需直接成就完全新人格之一部分，耗力均而獲効寡，隨之虛與委蛇也。故如上述一部份廢物之類者，必當直下斷語，不求其包入萬國新語之範圍內也。

—一九〇八，四，二五。—

書蘇格蘭君『廢除漢文議』後

文字爲開智第一利器；守古爲支那第一病源；漢文爲最大多數支那人最篤信保守之物。故今日救支那之第一要策，在廢除漢文。若支那於二十年內能廢除漢文，則或爲全球大同人民之先進，

附按：此語正可以返質支那之好古家。支那好古家不嘗自負曰：『中國之文明爲世界先進之文明』乎？然則中國人之祖宗，能於全世界野蠻相等時，獨先超進於文明，乃至於今之不肖子孫，每曰西洋不過如此，中國何能如此作一跟屁股蟲，尙歉然自以爲不足。故中國所謂好古家者，特好祖宗之糟粕，未嘗能好祖宗之精神。一頭兩脚，儼然尙自命不凡，眞可鄙也。

亦易易耳。（原注若今之大多數支那識字人，有如此偉大魄力，能廢漢文，則何事不可爲哉。）新世紀同人既以增進民智爲唯一目的，則盍從設法廢除漢文入手？即不必全力務此，亦當稍稍兼及。

附按：作者所謂『支那識字人能廢漢文』，其詞婉而有致矣。凡天下之眞理公道，苟從正相反之人，能不昧於良心，一旦翻然率先踐履，則其感動之効力愈大。假如今之德皇與俄皇，忽能倡議共棄皇位，盡力於無政府黨，則無政府主義之阻力，可以銳減；而達於大同之程期，必爲之縮短。故即如小小漢文之問題，能廢棄較野蠻之漢

文，採用較文明之別稱文，則於支那人進化之助力，定能銳增。然能必知此意者，往往必不出於嚼甘蔗渣之徒，其人稍一提議，即爲彼橫通之嚼甘蔗渣者、心疑招擊漢文之人，皆爲不解漢文道妙之人。故彼漠然曾不措意，其中之鄙夫，專嗜名譽，不信道德者，且疑後生小子，將以其所不學代其所學，而從此彼不復得人之敬禮，故直盲相護持，盡出其磚頭瓦片破布爛絮文學作門客之詞翰考據，爲鈔胥之掇拾者，用以門薛仁貴之法寶，顯孫行者之神通。其意若曰：你識得麼？青年不屑過問，亦惟付之一笑。彼卻居之不疑，儼然以保存國粹自命。吾人尤苦識字太少，常欲與此輩作無謂之爭論，深知彼輩未必肯信，故於廢除漢文一事，雖夢寐系念之，而提議卻未能盡力。深引爲愧。今有某報之記者，固漢文學者中之威廉第二也，早已自毀其德意志之皇冠，爲萬國新語之天使，朝陽既昇，爝火自息，此事當稍有頭緒。同人得蘇格蘭君之忠告，亦當不管識字不識字，徐圖力行其補助之工作。

留歐美之學生，尙往往有誇張『漢文甚好』者，誠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

附按：此或別有一義，與保存國粹無涉。因矜誇多才多藝之人，往往無論有不相干之藝術，如敷粉，刷髮，搔頭，弄姿，一切種種，皆自以爲可以傲人所不能。如果漢文甚好，則督撫處之條陳，監督處之報告，皆能絲絲入扣，日足誇張其能力。

充類至義，即稱漢文甚好者，爲文學博士。試問此等文學博士，於實用上有絲毫價值乎？即充一文明事業之書記員，欲求其適用，非先習練一二年不可。

附按：漢文文學博士，即可適用於野蠻事業之書記員。一笑。若文明書記員，同人不知蘇格蘭君究何所指，如一二年習練得來者，竊恐此事業文明不透。

作一種語之達意文章，爲人人應有之職，否則宛同半啞。然凡不啞者，皆視爲經天緯地之才，豈非荒謬之極？

附按：如能操了一種達意之文章，到處不啞，自亦足以稱得經天緯地之才。所可惜者，那種達意之文章，說句笑話，遇着天文之天，地理之地，往往便經緯不過來。不啞如啞，便怪不得蘇格蘭君要說荒謬之極。

至於詞章考據，不過美術而已。稱美術家爲辦事才，非喪心病狂者不至此也。

附按：蘇格蘭君太質直了一點。恐終爲彼輩所不服。因美術自是世界上一件事，辦事亦是世界上一件事。皆爲世界進化所不可缺之要素。漢文之應該廢除，於美術上及辦事上，皆有廢除之原因。

有文學上之漢文，即蘇格蘭君所謂美術是也。（文學二字，獨指詞章等而言。至於箋經注史，支那所謂學者當歸入蘇格蘭君達意之條內，出於文學之範圍。）

有名學上之漢文，即蘇格蘭君所謂達意者是也；即以之辦事者也，以之經天緯地者也。（經天緯地，吾人借指箋經注史通科學記象數而言。）

文學上之漢文，應當廢除之原因，則據某君『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篇內之言，即可劃然分明。其言以爲

無論何種文字，傳譯即率直無味；自由著作，則能妍麗悽愴。此君於文章之事，可許爲必知其意。所謂妍麗悽愴也者，不必拘定其字義，彼亦不過於無可形容之處，聊借數字，以定文章有美術上之價值耳。此種美術上之價值，先賦於種性，而後即充溢於一種族所創之文字，代表而出之。故欲保持何種民族之種性，必先保持其美術。（文字音樂雕刻等皆是。）

既知如是，若惟知保持中國人固有之種性，而不與世界配合別成爲新種性，豈非與進化之理正相反。故自今以後，如欲擴大文學之範圍，先當廢除代表單純舊種性之文字，（舊種性者，本於文字外充溢於精神。）而後自由雜習他種文字之文學，以世界各種之良種性，配合於我舊種性之良者，共成世界之新文學，以造世界之新種性。

如此，對於一種人，則爲改良；對於世界，則爲進化；對於文字，則爲能盡其用。

若必以代表單純舊種性之文字，以之保存舊種性於無疆，則質而言之，直爲一製造野蠻之化學藥料矣。

此文學上之漢文，應當廢除之原因，自然更多。今就彼等所主張之國粹言之，夫所謂粹者，當指道理之精確，未能爲後世學說所非難者而言。如有此種精確之道理，不拘用何種文字皆可記述，不必保之以中國文。

如其此種道理，在中國文字記載之中，則爲至精若質之於世界之新學說，早已顯其謬誤，如此，而曰國粹，分明以此爲野蠻國學說之最精粹者，所以自生分別，自認非爲世界學說之精粹者，則國粹之名詞，自確當矣。然保

存之，有異乎印度人之保存其頭巾耶？況關涉道理之一部分者野蠻之國粹，亦可以無論何種文字記述之，何必兼保中國文字哉？

如其舍道理而言迹象，一名一物，凡不能不用中國文字，以留歷史上之往迹者，此實古物學歷史學，陳列場之野蠻重要品。即使中國人種，從此滅絕，亦尙有社會上分功作事之一小部分人，情願理會此事者，一一爲之理而董之，設一最妥當之保存法。又何必發糊潑粥，在亂毛裏之議論，禍及全體教育驅多數之人共爲此不相干之保存乎？故保存國粹，不保存將來博物院所不收者，或保存道理之奇謬者，此適如于式枚之保存其乾糞。其意若曰：此曾在我之腸腹中轉化而成者，故可貴也。

至有謂國文爲根本者，所謂根本之說，大約想即謂中國人能識中國字，則愛國思想即油然而生。無論此等屁說，皆爲猶太波蘭等人之迷謬思想，效果未嘗有徒留一劣感情於自己種族之間。然即就彼之屁說，以相反詰，不知其成效何在？妨礙何在？普魯士能以德語統一薩克森等之學校，世人流口沫言之矣。然澳大利亞亦能之，何以澳則終失日耳曼共主之權，此成效何在耶？美人何以能操英語，反對英人？比利時何以能操法語，表異法國？此妨礙何在耶？故世間一閧之議論，至爲可笑。

若言中國人能讀中國文，便知愛國，則諸君試向腦後一摸，當亦啞然失笑矣。

文字外作用之問題，既已絕無價値，止有就文字論文字，則種種不良，爲患於應用上者，不一而足。廢之除之，

誰曰不宜。

終之，中國人暫時欲辦中國事，不能不習中國文，此正如欲往斐洲傳教，宜習斐人土語；欲往日本留學，宜學日本土文；同一爲應用上暫圖便利。然惟其爲暫時所應用之物，即當在敎育上先置於附屬品中，俟新文字代用之勢旣成，便可消滅其蹤迹。然則此等附屬品，豈尚有鼓吹學習之價値也耶？

（一九零八，十，三十一。）

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

語言文字之為用，無他，供人與人相互者也。既為人與人相互之具，即不當聽其剛柔侈斂，隨五土之宜，一任天然之吹萬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力齊一之改良。

執吹萬不同之例，以為推原無可齊一之合點，能為大巧所指定。然惟其如是，故能引而前行，益進而益近於合點，世界遂有進化之一說。

科學中之理數，向之不齊一。今以兆分一秒之一，億分一秒之一，假定一數，強稱齊一，為便於學理及民用者，其繁賾萬萬有過作者所舉聲紐之粗簡，尚能理而董之，何況語言文字止為理道之筌蹄，象數之符號乎？

就其原理論之，語言文字者，相互之具也；相互有所扞格，而通行之範圍愈狹，即文字之職務愈不完全。今以世界之人類，皆有「可互相」之資格，乃因語言之各異其聲，文字之各異其形，遂使減縮相互之利益，是誠人類之缺憾；欲彌補此缺憾，豈非人類惟一之天職？

今之為一國謀者，其知此義矣；故語言文字應當統一之聲，不惟震懾於白人侈大之言者言之，即作者橫存好古之成見者，亦復言之。所謂紐文，韻文等之制作，不憚空費其筆墨者，無非由人之好善，莫不相同，故殊途遂至

於同歸。至夫統一之術，非有奇法殊能，特矯於天然之適宜。語言文字者，相互之具也。果所謂語言或文字者，能得相互之効用，或爲相互所不可缺，自必見采於統一時之同意。故卽就一國之已事而論，如日本以江戶之音，變易全國，德，奧以日耳曼語，英以英格蘭語，法以法蘭西語，而九州四國，薩克森，蘇格蘭，賽耳克，勃烈丹諸語，皆歸天然之陶汰。此在談種界者，不免有彼此之感情，而在談學理者，止知爲繁蕪之就刪，因語言文字之便利，加增，卽文言文字之職務較完。豈當以不相干之連帶感情，支離於其相互之職務外耶！

故中國人之智識程度，一躍卽能采用萬國新語，我輩日望之，而亦未敢取必。所恃者，人爲明理之蟲，有眞理之啓人智耳。至於大概迂拙之進行，爲常智所能逆料者：

（甲）中國文字，本統一也。而語言則必有一種適宜之音字，附屬於舊有之文字以爲用，於是聲音亦不得不齊一，有如日本之以東京語音，齊一通國也。此相互利益增進之第一步也（今日所謂簡字，切音字等，忘其苟簡之術，不足爲別於文字之間，故離舊文字而獨立，欲於作者頭第二，遂失其用於社會。今就創作中國切音而論，惟作者篆注字端之術，莫能最良。然又何必慮橋陳腐，必取臨拙之篆籀，爲梗於淺易之教育？蓋附益於今隸之旁，莫妙於仍作今隸之體。蓋文字有二職：一爲誌別，一爲記音；中國文字誌別之功用本完，所少者，記音之一事。今原字之筆畫四者，并記音之筆畫而六之，七之，八者，九之，十之，其狀卽如日本通俗書之刊刻法。最要者，當先刊字典一冊，卽如日本所翻印之中國字典；字附音訓於其旁，凡小學讀本及通俗之書報，莫

不如上文所云，增附切音字之音訓。至最粗淺之幼稚園讀本等，則以音訓之切音字大書，而以舊文字爲蠅頭細書注之於旁。所謂規圈之屬，既音訓不與舊文字相離，則等與聲皆文字有舊表而出之，無需如昔日之學堂經書，增益無謂之圈記也。而所謂應送博物院之經史，供考古家之抱殘守闕者，皆可仍舊，不必更加音訓於旁，因其人既有閒情別致，能誦此等死書（西方以臘丁等爲死文，其例正同。）彼自當略通小學，且知所謂古今音者，不需通俗之音訓也。

(乙)講求世界新學，處處爲梗，於是不得不如日本已往之例：入高等學者，必通一種西文；由高等學入大學校者，必通兩種西文。所謂一切名詞，與其穿鑿譯義，徒爲晦拙，不若譯音，而參核西文，尙有對照之功用。此相互利益，增進之第二步也；（今覺以漢文譯文不如譯義者，因無畫一之音訓字母故也。）

(丙)萬國新語，根希臘，臘丁之雅故，詳審參酌，始每字能删各國之不同，以定其精當之一。故在方來之無窮，固未可謂莫能最良，若對於已往，自足稱爲較善；所以制作未二十年，而信從者已達三四千萬人。惟今人知其善而猶徘徊觀望，不獨中國人然，即西人亦未嘗不然；所以如此者，因尙無用萬國新語教授之各種高等科學完備之學校，故所學不在是，因之赴之者不勇。然方今科學上互換知識之誠心，欲求人人能吸收全世界每日發明之新理；必徑必速，而討論如狂，故即在此短時，必共知私家則以新語著書，學校則以新語教授，除去學界無窮障礙，如科學上共用法國之度量等。此事固決不待國界已去，始得大行，蓋止需各國校章，新

語爲中學必修之課，入高等學及大學所必應修之外國語，皆代以新語，則圓滿之時至矣。而於是中國人方悟操一新語，則周游世界，無往不得其交通之便利，修學之良果，乃始珍視萬國新語，一若今之珍視英，德，法語。至是各國亦且厭棄其本國之語言文字，徒爲贅累；而中國人守其中國文，尤格格與世界不相入，爲無窮周章之困難；於是所謂時機已熟，嘗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遂得人人之同意。此相互利益增進之第三步也。故作者滿肚之不合時宜，欲取已陳之芻狗，將中國古世椎輪大輅，缺失甚多之死文，及野蠻無統之古音，牽天下而共嚼甘蔗之渣，正所謂「無當玉卮」，陳之於博物院，則可觸動臭肉麻之雅趣，若用之大飯莊，定與葱根菜葉，共投於垃圾之桶。作者如其不信，試懸我等二說於方來，遭後人瘟臭之毒罵者爲誰。

我且作持平之論：後人爲歷史比較之學，定當遠過於今人。故中國古代之文字，自足爲文學比較史學科之重要材料。倘有篤舊之士，能潛心於此等無味之嚼蠟，亦未嘗不可謂能盡人類中應有之一事；固求有其人而不得。若以爲此我之門戶所在也，我之聲譽所在也，必欲强世界爲之倒行，則論其名曰野蠻，晉其號曰頑固，亦誰曰不宜？中國文字與萬國新語優劣之比較，不必深言之也。即以印刷一端之小事而論，作者當不至絕無半點科學上之知識，試問：中國文字之排印機械，如何製造？能簡易乎？作者亦必語塞。故不必種種世界最新之學問，中國人以不通西文之故，皆爲之阻塞而不能習；即有健者，能一一譯之爲中國文字，使中國人不惟能治各種之新學，且能發明外國所未有，則在中國人固必滿意足矣。然學問者，世界之公物，外國人所未有者，自亦許外國人之傳習；

則作者不難曰：外國人先可學習中國文也。是也！吾且以爲中國文而誠良誠便，外國人不但應習之且將棄其本國文，或萬國新語者使世界獨存一種中國文；如中國文而未良未便於今日之西文，或更未良未便於今日所有之萬國新語，則所謂未良之與未便卽爲累於種種是也。乃因後日西人之學問，不如中國人之故，不得不棄較良較便之萬國新語，共用中國文而在種種中日受其累，卽中國人自己於種種中受累，亦均是誠何心乎？曰：世界惟我獨尊之故。然乎？豈其然乎！

一足在左則左重，一足在右則右重。對於萬國新語之提倡，我輩心力甚弱者，號咷勸之而不足，而一二庸妄者，談笑阻之而有餘。此如劉鴻錫之徒，在三十年前，陳其鄙悖之理由，阻撓鐵路等事，振振有詞，和者如蛙鳴，應者如狗吠，今日社會所受之影響，亦可以覩。至於萬國新語，我輩亦知與中國人之程度太懸殊，必且紆道而歷上文所舉之甲，乙，乃至於丙。在今日中國昏瞀之時代，或且作者等之邪說爲易入，亦未可知。我輩盡我輩之言責，不使後人對於往事，抱無窮之遺恨，如是而已。

至作者慮萬國新語，不足以名中國之名物，吾却不知中國有如何特別名物，爲他國所窮於指名？如其物爲不適於世界所用者，有如食之竹箸，賭之圍棋，敬人之詞曰龍，尊人之詞曰巫，有可以不必名者，亦有可以隨便比音附義，予以一名者，固無所謂可與不可。如其謂世界所適用今日一新理新器之發明，曠乎爲前之所未有，萬國新語尙能析其類例，予以確當之名詞，何況世界之舊物？有如中國之所謂「道」，果定其界說，驗其功用，爲未來

時代，必當有一獨立之專名，則且譯其音爲「道」，而詳其界說及功用於詞書；於是又有專科之「道學」，使區域大少，意趣淺深，有一不密合焉，用最精密之理數，必使密合而後已。否則如其爲無足輕重，爲一古代學術之名，則譯音可也，即作者所謂擬議譯之亦可也。蓋其字有所區域及意趣，既爲萬國新語各種學術之專名，所分析而包有，則中國一「道」之文字，其意義爲野蠻無意識之混合，絕無存立之價值，故亦無需爲之密求其意味。若某宣教師之言，謂抗，捉，曳，抱等之分別，惟中國爲獨完，是則無異學作者之學問，爲世界所獨高，笑之，抑譏之，作者亦自知之。蓋異日後人民腦理之細密，當別成美富之種性，豈野蠻簡單之篇章，所足動其感情？故無論擺倫之詩，漢土之文，不在推燒之列，即爲送入博物院之料。作者固亦知無論何種文字，惟傳譯則直率無味，而自由著作，皆能妍麗悽愴，是則不應改良之萬國新語，反在例外。故悽愴妍麗之篇章，必在萬國爲獨多，而何所謂杜絕文學，歸於樸僿之有！

總之，作者倘懷羊毫竹紙之智識，則我輩對語，豈能相喻？聽作者自爲詁經精舍之獺祭課卷，我輩亦自爲萬國新語之搖旗小卒，各行其是可也。

——一九〇八，七，二五。——

致錢玄同君論注音字母書

玄同先生執事：

讀先生大著論注音字母篇，欣喜無量。此事若多經通人引論，其發達之速，必能別出意外。大著平允精覈無倫，雖猶未卒讀，於要點已見多所抉正。自三十年以來，外人之著作勿論，外國人之從事於此事者，有數十家，任擇一家而用之，二五猶之一十，均可合用；當日王小航，勞玉初兩先生之所作，尤近適當。若早經政府社會合而歡迎，則今日普通教育已久有利器矣。無如一事之創起，雖屬毛細，必經千迴百折，由於應當審慎者半，由於彼此未諒者亦半。此事言其簡單，固簡單已極，言其紛雜，而紛雜亦甚。在學問範圍之內，則有古音學家，韻學家，等韻學家，詞曲家；新則有發音學家，外國語學家，符號創製家，通俗教育家等，彼此不同研究，遂亦不同見解。範圍之外，普通一般人又有或「神奇」，或「怪誕」，或「膚淺」，或「僭妄」等之批評。所以民國二年，教部遂有開會討論，決於法律性質之手續，即得先生所論之三十九母，對以審定八千字之音；其實猶夫諸家之衡，特就其異同而整理之而已。惟所取較當，與詭其合理者，當日會中同人之志也。然教部所以遲遲未發表，會中編理其結果之人，遲遲未將全案清釋者，即正欲將會中所經歷，如何而公決為較當，如何而羣認為合理者，略報告於多數學者，并以語

於普通之國人。其條理紛錯，敍述較遲之故也。去年復經范靜生先生長部時鄭重催促，當去發表不遠矣。今就大著中篇所及可以略說者先承教於左方：

八千字之音，雖由三十九字母而審定，實則三十九字母，爲此八千字音所產生。（審定之字雖八千，而同切者可類推準而用之，無不可取得其音也。）今即捨無字之音，僅言有音之字，合古今南北不同之字音，非此三十九字母所能概括而盡；故濁音無母，「喻」紐無母等，皆必然之數矣。字母之數，止對其全國統一，及現行之字音而定，爲凡用字母國之所同；雖注音與造字異其趣，而準於所需之音，俾莫或闕贅，則一也。

八千字之音，何等之音耶？曰：所謂「官音」是也。雖不必有北史李沖其人，指帝言爲正，然八千字中百分之九十九，又所謂「京音」者也。蓋出於口而言者以爲滑熟，入於耳而聽者以爲適當，有莫知其所以然，此即古今字音所以成變遷。故每一時期，必有一種特殊之音發，積漸而著，莫反其初，非人力所能制止而矯正之也。

漢，魏之音，雖不同於殷，周，而論者以爲猶未若齊，梁間變古之甚。齊梁方標其音韻之盛軌，迨陸法言綜厥成，行至唐末，即受攻駁。宋，元間，劉陰方以併韻爲適時，而周德淸躡之中原音韻，已借曲韻嶄露其頭角，樂宋因以造正韻，雖增中原音韻之部十九爲二十二，（二十二部，謂若平上去之每類。）文學界與之相持，似正韻於五百年間不顯功能，實則潛勢之增長，至於今而注音之韻母止賸十有四。（「儿」母特別未數。）「江」「陽」因併，「麻」「遮」固分，而又「支」「齊」莫辨，「蕭」「爻」無別，「眞」「寒」「刪」「先」併而爲二，且吸「侵」「覃」「鹽」

而入之矣。故古音雖經衞古之士，時時爭持於紙上，而節節失敗於口中。今所謂嚴字甚清，音正腔圓，作西皮二簧之「劇評」者，固不足道，其如實際正相承認之何哉？且文人學士以紙上之清濁，作南北之雜腔，亦復無形中自慚其爲「藍青官話」，則又何哉？蓋今日八千字之官音，卽古今流變中一段之音；將取用於現時，以爲齊一全國之用，固應時之驕子。殷周莫可如何於漢，兩漢魏莫可如何於齊，梁，齊梁，宋元莫可如何於明，清以來者也。

以上言「韻」耳，而「聲」亦有然。孫叔然固未示其聲系；同時李登雖有所作，今亦徒存聲類之名詞，幾輯之稿，莫能審其類也。直至陸氏切韻，存其例法於廣韻之中，經最近陳蘭甫氏考定爲四十類；至舍利造字母，謬併爲三十；守溫復增其六，乃爲三十六母；沿用於切韻指掌圖，七音略，四聲等子，五音集韻，切音指南諸書，至於今而似猶確定。殊不知「門法」等方增繁於元世，而元吳澄等已輾轉不慊於「知徹澄娘」等之獨立；自明以來，張位，蘭廷秀，方以智等之二十母，復大慊心貴當於時人；樊騰鳳，李汝珍之徒，且以把持於一般俗流之社會勢力，偉大不可言；（李母雖三十三，實則十九，正二十母之嫡系。）近代新化鄒叔績，通人也，猶拜倒於二十母下，張目甚力，可謂異矣。然何足異哉？注音字母之結果，其聲母名雖二十四，若以「ㄐㄑㄒㄏ」四母依常法複之，固剛剛二十耳。輾轉必入其彀中，此莫可引避者也。

故若音之存於紙上者：高之而求先秦之音部，自鄭庠六部以迄今日章太炎先生之二十三部；「侈斂」，「陰陽」，「對轉」，極古音之奇觀，精之而推等韻之母數，由舍利之三十母，而復至於今日勞玉初先生之五十八母，

統「淸濁」而辨「戛透轢捺」，又盜聲紐之能事。然此正皆爲音學界談話名理，研精古籍之所資，決非可以圓滿之理論。造一美備新語，强羣不熟於其耳之人而使容易出口者也。故先生大著引及當日會中之論述，以爲於「平仄」「淸濁」等等，頗望有所矯正，此實有之，怓亦其中之一人。然迄今詳思而博考之，而知經典主要之聲韻，尙莫能返古；則晚近美例，又何妨略多變除。勞玉初先生，卽深致此忠告者也。

卽如「知徹澄」與「照穿牀」，先生亦已允許合併爲大犧牲矣。若詳加討論：不惟古音「知徹澄」合於「端透定」，而「照穿牀」包括「精淸從」；我國學子固斤斤分別，卽日本采用吾文「知徹澄」之字與「端透定」皆在「夕」行，「照穿牀」之字與「精淸從」盡列「廿」行，不相混也。況以發音狀態而言：北方能讀「知徹澄」以「照穿牀」合併之也；其讀法以舌尖略略返抵上齶，音之感覺在舌葉，（葉謂近舌尖之面）不在舌尖；感覺於舌尖，則爲不規則之「端透定」矣。中部能讀「照穿牀」（逼於全中部否？則未深考。）以「知徹澄」合併之也；其讀法以舌尖平抵齦後上齶之邊，脊音亦感覺於舌葉，若感覺去舌尖稍近，則爲不規則之「精從淸」矣。以理想言，如混合中北兩部而各存一系，豈非將於三十六母可無所缺？然而羣不屬意於此者，非以此一問題爲較渾，而別有問題爲較畫。渾則可任其杳併，畫則當出力保存歟？然渾畫之間，正未易定其程量也。

「知」「照」等音，南部閩廣皆合併於注音字母「ㄐㄑ」諸母之中，論者稱其卽爲「知」「照」等之古音，「ㄐㄑ」諸母，不屬於牙音之齊齒，另當獨立，乃斷然可決；昔日部中吾鄉楊奐之先生曾言之矣。今以「ㄐㄑ」諸

母之發音狀態而言：當舌尖略着於下齒之背，以舌前（舌前者，謂舌面中部略前之處。）抵上齶之深處，其出聲與牙音各母出音舌根者固不同，即與北中兩部讀「知」「照」等舌出於舌葉者亦不同。於古既「知徹澄」之與「端透定」，「照穿牀」之與「精清從」，可相出入，「端」等音出舌尖，「精」等近舌尖，若微縮而成舌音葉，有是理矣；深入舌面腹部，不應有此理。以恆揣想之：南部讀「支」如「幾」，必如中部人讀「支」之狀態，舌忽下垂，而考之感覺，則移諸舌前，成爲「ㄐㄑㄒㄏ」一系之舌前獨立音；北中兩部人牙音之齊齒亦讀於此系者，齊齒韻母「一」字之勢力在舌前，其聲母「ㄎ」字之勢力在舌根；閩廣人能加多舌根之勢力，故齊齒字猶讀在牙音本系；而北中兩部人之發音，爲舌前韻母之勢力所勝，故遂變入「ㄐㄑ」諸母之系矣。惟釋名云，「天，顯，也以舌腹言之。」若舌腹正如舌前之部分，則「顯」同「丁」「ㄐ」，或果曾爲「端」「知」之古音矣。且西方對於「ㄐㄑ」，本有以爲以「ㄉㄊ」連結「ㄐ」音而成也。

「知徹澄」之與「照穿牀」，其較渾者；而母之清濁，與聲之陰陽，則較重然。「陰陽」也，「清濁」也，「長短」也，「高下」也，「廣狹」也，「緩急」也，「輕重」也，「快慢」也，「大小」也，「尖圓」也，「鈍銳」也，「強弱」也；諸如此類之詞，類皆爲談音家所慣用。實則有時而若絕有界限；迨有時一生連帶之關係，則又彼此融暈而相入。雖聲爲長短，母爲清濁，如此之辨別，至今鄙意猶然，且不得不然；因無此分別標定之名詞，則將窮於言說而莫可形容，惟年來反覆窮思，其不妨假借之觀念，日積增強，亦有足爲先生告者：

(一)四聲究以何者爲標準乎？今不知出諸當日周彥倫，沈休文等之口者何如，若取今日所可質論者論之：除每地之四聲，或則遞高一等，或則遞下一等，無有恰相符合者勿論外；又除變聲之字單讀則副其標向，複讀則意其爲動爲靜，其位則爲上爲下，皆可變倒其聲格，亦勿置論外。（他如閩，廣等有七聲八聲，大都合清濁而累數之，尚未發見有價值之研究。近日倫敦大學講師英人阿猛斐爾氏著一普通發音學，據廣東吳君之說，以「分」「粉」「睏」「焚」「奮」「份」爲六聲之分別，謂係大發明，即此類也。）即四聲自身之長短，向分兩派，甲爲致古派，音論以平爲最長，上次之，去次之，入又次之；古音去入相變，秦隴則去聲可爲入，梁益則平聲可似去，皆其明證。其讀去聲，皆主不甚着力；解「去」字之意，大約即謂其聲將去而不留；今日南北主此讀法之地甚多，而北方更溥。乙爲通俗派，則以去爲最長，平次之，上次之，入又次之。神珙所引元和韻譜，謂『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玉鑰匙歌訣謂『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强，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皆此派之所本。其讀去聲當清則與不着力爲相反；曰「遠」曰「哀遠道」，則誕長可知。是彼解說去「字」，蓋謂送其聲而遠去。吾郡即如此讀法也。

(二)入聲果當於四聲之分配乎？今日讀入聲而最明晰者，爲長江流域之中部；然其收聲，概含西方H母，故西人譯我入聲，即一概殿以H母爲訖事。此非齊梁以來之故物，則不可諱。蓋東隣之音，傳自六朝唐宋，無論「吳音」，「漢音」，其入聲例有語尾：如「屋沃燭覺藥鐸陌麥昔錫職德」之字則用K，「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

錯脣辭」之字則用T，「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之字則用P；返而證之於音韻闡微序例等之所論，今日粵人等口中之所說，正復相同。然則「屋」「質」「緝」等之用KTP收其聲，與「東」「眞」「侵」之以ng N. M收其聲又何以異？且「東」「眞」「侵」等所含之音母，與「屋」「質」「緝」等所含之音母，在西方十八九統以爲「短音」，又相同也。然則胡爲「東」「眞」「侵」等之母音有平上去三聲可分，而「屋」「質」「緝」等獨無之乎？（試就入聲一字，而以平上去讀之，似無人不能道其區別也。）故吾謂周德清輩以入聲分隸於平上去爲不合古音，似矣。而謂入聲自亦可有其平上去，必非無一論之價值：蓋以

「東」「眞」「侵」等爲一團，

「屋」「質」「緝」等爲一團，

復以「東」「眞」「侵」「屋」「質」「緝」等所自出之，

「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灰皆灰蕭肴宵豪歌戈麻尤侯幽」爲本團，

三團皆有其平上去，非較周沈等之分別爲善乎？近世北方郎有如是之傾向；惜「支脂」等皆西方所謂「長音」，而北人讀「屋」「質」「緝」等同之，終爲美中不足耳。（然平上去之分別，恆亦非敢認爲「天經地義」。如按音理而細分，恐決不止於三階；若僅適於聲歌詞章，似長言短言而已足，即所謂「平仄」是也。前有浮聲，復有切響，齊梁發明四聲諸字，其功用亦止於此。惟宋元詞曲家有云，『上去不可無辨』，其然豈其然乎？）

（三）北方之「陰陽平」果何自來乎？大概言之，「羣定澄並從牀」等六聲母平則通於「溪透」等而爲其陽聲，仄則通於「見端」等而同爲陰聲；（雖江愼修等有異論而事實則然也至「疑」等十二母別論於後。）故分配母之清濁，自來不一其見解：有以「見羣」爲配者，有以「溪羣」爲配者，近時勞玉初先生則堅主「見羣」爲配，而謂「溪」亦自有其濁音，特中國缺之耳。恆略考之，兩配皆在，未嘗有缺：玄應所引大般涅槃經「比聲」二十五字中，即具此證，當時錢竹汀陳蘭甫諸先生意不屬此，故未注意，不然，「陰陽平」之爲物，早略有着落矣。今取其舌根聲五字，復以英人梵文注音並列之，自灼然可見。

迦	呿	伽	咺	俄
K	Kh	G	gh	ng
見	溪	羣	奇	疑

姑取「奇」字以爲配「溪」之陽平，則「見羣」一對，「溪奇」一對，合南北而分配之，自無所缺也。西方發音家呼「見溪」爲「氣子」，「羣奇」爲「聲子」。「見羣」爲狹類氣子聲子之一對，斯惠脫氏謂法蘭西之子音皆狹類是也，如K讀「格」，正即「見」母。「溪奇」爲廣類氣子之一對，斯氏又謂英國之子音皆廣類是也，如K讀「克」，正即「溪」母。所謂狹類者，發音緊；廣類者，發音舒耳。如英法等，或廣或狹，皆止有其一類；而我國之於「氣子」，南北皆兼有廣狹，斯爲異徵。惟於「聲子」，北方仍有廣而無狹，南方亦有狹而無廣。

（四）陽平之廣狹果歸一律乎？十八濁母之性質，以發音狀態而審測之，固彼此各異其趣：「羣定澄並從床」者「斷子」「奉微邪禪喻匣」者「續子」「疑泥娘明來日」者「流子」也。惟「斷子」之陽聲，南狹而北廣。至「續子」六陽聲似南北皆廣，因「非敷心審曉」之音其價值等「溪」（「影」則雖有母音，其子音擦顫之狀態難於吐發，參詳下文「影」母之子音條）如是則「奉微邪禪喻匣」等之音價，自然亦等於「奇」此因此類「續子」每由擦顫而成音，氣嘽渙，不易狹讀之故也。其「流子」六陽聲，似南北皆狹；此六母者，自周德清以至樊騰鳳，皆有陽而無陰，與南方之有濁無清為相應，僅執陽聲濁音以相求，殊不易定其廣狹；惟自李汝珍輩定為陰陽，兼有王潤山先生之國音檢字，因之，由所謂陽平者「聲歐尼濃摩蠻隆來戎茸」等求之，其音價自等於「見端」；陰而清者如此，則其陽而濁者若「挨昂倪農靡曼龍雷」等，亦將等價於「羣定」，此因「流子」有半母之性質，易廣而易狹也；（惟「流子」六母，在南固純粹似狹，若北方則斷其甚純，因北方於狹濁，本有傾向於廣濁之勢，且「流子」之狹量，決不能比「斷子」，故以「疑泥」較「羣定」，即南人口中狹量亦自有差別，所以等韻家亦以「羣定」為全濁，「疑泥」為次濁，如是，或北方於此六母大半為狹，少半為廣歟？惟其陰平，似南北皆絕無廣音，倘北方果於陽平雜有廣狹，而廣無所配，亦一特例也。）

僅舉上陳四端而審量，似周沈在齊梁時之定四聲，亦止為一種之分配，而條理其當日之現狀，非不有不可動搖之界畫，足以範圍古今，使尺寸不可輸越也。故以「陰陽平」與「上去入」為「五聲」之階系，是雜衡系

於縱系，自多可議。但既濁音僅異其廣狹，而實際存在，而「上去入」之名稱，依然無恙，則五聲者見其爲五聲，四聲者見其爲四聲，能各滿所願以去，「陰陽平」即「陰陽平」可矣；且南方於「奉微邪禪喩匣」諸母，亦有陽平也。

況吾人所以今日猶必致譁於「四聲」「五聲」者，於單文雙義之字，視此每略減其鄭重，惟質有精粗，謂之「好上惡入」，心有愛憎，辨爲「好惡皆去」，當體則云「名舉去」，論情則曰「毀舉平」，南北學者，皆計較之必齊是四聲五聲，功用如一。即或因四五之異同，而致稱別之混淆，又將爲說經家所容許；因此等無謂之區分，古無其事，不過萌芽於漢代，漸盛於葛洪、徐邈以來耳。

昔人不明乎「支脂」等爲AEIOU之一團、「東」「眞」「侵」等爲尾音當加ngNM之一團，「屋」「質」「緝」等爲尾音當加KTP之一團，援入聲於四聲，敍述宜其周章。考諸經傳而入聲獨立，不與二聲相混，有淸諸儒，以爲足當一聲之據。殊不知彼之不相混，乃與「東」「眞」「侵」等之不相混於「支脂」諸韻同一理由。「支脂」諸韻，固因發音寬廣，而字數較多，有其平上去。「東」「眞」「侵」之尾音爲「流子」，有半母性質，而發音尙舒，其字數亦多，亦有平上去。惟「屋」「質」「緝」等之尾音爲「斷子」，發音迫促，字數既少，平上去亦不易分別，遂若與「支脂」「東」「眞」「侵」等異其趣，爲「團」者降爲「聲」矣；亦與「陽平」之本爲「音類」者變爲「聲類」，沈休文固與周挺齋同一不求甚解也；（入聲或細按經傳，自其不相混用者而分別之，

可得「平屋」「上屋」「去屋」亦未可定；惟「支脂」「東眞侵」等，經傳尙平上去多其混用，則「屋質緝」等止有少數之字，其混用愈可知；然則欲得古人入聲之平上去，殊不爲易事，且古人似亦本無平上去也。）顧亭林氏首先致疑，有「入爲閏聲」之說，其杌揑於其分配平四聲，情態如見；復於四聲相配之法，亦不以廣韻等諸韻書爲然。恆則以爲陸氏等韻書之配法，與顧氏等古音之配法，兩各有當：陸氏等則以含有音尾者與含有尾音者相配，且分配適均，惜其見解能達此點，竟未悟入聲之爲一團，是時世爲之。顧氏等則以配於彼此有語尾者，後以佩於所含之音；雙配之法，尤合三團一貫之理，在學理爲較陸氏等爲進步，惜仍未悟入聲爲一團，其分配亦不完整。（就中似以江愼修爲最當，然與宋元等韻家之雙配法大同小異，未甚改良也。）

段玉裁謂古無去聲。江晉三則謂古音有去無入，平輕去重，平引成上，去促成入，（江氏所知之四聲長短法，似即吾郡之通俗法；用以論古，不免扞格。）上入之字，少於平去，職是故耳；北人語言入皆成去，至今猶𠉀。按二說似異而實同；段則入轉去，江則去轉入耳。段所據者，經傳多去入相變之字，最爲其所注意。惟入之變去，乃「屋質緝」等失其音尾，變入「支脂」等耳，與「霽」之並韻於「東」「侯」，「寅」之兩諧於「眞」「支」，爲「東眞侵」等失其尾音，轉入於「支脂」等，正相同也；故去入轉變之說，不足爲去入惟一之關係。入之變去者固多；其變而爲平上者，亦未爲少；如「祝」可爲「州」，「蒲」可爲「毫」，殆難悉數也。至江氏幷以北人語言入皆爲去，援爲去促成入之證，則疏謬殊甚；北人入聲之轉變，略以中原音韻迄於李氏音鑑諸書所載者考之，大

約等韻正淸之字變爲上聲，次淸正濁之字變爲陰陽平，濁次韻母之字方變爲去聲，何嘗入皆成去乎？惟段江之是非，不在今日討論範圍之內，姑可從略。惟所以引此說者，彼等認許四聲可增減，如陳季立所謂「上去僅輕重之間」云云，其意皆有足取者。惟輾轉以思，約有如下之概念，然僅附論於同志之通信，聊當劇談耳，決非提議有所改作也。吾意入聲則自爲一團，與「支脂」「東眞侵」等並立爲三團。於古於今之北方，其實皆止有「長短言」：「長」即謂「平」，「短」即謂「仄」。求入聲平仄之法：即以經傳中入之韻於平上去者推類求之可也；或如今日注音母，實際已失去音尾，轉入「支脂」等，即照中原音韻等之法，分隸於平上去而求之，亦可也。今惟就「支脂」「東眞侵」兩團而論其平仄，則周顒、沈約等當日之分上，無異即周德淸等之分陰陽平。何也？周沈「上」其名實即古之「陰陽」；「去」其名實即「陽仄」而已。試爲表於左以明之：

平見	陰平	狹
平溪	陰平	廣
平羣	○○	狹
平奇	陽平	廣
上見	陰仄	狹
上溪	陰仄	廣
上羣、去見、去羣	陽仄	狹
去溪	陽仄	廣

說明右表者，即劉士明等謂「北方讀濁上似去」，是其重證也。雖江愼修等爭之；此與錢竹汀言：『「影」毋之字引而長之則爲「喻」母』，陳蘭甫亦力辯其非，而西方發音家則言I母引讀太長，起舌齶間之擦顫，則

成」子，是「影」母引長，確可成為「喻」母；先儒不以發音狀態為要，故多拘執。濁上挾其峻促之勢，若以廣聲子之法讀之，固不成散短，不能不變而為去；即以狹聲子之法讀之，亦必弛而莫保其上聲之音價。今於實際，固以狹聲子聲法讀之者也，無如其已似於去。就是以推，考古派與今日北方之去聲，皆主弛短；則清去濁去，雖勉强與外來之濁上同以狹氣子狹聲之法讀子；弛且短，聲帶即不能無顫，適皆成為狹聲子矣。上聲次清，因峻促而保有其廣氣子之音價；若去聲次清吐發尤弛，遂以廣氣子之資格，適成為廣聲子矣。細審其轉變之結果：上聲適成為廣狹兩氣子；去聲適成為廣狹兩聲子；上聲為陰仄，去聲為陽仄者也。而尤可援以證明者，即北方入聲正清變為上聲，其次濁變為去聲，清濁對待，正是陰陽仄，而何上去之有？故五聲之法，非特陰陽平為音系而不為聲系，即上去兩聲亦為陰系而不為聲系也。若輒以吾郡通俗派之四聲長短法律之，鮮有不極詫者；然追迹於先秦「長短言」之時代，又正有可討論者焉。

又先生鄭重於三十六母之存廢，謂「影」非聲母，「喻」不可缺，其論固精覈矣。惟三十六母自身之分類，實有其不盡當者；先生之所發見，則為「ㄐㄑㄒㄬ」當獨立於三十六母之外；復以發音狀態糾之，似「心邪」「審禪」與「精清從」，「照穿牀」同列，「非敷奉微」與「幫滂並明」相配，均不合法。當日會議之時，惟汪怡安先生頗持；精要而勞玉初先生向日之著作，亦多所變改，惟喉鼻舌齒脣之音類仍依舊法，則遷就「戛透轢捺」太過分法，遂失其自由。今姑以自然者分類之表於後，自見其得失也。

聲門音……續子一對曉匣（黑等）

舌根音……斷子兩對見羣溪〇（格克等）流子一對〇疑（兀等）

舌根兼脣音……續子兩對影喻曉匣（烏呼等）

舌前音……續子一對影喻（伊等）

舌前兼脣音……續子一對影喻（迂等）

舌腹音……斷子兩對見羣溪〇（幾溪等）續子一對曉匣（希等）流子一對〇疑（睨等）

深舌葉音（甲）斷子兩對知澄徹〇 流子一對娘

深舌葉音（乙）斷子兩對照牀穿〇 續子一對審禪

淺舌葉音……斷子兩對精從清〇 續子一對心邪

舌尖音……斷子兩對端定透〇 流子一對〇泥

伸舌之邊音……流子一對〇來

翹舌之邊音……流子一對〇日

脣齒音……續子一對非奉

脣音……斷子兩對幫並滂〇 續子一對敷微 流子一對〇明

所謂舌腹音者，當稍前於舌前一幾微。然舌前「伊」之濁音，與舌腹「舌」之濁音，即甚不易分，惟能心知其意而已。「舌腹」之名，即因釋名「顯爲舌腹」言之，借以名焉。

發音家論輕脣字，在英文爲脣齒；在日文爲脣，今似中國之「非敷奉微」，當分屬兩類。「非」「敷」兩氣子究應誰屬，則不可說；李安溪以「非奉」「敷微」爲配敷，樊騰鳳則作「敷奉」「非微」，姑從李氏以見意耳。「非敷」之字已相混淆，不可理而當也。惟「奉」則必屬於脣齒，微必屬脣；兩聲子之關係有可言者，北方「微」皆歸「喩」，即爲同是脣音而互變，日人讀其「フ」母，有時若我國南方「無」，亦此關係之所致，(若謂古音「並奉」「明微」相對轉，此乃輕重脣轉變之關係：「奉」以脣齒與「並」相交涉，而「微」以同在脣者與「明」就近相交涉，皆無害其爲各分音系也)「非敷奉微」爲續子，中國續子皆非若斷子之兼有廣狹，則「非」母萬無必以與「幫」母相當之理也。胡仰曾先生爲我國知音互子，其注「微」母等西音，皆極精當，先生故皆依之。

發音家之論子母，如「烏」字發音在舌根，而脣雖近於密合，不起擦顫者，母音也；脣上起有擦顫之感覺，則子音矣。其論「伊」「迂」亦同；「伊」之擦顫起於顎，而「迂」亦在脣。故「影」母不當列母音，爲正當之論斷。且吾人不能讀「烏」「伊」「迂」爲次清之音，以配「喩」之廣子，僅假借母音讀若狹子，尤與「非奉」「敷微」「心邪」「審禪」「曉匣」等之同宗系者相乖迕。「影」之一母位，殊與餘之三十五者不相當；惟在其位上，當作一子音，則又事實之所不可缺；不得已借母音當之，乃闇適於施用，無可如何而已。而「喩」母既爲「影」

母之濁聲當然與其他濁母同爲陽平之犧牲矣。

實際字母之數當存在者。就上表斷子十有四對，續子十對，流子七對而言，卽對於北方廣濁不爲之地，去其空圈，亦應有獨立之母四有十八而舊日之三十六母，固爲不甚完好之分類也。如此，則遷就保存之意，又無妨稍冷淡也。

總之音聲之學，亦與諸科學相類。積今日之人智而日昌。故卽吾國「古音」「韻學」「等韻」諸學，亦必有推求日密之觀；將來著作之富，應千百倍於向有之卷數。惟學問則必有論爭不定之音。而國語則期其及今可行，疏密之異勢，蓋有無可如何者也。

故如代表母音之筆畫，尤爲微末。不加深察者，往往看作鄭重。前年聞國會中曾有山東某先生欲專爲筆畫之討論，列作議案。其實除采用西母，或另采簡易速記術等之字，甚難分別不適於通俗敎育者外，如其止仿日本「假名」之體式，采用漢字偏旁，終與今之采用最少筆畫之字毫無異同，徒失却附帶而得之歷史的價值也。試取各家偏旁之字母詳細比較之，自可見矣。故先生亦於「答第一問」中深切言之，謂『借用古字，實比新造符號爲好。』恆之意，且以爲但以所定之簡易古字便於淺學記認者作爲基本，行之已久，其筆勢欲趨於簡單，自可由美術上之工巧成之。如日本之「平假名」，如彼其累贅，尙能書以狂草，使飛速有致，則何有於所定注音字母之本較簡約乎？至於行之域外；可仿日本之法，拚用羅馬字母對照爲之，誠如先生所書「應讀兼用」者也。但

恆視世界之趨勢，羅馬字母，亦將與我國說文等早晚必爲博物院之陳列品。蓋一個符號止代一音爲今日發音學家之定論，限於二十六母，一字必將如先生所慮「或需七母」，此豈新世界應得存在之物乎？今日改良之音符，普通者已有兩種：一爲萬國發音會之所定，沿羅馬字母而修改之者也；用此音母注讀各國文字之勢日盛一日，將來第一步之改良字母，必或以此爲代用；當時「世界語」因遷就時好，所用字母，尙多可議，異日亦必追而修改。一則爲發音學祖師佩爾氏之音字。依發音狀態而成，在實際尤爲美善；惜以習慣上之關係，字母終將止用然專門學術中，不易卽成爲代用羅馬字母之一物也。但羅馬字母決不爲惟一之通用品，則或承認此說者已多。於則我國注音，且取我國固有之簡易字而用之，恆亦與先生同意也。欲就商榷者，不啻百一，惟願先生常敎之！

——一九一八，一一。——

補救中國文字之方法若何？

近接錢玄同先生來信，對於補救中國文字的方法，問我好幾條。並且又說，李勰丞先生在太平洋雜誌第一卷第八號引我的話道：『萬一拚音文字一時辦不到，不若先采英文爲學校人人必習之文字，庶藉以吸收世界知識而謀一切實用學術之發達。』這些問題，本是我素性愛談的，常常刺刺不休的亂說；既如此，今天何妨再來說牠一下呢。

第一　我們先講用漢語拚了音，另造一種新文字。

有人問『這樣辦法，行不行呢？』我可以不要思索，回報了『不行』兩個大字。我生平是最反對用漢語拚音另造新文字的。我們且慢講着理由，先想那情景。假如有一天，大家決議，用漢語拚音另造新文字；自然『粵若稽古』『惟初太極』，止能溯義，更不能翻音；因爲倘使翻起音來，對着『粵若』的音，『惟初』的音，要說明這些聲音應該是何等解說，那更麻煩。所以到了這步田地，止能六經三史當柴火燒，爾雅說文糊窗子用。總而言之，

統而言之不管他「歇後」「點鬼」的好手申申怒罵，漢魏唐宋的文豪哀哀痛哭，所可翻音的止剩着「太陽」「月亮」的名詞「什麽」「那個」的話頭拚着音重做起一個世界來了。

在那怒罵痛哭的一方面我也能硬着頭皮由他去；因爲牠早晚總有那一天。在那「太陽」「月亮」的一方面，我在另一個問題上也很願意贊成。可是在這個問題上若公平判斷，就很有些奇怪了。既是小題大做，對了幾千萬的老頑固下決心辣手的戰爭，拾得燒掉他的六經三史，撕破他的爾雅說文而爭得來的止是「太陽」「月亮」「什麽」「那個」，那「太陽」「月亮」「什麽」「那個」是不錯的，叫做漢語。漢人應該說漢語，那是了不得的尊重母舌，可以激起愛國心的條件。這好比從前李鴻章的幕友考察憲政的大臣于晦若先生，他的糞，必要拿油紙包起，掛到牆上。其故因爲那些尊糞，是出於他的尊肚，不容不尊重的。必要掛得多了，掛不盡了，方才扔掉幾包，也就不再追究。現在那要用漢語造拚音新文字的，就是把那「粤若稽古」「惟初太極」的幾包舊的扔了，還留着那「太陽」「月亮」「什麽」「那個」幾包新的。

這情景，就不用再來形容，也夠得覺着很好笑的了。

但是這是情景，不是理由。我儘曉得他的理由，也決不是單單注重着無價值的母舌。他有毅力，燒掉六經三史，撕破爾雅說文；他既懂不得國粹，如何還顧著母舌？他所以要留着「太陽」「月亮」「什麽」「那個」，無非一則向漢人改革，用那漢語是比較的便當；二則漢語用什麽替代，無論何人在現在是下不下斷語，漢語又變成

惟一承乏的東西。但這些理由，其聲口，是從便當上計算，漢語不過拿來應急。就是揣摩他的心理，也必定拚音字母須采用歐母；『哲學』必不拚做 Cieshüo，必然仍用 Philosophy；這就是日本人鼓吹的改革。把這種改革解剖起來看看，所爭的無非『太陽』不用 Sun，拚做 Taiyang『什麼』拚做 Shima 不用 What 而已。（按，用英文比較者，不過隨手掇拾以爲論料，非主張英文可代漢文也）這種半降伏的狀態，果然單爲權且便利起見麼；或者可以永久，也有計算永久的心思麼？

果然單爲權且便利起見：就是所謂向漢人改革，用漢語便當；而且難尋替代，漢語止好承乏。既如此，須要曉得廢却漢字，單留漢語，另造新文字，要叫『太陽』與『腿癢』生出分別，『什麼』與『石馬』變成兩樣；製作時候的麻煩，就算不必計較，而條例繁多，自在意中。拚音文字國的文字，不是『拚音』兩個大字可了，這是讀過幾句 abcd 的人，沒有不知道的。不然，俄羅斯，西班牙，難道不是用拚音文字麼？何以說教育不良，不識字的百姓會有百分之七十五呢？難道二三十個字母，教他拚拚音，止是一半月工夫的事情，就沒有力量施這教育麼？這因爲成了一種文字，必定有許多條例，不是『拚音』兩個字可以了事。所以弄到沒有力量，簡直生不出良教育結果，叫不識字的人滿街走着。因此，若果然單爲權且便利起見，儘管有比另造新文字簡易萬倍的法子可以用着：便是先用漢字說起白話來，旁邊注着聲音符號；『太陽』與『腿癢』，『什麼』與『石馬』，都請漢文去分別；他們的聲音，就簡簡便便的用着無條例的符號拚起。豈不省事呢？這問題，反正下面還要說着，現在姑且閣一閣。

若說現在費一點麻煩，就是多些條例，如果漢語的拼音文字可以永久，也未嘗不可計算起來圖牠的永久。這就是我最反對的燒點。各位想想看：（一）一點一畫一撇一捺可以變做 a b c d 了。（二）「哲學」又仍用 Philosophy 了。（三）我們固有的一部分如「堯舜禹湯黃河泰山」的專門名詞，「老莊道德孔孟仁義」的學術名詞他本人要援 Typhoon（大風）Kowtow（磕頭）等成例，用 a b c d 拼了，羼入他的字典；我們自己也先把 a b c d 拼起了。如此我們一本漢語新文字的字典，七分重要的已一齊與人公共，所剩三分止有甲記號的「太陽」，乙記號的「腿瘡」，丙記號的「什麼」，丁記號的「石馬」。為了這一點與別人立異，叫世界上添了一種七分相像，三分不像的拼音文字。倘我等有新發明的學問，用這種文字寫成，又叫世界學問家增一參考上的困難。這算什麼一種「惡狗當路睡，人已兩不便」的把戲呢？窺到最深的內容，無非有于晦若先生拘他尊龔的意思，為尊語畢竟出於他的尊口，應留着三分罷了。而且要得到那三漢七洋的怪物，說不定當着燒掉六經三史，撕破爾雅說文的時候，「蘇木水」會流得不少。既然肯出流「蘇木水」的代價，難道不好加進大同的計畫，要製造這種怪物麼？這真是城隍廟裏的拆字先生，別號「天下第一糊塗了」。

第二　我們來講教育部的注音字母，如何叫牠跟漢字永不相離。

說起拚音字，像現在西洋各國的文字，他早先呢，原也不過拚湊聲音，簡單得很。在希臘以前，我想總還沒有現在蒙古文滿洲文的文明。蒙古文在元初創造，滿洲文在清初創造，到現在無聲無臭，就因為創造文字之後，沒有許多思想學術，把他的文字發揮，止有些「太陽」『月亮』『什麼』『那個』的普通話頭；所以連文字都萎枯了。然希臘羅馬因為有優美思想高深學術，把他文字作用起來，經着無數曲折，無數習慣，就把文字的規則條例弄成非常繁複；到了今日，却不能算做單單拚音。就是近來 Esperanto 等，把他的規則條例，發很的簡易起來；使他近似單單拚音；然而他所承襲的舊文，也就很得了現成，所有規則條例，夠得發揮優美思想，高深學術的材料，都暗藏在內；決非拚幾個音就算了事的。

然而一班糊塗蟲，就相傳有『拚音文字止是拚音』的一種見解存在腦子裏。自從與西洋文字接觸以來，因為我們漢文的繁難，衆口一詞，都想造起一種拚音文字；造法又竭力要想簡便。故凡是打算造拚音新文字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節節使便，把拚音的原理應用起來，管着一子一母，叫兩個音扛着一個音，做足一種改良反切；便手舞足蹈，大聲疾呼說『拚音文字，唾手可成，有最簡最便的法子；為何不造拚音文字？』據我所知，最初是西洋教會借羅馬字母拚切土音，供教民使用：三十五年前，我知道有蘇州白，甯波白，上海白等；後來又見有廈門白。華人仿造，我所知者，在二十年前，香山有王亮疇君的父親王炳耀君，侯官有現在在議會裏做速記長蔡君的父親蔡錫勇君，廈門有盧戇章君，吳縣有沈學君；他們的著作，都有單行刻本，或刻在時務報跟萬國公報等，冷了一

陣，在十五年前，便有甯河王照君造『官話字母』，經吳摯甫先生帶到日本，北京有幾位也替他鼓吹；當時袁世凱做北洋大臣，并且曾發到營盤裏叫兵丁學習。不多幾時，桐鄉勞乃宣君把『官話字母』整理一番，名『簡字』；端方替他在南京設立學堂，大張旗鼓。此外到處有人製造約有數十百家：倫敦學生林君，曾刻書教授倫敦大學英國學生；伊大利留學諸君，曾發印雜誌，西洋人如丁義華君，戈裕德君，貝爾君等，也各有華文字母。這都在十年內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揀定『注音字母』之先。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或是讀了一陣西文，或曾研究發音學，或精於中國的等韻，或略略知道一點反切，就不約而同，走到一條路上去；上面尋一個雙聲，或叫做子音，下面尋一個疊韻，或叫做母音，一子一母，把口舌相撞起來，生出一個新的聲音，就欣然色喜，喚做拼音文字。簡直有幾個尤其謬妄的朋友，以為得了不傳之秘，『倉頡第二』垂手可得，兀自可笑得很。並且入主出奴，議論筆畫，比較個數，人人皆稱自己為『神聖』，稱人為『狗屁』。其實盡是胡鬧，甲的十六兩，乙的還是一斤，既然並非文字，講些什麼優劣？所以教育部的『注音字母』，也就是數十百種裏的一種，與他種都是哥哥弟弟的一物，不過用牠注注音，便當便當『灶婢廝養』，不能數十百種並用，終要犧牲了其餘的，留起一種，方能大家通用。那『注音字母』就是教育部打算留着的一種。

但是自從二十年以來，鬧動了拼音文字，雙方無意識的朋友，好似泥中鬭獸，鬧得一個『不亦樂乎』；一般社會，幾乎至今莫名其妙。若傳到後世，我並時的人物，竟如此癡愚；彼時就是搖籃裏的小孩，也能嗤之以鼻。

一方面那班自命『倉頡第二』的朋友，拼命的定要叫新發明稱爲『傳音快字』爲『減筆字』爲『簡字』不是想代用大小篆，也至少想列做『第二漢文』。所以南北熱心推廣『注音字母』的一班同志，至今還是不能把觀念弄得很清楚，往往有無謂的設施，引人疑怪。借着注音字母教教一班『灶婢廝養』（按屢言「灶婢廝養」，我意並無藐視，不過借以形容最苦惱無機會能受教育之人下此四字，爲人所公共承認苦惱者耳。）任他單獨應用，原足補助通俗教育發生很大的效力。但有最無謂的一端，即諸君定要在字母上面贅附『四聲』這是承了『官話字母』以來的一種贅疣辦法。因爲若從教者施於受者，教者必係文人學士，所有教本大可盡列漢文，把字母附注，希望受者於認識字母之外，漢文常進眼簾，也能識得一二，收起加倍利益。既有漢文作主，四聲自有漢文自己掌管。若由受者一方面執筆，請教何處『灶婢廝養』能通透四聲？假如說『今天我上北京順治門外注音字母傳習所去學習注音字母』，能從「今」字到「母」字一一注得四聲不錯？麼從前秀才還要「失黏」，何況他們苦惱的粗人！要曉得苦惱了，弄到要用注音字母單獨達意；自然所寫的決不能當做契約，不過達意而止。達意，是從上下文語氣接連聽進耳朵，彼此幫助合成意思，雖四聲全行弄錯，也能達意。如其不相信，我將官音拚起若干來：假使說『衆話命鍋低伊柯縱通交巽問低而柯交寃師效低散柯交里怨閔低思柯交奉果丈』諸君讀下，定能懂我意思。雖加多四聲，自然止有好處，不能算做毛病，但顯出一種精神，似乎輾轉想出法子，要求分別精細，能令這拚音獨立，所以不惜增多教授時間，想吃那天鵝肉。縱然實際上並不能加增什麼效果，

諸君的野心是隨在顯露！（效果不加增者，如「北京」與「白剎」，均爲入聲及陰平，此類不一而足，分別甚有限也。）

一方面，那班國粹的老頑固恐慌到沒有理由；有如恐怕白狗咬人，見了白羊也怕。當初勞玉初先生在南京推廣簡字，倘推廣到如今，通俗教育必然已經受賜不少；說不定，大多數人民的智識，可以不是現在這樣一個形狀。然而彼時如中外日報等大肆攻擊，好像有了什麽深讎宿怨。度量他們的隱微，也實在有洪水猛獸的恐慌。直到現在，這種朋友還是不少。其實別沒有什麽理由，不過他們的見識，也同那自命『倉頡第二』的一樣，總覺得拚音文字是容易製造，並且製造了，是容易代用文字的。他們惟一的理由，不過如此罷了。

然而我要請問雙方，製造文字，果如此容易麽？那麽，請諸君去買一冊和英（或和獨和佛）字典上面所有日本語，通通都用歐母拚着；通行全國，沒有不能讀着聲音，便曉得意思。如此看來，日本的歐式拚音文字，是已經成功了。何以他們對着一點文字觀念也沒有？就是那醉心歐化的朋友，也另外有打算，不願意拿和英字典等裏面的「日本語歐母拚音」，便算文字。

如此，現在我們大家須要懂得拚音是拚音，拚音文字是拚音文字，二者相似而不同，相去有十萬八千里。古時斐尼基文爲拚音；希臘文爲拚音文字。今之日本假名爲拚音；歐洲各國文爲拚音文字。就是所謂蒙古文，滿洲文，皆拚音，並非拚音文字。朝鮮的「諺文」，自然更是拚音。惟其日本文爲拚音，故終脫離不得漢文。因拚音而非

拚音文字，一不能通高深學術；二不能爲契約。今日日本的高深學術，舊者用漢文，新者直用歐文。其契約，我常說，日本語讀「廣東」叫做「コートー」，讀「行東」亦是「コートー」；倘拿「コートー」寫上契約，假使實在是用三千銀子賣却一個經紀的行東，而買的人要來索一個廣東，這豈不大生阻礙麽？所以他契約的條件，也必要附着漢文。然則拚音是輔助文字的東西，決不能代用文字。用拚音輔助着一種文字，此日本所以儼然得文字之用，且效力增加。若以拚音强作文字，爲蒙古文滿洲文朝鮮諺文等，不但不收文字的效用，弃到思想學術檏檏無可稱，便是那冒充文字的拚音，亦且漸漸泯滅，必至送到字紙簍裏完結。如此說來，拚音的不能代用文字，即使大家抬舉他，他自身總歸站立不住。

至於有了文字，再有拚音幫忙，我相信他效力反加增。即如日本，既有了漢文，又有假名幫忙，或者他的教育容易進步，就是這個緣故。這個雖然不敢穿鑿的亂說；但有了文字，再要有一種拚音幫忙，實有理由。就是現在歐洲各國的拚音文字，也宜乎再造一種拚音，幫他一幫忙。這句話，初聽雖覺得奇妙；若細細說明，也很平常。因爲一種文字的成就，都是經過無數習慣，無數曲折而來；到成就的時節，規則條例必然繁多。就如英文中 Tail 說尾巴；Tale 說故事；Tael 說中國的銀兩。聲音同爲發音學字母的 Teil 近十年以來，把發音學字母注着舊文字的讀本，一天多似一天；這就是拚音文字還須拚音幫忙的證據。假使俄羅斯西班牙能把發音學字母簡簡便便，將七十五個不識字的國民，每個敎上兩月，無論 Tail, Tale, Tael 都把 teil 一拚，讓他羣盲衆聾用來互相通

問，鹵莽滅裂，如「衆話命鍋……」之類，連着上下文，相合而成意，慰情聊勝無；豈不強於沒字碑麼？且卽把發音學字母的拚音注成淺近讀本，使他自己閱讀，豈不事半功倍麼？這種心思所以不能發生，大約一則是狃着他們已經是拚音文字國，故不屑更乞靈於拚音，二則凡是因循久格的人，心總從皮膚上着想，恐怕拚音去顚了他的拚音文字。然而現在時機已來，或者彼中已有人提議，也未可定。

所謂拚音幫忙文字者，就是文字止能用長久時間，耗重大費用，養成一部分人的學問；不能在窮困時候，用最少日力，超度一班「灶婢廝養」也增一點智識。能夠當此責任者，惟有拚音。然而使拚音脫離文字，獨立而進，必失却智愚賢不肖隱隱中爲一條鞭的聯絡，且恐拚音獨立，所加之職責，過於「灶婢廝養」的限度，誤當他爲拚音文字，請他養成無限量的學問；彼亦就笑而不答了。

故依我的愚見，中國果然要用拚音文字，決不要再將漢語製造。當現在止好用漢語的時候，莫妙於把漢文留着，將一種拚音幫他的忙。所謂注音字母將與漢文如何不相離，請條舉如下：

(一)所謂六經三史老古董的一部分，讓漢文獨立，不必與注音字母交涉。

(二)青年所讀古書，其應用舊反切之處，皆以注音字母反切之。

(三)通俗書報，小學讀本，一律附注音字母於其旁；凡曉示大衆之文告廣告同。

(四)凡致「灶婢廝養」之函牘，手寫者可單用注音字母，印刷者必加以漢文。

（五）「灶婢廝養」互相通問，可單用注音字母。

其傳達之法，就是先由公家强迫師範學校及小學校限期教授此期於讀音一律，爲統一全國口音之預備者也。餘則社會上竭力鼓吹傳布，如北京注音字母傳習所之類，推廣於各地，此即實造福於「灶婢廝養」者也。惟傳習者觀念宜正確，乃是傳習拼音，並非教授拼音文字。我說這句話，毫無意於遷就老頑固，覓得其首肯，使減少阻力；這是我自己心窩裏要正其名實而已。

第三　我們來講對於 Esperanto 怎樣安放。

錢玄同先生問我：「倘不用漢語製造拼音文字，我們能否簡直就採用 Esperanto 來做我們的文字？」我可以權且先答一句，說：「倘使做得到，眞是一種可以要得的東西。」我們先來想人類到再過多少時候，果否總得要說一種言語，寫一種文字？這個答案恐怕止有早晚的問題，決沒有否定的問題。凡語言文字，有種人過於相信，都是「習慣」演成的，過於不相信有可以「人爲」的。其實什麼叫做「習慣」呢？也不過聚了無數「不成文」的小人爲，受了許多小人爲的轉變，演成一個「有名目」的習慣了。並且那小人爲中間，也有萬有不齊的力量。用力量大一點，轉變得多一點；用力量小一點，轉變得少一點。雖還有種種複雜的原因，有出了力量，沒有轉

變的效力的；也有大一點的力量，止得到少一點的轉變的；也有小一點的力量，卻得到多一點的轉變的。這卻必有間接得了助力或間接失了助力的緣故。總之如何大的一個習慣，必要如何多少人為的力量才轉變得成，這是可以盲斷的。從盲斷上立起一個「十死笨伯」的定義來：假如要用十萬個一斤兩斤十斤八斤三十五十斤，一百搭八十斤一千搭八百斤的小人為力量，才轉變成一個習慣；也未嘗不可用數個一萬搭八千斤的大人為力量造成一種同等的習慣。所難定的，惟有那個目標的習慣，不知那無數小人為，到底共總用了若干斤力量？我們用大人為替代的斤兩，到底夠不夠？又無數小人為的中間，有間接得助力的，有間接失助力的；現在的大人為，當間接得助力否，間接失助力否，他的比例，應當如何？這也極難估量。所以必定有用起大人為來，比小人為所成的習慣，差着幾分，不能成得剛剛恰好的同等習慣。以後就或者自成一種不滿人意的習慣；或者再加着小人為，成了似是而非的習慣；或者更加大人為，過了力量，成了出乎意料的習慣：這都不能知道。或者都可以受人批評，叫做人為的不曾成得目標的習慣，簡直算做失敗。但由盲斷的一方面着想，恐怕出了燈油、決不會放他暗處坐的；他多少力量，必有多少轉變，可以相信得過的。所以姑且承認從前的希臘，臘丁，英，法，德，俄文，都由小人為用習慣造成；則今日的 Esperanto 即用大人為演成習慣，乃毫無二致。（且各國習慣演成之文字，其中間所用較大人為，都可指說：如英文十世紀以前的舊英文，諾曼以後的新英文，有特意改作之人；即如我國，李斯等的小篆，周顒等的四聲，韓退之的「文起八代之衰」，日本的「目的」「義務」「手續」「場合」不二十年滿於華文

的著作，皆藝粟用過大人爲的工作者也。）故止有力量夠不夠的問題；決沒有大人爲止能叫做「人爲」，不如小人爲能叫做「習慣」，而有可不可的問題。

那麼，現在 Esperanto 的力量，到底夠不夠轉變成一個習慣呢？這個我不敢亂答。所以陶孟和先生有「五十年後看世界語如何」的疑問；我也曾經有過同樣的疑問，錢玄同先生來信說，有人言「Ido 的勢力，比 Esperanto 要大」；這就是力量夠不夠的問題。惟我從樂觀一方面着想，世界語之爲世界語，終是無恙。就使五十年後有五十年後的 Ido，今日已經有今日的 Ido，其爲十六兩還是一斤，又可以盲斷。先把一笑話說明：倘有人問，「徐錫麟的革命力量夠不夠？」竟在安慶校場殺頭，形似不夠；但畢竟做總統的還是徐世昌，總之成了有姓徐的做總統的民國，決不再是有姓愛新覺羅的做皇帝的帝國。更着一個近似的比方：有如蔡錫勇用縮寫做了「傳音快字」，沈學又做「十八筆」，王照又用偏旁做「官話字母」，勞乃宣又做「簡字」，教育部又取筆畫最少之字做「注音字母」，近來西教士的內地教會又用偏旁要改什麼新造字母；其實說穿了，總是那一直一橫兩三筆的筆畫「阿，伊，烏，哀」「子，此，知，尸」等的聲音，換湯不換藥，一種所謂官話的傳聲東西罷了。

照這樣看來，我又要攙雜起來，先發兩個問題。

（1）對於我們漢語發一問題：——

（a）是否可以聽憑十八省的土話，終古的各行其是？必回答說，不能。

(b)是否以用閩廣的土白，或吳越的方言，作爲標準語？必又回答說，不能。

那麼，所謂漢語雖有中州北京漢上夏聲等的分別，不過十有八九相同，所謂「藍青官話」的罷了。

(2)同樣的可對於世界語又發一問題：——

(a)是否中日英法德俄回回巫來由的語言文字將終古不變？必回答說，不能。

(b)是否中日的象形文字可以爲後日世界通行之利便物；又是否拼音字母以回回滿蒙巫來由等所用之字母，代用今日之所謂歐母？必又回答說，不能。

那麼，所謂世界語，雖有Esperanto, Ido等等的分別，也不過是雜取全世界的語文，先用所謂歐母，或近似歐母的字母，做成一種驢不驢，馬不馬的文字，使我猜與歎五十年後將夭殤的罷了。（着一「先」字者，千百年後，歐母終必蛻化，別有一種良好之面目，拼切將來的世界語也。）

所以Esperanto到底可行若干年，我不敢答。敢答者，無論倘有Ido不Ido，終之十之八九還是今日Esperanto的一物，換湯不換藥，十六兩還是一斤罷了。

但是有人駁說『便是你講世界語，應當雜取全世界的語文。然今日的Esperanto就使斟酌了英法德俄意及其他歐系的語文，小小心心的選擇起來，在歐美是滿意了；別的不管，單是中間沒有我們漢語，怎麼叫做世界語呢？』

我說，這到了問題咯！倘使有一種國粹的名士，有于先生掛袭的見解，必定要拿象形文字來統一世界：無論世界何種專門名詞，學術名詞，如「歐洲」必改稱「大秦」「英吉利」必改稱「紅毛」「邏輯」必改稱「名學」；否則甯可不與世界相通。我敢翹起一拇指，稱他爲『有志氣的好漢』，『愛國的志士』，『母舌的護法』，『保存尊糞的有情感朋友』；我止有鉗口結舌，不敢再說世界語。又倘使有漢語拚音文字家，必要避去歐文面目，用注音字母等的一物算做世界語的底子：於是强人就我，將來 Philosophy 必改爲「ㄈㄧㄌㄠㄨㄛㄈㄧ」，London 必改爲「ㄌㄅㄉㄣ」我也稱他爲『有趣的別緻朋友』；就也不贊一詞，由他去造他的世界語。所以我們對於這兩種人，都要提開算，不可泥中圖歟，連他也討論在內。

我們所要同他討論的，便是那贊成歐母的朋友。不過他的甲組，要世界語包括了漢語在內。他的乙組，要將「用歐母拚音的漢語」做着底子，包括歐系語文在內。這甲乙兩位，都是個「歐迷」朋友。其實多多少少終要做成落在 Esperanto 圈子裏的朋友罷了。倉頡終將對他痛哭，少士比亞等亦當恨他刺骨：他是終要送世界舊日各國語文進博物院陳列的主顧。

甲組的問題，就是恨現在 Esperanto 不包漢語的問題。這不算做 Esperanto 的缺憾，不足爲推翻 Esperanto 的條件。有如「堯，舜，禹，湯」「黃河，泰山」「大風，磕頭」之類，凡是漢語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現在習見的英文，已經慢慢的收進字典。這是自然而然，別人也不肯輕易放過的。在英文收進這些詞頭，

不能算做完全文。那麼，Esperanto也把這些詞頭慢慢的收進字典，怎麼就會礙着算做完全的世界語呢？所以慢的吸收漢語，擴大Esperanto的範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在禮有什麼「禘，給，烝，嘗」，在樂有什麼「黃鍾，大簇」，在學有什麼「儒，墨，名，法」，在術有什麼「陰陽，五行」，在慣語有什麼「不行」「像煞有介事」，種種可以供參考及歷史記念的，沒有不能慢慢的加進Esperanto；Esperanto也必歡迎這些詞頭，熱切得利害。

乙組的問題，就是要把「用歐母拼音的漢語」做個底子的問題。雖然似乎要打得Esperanto成個落花流水；但讓一步說，就算Esperanto甘心受打，還是要在中間占一大部分的勢力：——

(一)是歐文固有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我們漢語做底子的世界語」也不採用；採用的時節，雜取英法德意文來特別製造，費却大手脚，結果還同現在的Esperanto是哥哥弟弟；故必落得省事，多分採用Esperanto。

(二)因這一採用，所有我們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也就專同一例，採用Esperanto的拼合規則。

(三)於是普通詞頭，所與人為惟一爭競的東西，那拼音的規則，亦必強迫而同於Esperanto；不過「太陽」不用Suno，改用Tajan；「月亮」不用Luno，改用Jojan；「什麼」不用Kio，改用Shima；「那個」不用Tio，改用Nako；吃飯的「吃」不用Manghi改用Ci；喝茶的「喝」不用Trinki改用Ho；「大」不用Granda，改用Da；「小」不用Malgranda改用Sjau；「然而」不用Tamen

改用Jaul「如此」不用Tiel改用Juci罷了。

但是就照那樣辦法，現在的Esperanto不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品，不是仍舊落在他的圈子裏麼？

但我要質問一句：彼此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是原來各不相妨的。所斷斷可爭的，止是那些「太陽，月亮，什麼，那個，吃喝，大小，然而，如此」之類的普通話頭。這一齊要用漢語，又「怎麼叫做世界語呢？」倘滿，蒙，回，藏，日本，朝鮮，印度，安南，巫來由等各各出來主張，又如何安排？我以為既然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歐洲固有的，仍着歐舊了；中國固有的，也改用歐式了。所剩的，止是那普通名，狀，動，副，介，連等的話頭。這些話頭，不將歐洲舊物其語根與歐式文字相應的充着；反要將語根與歐式文字不容易相應的漢語充着，這又是什麼一種拘執的把戲呢？又所謂「惡狗當路睡人已兩不便」的辦法略！所以苟其堯，舜，禹，湯，黃河，泰山，大風，磕頭，秫秸，烝嘗，黃鍾，太簇，儒，墨，名，法，陰陽，五行，不行，像煞有介事」皆已可開聲而達意；則其餘的「太陽，月亮，什麼，那個，吃喝，大，小，然而，如此」之類，就又何妨竟用着Esperanto呢？我是一個懶漢，或者還就得實在有些過當；亦無妨對我們「歐迷」朋友互相談談，本不會敢向「國粹家」「母舌家」開口。

上面說了許多話，說來說去，到是什麼意思？不過說無論在歐洲，在中國，也不必爭着Esperanto不變做Ido；我盲斷他還是這樣的一物；現在的Esperanto極少總有做一個世界語底子的價值，無論那一國的人，如果盼望將來要有一個世界語的，就該把現在的Esperanto在有工夫的時候，分一點神思理會，理會，扶助他

暢行是第一希望。進了他的門，倘見着不良的，可以改良，是第二希望。真要別創 Ido 把他做個底子，是第三希望。好在他也不費得我們許多腦力；他又盡是些英法德俄意的文字，讀了也不算白讀。

至於錢玄同先生信上所說的 Ido，我很鄙陋，所跑的國都也太少，學問界的情形又止算全不知道，這新產物，倒還沒有聽見。我耳朵裏聒着的，有人說二三十年以來，同 Esperanto 一道出風頭的，還有兩家：一個叫做 Volapuk，一個叫做 Idiom Neutral. 但近十年中，我在倫敦巴黎一帶地方，止聽見 Esperanto 在那裏出風頭。有好多人對我說，『那兩家是偃旗息鼓得好久了。』不知五十年後到底如何。若據我一人的經歷，自從一九〇五年在巴黎看他慢慢的興旺起來，到了一九一五年我回國的一天，是止有一天熱鬧似一天。自然不能如摩託車那樣暴興；但是衰敗的樣子，是不曾顯出的。他也不仗評論之評論報社一家鼓吹；他自有齊要的發行所，在勃烈顛博物院左近。當然這些新事業，那國粹的名家，詞林的文人，雖心中也有意思討論，然決沒有紆尊降貴，背失了他的身分，隨便贊成的。這好比一家同是姓徐，那扼拳攘臂，鬧出暴徒的行徑，止好說徐錫麟；不着那徐世昌先生，總得要到了制禮作樂的時候，才好垂紳縉笏的請他出場的。所以 Esperanto 是還不曾開了牛津大學的課堂，藏着博士帽子，天天教授，熱心贊成的，多半是那些中下流的人物。止有那利害直接的商家，能夠招來買客，愈便利愈好，故店鋪夥計學習 Esperanto 的，很是不少。因此普通的夜學校添這一課的也就日有增加。至於『倫敦公司有傳習所』這是孫希仲先生聽了我的話，不曾深知歐洲情況，故誤「傳布」為「傳習」，且添了一個

「所」字。公園中如何容得傳習所呢？陶孟和先生以爲『走遍公園，也沒有看見』自是確情。但是一種演述社會主義等的「乞丐」朋友，在城西海岱公園，城南克臘貢草地，城東維多利亞公園，向人鼓吹 Esperanto 是司空見慣的事。大凡上等學者，都不屑留意。我因爲常喜歡調查那些「乞丐」朋友，故接觸略略多着一點。（「乞丐」二字是民國元年饒孟任先生在上海共和建設討論會上給倫敦社會黨的徽號。他說，「我在倫敦，從沒有見過什麼社會黨，止有幾個乞丐鬧着罷了。」）

閒話少說。那採用 Esperanto 以爲我們第一步代用漢文漢語的問題，若問我『究竟贊成否？』我可以複說一遍，說道：『倘使做得到，眞是一種可以要得的東西。』並且倘使做得到，我總是第一個贊成。但恐這件事情，是不大容易做得到。果然能把老頑固說得眉飛色舞，相信起來；或者簡直掩耳縮頭，不屑抵抗。這樣說法，那造漢語拚音文字，決不如徑用 Esperanto 爲好；管他有五十年氣候沒有五十年氣候。我非敢與陶孟和先生，陳獨秀先生，胡適之先生等故意搗亂，我的心頭眞意，無非相信 Esperanto 是用得的，漢語拚音文字是不必造的。但我以爲對於 Esperanto 的進行，可以和平進行。現在的 Esperanto 就使不必果爲大同時代的眞正代用物；終是那代用物的幼蟲。凡世界上的開明人類，皆有把他傳布，對他討論的責任。凡相當的學校，皆當採做一種必修的附屬功課，比之於地理歷史等科，決可有此價值，而且有此時間，（因其易習。）至於代用漢語的問題，似乎把他作爲兩個問題。尤其妥當。這是我十年來固持的意向，請在下一條再來細述。

第四　我們來講採用一種歐洲文字作爲第二國文的問題。

我是一個謬妄的物質文明崇信家。要問『有那物質文明，到底幹麼？』我是不能答。物質文明，又是我的賤骨頭所消受不來的。但是我的信條，終以爲死亡絕滅人人以爲不好，那就是說『不精工是不好』『不好看是不好。』故就盲從着亂說起來，以爲有是好，多有更好；有得精工是好，有得好看是好。這種膚淺的思想，自然不值一駁。就是我雖沒有學問，也能尋出幾句高尙的門面語來，駁得我自己啞口無言。但我的實在信仰，終是消滅不得。

有了這種信仰，就鄙陋之心不能自抑：總眼熱不了歐美那區區可笑的一點物質文明；而且深信不疑，認爲是人類進化階級上應有的文明。我常常胡言亂道，把世界扭做一起；以爲書契以前，且閣起不必談；書契以來可分做三時期：——

（一）中國從伏羲到帝摯，算是二千年，叫做上古一時期。這個時期，雖然有像伏羲等一點畫八卦的理想；然這種理想究竟止能造出一點粗淺物件。自從伏羲造網罟，神農造耒耜；到最後五百年的黃帝時代，那城郭宮室，舟車衣裳，造得極熱鬧了。在西方，恰是埃及巴比倫時代也是這麼一個狀況。

(二)從堯舜到秦莊襄王，又算是二千年，叫做中古一時期。這個時期，是理想發達的時期。把那沒機器的物質文明，好比如上古的粗淺物件之類，慢慢的擴充完全起來。這個時期的理想，也仿佛如上古時期。起初如堯舜等，略有一點倫理法律思想。極盛也在最後五百年；就是到了春秋戰國時候，老孔楊墨莊孟之徒，方才一齊出世。西方希臘七賢，若德黎等，是與老孔同時。雅典學者，如蘇格拉底師弟，是與莊孟同時。最奇的，文學每先哲理而興：中國商周之際，有雅頌，彼中亦有鄂謨詩篇，兩種文學的古董，都出於諸子百家之先，好像互相約定的一般。

(三)從秦始皇到清宣統帝，又二千年，叫做近古一時期。這個時期，補綴四千年無機器的物質文明，造到無可美備，而又發揮中古的理想，醞釀出科學，使發生第四期機器的文明。什麽叫做科學？就是有理想有統系，有界說，能分類，重證據的，便是。這二千年，也是起初稍稍的萌芽科學理想，末後就科學的理想大著；不過不能如前兩時期的樣子，發達極盛，整整的都在後五百年罷了。漢儒說經重派別；羅馬生出政法學說，中國也有西漢人僞造條理較精密的周禮：這都是科學理想的萌芽。這時期的中間，如西方的黑暗時代，東方宋元學術的荒陋，皆狀况無別。惟西方自戈白尼推翻日局，直接覓向科學線上進行。我們就倒楣，走向歧途。但是科學理想的細胞原蟲，未嘗不潛伏在吾人腦子之中，與人類的氣化相應。即如宋儒之說「誠」說「敬」，雖他們的學術自有誤謬；然他們極寒儉的冥想界說，自極森嚴，就彼論彼，決不容信口開河，實有一種特色；遂間接而開清儒考據的局面。於是應用在他們考據中間的，系統，界說，分類，證據，皆應有盡有；雖號稱漢學，實非漢儒所能夢見。

從此以後，倘使還是二千年一個時期；那麼，從十九世紀初年，或從民國元年起，到民國二千年，我們可以題他一個名目，叫做粗淺機器時期。再從六千年的後面看上來，現在這些驚人的機器，就同伏羲的網罟一般；現在這些高深的科學理想，就同伏羲的八卦一般。若正式的粗淺機器，抵得黃帝的舟車的，尚要等一千五百年方才出世。至於眞正科學理想，抵得春秋戰國東西諸儒的哲理的，應在三千五百年之後。

我爲什麼百忙中插這一段無根盤的冬烘講義，引人發笑呢？我的意思，無非要表明今日歐美的物質文明，並非西學；乃是人類進化階級上應有的新學。這種所謂科學理想的頭腦，到這時期，已由叫做什麼「上帝」的遍賦於東西人類的腦殼裏面。不過在這發脚的時節，西方人已經直接的應用在科學與機器。我們止間接的應用的漢學考據，尚未直接的應用到科學。早晚應用起來，或者一千五百年後的「未來黃帝」，還生在東方。那麼，現在初期的發脚，東西相差一百搭八十年；六千年後的人類，當然無所感知，看做我們同時發脚罷了。但是我這幾句寬慰的話，不是獎勵我們的惰性，引我們再睡一下。是要辨明我的眼熱歐美物質文明，斷非因貧弱了，震驚別人的富强，爲一種虛憍的感情；實見得發生這種物質文明，是我們人類到此時應有的天職。我們間接誤應用於漢學考據，已遲誤了二百年；再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又遲誤了目前的二十年；拋棄人類天職，實是可惜。但恐怕我們自己懊喪，故想出幾句「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的話頭，一面慰藉了，叫我們定着神。如小學生早睡失曉，誤了上學時間；及喚醒起來，既睡眼朦朧，又性急慌忙；所以替他摩着面孔，安慰幾句，定定他的神；到他

清爽了，望他拔脚就奔，快！快！飛快！你若再在路上遊玩，便不是一個好學生。那麼，我說完這一節，我們向歐美物質文明奔去，也該快！快！快！最快若再遲回不進，便不是一個好人類。

所謂「來者猶可追」，我們當從「追」字上着想。「追」是如何情態，就所謂快！快！飛快！這才到了我們采用一種歐文爲第二國文的問題。上面從進化線上着論，在數千年後看來，今日的歐美物質文明，殊不值一笑。但是若我們同時代的人實地比較，實已相差得太遠。仿彿我們從前是踱方步的前進，繼而是快馬前進，現在是汽車前進。本來快馬的時節，離他已隔數程；今日他的汽車飛馳不息，簡直十萬八千里的跑得毫無影子。數年前「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教育，是僱着牛車追趕的法子。近來主張多采新法課程，改良學校，是僱快馬追趕的法子。一班所謂志士，想出多派留學生，改造拼音文字，用白話文體，是購買自轉車，或坐火油船，旁求捷徑，升天入地，四路追趕的法子。倚靠 Esperanto：是向單軌火車發明家預定將來新建物成功，可用牠一飛就趕到的法子。前幾樣嫌牠太無速力，後一樣又嫌牠緩不濟急。所以正門道路，采用一種有力量的歐洲文作爲第二國文：是追趕汽車也用汽車的法子。假如取了法文算第二國文；再把英，德文作爲大學及高等學校必修的輔課；把 Esperanto 作爲高等小學及中學必修的輔課；仍將英，德文作爲中學可增的輔課。如此，庶幾乎世界頭等文明國的書報，如替中國做的；印刷廠，報社，如替中國開的；各種學校，如替中國立的。此如汽車以外，火車，飛機，夾着並進；庶幾乎可以追到同等的地位，眞能同負了粗淺機器創造的責任。否則懶惰朋友眞能靠了「氣化」，自然前進

反試觀我們苗大哥的遠祖共工氏，嘗着伏羲拿「水德」稱帝，多大局面！後來蚩尤一戰而敗，三苗已格而竄。想來他在那時節已崇拜跛方步主義，「苗學爲體，夏學爲用」，自以爲尤當；變成了縮進了貴州內山。所謂配德黎者有老子，他不曾有誰；配科學者有考據，他又不曾有「歷」。他不曾得文明的徽號，尙小事；他竟不曾盡人類的天職，是大咎。

有人說：『學校可以自立；印局可以自設；報館可以自開；書報可以自編及翻譯而成。』曰，唯唯！否否！我仰天大笑，冠纓索絕。學校有什麼一個程度？印局報館什麼一個資本？自編的書報什麼一個大著？反正各人都有手鏡，讓他自己照了好笑；我不必再費口舌辨論。惟有那翻譯一端，「西學爲體中學爲用」的腐儒，抱有盛世危言，庸盦文編見解的朋友，都在那裏做這一場好夢。至於稍微讀過一點東西洋文字，出出國門的，才心裏明白：凡是快馬程度的，或者還可仰仗翻譯；至於那汽車程度的，連美，法，德，儘有譯手，也互相不及翻譯。所以他們進大學而便參考，已有必修一種外國文的規定。

至於第二國文應采何種文字？錢先生問我，『法文是否較適當？』我以爲法文本來舊日曾有世界語的資格，果國人一朝而有第二國文的信仰，也必有羣焉傾向之勢；即彼向有英德文之癖者，法文本不過與國文並重，視各國文；英德之文，本在大學及高等學校爲必備的輔課；其高等學子，既於小學中學，精讀法文，由法文而進修英德文的輔課，視今日徑習英德文，且事半而功倍。如此，當法文課爲吾國第二國文的時代，所有情願精習英德

文，學於紐約倫敦柏林者，必可多於今日。所以這一問題，容易解決。

以上所說，不過是錢先生提起了，騷着我的癢處，不由自主的，寫了這許多行數。此外錢先生還有想買一輛自轉車的辦法：就是想要雜用漢文，西洋文，注音字母，商量出一個簡易便當的法子來。這法子，依我的理想，也覺得可以不底空言；我眞樂於討論。但是說起來，又必定話頭甚長；這回寫得手也酸極了，因此暫且請閣一閣，下次再談。

一九一八，十一，三。

□雜感□

遊鷹山村殖民地記

法蘭西之無政府同志亨利孚倍君，於千九百三年，在比法交界一鷹山村旁之荒林，開闢殖民地，實行共產主義。初至僅一人，結草舍而居。嗣後同志或往或來，共同操作，忽忽六年，儼然成一世外之新桃源。

前週友人有入山就彼中假息，讀書數月，以得新鮮空氣者；同往之友，出而語余曰：『晨八時五十分，由巴黎之東站乘車行。四小時抵法東北亞頓省之歇雷維城。居民約萬人。由此往殖民地，尚有中國二十餘里。當另易村鎮火車，抵鷹山村，則去殖民地，僅五六里。

在歇雷維下車時，已有殖民地之同志，波蘭人某君者，候於車站。並以載負行李之馬車來，於是共飯於歇雷維市。飯罷，置行李於馬車上，吾人皆欲眺覽沿途風景，遂不復改乘村鎮火車，三人同步行入山。

自歇雷維至殖民地，中間路有村落，而以鷹山村為最大，約有數十戶；然屋舍卑陋，大有中國風。中渡一水，其水頗長，穿比境入海。水上之橋狹而長，止容一車。

約下午三時許，入林至殖民地。現居同志十許人，一女友，皆來歡迎。女亦同志，現在山中司治庖浣滌之任。

孚岱君六年以來，始終未他適。此外則來者去，去者復來，人數或多或少。即女友亦時有至者，時有去者，旣無主客，故純任自由。

始結之草舍今已置雜物不復居人，雖近傾圮，然尙保存之以爲紀念。在此舍之左，年來新成一建築。其間有堂有室，爲層樓高敞冠於二三十里內諸村之屋宇。堂中陳革命報及無政府印刷物至夥，廣大可容二百人，因每日曜日，近山一二百里之居民入山游觀，聽講無政府主義者，常有百數十人。即常日亦有數人或數十人，從他國遠道而來，得小冊子及殖民地之風景片等而去。堂之左右，爲室八，即爲同志居宿之所。友人擬居數月者，即就一室，與一法友同居。法友亦昨日新來也。

去此大建築數武，另一建築之稍小者，則爲印刷所。其間有可印十六丕其之印機一具，又脚踏印架一具，皆牽勤之以小摩託。孚岱君近年常司排印之任，其餘墾草地治園蔬諸事，皆同志往來者司焉。吾人一至，即欣然荷畚鍤佐人鋤園地。蓋田野間自由工作之趣味濃深，爲桎梏衣冠者所不知。故每羨共產時代，惰爲苦力者多，皆未知習勤之苦力，與今日執役之苦力殊有間也。現在印刷所每星期代印外省黨報一紙，其餘皆印傳達主義之小冊，有撰自孚岱君者，有同志所撰者。自當年用脚踏印架發始，至於今日，已發布小冊三十餘萬冊。山中人之企圖，欲將山中之小冊，在法文通行之城邑，各設傳達所。彼等志願之宏，全恃空空之兩手，大可懃也！

印刷所之左，則爲野友禽畜之居。其中馬一頭，司曳車挽草。牝牛一頭，日生牛乳十有六瓶，山中人自用外，能

供過客之飲。山羊一頭，亦生乳。野兔數尾。雞二十隻，日生鮮蛋十許枚，供晚膳。餘則犬兩頭，司林內外之奔走。

有清泉一泓，可供食飲，甘美逾常。其下流匯而爲塘，可習鳧水。殖民地之四面，環以野林，其密如織。中有幽徑，東走德北，去比去比只中國十許里也。舍南舍北，園蔬雜植，芳美之瓜菜，四時不斷。山中人皆茹素，不食肉；一以茹素爲近來科學家所大注意，認爲適宜於衞生，可得長壽；一以肉食非山中所易辦，將與世外爲貿易之紛紛，故不肉食。蓋非學山僧之苦行、有宗教家風味也。

余等至之日，適林外有乾草宜收穫。孚佁君早四時即起，赴印刷所工作，是晚九時，又乘月色佐同志數人刈草唱歌至月橫樹杪，約十二時許。彼等精勤而愉快如此。

一友留住，余居一宿，明午仍由波蘭同志送出山。波蘭君住殖民地未久，歧路甚雜，竟迷道，仍返山中，復改道至南叢村，乘村鎮火車至欵雷維村鎮。火車所過小村落，大都並無車站，惟在途間樹標柵爲號，爲乘客上落處。

* * * * * * * * * *

記者記事畢，別無所感動，止喟然於文明野蠻之分安在哉？惟學與不學耳。學也者，用器物、用演講、用書報，三者盡之矣。總之，不外乎彼此交換智識。即吾鄉鄙諺所謂「求得三個臭皮匠，成一諸葛亮」耳。又即所謂「老猴子教導新猴子出把戲」耳。

直接用器物之教授於學者爲最得力；然普及之力甚小，因未到無政府時代，則物各有其所有主，不相通用；則備辦匪易。（科學器械廠，與機件器械廠，貨物山積，而窮鄉之學校，不知試驗之具爲何物。野蠻國之人民，不知製造實習爲何事。此亦足證不行共產主義阻礙世界之進步甚多。）

次用口講指畫，其裨益於學者之效力亦大；然普及之力，因乎舊世界種種之阻礙，亦不甚足。

於書報中求智識，在學者爲稍艱苦；然其普及之力，在此不甚文明之世界，爲至厚而且大。其作用，勉强能包括前二者。

蓋書報於器物則圖其形，繪其聲，立表以御其繁，附數以通其賾。雖云千學不如一見，已覺慰情勝無。得一圖說兼備之書，無異徘徊屠門之外，即不得大嚼，而流涎較爽適也。

若書報之代演講，僅煩勞無辜之目，輾轉慰藉其岑寂可憐之耳。感情或稍不活潑，然亦別有其悠然自得之樂。書與報之能力，以野蠻荒唐之游戲語頌讚之，直不啻如孫猴子化身億萬，一一張開了，口從人家眼睛裏跳入，在人家的腦殼裏演講。

書與報之界限，不必分之甚清，大都成一組織。或記述過去及有定之狀者，謂之書可也。其自由組織，或陳述現象及瑣屑無依着之狀者，謂之報可也。不可以其印刷裝釘之狀貌，爲形式之分別也。

故又質而言之：大都文明人種，好學者多，則此等張開了口，能從人家眼睛裏跳入，演講於人家腦子中

之化身孫猴子亦多。

因此等文明人之腦子中，已特闢一歡迎演講者之門，與眼睛相通，日需演講者之忽出而忽入，以為愉快。不似野蠻人眼睛中不喜演講者出入，貼有禁止出入字樣，止在耳朵邊闢一小門，稍讓幾個平常的人張了口出入出入。故野蠻人之恆言則曰：『你有新聞講點我聽聽麼？』『你在城裏聽見了什麼消息？』『你代我告訴某人怎麼怎麼？』『想來盡是謠言。』『近來謠言狠多。』此等話頭，皆足以代表野蠻之程度。此東西未開化時代皆同。至今西語中留遺在社會者，猶不少也。

故新世紀報之發行於歐洲也，其大宗旨雖別有在，而小小之感情，因聞有探南極同者言，彼等探險隊之出發員共二百三十許人。行至緯度八十一，即棄舟成居留地於冰上，希久居，徐徐進行。居留地之組織，一切皆備。攜有印機一具，每半月出報一紙。以二百餘人所見之狀況，及所得之計畫，一一記入，以為二百餘人交通之機關；復即濟之為報告內國之記載。同人聞之，乃大動於中，故必欲使華字西渡，覺借大歐洲印刷之取材，便於冰極者億萬倍。如許文明居留之學者，其數亦倍於探險投荒之隊員。不攜得印刷器一具，人之度量相越，未免太懸殊。因而竭蹶以為之倡，甚望後來居上者有人。

今觀殖民地之所為，一人攜一狗，去荒僻無人之地，結草舍而居。諸務未遑，先得一腳踏印機，從而建築印刷所，牽動之以「摩託」，日夜砰然震響，隔三里猶聞。捆載而出之，大部書報不計外，小冊子已散布三十

輕之前以年百少極箱幾臭瘟束者蹈高謂所國中同豈夫，此如人之居山。物刷印之埠一海上紙乎幾、萬餘

之！怖實吾，態狀惡獰之通交知不人蠻野乎烏，哉人欺自。子居道有謂自即，通世與不永之，哉鱸而食牛督板、煤

—一九零八，六，二十七。—

巴黎之大同革命

甲國之革命黨，爲乙國所保護，其例行之未久，已足徵世界之進步；然未有明白干涉，以乙丙丁戊國之人民，爲甲國之革命黨大起反抗者也。有之自社會主義發生，而無政府黨日多一日始。其事實則出見於一千九百九年十月，各國人民爭與其人民同休戚者，爲西班牙無政府革命黨萬魯君以多數外國人民，與一專制國反抗者。其國爲西班牙，反抗之人民，分居於各國者，曰伊大利，比利時，荷蘭，英吉利，德意志，澳斯赤利亞，南美洲，法蘭西。顯然爲革命之行動者，則在巴黎。

萬魯君者，西班牙之無政府革命黨員，於排賽羅被捕；而英國社會黨員哈第君等開會，提議向西班牙政府反抗。乃萬魯君竟於是月十三清早用軍律鎗殺，同日各國紛紛開會，共謀反抗。晚間，巴黎西班牙公使館左近，竟演出二十萬人激戰之慘劇。今當次第記之：

萬魯君，西班牙排賽羅那城之土著。殉義之日，得年四十有六。其家本寒微，父爲箍桶匠，故萬君並未受有高等之教育。惟其人開廓大度，而又富於感覺。排賽羅那本無政府黨之產地，萬君深爲眞理公道之學說所漸化，故其意境甚爲高曠，極熱心於政治宗教之革命，而注重於科學的新教育。十數年前，因革命之運動，爲政府所注意，

遁逃於巴黎。貧甚，以教讀語文爲生。其時遇一法國老女，梅宜亞君，甚嘉萬君之志，遂以遺產百萬元贈之。萬君攜其資歸國，專爲鼓吹革命，及改良教育上之揮霍。然社會上知之者尙鮮。及西王傒方蘇結婚時之炸彈案既出，詞逮萬君，捕繫獄中者半年。卒以無證見釋。萬君之名始著，聞於歐美。自是萬君亦愈熱心於公道，創立新學校，印刷教科書。西班牙之教育，爲之革新，深惡而痛絕之者，則爲宗教界。因彼所倡新學校之教育，專以科學反對宗教，宗教之謬妄，爲之抉別無遺，僧侶幾無立足地也。然西政府之操大權者，莫不以宗教爲殃民之護符，於是萬君遂爲政界教界之目的仇恨物。及今年七月，排賽羅那之革命失敗，致死萬君，遂有其詞。萬君被捕以後，禁行彼所籌印之教科書，約有數十萬冊，停止彼所提倡之新學校，幾遍通國者，凡若干處。然此次萬君之被罪，仍無佐證，乃乘亂離之後，橫以軍法裁判，用軍律鎗殺，故愈惹時人之忿恨也。

萬君於十月九號，判定死罪。十二號之黃昏七時半，軍法裁判官，遣書記向彼宣讀死刑執行之書，約半小時。萬君聽之，恬靜若平常，了不介意。書記爲之動容。讀訖，獄監即引教士數人至，命萬君隨赴獄中之教堂祈禱。萬君不從，獄監以强力挽之而去。既入教堂，萬君商於教士曰：『吾實有無數之函件當書，請讓我獨居一室。』教士初不許。既而曰：『君屏坐堂之一角，可自由書寫也。』萬君不得已，從之。教士遂焚黃燭六枝，終夜祈禱，時時走視萬君。夜半，復有教長入，欲强萬君向上帝自懺。萬君曰：『我之所見，適如爾等之別有所見，各不相謀可也。』萬君處置之事：則以數十萬之遺財，贈於朋友之能繼續支持新學校者，及至友佛蘭嘉君，於其老父及妻子，亦各有所分

遺。萬君善理財，故得法女所遺，雖爲公事揮霍者至多，於其殉命之日，卒有鉅萬金錢。惟其自奉甚菲，其二女居巴黎，一爲女優；一役於餅乾廠，故萬君之遭殺哀之者甚衆。十二之夜，萬君未得少睡，亦未飲食，作書既訖，卽與彼之律師長談。至十三號破曉五下鐘，蒙德紆夷獄外之山坡安置法場。清晨八時，兵隊密圍，觀者止五六十人。九時，萬君與律師同出獄，遂反接其手，縛於石壁前，將以綳帶障其目。萬君不欲，遂易以白巾。維時，敎長二人，戴假面，僅露面目，與萬君行接吻禮。萬君扭其頭，不肯接受，謂之曰：『讓我安靜而死。』且大聲謂衆曰：『我至今，究未知我之罪狀也。』須臾，射手四人由對面發鎗。萬君身中四彈，一彈中首而致命。西班牙之無政府革命黨萬魯君遂以千古！

當萬君之判定死罪，尙未執行也。其二女在巴黎者，曾致哀慘之電，向西王乞命。各國代請者亦有多人，甚而至於羅馬敎王，亦爲之求宥。

各國欲以反抗風潮，使西政府畏阻者，其最著之數處，有如左方：

十一日，荷蘭安士潭，有數千荷蘭人聚於西班牙領事館前，欲將館門之徽章毀去；後經警隊竭力爭持，始行驅散。

十二日，比利時京城蒲魯寨，自由黨與社會黨，合開大會，切責西政府。決議不買西班牙之商貨。

同日，伊大利京城羅馬，社會黨、共和黨、民政黨人，合開大會。街車夫、馬車夫，與他項工人亦罷工附和。聲

言此係數權復活，不過借萬魯君爲起點，必影響於伊大利。伊政府連遣警隊及兵隊，如西班牙使館等處，嚴密保護。會於數加非店前，用手杖與警兵交戰，又取店內之坐椅亂擲，然卒以警兵勢力甚厚，旋皆驅散。

自十三清晨萬君遇害後，一日之間，全歐美風潮大作，除巴黎二十萬人之騷亂，死傷毀物無算，當別加詳記外。先記各國著名擾亂之處，又如左方：

伊大利□羅馬十三日，即調重兵，防守西使館各處。是日有在街心演說者，有路辱教士者。教堂之門外，遍貼仇教之函。十四日街車與馬車皆停，市中閉門者甚多。羅馬市長用墨邊紙貼一布告文，言羅馬全城當爲萬魯君下旗誌哀。社會黨等又提議，全伊境之南埠，停購西貨。□土陵伊國西偏大城，金工印業汚人等首先罷工。開一八千人之大會，數說西政府之罪狀，演說既罷，遂於市街騷亂，強街車停駛。□奇諾阿市會布告全城工人罷工二十四小時，以誌哀悼。下午街車全停，曾有擊破門窗，警兵開鎗自衞等事。至晚，煤氣電氣廠皆停工，全城黑暗。並決議不購西貨。□那浦耳斯市中大亂，市人二千，大學生徒五百，共致問罪書於西政府。□佛洛倫斯商會開會追悼。夜間市民爭集於西領事館前，彼處有兵隊及警隊防守，兩相爭鬥，共傷警吏四人，兵士四人，市民一人。市會已決議改題一街名曰萬魯，以表記念。□雷伏恆在奇諾阿東南，亦開大會，反抗，建議罷工。□密朗，晚間大開會議，街車皆停，市場盡閉，會與兵警有門爭，傷者甚衆。□卜洛那市人羣集，手執革命之旗，口唱萬國革命之歌，共向西領事館，警兵竭力驅散。□斯丕敍亞去奇諾阿甚近，亦有示威之行動。

□俺閣那，在羅馬西北，亦能工示威，並誌哀悼。

比利時□浦爾塞於十三日午間，得萬君死刑執行之信，國民報首發傳單，全比京之報紙，無論社會黨，進步黨，保守黨，皆嚴加指責，以表其忿恨，言西政府如此顛狂之舉動，全歐爲之蒙恥。夜間社會黨爲示威之舉動，有一西商店中懸西王像，立焚於街中，拍手歡呼。

荷蘭□安斯士潭工黨，集於西領事館對門，停大車十輛；皆立一人，高論西政府之罪惡。聽者塞途。

英吉利□倫敦各報，爭不直西政府，即太晤士舊報，亦詳記萬君行略。利物浦社會工黨，開一大會，以爲以萬君之事相卜，愈見政治及經濟，當同時革命。欲非兒並有教士，亦稱萬君能行反對宗教之教育，洵爲人傑，今被政府所害，殊足哀傷。

德意志□柏林報界，除保守黨不置可否外，進步黨之報，如塔奇勃拉脫各報，咸標其社說曰，西班牙之不名譽；或詆其首相穆拉氏爲東方專制魔王；或云此係法律上之謀殺案也，然殺一萬爾，適如棺材中之釘，大足喚醒西班牙人，爲革命之進步耳。

澳斯赤利亞□維也納，得此凶耗，皆爲傷感。並稱可致列強干涉其西摩之戰事。□赤利斯德，在奧南，與伊大利對境之大埠。十三日聞萬君凶耗，共開大會，整隊在街上爲示威之動作。並強樂場劇院，一律停止，以表哀悼。且在西領事館前閧鬧。琴內西亞高等學校，邀約全城之學校停課，船場工人，亦停工。十四日，全市一

律罷市，街車皆停，人家屋上皆半懸誌哀之旗，兵隊全出防護。□柏拉克與德境相近，所有日耳曼種人，伊大利種人，合開大會追悼萬君。

南美洲□巴西京城之工人，一律罷工，會集大羣，口唱法國革命歌，爲示威之舉動。並提議建設萬國大同革命議會，西使館及領事館與教堂等，皆嚴密用兵隊保護。□亞錄丁京城各報，皆言此可卜西班牙亂事之將起。羣議凡有西國輪船及商貨之在銀國境內者，概絕其交易，並曾用手鎗開放，後得兵隊驅散。

法蘭西□里昂十四日在西領事館大加騷亂，毀窗折柵，警吏曾抽刀自衞，後經馬隊驅散。

時機未熟，故巴黎之大同革命，猶有待。此次固僅借西班牙無政府革命黨萬魯君寃死事，報一消息。

因是，曩夜巴黎之亂，事隔一月，知之無味。故記者亦不復追記，語其大概，無非萬魯君死信既至，報館若何激論，黨人若何集議，二十萬人之轉戰於巴黎城北西班牙公使館前者若何猛烈，警長爲人擊射，幸而擦損面皮，若何使旁立之警官，斃彼一死。自黃昏戰至夜半，死者若干人，傷者若干人，戰場附近家屋門窗什物，毀壞者若干。餘興未盡，在十月十四十五等日，洶洶欲動巴黎城中，警隊兵隊，如臨大敵，防守若何嚴密，此即其大略也。

此外各國之示威行動，再接再厲者，除上所已載者，伊大利全國，擾擾益甚；而柏林倫敦維也納及瑞士各城邑，亦騷亂者一再而三。所有西班牙之使館領事館，無不用警隊加意防守。

英國之人民，在革命行動，最爲畏縮。然此次城心，赤佛高場之大演說，臨觀者五六萬人。即最腐敗之報紙，亦不敢稍加訿議。西班牙王后者，英王之女甥，其母乃英倫白島之總督。故尋常之英民，皆於西班牙王后好作諛詞；今則於演說場之標旗，大書特書曰：『與兒手倭方蘇（西酋名）共入地獄！』絕不顧英王半點面子，是何情狀歟！

此役在西班牙本國、排賽羅那，亦炸彈屢擲。西京議會中新舊黨，亦幾至揮拳。於其終也，宰相見罷，內閣暫倒，稍施其欺慰。有若秋瑾君之張曾敭，貴福，亦以撤任示罰，平爭者之氣，同一結果。

—一九零九，十一，十三。—

巴黎之清早

可笑哉！通一個半開化的中國，僅僅十七零三家折脚板凳的報館。其出版之數，籠籠共共，疊在一起，不過趕狗棒這麼高的一堆；尙不及西洋大報館一兩點鐘內印破的棄紙。如此，那許多狠心狗肺的瘟牝后，瘟毛官，還對了他，若喪考妣，必定要勦滅了他們，方纔睡得成覺。講破了，沒有什麼緣故，唯一之目的，不過叫大家蠢如鹿豕，於是萬歲千秋，子子孫孫，篤守著，跪在地上，做矮人的規矩；因而保住他一點點的野蠻尊榮。爲什麼講巴黎的清早，要講起如此不倫不類的閒話來呢？因爲我所講的巴黎清早，不過是今天一天的清早；所講的，又不過清早工人的看報。我著了今天這麼一個感情，並且心中亂得了不得，故沒有什麼發洩，先胡亂說了幾句閒話，透了一口瘟氣，再說：

當初我住在倫敦，早上走過英倫銀行一帶，那七顛八倒，頭上頂着一個縐子小馬桶的朋友，好像蜜蜂一般，飛得大街小巷，挨挨擠擠，各自走進那黑越越大塊頭石頭砌的高樓房裏面去；正像蜜蜂歸巢似的。但叫人喫了一駭者，便個個人拿起報紙，有的橫摺的，有的直摺的，一齊拿頸項作了彎弓式，一面跑，一面看。有的還手臂彎裏，夾着幾張，正同小學生買了芝蔴片胡桃糖，要留了等歇功課的時候，慢慢咀嚼。當時我也沒有什麼思想，但奇怪

那造紙廠，如何造得及這許多拭穢的草紙。（西洋窮人拭穢，大都用報紙。）這班人，便上海灘上叫做大班二班，洋行小鬼之類在彼中社會大都叫做商業中的上等人。從這一面把這麽一張照相印到我的腦綱上我便認定西洋那上等人他的嗜好，也便很有些與衆不同。

我住在巴黎左右圈圍方近兩里之內，住居的都是那些工人社會。他們在飯店裏喫起飯來，攘臂揎袖，高呼大叫，無非篤篤酒盃，講講空話。偶有一兩個，在壁角裏看着報紙，也如鳳毛麟角。我終想這班東西，正是自作之孽，不出於高冠禮服者之批評。忽爾今天，送朋友上倫敦，起着一個大早，叫做五點鐘。自到歐洲，是第一個早起。我們兩個一進地道火車，不得了！推背行的，都是些灰泥伴着柳條絨衫褲，鳩形鵠面的朋友；就是上文所謂自作孽的這般東西，呀！可憐！我寃枉了各位朋友。不料那縱橫雜亂，拿着報紙看的情形，與那英倫銀行前頂小馬桶的朋友，一般無二。有的左手拿了一張，先謳住了垂涎不已的眼睛；右手又把一張，亂塞亂塞，塞在那綫縫既了一半的袋裏。讀者諸公，切勿疑心他這破袋，有甚鈔票的夾子，或者拜客的片子在內。他只有一個一刻不離手，很心愛的寶貝，此時冷冰冰的臥在袋底，便是一根雋紅木的烟斗。內中隔着我們三四十個人地位的一位朋友，遠遠望去，正就是我們常去喫飯那家店裏的一位做工客人。他平日那狠狽的情狀，不要說別的，就是那一身又破又穢，深棕色變成黃灰色的柳條絨衫褲，沒有叫做春夏秋冬。在我眼睛裏，已經看他足足着了一年零三個半月。他的蠟燒鬍子，雖是又短又拳，決不像是薙過，定是把他那一雙裂縫的毛手，鬪成這個樣子。總而言之：若把他放到達爾文

的著作中做，一個插畫，定沒有人相信他是巴黎市中的人物。平日只有晚上看見他工餘之暇，喫得面孔煊紅，嘴裏拉拉拉拉的胡唱，引得滿屋好笑。他會鈔的時候，往往到袋裏捉了一大把銅錢，攤着手一看，數得清的一十念個，鑽在手縫裏，一個個放在桌上，十回有九回不曾看見有一個「十個生丁」的大個兒，都是整整齊齊同一式樣的叫做「蘇」。

不料每天早起而人道 L'humanité 報館主筆，無緣無故，造下彌天大孽，又害了他出着一「蘇」。讀了那救不得飢的拭穢草紙，我看了，心上自然酸將起來，忍不住眼眶裏要顯出水汪汪的樣子。就勉强把他的蠟燒鬍子看了，發一乾笑，對我的朋友道：『你看這工人看報的情形』。我的朋友也牽强的乾笑了一笑。我看他上嘴唇皮，儘力的掀不上去，好象着有所敬愛憐惜的感情，牽制了他成功這個模樣。

唉！叫做「自作孽」。然請問讀者諸公，當他做精蟲時代，拼命的鑽將孕蛋中間，他難道不想出了娘胎，做個把學士博士！不料一經墮地，便將一塊破棉絮裹着了他，叫他第一次莫名其妙。等到四五歲的時候，人家小孩子在文具店裏買五彩的字母方木，他手裏担着一根門閂似的麵包，在旁邊呆看；被文具店裏的老板「斯」的一聲，他就抱緊了心愛的麵包，飛着跑回去了。幸而社會之恩浩蕩，有所謂教育普及，也算提着書包，到一個地方上鳥烟瘴氣的學堂，被幾個鷹嘴鼻頭的先生，瞎七搭八教了一陣，就栽培成功了他今天早上的看報。一到十二三歲，石作裏的張家伯伯，他說「檢着石子，一天也可以得到「提蘇」」。他娘就歡喜得了不得，「我們晚上便終有

麵包喫。我的心肝的愛兒！你過了半年，積聚起來；便禮拜日可以着起兩佛郎的新靴，五十生丁的新帽。」兒子也歡喜得了不得，從此放下了做博士的書本，便一直穿着那柳條絨的衫褲，直到如今！

你看！前面地道火車是停了。工場門也開了。領了牌子，魚貫而入，烏尖鋤一把，放到手中。報紙便永遠入袋。其時工場老板的少君，剛剛三十歲上下，方在工場對面畫樓裏，喫罷晨餐，看完各報，伸一伸腰，跨一個自由車，上沙蓬理科大學試驗室，聽講義去了。一路想着：今天報上工人要求的各款，這班自作孽的東西，你若早肯認眞讀書，便怕你們今天不來此地聽講。我也頗贊成多一個曉得科學新理的，便好一個。可惜你們自己不愛好，做了工人，偏又講起工人無政府主義來。這種高尚的無政府主義，豈是沒有學問的工人所講的麼？

我胡思亂想，想到這裏。恨不得提了那工廠老班的兒子的耳朵，送三個文明耳光上去。（用心電打將上去，被打者全不曉得。此之謂文明耳光一笑。）後來想想，也就罷了。不是還有那種人類，連工人看報的資格，還沒有造成。連那十七零三張的歪報頭等富豪，尙捨不得多買一張。還有那種所謂貴胄出洋的，自己幾百銀子一月學費不算，還要帶了教習翻譯，又化幾百銀子一月。有許多賣了田賣了地，苦學的朋友，學得一身本領，要想湊幾個學費，公使推到監督，監督推到督撫，督撫推到地方官；推一陣，死人過了界，就算完結。（實在好看煞人）若同貴胄學生比較起來，也不是賞他三個大字，叫做「自作孽」麼。世界不革命，將何日正當乎？請諸公記取巴黎之清早！

—一九零八，四，廿五。—

託爾斯泰

託爾斯泰君，俄國無政府黨之巨子；以委蛇宗教，稍隱其旨，遂得大慈善家之名，見稱於歐美，竟能苟全性命於狠『賊』之口。前月二十四日，忽布告俄政府迫害其共事之書記與朋友，謂『倘有罪罰，當施於已身，因書記諸人，不過釆聽彼之意見也。』書記員顧辛甫Goosef君，近以散布革命書被捕，已定流放西伯利亞之刑，託君則云：『此等書籍純然爲我之所撰述，於顧君無與。』然託君之要求官吏充耳不聞。僅再三設法請議員馬克拉古夫氏之女，現在正居耶斯那耶約樸立型納者，進說於述拉之巡捕，始允由託君出資，使顧君遣戍時長途稍減困苦。旣而顧君起解臨行，託君雪涕。託君曰：『吾之此涕，非爲我之書記灑出也。吾胸中之天和，決不爲外物所撼。吾特傷夫以顧君之受罪爲快者，竟歡聲大動於囚車之將發也。』在顧君遣戍之前一月，又有託君之友邱德古甫君，以同一之罪狀，先流西伯利亞。近日森彼德堡之現象，純然返古，甚爲蕭索。其最大之原因，所有堅苦卓絕之文學家與科學家，向集基本金互相補助，不爲政府所籠絡者，今其基本金已盡爲政府所破壞；故主持清議者，暫時氣沮。竟有政府貼費之報紙，公然著論於報端曰：『俄國未嘗有憲法也。』從而注之曰：『此吾命意，卽云議會者，不得限制大權，應爲大權所限制。』'The duma Does not limit autocracy, But is limit by autocracy.'有英報

評之曰：「然則俄之憲法，經各國外交家，如我英外部大臣葛雷氏等，爲之宣布於世界者，非一迷術與陷穽歟？」

譯者按此何足異哉！憲法憲法憲法，久爲「迷術」與「陷穽」。不特狡智之俄人能利用之也，即蠢如鹿豕之滿洲人，亦能利用之矣。故立憲黨剛剛預備，早有李家駒等之「奴才管見」曰：「憲法待大權而行，大權非由憲法而生」。與俄報館主筆之詞氣，如出一口。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嗚呼，俄人設此陷穽，自千九百五年冬至於今夏，未滿四年，議員之入獄者二百三十七人；殞首者十餘人。然則支那立憲黨興高采烈，準備得議紳之榮者，曾亦思殺頭之痛否耶？

—一九零九，九，四。—

白宰甫

白宰甫君者，俄國革命黨之闖入俄國警界何才夫及哈鼎等之奇醜，皆爲白君所發露。惟此公於何才夫案中，曾爲革命黨所致疑，因其行迹頗多離奇，惟不能得其瑕疵，亦遂暫置勿論。今其生平事略，載於英國某報，實有莫名其妙之處，故譯而存之，以觀其後。

佛來提摩白宰甫 Vladimir Burtseff，生於豪族地主之家，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首與高佛羅夫訂交於森彼得堡。其時纖細之髮，作深棕色，身材停勻，一嚴正高貴之美少年也。其於學也，初則泛觀博覽，後乃專肆力於有組織之史學與政學。彼時之俄羅斯，正當亞歷山大第二刺殺之後，厲行壓制，然樸皮闊諾斯才甫之鼓吹勢力，仍然到處流行。俄少年之自由熱望，亦深灼於不可遏抑之愛情。一千八百八十三，至八十四年，杜岕宜夫遭害，而警長亦遇刺。雖兩事不同，然俄社會之震動，頗覺非常。森彼得堡之學生，尤爲激昂。白氏雖欲完成其大學之功課，而不得已，止能爲自由風潮所裹去。遂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流於西伯利亞之倭恰斯克。嗣在西伯利亞設法遯往外國。先至巴黎，後居瑞士。於北境之雅克嵩內境之日內瓦，皆曾賃居。彼從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至八十九年，擬攘於森彼得堡，流遣於西伯利亞，百忙中脫稿，而爲自由俄羅斯報撰述。該報乃一立憲戰爭派之報紙也。彼居作立

區，適一俄國奸細學生，爲炸彈所斃。白氏與同志數人，皆遭疑忌，被擯於瑞士。白氏乘一英國之汽舟，將由黑海潛入俄境。君士但丁堡之土耳其巡警，爲俄國駐土公使所煽動，欲設法捕拿；然爲英國船主所藏匿，未遭搜獲。及英船折還海峽，土國警察，仍欲往達登內爾追止之，重加搜尋。英國船主，佯作不知，鼓足汽力，直衝彼等阻路之小舟而前。小舟恐被衝沈，止能任英舟行去。白氏遂脫土警之險，乃至倫敦。英人及俄人之旅英者，聞此消息，千百人共至海濱歡迎白氏與船主。一千八百九十年，炸彈案之主謀人，始宣揚於巴黎之公文，實爲今日保護俄王見法總統於海上之密探局長哈鼎提督是也。白氏在倫敦與斯台潑臬克氏，共集史料，爲俄國之革命史。惟斯氏爲鼓吹革命之書報過多，未能兼顧，遂專委此事於白氏，白氏撰成一書，名曰百年。即敍百年以來俄羅斯革命之行動也。同時白氏復作一報，名曰國民之志願，出至第三期，即爲俄國駐英公使所告發，言彼明布計畫，謀刺俄王，斷受一年半禁錮之刑。據高佛羅夫君之言，報中之詞意，甚與譯本爲懸殊。譯者何人，乃一俄國高貴之女子，甚有名於倫敦，英國法堂，因之明受其欺也。（此女子何人，譯者不能知。大約即指英王弟媳，俄公主之類）此女頗爲俄警盡力，俄革命黨之居留英境者，有如克魯泡特金，有如蔡穀夫斯冠，有如伏爾庫富錫，有如白宰甫，皆爲此女子所注意。白氏出獄，即逐去巴黎，至千九百五年十月，俄羅斯憲法頒布，白氏回至森彼得堡，短時之間，竟安然無事，不　警察所擾。自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至一千九百五年，十數年間，高佛羅夫常與白氏相見，曾未見彼欣快之狀，有若返國之後也。白氏寓書友人，亦言現在我等當務，爲安靜振刷其精神，明白爲我俄造福，甯捐其性命於俄王肘腋之下，

冒險進取，不必悔也。於是遂賡續而爲歷史政治之雜誌，名曰過去時代。過去時代之雜誌，本在倫敦創刊，此時特重出之耳。白氏既精神煥發於政界，復於雜誌中布其有興味之評論，頗得時人之愛慕。室中之客常滿其座，無論何種黨派，夾雜而至，將帥與公卿，以及革命之志士，悔罪之密探，相與握手於一堂。尤惹人愛觀者，白氏於警界之公文中搜出無算之要證，抄錄成冊，以怡來賓。惜也，俄羅斯於夜半驟見曉光，不久仍入黑暗。自由之旗方建，而絞臺已隨議場之議座同設矣。哀哉！一千九百六年，白氏不安於森京，避地至芬蘭。其明年，緹騎方至門，而白氏已先一時而遁。（不曾措其性命於俄王肘腋之下。一笑。）再至巴黎，仍刊過去時代之月報，今聞已爲檢稿官所禁刊。高佛羅夫氏評論白氏，彼實獨立之革命黨，力發俄警之奸，以爲久欲謀殺俄王者，實在警界也。（無聊）

——一九零九，九，四——

—白峯雨—

一百號

茲屆新世紀報第一個一百號。世俗凡遇事物之成數，必有所記念。新世紀報將何所記念乎？曰，有之矣。曰，當新世紀報發行之日，正支那人爭新墮落之始。

吾最厭口頭之禪，或稱支那人爲病夫，或稱爲好睡之家。雖二十年來，人云亦云，我亦間或隨之而云；然未嘗不以爲此僅激急之危言，欲挑撥人之感情，使稍有觸動耳。非確論也。

今則張目不瞬，於三年以來之入於黑暗，入於黑暗，又入於黑暗；一一從吾眼簾上，深刻其小影。

既黑暗矣，邱山堆疊之大耳公，滾睡一團，不惟鼾聲四起也，而好逸貪食，縱淫畏殺之夢囈，『古魯古魯』，『幾利幾利，』『古魯幾利，』此纏則彼應，似斷而復續，儼然在睡夢中有極樂世界。

自然余亦此類之一物。垂吾大耳，搖吾小尾，睡蟲傳染入鼻，抽筋縮脈，勉強望天末之微先，東倒西斜，蹈行於邱山堆疊之某物中。蹴之以足，則聞『古魯，』嗅之以鼻，則聞『幾利，』再蹴之再嗅之，並『古魯幾利』而寂然。吾乃略動吾小尾，再三而無可如何。

烏乎，能讀支那文之諸公！吾非敢於狎褻，亦必爲垂耳拽尾蹈行之一物，一一刻此等小影於眼簾，無不如我。

雖彼此境遇種種不同，其希望或異。然已過之實狀，及方來之現象，無論從何種方面觀察，固歷劫不能消滅，伸一萬張嘴，不能爲之辨護者也。

然則病夫者狀其好睡，厥性則非豕無可代表。稱之曰好睡之豕，豈僅挑撥之以危言也歟哉！稱之曰好睡之豕，豈僅挑撥之以危言也歟哉！

豕之肉雖不貴重，然貴重之食品中，迄莫能屏斥。愛好淡薄如英人，火腿伴雞蛋，固無間於一日。所以支那人平和會派專使，博覽會派專員，即學生諸君，冠高冠而服禮服，處處常陪末座。自溯歷史，則外人譽之曰，古國古國，有如牛一羊一豕一，列入祭品，已在四五千年以來。

豕之屠殺，過於牛羊。然一索再索，無災無厄，子孫之繁衍，厥惟天事。雖他物善妒，莫可奈何，故支那人畢竟以人口第一雄世界。

苟其無干涉者，則老氣橫秋，龐然如小象，肥澤有威儀。走方步於市街，目中無物。（於皖南楚北之大城中，可得標本）然有人在背上突飛一足，即亦冥然罔覺，稍退行於溝渠，陶陶然自若也。故若有支那十數人，或在雜貨店後之鴉片間內，或在學生會館之閱報室中，聒聒其談，氣概蒼老，幾於通天曉。一臨廣場，則又常居於人後。然氣概仍蒼老，不甚惹人注目，與負塗君之自匿於溝渠同。

所以比之好睡之豕，幾於色色密合。此物之沈睡，不知幾千百萬次，每經痛鞭一次，即似醒非醒，「幾利古魯」，

熱鬧一陣。當吾之半生，則見鞭醒兩次：第一次在安南失國以後，其結果僅僅增添算學之中額，及格致之課藝而已。且止有居於溝渠邊上者略『亨』一『亨』，如余之徒。親在溝中，固全未擾及我之好夢也。

迨日本人一加鞭，隨毛剝膚，始知痛癢。然自甲午至於庚子，吾儕母豚，仍搓其綠豆之眼，或突或倒，莫能自奮。乃無意中千百頭之子豕，忽然人立而啼，為狀甚豪。適際庚子，全世界之屠夫，抽鞭縱擊，遂至大耳軒軒，小尾翹翹，全圈之內，百獸率舞。至於甲辰乙巳，東京數積三萬，為剛鬣氏全盛時代。然強舉其前足而人立，可以揣想其艱困。所以曾無幾時，鞭痕盡銷，而支持不易，隨即各復其原形。暫時人立之子豕，儼然聲音笑貌，全似我輩母豚當日矣！（今日一切溫和腐敗放蕩種種之學生，從彼等愛好之言，降而至於可笑之詞，終之如出一轍，各肖其當日之父兄。一二高明少年，彼自以為發明新理，獨成秘派，而不知僅僅回復其祖宗之光烈也。烏乎鄙諺有云：『龍生龍，鳳生鳳，賊生兒子掘壁洞』。每一人羣之有其慣習性，矯之甚不易也。）

回復原形之機兆，萌芽於丙丁之間。新世紀報發刊於丁未，不過回光反照中之一物，亦附徐秋諸賢，作一突豨之抵觸耳。烏乎沈睡已一百星期矣！至新世紀報二百號，不知又如何記念！

——一九零九，六，十二。——

皇帝

時代已入於二十世紀，所有一切皇皇帝帝，皆當先後滅絕。此世界公理家之所公認也。卑之無甚高論，卽無論若何之政治，所謂皇皇帝帝者，又無非爲政治上之贅物。此又世界新學家之所公認也。

中國之君權專制政體，固甚異於西洋之君權專制政體。西洋向有自由之名詞，以爲美德，中國則向無其名詞。故卽今日極主張自由者，一言及於自由之名詞，每覺欿然於其中，而必加以多方之解釋，曰吾所謂自由云者，非無規則之謂，亦非自放之謂也。所以必爲此解釋者，其靈魂已爲完全之君權專制政體，抑壓而成爲虛怯之種性耳。故以中國君權之習慣，必不能容人民之自由；而人民之自由，亦不能於君權尙存之時，能無所顧忌而發達。中國人種有進步，而敎育能改良，習尙能廢革，一切可換新面目，足以自存其種者；全賴自由之發達，全賴毀滅君主，重造人民之靈魂。

西洋人視皇帝乃天生之貴人，中國人視皇帝乃一能幹之强盜。西洋人以爲皇帝者，吾羣最享幸福之一人也。中國人以爲皇帝者，屬有一切之主人。西洋人以爲皇帝，決非隨便一人所能爲，中國人則以爲苟有殺人之無上權力者、人人可以爲皇帝。故卽以彼此野蠻之迷信而論，西洋之君主與人民，可以有調和之機會，而中國之君

主與人民，有勢不兩立之感情。

故爲中國君主者旣不能改易數千年人民之種性，君權一失，勢必至於囚服而出國門；人民之種性，亦不能於君主尙存之一日，敢於有自由之行動。此如人之畏虎者，每聞談虎而色變；人之畏蛇者，每見弓影而生疑。故以公理斷之，犧牲少數以利多數，莫如毀滅君主之痕迹，然後可以宣暢人民之自由。

然則中國所謂皇帝者，不惟現在爲滿洲人，無論如何，又必另生種種之障礙。即本爲漢人亦必無疑無貳毀滅之，而後中國人民之幸福，有產生之一日。

故認中國能以君主立憲得人民之進步者，已屬謬想。而復欲滿洲君主立憲得政治之改良，正所謂大謬不然耳。最可怪者以立憲之問題，忽竄入君主立憲之問題；以君主立憲之問題，忽又竄入滿洲君主與漢族君主爲同一之問題。

昌言滿洲君主之爲同一者，雖同爲漢奸之人，亦得而笑之。其論甚爲可鄙，本無辨駁之價值。然彼言之不慚，常聞妄引西洋故實。如梁啓超之徒，有以英人迎立荷蘭公爵，那威迎立丹馬太子爲况者矣。吾黨諸公駁之已備，早使之赧顏而結舌。然窺彼齷齪之隱微，或又必認爲異族之入主，似於事實上不可消滅。

故亦先爲前說破之，使彼知皇帝之一物，無論其爲滿人與漢人，皆於中國人民之進步有礙。故中國革命，必當先除皇帝。故雖滿洲君主果能發明與漢族君主相同，亦必爲中國人民自謀幸福之進步時，所必當毀滅之目

的物，况問滿洲人爲中國之皇帝，果能與荷蘭公爵之入主英國，與丹民太子之入主那威相比擬？否則其國之不相同，固不知其相去幾千萬里也。

吾不嘗言之於上文乎？中國之視皇帝，不過一能幹之强盜。凡挾有殺人之權力者，皆可爲皇帝。故劉邦朱元璋之無賴皇帝也；李闖張獻忠洪秀全成則亦皇帝也。故如流氓韃狗之奴爾哈赤者，亦居然認之爲太祖高皇帝。因皇帝者，皇帝以殺人之權力自命之耳，不必問人民之承認與否。中國人民之畏之，特與魔鬼惡煞相同。夢寐之間，何嘗因本無皇帝，肯向他國迎一皇帝乎？中國皇帝之資格性質如此，已去西洋過遠。

至於西洋之皇族，則合各國之皇族於他種人之外，自爲一團體。互相婚媾，而自成其血胤。推原其故，因今日西洋之各國，日耳曼薩克森等族，皆爲新發之蠻族。中古時代蠻族之王侯君公，皆爲貴人，不與齊民相齒。正如我國秦漢以前，所有大公小侯，無非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子孫，否則其伯叔甥舅之子孫。故沿之至今，人民之程度雖高，而習慣之迷信未破，遂變爲國際自國際，而皇族自皇族。即以英王愛德華一人而言，丹王與希臘王，其內兄弟；瑞典王與西班牙王，其姪壻與甥壻；那威王其壻；俄王其甥。設一旦愛德華之兄弟子孫同時疫斃，依皇位繼承之法，德王之母本爲應當繼承之一人，則英王之位，固屬於德王之王弟或王子。悠謬之英人，必無異詞也。

故如荷蘭公威廉第三者，實爲英王查爾斯第一之外孫；又其妻美李與之同居王位者，則英王乾蕑斯第二之女也。滿洲韃狗，曾與中國人有如是之瓜葛乎？

瑞典挪威與丹馬，本爲斯堪狄內維亞Scandinavian之一種。挪威脫離瑞典而分立，忽無端迷信其習慣，欲得一主祭之寡人，自視工蜂之中，不生蜂王，於是遂適同族之丹馬，迎一蜂王之小蟲。其事固可笑，然亦不脫乎普通之成例。中國人能信長白山獨鍾皇狗之靈氣，漢族四百兆人皆爲賤種乎？

夫人類之欲回復自由，不爲民賊所侵害，乃本乎人人自具之良德；自亦有因西方新學說之戟刺，始有所感觸；然未嘗可謂此乃步趨西洋，西洋當盡受西洋之範圍。今之奴才新學說，一若其事爲西洋所有者，雖屬至荒謬，亦必盲從。故開口西洋，閉口西洋。西洋有荷蘭公爵，丹馬太子，中國即當有滿洲韃狗，至如此類之比況。一般狗頭豬腦之洋學先生，無不言之有物，以爲其寡廉鮮恥之干盾。故我今寄語若輩，倘欲主張西洋之皇族法，以迎合於滿洲，當言滿洲世爲貴種。故地球可毀，韃狗之皇位不可移。漢人四百兆，本是賤族，爲臣爲妾，爲奴爲隸，爲馬爲牛，爲豬爲狗，是其本分。則所謂君主立憲者，可不必主張，自包其內矣。豈非直接爽快乎？

或詰吾說曰：西洋人之智識，在今日定勝於中國人，胡爲倘委蛇其皇室如此？應之曰：此上文已言之矣，即所謂易得調和之機會；故承千百年之習慣，遂亦憚於更張。且君主而欲障害人民，已經無其權力，故民之待之，一如中國人待風雅之俗僧，以爲清高之談友。非如天主教士之在中國，適如滿洲韃狗之尸皇位，使人日日如臨大敵也。然歐洲社會之革命，固已遍伏導火；一旦瓜熟蒂落，此等皇豬皇狗，將與貴族資本家，同夷爲齊民。而屆時彼輩亦俯首帖耳，自向水村山郭，享其清閒之餘福。不似韃狗者，若爽不滅種，不肯出山海關也。——一九零八，十，十。—

願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

倖見一圖，乃百年前法國革命時，法王路伊十六全眷，置諸獄中情形也。愁眉不展，欹坐於椅上者，即路伊十六。立其背後，張手驚惶，似新得惡耗者，其後梅李。倚於膝前，依依戀愛者，乃路伊十六之女萊霞公主也。可憐之孩子，膝伏於其父之椅側者，太子路伊十七也。路伊十七之右，長跪而籲莫須有之慈悲上帝以乞生命者，路伊十六之姊伊利沙伯公主也。圖右一人，即內庭供奉之教士。圖右爲侍從克雷利。克雷利之右，隱約似有人影，聚立門外者，則革命黨所派之市官。

閱人一旦至此，似已可言苦楚矣。然諸公試一思其罪惡，所謂千家哭，一家哭者，誰無可愛之眷屬，使人灶突灰冷，肝腸亂絞，夫妻子女牛衣敗絮，相對啜泣者。不必路伊十六時代，即今巴黎倫敦之大都會，諸公試脫去高帽子，換件隨身衣服，去穿着幾條小巷，行過數處窮街，自然觸目皆是；特相習而不及察，或忽之而不能覺耳。

世界爲閱人之世界，非獨閱人居之不疑，即社會上一般之人，皆時時有此謬見解。吾試以小事爲比例，即知世人「第一天性」之謬點。

如吾嘗散步公園，倘有粉裝玉琢之孩童，手攜布偶之人形，有扶彼之小睡車，隨長裾曳地之母親，或白巾

整潔之侍婢，一路且行且止，折葉於花叢之旁，拋石於淺池之邊。其時人人覺此孩天眞爛漫，折葉拋石之情態，處處可愛；一若花上之葉與池邊之石，惟恐不稱其小意所作踐。其時如有同一年齡之孩童，擕於頭毛星鬆，十許齡貧女之手中，彼孩又滿面泥污，有褲無襪，東匍西匐。若偶摘葉或拋一石，見者卽人人憎厭，以爲惟其此等窮人，未受教育，不知公益，常來公共作踐。此種無意識之好惡，甚屬普通，人道之不正當如此！

卽吾一日訪友於西郊，乘街車歸，忽來貧家夫婦兩人，手抱半歲之女孩。其時車中人數已多，此夫婦二人，强欲擠入，已爲衆人所不悅。其夫面目兇捍，衣服破舊，雖知其爲工人；然意思之間，似料其懶於工作，出入於流氓工人之間。其婦醜而怪悍，半歲之孩，亦面目離奇。然夫婦之愛之異乎尋常，時時互遞於父或母之手中，香其面，親其嘴，使旁立之客，皆不能安。余心厭之：以爲此種父此種母，此種小孩，安有如是親愛之價値者？然余還質之自己：誰則始有此價値？余乃中心忸怩，不能自答。故世界爲闊人之世界，窮人不過爲世界障礙物，無疑無貳，已深入於人心。人道之不正當竟如此！

故今對於此圖畫，無人不覺帝王末路之淒楚，且深快革命黨之報之也，已淋漓盡致。

殊不知衡之事實，豈足以言相當？吾非欲提倡苛報闊人也。吾願後日革命黨之相待闊人者，應較待侮伊十六爲加厚。所謂不相當者，諸公亦嘗憶及巴士的獄中之情狀乎？械之繫之，洞其骨而鎖之，穿其脛而縛之，置之黑暗卑溼之地窟，心猶以爲未快也；復縱蛇蝎，鼠蛙以苦之。嘗有巨大之椅子，可自由欹坐，膝前繞子女而彼此消遣

無聊乎？

故余又雜憶明之莊烈，掩面手斫其公主之臂，并李闖張獻忠皇太極諸賊之兇暴。論者每爲莊烈悲哀而尤恨闖賊與韃狗等之野蠻。然莊烈親爲民賊之子孫，前朝狗皇賊帝，豈有半個可紀念者？故不惟今日韃狗之惡貫已滿，自必釀四海之怨毒，至於不可收拾之一境。即明之無數民賊，以階級殘暴斂怨於無影無跡之間，人民口不能言，而心欲甘之者，決非一朝一夕；故忽生闖賊爲代表。語云：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今日之破壞革命者，惟恐韃狗積惡之不稔，而必假求和平，縱之行暴，從而稔之；此雖口裏日日求和平，實則無異必欲釀成切瓜切菜之慘劇，然後愉快也。

如以余言爲奇謬者，請問凡今日口言和平之人，有一人非急圖自已快樂之人乎？有一人非助紂爲虐斂怨於民之人乎？所謂「豬喫豆渣，必以肉身當」者，不必問將來革命時之尖刀利不利，但問自己所喫之豆渣多不多。斯已可矣。

闊人曰：願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我則曰：願做豬做狗勿做闊人。

——一九零八，十，二十四。——

「願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

臭皮囊蛻化

愛新覺羅載湉、三十七年醉生，一旦夢死。在實際上講來，一日之間，死貓死狗，且無可計算。這三十七年存留之臭皮囊，無端蛻化，直同一死貓一死狗耳。本何足掛齒？新世紀報乃爲此事，忽然另立一個題目，要同那普通官報一樣的辦法，當作一件緊要新聞，議論者無他，有所感觸，則出其意見，獻納於世界之同胞。是是非非，何常之有，皆就其天良而內斷於心可耳。

吾人之所感觸者：今逝者已逝，一切甚不平之詬詈，皆勉抑吾等之盛怒，去之務盡。從平常通例，稱之曰：覺羅君。覺羅君之個人，乃一『可憐之人』也。彼之使人可恨，可惡者，特彼祖宗所留貽於彼之地位則然耳。故於彼之死也，必有一般之奴才，另於彼之個人外，並作許多卑屈諛媚之詞曰：『這個皇帝，不能算全辜負於我等百姓。』這便有兩個錯誤：

（一）不知這皇帝之地位，實辜負了覺羅君之個人。

（二）什麼叫做我等百姓？什麼叫做被人辜負不辜負？必定妄自菲薄，要生出一個皇帝及百姓之階級分別，便是我等辜負了我等自己。倘我等不辜負我等自己，誰配辜負我等者。若此意不知，則奴性終不能除。

如何叫做皇帝之地位辜負了覺羅君之個人？

覺羅君之個人，並無詳細記載之價值。但據一二端，亦可概其全體。若用旁觀者之言證定，則愈爲切當。有如近日普通西報所載曰：「德意志之公使會言彼之狀貌，憔悴衰憊過於其年。雖常帶小兒靦覥之微笑，然常含隱憂。吾即其貌而測其隱，似非絕無感動者。但其冷淡之面目，一若天下無所可樂，能縈其思慮。故吾見此人，不寒而慄。覺彼特尸居之餘氣。故事物之入於彼之目中者，皆若過而不留。我等與之相見，彼直不知此等相見，係何等人？係何等事？賅括言之：直覺此臭皮囊之留遺徒，重壓其身耳！」即此寥寥之數言，無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康有爲等，則必張開了尻嘴，稱之爲憂國。在陸潤庠之徒，則必附會於八股聲之曰：仁孝。其實則一「可憐之小孩子」而已。設世界上更無所謂皇帝及某某之把戲。此種小孩子，與一般之人，受共同之教育，享共同之幸樂，則溫溫有餘。俾之在人類中，度一至爲愉快之歲月，不惟於彼個人有大益，且彼亦能操一才一藝，幫助世界之進步。乃必受其惡祖宗之遺孽，強蒙虎皮於貓身，使溫良之小兒習強盜之生業。縱世上一般之賤賊，不恤其狗頭貌爲尊敬，搶地流血於其前。然遂令彼之個人，離人而立於獨；欲失人類之本性，裝出強盜之面目，性格實有所不近。然又處於勢之無可如何，乃遂變爲醉生夢死之一物。不惟覺羅君一人然也。吾聞所謂支那日本之王公者多矣。吾並見歐

洲之所謂親王大公者亦多矣。皆無非一絕溫良之小兒強迫而爲强盗之面目。十八九則富於感化力者，家嚴傲詐狠；至成年或未成年時已儼然一强盗之態度，性質稍厚者之一二，遂成醉生夢死之狀。吾前論安南王時，曾有言矣。設使今日世界之帝王，皆去其造孽之王位，純然爲學者，則其人之可敬可愛，當萬倍於今。故如德王之伶俐，英王之富足，皆予以絕好從事學問之機會，乃一則爲世界人類之仇敵，一則爲世界衣食之蠹蟲，無非爲害人及自害之一物。覺羅君則被害於其祖宗，無非那皇帝二字，一賊强盗之面目，辜負彼之一生也。辜負彼之一生，未能與世人同謀世界之進步也。

故以人事而言皇帝之統袪，在今日已爲絕不足道。縱卑之無甚高論，卽一般之迷信統治權者，在今日最新之統治權，卻可屬之於眞正少數，爲多數之奴僕之組織。（此非記者言也。記者止以爲蛇足之見耳。然言者以爲總統等之機關仍在，而階級可除，俸食可減，則尤較美法等爲文明。就彼論彼，事或然歟？）否則如美法者，亦以一總統司祭而有餘。否則今日全盛之英國王，僅一食盡。因庶事已無不悉舉於議院，則所謂我「肯」我「坤」，不過迷信於王族爲天生貴人，徒耗其五十萬鎊一年，養着許多貴人；爲遺傳奴性之自己，硬頂一主人於頭上耳。於英國之庶事，了無關涉也。

吾爲此前提，不過以忿此時之北京，而張之洞之徒，必悉置中國之前途於不問，而以一身繫愛新覺羅氏之安危，又取一兩歲之小孩，坐於聚義廳之虎皮椅子上，爲彼等磕扁老死人頭之主人，一毫無智識本性溫良之載

當又本之爲攝政王使之執屠畜之刀。彼老娼那拉後死兩日，其弟之女，新皇太后者，亦狡亦黠，第二之賤娼也。專務一食乳小兒、一赤黠小娼婦後日之衣食，遂不恤舉四百兆人浮沈於欲進步不能進步之地位。執筆三嘆。所謂張之洞等，什講學問，不知其所爲何學也。或者卽孔丘哭喪之學而已。

卽爲愛新覺羅氏計，果能保其萬世一系之皇統；亦不過使彼之子孫，永遠做豬做狗，有如載湉者，一臭皮囊腐壞，卽拆去一張床鋪，容出一間房間而已。故若人人摸着良心，卽無論何人，亦不必爲其子孫謀一如此無聊之生活，以蠢害世界，而且害其子孫，

故此資於此時，宜趁勢革命、以極眞摯之至言，忠告於溫良之小韃子。使彼棄其皇祚之夢想，作一極可貴之記念於世界、劉張之洞等不惟造福於四百兆人，並造福於衆韃矣。——然而此特記者之夢囈而已。

自今以後，支那之糊塗當益甚，因表而之僞立憲，必僞文明遠過於前。故記者料此等電報四達，一般有靦面目之喪天良學生，方彈冠相慶；或且公言支那必當來蘇。所苦者，止可憐之康有爲『未來宰相』之牛皮吹不成，卽華僑之金錢騙不動。故覺羅君之斷氣時，不啻卽康有爲之斷氣時也。

什麼叫做我等不辜負我等自己？

便是決不要做奴才實行博愛平等自由之革命，

然則不讀書，天天說空話，談革命耶？

曰：讀書與革命，是兩件事。猶之乎喫飯睏覺，又在讀書革命外，另爲一事。此事並不要用着極文明的證據，使想錯了念頭人覺悟。即將最野蠻之證據證明之，已可瞭如。如有如曾國藩等一般之野獸，豈非日日在軍中箋經注史，一面殘同胞，一面刻牛腰大之曾文正全集耶？即如今日一切各國政界中之妖孽，彼日日所談之政治，不過革『革命者』之命，就彼論彼，亦革命也。然幾乎無一不著述等身，或爲博士，或爲教授；不似支那大官，止知簿書錢穀，喫飯睏覺，遂無餘事。故我體之同志所痛苦於學業，無多暇刻，可常常發其空論者，我等敬之重之，且願本其意之所欲云，代爲達之。然其人率皆滿貯其一腔之熱血，以表同情於艱苦之同黨，決無反致其冷淡之譏詬者也。有等無恥之賤奴才，巧介其詞，則有託於閉門讀書，勝於革命者矣。我等常常通身之肉，爲之發綑。直告之曰：『你要做奴才，亦尋常事。何必作此喪心昧良之支吾，導人於邪徑耶？』如此等人者，即辜負其自己之一流。則今者，大行皇帝，龍』亦儘可以小輟功課，望闕倘伺哀慟矣。

—一九零八，十一，三十。—

譯W. Tcherkesoff「我良心上喜歡如此」附言

「我不能耐得這樣，」「我良心上喜歡如此，」這是現在世界上活著的第一個道學家俄羅斯天生之人才，託爾斯泰氏，反抗俄皇及俄政府，並遍告俄國人民近來常用之聲口也。他老人家被那『借法律謀殺人民』之政策激得很不耐煩，因爲這種政策在兩年多的中間斲喪俄羅斯之原氣不少；所斷送之少年縱不能說都是天才，也都有一些能幹及勇氣。

譯者按：中國的有能幹及有勇氣的少年，被那那拉端方張之洞袁世凱等今日一票，明日一票，一票一票的亂棍交下，雞皮剝盡，切葱切菜的斬殺。我曾不動心：仍舊請安的請安，打牌的打牌，養婆娘的養婆娘。開口還說這是他自己討死的，惟我自己活在世間，用這個享福的法子，才是獨得之秘。雖然亦何妨於享福之餘，一念世界之人道，不必以享福者斲喪自己之人道殆盡也。

從這滅盡俄國男男女女之政策開頭做了起來，也有許多人抱了滿腔的怨恨，搦着縐鼻的厭惡，要想駁難此種『將人謀殺』的規條。

有如俄國的普通報紙，一天一天的用那絕妙玲瓏的譏刺法，譏刺那砍頭及死刑之不正當。

譯者按：這是一點人根人氣。所以中國許多的腐敗報紙，雖有時野蠻性發作了，也跟着官發那紅眉毛綠眼睛的議論；然有時看不過忍不住了，也冷嘲熱諷的說着良心上的公平話。卽是去年徐錫麟君之挖心，固沒有一張報紙，不代抱不平。但要曉得：那砍頭之殘忍而肉酸，及非刑之慘傷而可哀，亦與挖心何異。官吏每目罪犯爲兇惡，殊不知斬殺以懲兇惡，卽無異恨恨的咬緊了牙齒，對着罪犯道：『你兇惡麼？我搗你的媽媽，斬你兩刀，看你兇惡得出兇惡不出？』這種情形，則官吏之更兇惡爲何如？至於自己高坐了，把那無影無跡的罪犯，要踏就踏；要吊就吊；弄得血肉狼藉，這正是表顯出那野獸之無知。然俄羅斯之情形，我們不熟悉。至於中國之官，我們固深知之，說穿了，讀者諸公的舌頭，拖了出來，終歸縮不進去，有如娼后之昏穢，鼠帝之乳臭，袁世凱之謬妄，端方之狡鄙，固所謂瞎貓拖瞎鼠，對着我們這班學問在零度下的大衆，沒了黃牛，狗耕田，大家亦必知爛草蒲鞋配成了對，終歸有着。那滿坑的糞百姓，自有那可笑的糞蛆皇太猴，糞蛆皇狗，糞蛆大臣。然要說句野蠻話，別的不要說，難道喫過一點研墨水的都沒有一個。如此問著，我就把我的肉，通身縐將起來：有！有！有！譬如張之洞，便算得一個。然那種肚子裏橫着門閂的見解，『時時吊心火，刻刻起風波，』發出了那種彎三曲四的野蠻兇惡議論，直叫人用不着恨，用不着氣。只好笑，太息：曰恕他無知。故歸結到正文上說來，中國的官，有若張之洞等者，智識之欠缺已如此。至於類乎的什麼拖掃帚的，懸馬鈴的，着馬蹄袖馬蹄靴的；這班蛆蟲，都是不知閻王那一天晚上沒有睡覺，早上起來打盹，被

他們逃出了鬼門關，像着了一個人身。你們讀者諸公，在鄉里也各有那親戚朋友，出去做官的。諸公閉着了眼睛細細一想，便當頓時滿身瘙着，難過得了不得。在家中幾乎人身也沒有變透，倒說坐在別省的官廳上就算一個什麽官。那報紙上的斯文敗類，恭維着他幾個綽號，叫做中堂宮保欽差老帥太守大令一班叫化子的書辦差人，上着幾句徽號叫做大人老爺，就居然真正像着一個□□。（無可形容）所以這種人，坐在上面被他捉着了，便是蚱蜢被螞蟻圍着了，止有儘他踏，儘他吊；他也並不知道血是什麽做的，肉是什麽做的，止有看着他那狗頭狗腦的官樣笑着能了。

又有一二在踏馬（俄議院名）的有良心議紳，如陸狄嘉甫者，彼言俄羅斯年年之兒戲舉動，有如史記立貸的「咽喉圈套」，定當永留一汚點於俄史，使後人太息曰：『此乃劊子手之政策！』

又英國報紙，及各國報紙，所載俄國之殺人法，有所謂「軍法裁判」者，此等報紙，常爲之揭着濫殺的數目，以警告俄官。

譯者按：軍法裁判，袁世凱在北洋用之已久。殺了人，外間連姓名都不知者，已有無數起。黨人死在北邊者，已不可勝數。最顯明之一事，即前年處辦保皇黨之黨員梁范二君。梁范二君者，由康梁等委託，在京城十剎海相近處開設照相店，交結內監，窺探消息。不料竟爲袁世凱一行人所覺，遂由警部侍郎趙氏捉住了，送往天津。（京城裏捉了人，送往天津，此例本向來野蠻慣例所未有。其可怪處已可想見。）後來送到

一鄉間防營中逼着服毒號稱瘦鱉。就中之梁君，爲記者所素知。此君學問志節皆過人一等。特不知如何聽了康梁之鬼話。大約希圖由內城起甕中捉鼈之革命，故曖昧不明的送了一條性命！

然以上種種的譏評，都沒有託爾斯泰氏說得淋漓盡致。他把哀慘怕人的歷史，凡出於俄王的，出於俄國官吏及教徒的，一總都窮形盡相描寫出那野蠻及邪惡的情狀來。止有我那大慈大悲的託爾斯泰氏能將俄羅斯人民的良心指引出來。他表顯出他自己恆河沙數的意思來：拿着毫無假飾的質直氣，拿着一片誠心，拿着燒得着的熱誠，拿着滿腔的悲憤。

他無論對了劊子手，對了兵官，對了告發者，對了宰相大臣，對了俄皇。終歸第一句先問曰：「難道你們不是人？」隨後便接下去說道：「你們不是說着麼？你們做出種種的慘惡來不過要回復「平和」與「秩序」。」（普天下之傷心人聽者：平和平和，秩序秩序，你造了多少的罪惡！）你們是回復「平和」與「秩序」你們用的是什麼法子去回復着呢？你們盡是那耶穌教徒勢力之代表。

譯者按：此即中國人借着孔丘的三綱五常，用以威制人同一技倆。託氏固常引耶書勸人爲善者。彼乃毒恨耶教徒如此。亦如吾友某君，曾利用耶教運動革命，亦分別出一個眞耶教及假耶教來。言凡抱帝國主義之耶教徒皆假耶教，眞耶教即無政府主義也。其說似是矣，其實不然。幾句博愛平等，殺身成仁的話頭，何書處有。耶穌固死在十字架上，子路不是斬成肉醬？即近時之徐錫麟不是挖心？博愛平等，乃出於人

人之良心，決不能算何人發明。故若要用良心中之博愛，普告大衆，直以我之良心揭起他人之良心，已有餘而無不足。苟其良心是靠不住的東西，則引經據典，亦無所用。良心若止我們數人所獨有，而他人皆無之者，則我們抬出孔丘耶穌等闊人去恫嚇他人，我等的良心也就槁亡。故人之生也直，不如分別得宗教是宗教，是野蠻較不善的東西；無政府是無政府，是無宗教有良心的較善東西，乃為直捷，無事抱薪救火為也。不然，雖慈悲如託爾斯泰，止因欲利用宗教以達其無政府之目的，不知反為人所利用。託爾斯泰氏常痛恨說鬼話矣。乃先委蛇於說鬼話祖宗之耶穌。彼果相信真有上帝耶，耶穌真為上帝之子耶。如心中有纖毫之不安，而表面乃自爭其門戶，豈非亦是說鬼話。吾友又發明「良心即是上帝」，其識見似高於託氏；惟良心為何等光明慈愛的名詞，上帝為何等瘟臭兇惡的名詞，引而一之，亦不如直捷爽快曰：『止有良心，更無上帝』為尤確當矣。終之平心而論：孔丘耶？耶穌耶？某某耶？皆是人類進化歷史階級內之一人。彼在當時，曾做些好事，也是他們應當做着的。彼曾在那書上說了幾句「無意識」Foolish的話，是被時勢所限，恕他們是無心之過。他們的書存着的，便當他一張古代的報紙看看；說得是的，我們便記着了，將來告訴他人的時節，說是他說的也好，說是我們本來要說的也好；說得不是的，簡直放他的屁，一笑置之。正與諸公看新世紀一般。新世紀上便難道沒有個把狗臭屁，倒還放得有些影響。彼時節，諸公亦不過點頭微笑曰：『孺子尚可教。』或有些中意的，便和着自己的新觀念，另對他人說說。此正表明良心人

人皆同，若云，如此，新世紀便立一個無政府宗教，或者諸公便信仰了無政府宗教豈不悖乎？故主義而至於無政府矣，倘常有人來問曰：『無政府黨的首領，到底那一個？要進無政府黨，如何進法？』哀哉世人！無政府者，主義也。猶之乎孔丘之仁恕，耶穌之博愛：皆主義故。若有人曰：『吾信仁恕主義，』『吾信博愛主義，』『吾信無政府主義，』皆極正當之名詞。惟蛇足其詞曰：『吾信孔丘仁恕主義，』『吾信耶穌博愛主義，』『吾信新世紀無政府主義，』直爲不通之名詞。更足之曰：『吾信孔丘仁恕主義之宗教，』『吾信耶穌博愛主義之宗教，』『吾信新世紀無政府主義之宗教。』宗教者，定於一宗，受其教化之謂也。能與仁恕，博愛，無政府等之名詞相連續乎？是直無異有人云，某某是無政府黨的首領。吾友亦嘗寫信與我，稱我爲無政府國大皇帝。皆放連珠臭屁之游戲語也。故記者並勸吾友，急急洗去其宗教二字之臭糞迹，膽博愛平等之眞面目，自是我覺認有良心者之眞理。至於借耶書以駁帝國主義之宗教徒，自是一法；惟不當曰眞耶教，假耶教，但當曰眞博愛，假博愛。故吾亦嘗借孔書駁孔丘。爾言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爲什麼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車子教誰給你拉乎？彼矛盾之多，正與耶教之戒說鬼話，彼爲上帝之子。諸如此類，同一爲『無意識』之議論也。

『所有各黨派之首領，教育界之教師，都被那教堂裏這班奴才，煽揚着，慫恿着，將這人類的誠心與道德，毀壞得乾乾淨淨，造出了這個彌天罪孽：說鬼話？使欺誑，習種種之非刑。你們可知道：人心決不能泯滅；止要隨便指

着你們現在的一二端，留至永久，便教人人唾罵，你們做的事，豈但偶然犯個把謀殺案；直天天做着那謀殺的買賣。你們倚靠着那滿紙囈語的法典，卻說是有例案可查；這便是你們自己造着騙自己的東西。那種「無智識」及「說鬼話」的本子，也可以汚穢着字典上的文字，叫做「法律」麽？

託爾斯泰氏所品評於俄皇俄政府俄教士者，此種汚點，更無禱告者能為懺悔，所謂孝子慈孫，雖百世不能改也。

在文學史中，能持躬如是之眞誠，思想如是之慈愛，有如託爾斯泰者，實不多見。約在六十年以前，彼第一次作一光明潔白之小說，名曰孩提時代及青年，其後又為自懺等無數之名作，皆爭貧賤者之權利，暢言個人皆有其獨立之自由。

吾從處處發見，託爾斯泰者，非直空論玄妙之人道而已。乃切實歡愛其同胞，日日與貧困者同甘苦，多方以求大家之歡樂者也。

彼於耶教，未嘗為某教會某宗派之信徒也。彼惟搜求誠信及博愛，得於新約中，以為講道德及信實之資料耳。

有時彼亦評論政治得失，彼亦研究社會組織。特皆未嘗為理論的門戶學說，彼止實謀大衆之公安，代下賤之人，生出歡樂法及爭得自由與權利者，多至不可指數。

據彼自己所說的，彼於少年時得力於盧騷蒲魯東狄根史諸家之書甚爲不少。他讀了盧騷的民約論，即推廣民政的觀念。有所謂『天國即在你自己』之作，描寫一共產之社會，決可脫離國家政治法律等等。他也學着盧騷在他新海羅伊書中發一教育改良之理論，從此竭力的提倡敎育，尤注重於農民之子弟。

蒲魯東稱『產業爲賊贓』刪除無政府黨之國家概念，託氏亦反對私家之所有主，以爲自由之共產主義，及幸樂之無政府主義，皆確然信之於心。蒲氏有平和與戰爭一書，託氏亦厭薄武事著作甚多。彼能實踐其言，棄去其軍官與伯爵着寬大的農衣，躬耕於田中，暇則讀書於田舍。

至於彼之有似於狄根史者，則亦有無數通俗之小說，皆注意於貧賤之農民，敎人以仁厚與博愛，特別於孩童孺子，尤加注意。

此人乃爲矯僞之敎士，自以爲崇信正敎者，屏諸敎外，使不與齊民相齒。然而惟其如此，世人之敬愛託氏愈深。

然彼之忠告於敎士者，固不如其反抗於俄皇及政府者爲多。因此翟更無可語也。

彼之反抗於俄皇及政府者，曾有言曰：『我再也耐不得了！我定即記載一切，盡我力量所能的，使之流行於俄國及外國。我之爲此者，有兩層意思：一即深望此等無人道之行爲，可以阻止；二則他們待我的舉動，可以使人指責。我今置諸獄中矣，我能透澈的明白這種慘罪，非我所應犯，固於我甚有益也。（原注，如此怡然順受其正，我

夢中亦未能有此愉快也。）他們待我者，必當如待彼二十或十二之農民。將我周身纏着，用一小帽遮我之面，從板凳上推將上去，於是我的老咽喉，便被絕滑的索子，掛了出來。我這很重的身體便宕東宕西。」（譯者按：末數語，形容必有一日以絞罪被殺也。）

我們看着便了，說不定這『鬼柴』（俄國稱其皇）竟會伸出那滿手血污的鬼手來，難爲這個「俄國老人家！」

——一九零八，十二，五。——

致戴季陶君論做兵官

……我告訴溥泉先生，我要做兵官，不是憤言，亦不是戲言；先生說我心裏決不想做，何以見得呢？這反正無關學理，亦不是時事，我就將我的意思告訴先生。

我想做的兵官，決不至於退化到那種程度。妬忌軍閥的萬能，亦要擁着幾萬叫化子，吐一口氣。亦何至像時人想像中之護法偉人，簡單止是佔起地盤叫人知道你有舊勢力，我亦有新勢力，有你亦有我。却更不是說世上止是一個强權的變相，沒有公理。亦萬不是要武力解決，如普通革命家之口頭禪，要驅除魔鬼淨盡。又不是這麽這麽那樣那樣種種想做兵官的老觀念。我所想做的兵官是想做晚間街坊上更夫寺院山門口的韋陀。平淡無奇，正是幾千年來但聽說，不照做，叫做衞國衞民的兵官。拿新名詞來說，亦可說保衞公理的兵官。我一面想做，並不與公理有甚衝突。况且同反對軍國主義，是並行不悖。不是想插着白鷄毛，拚起指揮刀，像煞有價事借服從，壓着幾萬叫化子的奴隸，做他威武的器具。叫至好朋友，見了我的莊嚴，亦不寒而慄。我止想約着幾萬心願相同的朋友，組織一個堂堂正正的更夫團韋陀隊來。兵器是用最精良的，兵法是講最新式的，士卒是不消說得同甘苦的。我的兵官，就是這麽一回事。